

馬華團日使館外示威



マラヤ抗日勝利60年



马来亚抗日胜利60年

——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散记



陆培春
Loke Pooi Choon

〔马来西亚〕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历史丛书②

马来西亚抗日胜利60年

—— 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散记

陆培者 著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受审的日本甲级战犯。

陆培者 著 出版
文运企业有限公司 发行

马来西亚抗日胜利 60 年

—— 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和会散记

著 者：陆培春

校 对：谭荣楷

封面设计：陆培春

出 版：陆培春留日中心

Extra Prestige Sdn. Bhd.

1001, 10th floor, Kompleks Selangor.

Jalan Sultan, 50000 Kuala Lumpur.

Tel: (603) 2026 2319 Fax: (603) 2026 2320

发 行：文运企业有限公司

GB GERAKBUDAYA Enterprise Sdn. Bhd.

11, Lorong 11/4E,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 79578343

印 刷：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

56, 1st Floor, Jalan Radin Anum 1,

Bandar Baru Se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Tel: (03) 9058 6162

打字排版：中美电脑打字排版中心

版 次：2006 年 8 月 15 日初版

定 价：RM25.00 S\$15.00 US\$8.00

国际书号：ISBN 983-3720-01-03

© Loke Pooi Choon @ Loke Thu Sang

序

马来西亚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 工委会主席 翁清玉

日本在上个世纪初发动侵略战争，导致亚洲至少有三千多万人无辜被屠杀，身家财产的损失更是天文数字，无从估计，惨绝人圜之悲还未消失之前的今天，日本又蠢蠢欲动，篡改历史，否定和平宪法，擅自扩军，妄图强占中韩两国的钓鱼岛与独岛，与70多年前的要称霸世界的暴戾行动如出一辙，令人怵目心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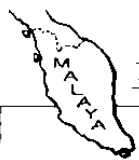
马来西亚曾经历过日本蝗军的入侵，在那三年八个月的铁蹄统治下，人民惨遭屠杀的悲惨遭遇在时光的消逝下已逐渐淡忘。为了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卷土重来，让国人有居安思危的意识，马来西亚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在过去的十年内，曾出版5种有关日军在本地区犯下的罪证专册公诸于世，获得各界重视，并勉励应继续努力，将日军之暴行公布，定能阻遏日军称霸世界的野心。

对日本政府近年来的行动有逐渐破坏亚洲之和平，我们不能缄默，一直在收集有关之资料编集成册，公诸于世，让大家了解日本之野心，而有所戒备，这是居安思危，不能忽略。

我们希望教育部能将上个世纪发生的二次世界大战详情写入中学生的历史课文中，让世代了解真正的世界历史以及我国的正确国史，不重视历史的国家不会有和平的生活，应加重视。

出版有关二战历史丛书必会获得国人的支持，我们会坚持要把这项工作做好，让国人对世界与本国的历史有正确的观念。

是为序。



自序

为日本好的“抗日运动”

①

不妨坦白说，若与亚洲先进国家日本的国民相比，我们可说是一个长期在被人管束得很可怜的国民。从前，在英殖民地时代，外来的侵略者英国人当家作主时，我们蒙受“紧急法令”的捆绑，随时面临无理逮捕、拘禁或驱逐出境的逼害。直到独立初期，殖民地时期的白色恐怖阴影依能存在。我们的“族魂”林连玉老师为了争取理所当然的民族权益，竟被那些眼光短浅、心胸狭窄，认为华教是危害其政权稳定的政府“领导人”滥用权力，剥夺了其公民权，变成一个生活没有保障、精神上饱受欺侮和摧残的人，但他依然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年逾八十，身体衰弱，也坚持战斗到最后一息才罢休。

无庸讳言，我们的华社里，也并非每个人都拥有林老师那种伟大的精神，何况人类本来就是一种相当懦弱无能的“高级动物”，一旦陷入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困境，很容易不知所措，进退维艰，一不小心，还会把自己的宝贵灵魂都典当掉的，被人讥嘲、咒骂。当然，有时这是难免，也可以原谅的。只是，我们在如此这般的社会谋生，很容易被那些人为的不良制度或传统的风俗习惯腐蚀了自己的意志，有时简直是沦落到了“自己吓自己”，或“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田地。于是乎，我们这些好管“闲事”的日本留学生一批评日本，一去日本大使馆拉布条抗议，便有人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老陆，政治部要找你谈天了！”、“哦！你不怕日本政府限制入国吗！？”、“你一定已被列入黑名单了吧？”……。而获日本政府经援的留日同学会的某些领导人也冷嘲热讽

地说：“世上哪里有人去咬那个喂你吃饭的人的手呢？”弦外之音是：“我们怎么那么忘恩负义！拿了人家的日圆，就不应该讲日本人的坏话！”

有道是：“世上无免费的午餐”。据我所知，日本的援助（最具代表性的是政府的日圆贷款），不论是援助某某国家，或某某团体，大都是附带条件的，正如日本人所说的“附带绳子（himotsuki）”，它可以把受援者的你绑得紧紧，动弹不得。不过我个人认为，日本的“援助”并非不可以拿，因为那是善良的日本老百姓的血汗钱，我们可以理解为“那是日本老百姓爱惜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友谊而作出的一番好意”，对于日本人这番好意，我们当然乐意领受，并由衷感谢他们，如果拒绝了，等于是拒绝日本老百姓的一片好意（当然，有偿援助必须如数摊还）。不过，假如他们附带条件，纽绳一团，是别有用心，并非纯粹为了友情而实施的“善举”，那我们大可加以拒绝，分文不取，并告诉日本人：“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援助’，我们不希罕！”这样，在国际上，在与日本人的交流中，我们才能像族魂林连玉老师那样，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永远做一个堂堂正正、骨头够硬的马来西亚人、华裔子弟或留日学生。

不消说，援助跟我们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完全是两码事，风马牛不相及，不能混为一谈的。我们不希望人家把援助的问题，跟小泉到靖国神社去拜战犯的问题扯在一起。小泉痴心梦想，要出各色各样的把戏，无所不用其极地为杀人如麻的战争罪犯涂脂抹粉，洗脱罪名，那是一个大是大非，非白即黑的大原则问题，我们倘若稍微有所妥协、让步，或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随随便便的态度，我们便会变成帮凶，或沦为历史罪人，将来会后悔来不及，下一代更会追究我们的责任。只有即时表态，进行口诛笔伐和采取恰如其分的抗议行动，把小泉等日本右派的阴谋诡计加以揭穿，我们才能向历史交差，向我们的同胞和下一代交代。

②

作为一个曾经旅居日本25年，又先后当过新加坡《星洲日报》和《联合早报》东京特派员，和在日本的大学执教，对其年轻学子灌输亚洲新知识的留日同学，我很明白自己的处境。假如我把这些问题等闲视之，漠不关心，只坐在凉风习习的书房里，泡一杯香片（可惜我不会抽烟，不然点一枝Mind-Seven牌日本烟更妙），捧一本松本清张著的推理小说，陪他以巧妙的推理一起去破案，把可恶的犯人揪出来，可谓人生最大快意也！然而，我不能，不能老是吟风弄月，那么风花雪月，那么逍遥快乐……。



既然很多人都称我为“日本通”(其实,会游泳的人最明白浩淼无垠、波涛汹涌的大海难游,居住日本越久的人对日本越糊涂,我本身是最怕被人捧为“日本通”的),我当然不能像那座默默地端坐在镰仓市的大如来佛铜像一样,等着人来景仰你,赞叹你,你必须比一般人先知先觉,行动敏捷和讲究时机(timing),然后拿捏准确无误地做出相应的反应,以便给国人一些有益的启示,指出正确的方向带他们上路。当然我并非如小泉辈,贵为一国之公,或是什么大名每天见报的政客富商,更不是什么高人一等的拿督或丹斯里,我也知道自己的力量属“私人有限公司”,最多只能当龙套,打边鼓凑凑热闹罢了。假如有人嫌我做得不够轰轰烈烈、惊天动地,那我想他们必定看错人了,太看得起我了,我更愿意让贤退位,敬请批评者做我的伟大导师、“火车头”,让我追随其左右。目前,我必须教书、写作、向学生提供留日咨询服务、给一两个社团服务(以前参加5个社团,搞到日忙夜忙,分身乏术,故已辞掉大半),夜深人静时还在孤伶伶地赶一本中日词典的编写工作,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你说我还能当什么英雄豪杰,干一番什么伟大事业呢?

我是一个尽力对自己负责的人。既然那位被中国政府发言人秦刚批评为“日本极右派首相”、被韩国人痛骂为“战后最坏蛋的首相”小泉“蠢(纯)”一郎那么嚣张霸道,那么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我们就没理由对他大献殷勤,尊敬仰慕。换作我们自己的首相那么野蛮不讲理,又爱狗眼看人低,相信善良的各族老百姓也会揭竿起义,大加反对,最后毅然决然抛弃他。日本人问我们为何反对小泉之前,他们应该要扪心自问一下,自己的首相为何那么近视眼,那么自私自利,为了他个人区区的“信仰”,而不惜让中日关系和韩日关系直走下坡?为何那么不通情理,那么顽固不冥,那么迟钝麻木,连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竟然三番四次乃至五回(还有第六次、第七次……?),去拜大小战犯拜个不亦乐乎?这一连串的言行充满破坏性,也等于是不断地向受害者那血淋淋,还未愈合的伤口大洒盐巴,令他们痛苦万分,寝食不安。

另一方面,我们的国家越来越自由民主化,政治领袖也日益开明和理智,“人民是老板”之声更响彻云霄,成为一句流行语。我们的新首相阿都拉既亲民又鼓励人民讲真话,小泉那样无理取闹,肆无忌惮地为军国主义罪犯文过饰非,难道我们不该充分利用民主化带来的好处,听从首相的谆谆告诫,通过发表文告、拉布条、举行抗议活动和在互联网上与国际友人一起阻止这位“蠢首相”走火入魔,把我们心里的那股怒气和我们的坚定不移的立场告诉日本国民,不,那一大群日本选民吗?好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首相做错事,大家都不原谅他,严厉责备他,因此他们

必须另选一个可以促进日本与受害国之间的关系，并不会恣意破坏双方之间的友好关系的新人上台当首相。

老实说，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我国，是一个极力提倡中庸思想，诅咒暴力和爱好和平的国家，而且国人生来都具备一种非凡的均衡感觉。我们展开示威活动，也考虑国家利益，适可而止，不会过火，不像激情的韩国人，他们一反日，不是烧日本国旗、小泉纸人，便是集体切手指或跳河自杀，一死了之。换言之，马来西亚华人也精通日本人所精通的“忍术”，他们的心坎里是很想做出不输韩国人的行为，只是客观环境不允许罢了。对于这一点，不知聪明的日本人是否有所觉察到？

顺便在此来个“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曾在别处坦率地告诉日本人，在马来西亚，他们再也找不到一个像陆培春那样钟情于日本的人。借日本保守派的话来说，这个在日本居住了9125日的老陆，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亲日派”。其实，我应该是一个“知日派”，而非“亲日派”！在我们的社会里，“亲日派”是一个贬词，意味着是近乎“汉奸走狗”的人物、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败类。在这个择业自由的时代里，好做不做，好死不死，跑去当日本人的“哈叭狗”或“看门狗”，不是笨拙到无可救药吗？何苦来哉！

我喜爱的是日本人的刻苦耐劳、认真不苟、洁身自爱，还有其与众不同的和平主义与非战思想等良好东西。反之，我对日本人的另一面，即自高自大、欺善怕恶、好战和崇尚武力、又对霸权大国美国一边倒，甚至狐假虎威等缺点憎恨无比。在这方面，我拥有一个标准，爱憎分明，黑白二分。假如日本驻马大使馆那些专门收集情报的年轻职员肯花些心思去工作，他们会出乎意外地发现一项新事实，并惊呼：“哎呀！糟了，原来写赞扬日本的文章写得最多的马来西亚人也是陆培春，并非于80年代初期提倡‘向日本学习’的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我写赞日文章写了二十多年，并非想领功劳，获勋章，我是就事论事，介绍日本的真相实情罢了。不过，假如，他们单纯地把我归划为“反日派”，这却说明了他们没有用功去翻档案，找资料，眼光短浅而狭窄罢了。我倒不是那种像小泉纯一郎那样脑袋单“纯”的人。奉劝我们先进大国日本的朋友们，不要把自己变成一种小人，只顾“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免贻笑大方。

③

我于1998年杪毅然决然回国定居，我对自己的这一决定不会后悔，虽然自己一生中，有25年，即我的宝贵青春奉献给了日本。我们这一代人常叹人生苦短，我能回国在自己所能担当的领域中作出一点贡献，以



回馈养育我的祖国，难道不好吗？假如我这“奉献”是虚伪而自私的东西，那我倒不如留在那樱花灿烂、风光迤迤的蓬莱仙岛里醉生梦死，浪荡大半生更好。不管怎样，我选择回国，对我自己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我在自己国家，凭自己旅日多年的经验和见识，不断对日本提出逆耳的忠言劝告，无疑是一件好事，根本不必理会旁人的说三道四，或那些无形的压力。

我旅日 25 年，在政府官厅密集的东京霞关一带采访也有整 20 年之久。我经常在这政府中枢机关一带或那里的日比谷公园，看到日本极左和极右两派浩浩荡荡地举行示威活动，谁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或不应该，或是不正常。这是日本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一个具体表现。然而，这种示威在马来西亚也越来越普遍，不足为奇了。至于平面媒体的言论自由，我也相信较前有所进步，摇笔杆子的闲来无事，大可针对五一三事件或某个民族的特权等敏感问题大发议论，写个痛快，倘若在十多二十年前，这简直是自找麻烦，说不定还会被送往某处，餐餐咖哩饭，有家归不得。所以，就目前来说，如上面说什么政治部找我聊天或黑名单什么的，都是对自己国家的进步毫不知情的结果，也证明说那种废话的人的思想请假去了，根本追不上时代潮流。特别是那些对我国的发展不甚了了的日本官员被派到我国，竟利用五六十年代的强权手段，通过金钱威力或某种无形的压力，妄图使“抗日”之声消灭殆尽，只听到对日本歌功颂德的柔和的喵喵声。

我有一位很要好的日本朋友也对自己同胞所为大有意见，他说：“日本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也享有言论自由，但代表 1 亿 2 千多万的日本人的我国官员，在人家的国家竟暗中搞那种管制言论，金钱外交的把戏，作为日本人，我感到羞耻无比，也愿意向受害的马来西亚人民道歉。”另一位日本报界朋友则对我说：“陆兄，我们的政府如做了什么对不起你这样好的人，我会帮你投诉到日本在野党那边去，让他们提到国会里面讨论和伸冤。”真感谢日本朋友们的关心爱护和一番好意，我并非想依赖阿弥陀佛普度众生的本愿而成佛，劳驾日本人来保护我，我会自力修行，靠自己的力量来化解那股压力，我也得像战时勇敢抵抗惨无人道的蝗军的先辈们那样，毫无畏缩地反抗到底。我更相信，真理在我们这方，最后我们一定会胜利的。上苍如有眼，也是不会去助纣为虐的。

行文至此，相信各位读者一定明了我们“抗日有理”。我也不愿再浪费笔墨来批评日方这种毒思想和恶劣行径。这一切都会令任何人感到羞愧，更对马日两国真正的友好关系毫无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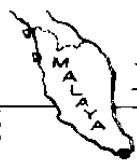
这本小书原是以我的日记作为材料而编成的。由于今年是战后 60 年，

即日本投降将渡过一个甲子年，但却没想到这一年竟是风风雨雨，昏天暗地，加害国家日本和受害国家之间的媒体，特别是网上论坛，更闹得纷纷攘攘，迄今未息，可说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具象征意义的年头。我出版此书的意图，无非是想让大家知道，经过一个甲子年，加害方面的日本和受害方面的我们在历史问题上（不是战场）又遭遇到了一次交锋，从那里拼出的火花，也包括这集子里面的一些杂感。所以，我把书名定为《马来亚抗日胜利60年》，并借此继承我们那千千万万的殉难同胞的遗志，继续与并没有被斩草除根的日本军国主义抗争到底。同时，我也希望双方面的年轻一代也能通过此书吸取惨痛的历史教训，以便作出种种努力，在马日或亚洲与日本之间建立一个真正友好与和平的关系。我更妄想这本只会亏本，完全无法赚钱的书本能当作一种武器，把那个异常傲慢的小泉首相脑袋中的军国主义坏思想砸个粉碎，那样的话，即使把书钱亏光，血本无归，我也心满意足，毫不后悔。

当然，我这样涂涂写写，从早到晚把小泉骂得体无完肤，可说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而即使亏大本还将之付梓，简直又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不是吗？事到如今，小泉还一边流着鳄鱼眼泪，一边大言不惭地埋怨人家批评他：“不明白外国政府为何把‘心灵问题’提升到外交问题？”（2006年1月1日首个新闻发布会上）

末了，我还想写下以下几句话。我一直敬佩我们华社众多领导人不辞辛劳，积极领导殉难同胞工委的义务活动，还有我也希望这本小书，能让那些代表各种团体来工委会分担工作的朋友们，读后会深深感觉到，他们一步一脚印的努力是一股维护民族利益的重要力量，是富饶意义的，国人会由衷地感谢他们，永远记得他们在抗日史上留下的雪泥鸿爪。反过来说，我们的华社领袖也千万勿虎头蛇尾，半途而废，结果是日本人未败，我们自己先举白旗，打退堂鼓……。假如这本小书能成为一种鼓励他们的“兴奋剂”，那此书的出版将会让我意外地得到一份大奖金了，我当然分外高兴……。

至于书名定为《马来亚抗日胜利60年——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散记》，主要是想在这个甲子年，纪念战前那些轰轰烈烈地抗日和英勇地牺牲了的同胞们。有碍于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我们也不可能在目前把“抗日”运动搞得太激烈，使到我们与日本人之间的真正友好关系受到不良影响。何况我工委会是一个“超爱国”和维护和平的团体。所以，在现阶段，我们只能给那批企图把日本引向危险的方向去的鹰派政客，客气地亮出一张“黄牌（yellow card）”罢了。当然，若情势真的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仍必须不留余地地亮出“红牌（red



card)”，考虑采取足以使那些日本败类知难而退，见好就收的抗日“斗争”。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种种谨慎言行，包括我这类文字工作，都不过是一种较低层次的“活动”罢了（我自己就老觉得做得不够）。

对于工委会主席翁清玉书赠序文、长久以来一直对本书伸出援手的谭荣楷、翁文光和李取谦等朋友们，以及惠登广告的商家们，我还需在此一并致万二分谢意。

2006 年 1 月 8 日写于吉隆坡



招 留 學 日 本 生

FORM 5畢業、獨中高、高三畢業均可報名！

日本大學畢業生大力推荐／教學嚴格，宿舍設備齊全

亞細亞學生文化協會 (ABK)

- 學期：①每年4月入學(報名日期：每年8月上旬至11月上旬)
②每年10月入學(報名日期：每年11月下旬至翌年5月上旬)
- 課程：①日本語課程，協助同學考獲“日本語能力考試”1級文憑。
②基礎科目，分別為文科或理科學生教導英語、世界史、數學、物理、化學等科目。

報名地址：**陸培春留日中心** 聯絡：**陸培春**

Room 1001, 10th Floor, Kompleks Selangor, Jalan Sultan, 50000 Kuala Lumpur.

Tel: 03 - 20262319 Fax: 03 - 20262320 H/P: 012 - 3175038



特設全日制密集日語速成班
420小時 (每周上課5天/每日4個半小時)
開課日期：(A) 5月中旬 or (B) 11月下旬
• 日本人教師
• 外地同學可由本中心安排宿舍



由【陆培春留日中心】安排留日的同学

A: 吉隆坡 (Kuala Lumpur, 共 106 人)

1、杨普评 (1994 年, 坤成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李诗敏 (1997 年, 坤成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3、蔡淑仪 (1999 年, 坤成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4、黄晓莹 (2000 年, 坤成独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5、陆苑兰 (2000 年, 坤成独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6、余玉晶 (2000 年, 坤成独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7、黄晖雁 (2000 年, 坤成独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8、曾慧婷 (2000 年, 坤成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9、冯洁莹 (2001 年, 坤成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10、符雅诗 (2001 年, 坤成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11、萧淑丽 (2001 年, 坤成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2、张婷春 (1996 年, 中华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13、杨时辉 (1998 年, 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4、蔡秀雯 (1999 年, 中华独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15、廖泰伟 (1999 年, 中华独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16、高素茵 (1999 年, 中华独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17、刘俊男 (1999 年, 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8、伍学伟 (1999 年, 中华独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19、Junaidi Bin Saidin (祝乃狄 1999 年, 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0、游仁雄 (1999 年, 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1、余俐敏 (2000 年, 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2、许秀玲 (2000 年, 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3、温汉聪 (2001 年, 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4、黄兆立 (2001 年, 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5、王俊富 (2001 年, 中华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26、黄嘉芬 (2001 年, 中华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27、曾珍玲 (2002 年, 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8、余冠峰 (2002 年, 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9、陈美莲 (2003 年, 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30、林国良 (1997 年, 中华国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31、李以芳 (2001 年, 中华国中)	ABK 日本語学校
32、何勇辉 (1998 年, 循人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33、谢慧燕 (1998 年, 循人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34、黄永良 (1999 年, 循人独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35、邝家伦 (2000 年, 循人独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36、黄振泰 (2000 年, 循人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37、陈宏恩 (2000 年, 循人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38、林富荣 (2001 年, 循人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39、戴伟杰 (2003 年, 循人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40、陈素珊（1998年，尊孔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41、麦花艳（1999年，尊孔独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42、陈伟菱（1999年，尊孔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43、陈永莉（1999年，尊孔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44、赖幼莲（2000年，尊孔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45、陈志豪（2000年，尊孔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46、黄伟铭（2000年，尊孔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47、杨振杰（2000年，尊孔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48、王子飞（2000年，尊孔国中）	ABK 日本語学校
49、庄景顺（2000年，尊孔国中）	ABK 日本語学校
50、刘玉媚（1996年，马来亚大学）	新宿日本語学校
51、韩耀良（2001年，马来亚大学）	新宿日本語学校
52、黎慕君（2002年，马来亚大学）	ABK 日本語学校
53、刘梦琳（2002年，马来亚大学）	ABK 日本語学校
54、黄秀菁（1998年，马来西亚工艺大学）	新宿日本語学校
55、王敏伟（1998年，马来西亚工艺大学）	新宿日本語学校
56、唐秀芳（1993年，系统学院）	新宿日本語学校
57、刘庆伶（2000年，系统学院）	名古屋中京短期大学
58、彭俊权（1995年，第一工艺学院）	新宿日本語学校
59、曾慧菁（1998年，斯丹福学院）	新宿日本語学校
60、余子心（1999年，马来西亚艺术学院）	新宿日本語学校
61、谢嘉莹（2000年，韩新传播学院）	新宿日本語学校
62、锺振鸿（2000年，拉曼学院）	新宿日本語学校
63、萧婉莹（2000年，拉曼学院）	ABK 日本語学校
64、刘秀胜（2001年，拉曼学院）	新宿日本語学校
65、白祯丽（2001年，拉曼学院）	ABK 日本語学校
66、郑绿莎（2002年，拉曼学院）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67、廖肯尼（2002年，Help College）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68、杨文杰（2000年，C.L.Tech College）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69、李继宽（1993年，KL SM Taman S.E.A.）	新宿日本語学校
70、马思莹（1996年，KL SM Kepong）	ABK 日本語学校
71、冯子雄（1997年，KL SM Desan Tun Hussein Onn）	ABK 日本語学校
72、黄枫茗（1997年，KL Sekolah Sri Garden）	ABK 日本語学校
73、张家涌（1997年，KL Sek. Tengku Ampuan Rahimah）	ABK 日本語学校
74、叶明理（1997年，KL MBS）	新宿日本語学校
75、黄福顺（1998年，KL 康乐国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76、黄俊杰（1998年，KL 康乐国中）	ABK 日本語学校
77、李健宏（1998年，KL SMK Desa Perdana）	ABK 日本語学校
78、黄楣婷（1999年，KL SM 8n Kuala Lumpur）	ABK 日本語学校
79、胡文君（1995年，SMK Aminuddin Baki）	ABK 日本語学校
80、林莉凌（1996年，KL 国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81、王秀蓉（1998年，KL Air Panas 国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82、陈锦江（1999年，KL SMJK Tmn. Maluri 中学）	新宿日本語学校

83、陆俊鸣（1998 年，KL Sekolah Sang Suria）	青森中央学院学校
84、锺慧芳（1999 年，KL SMK Kepong 中学）	ABK 日本語学校
85、张国良（2000 年，SM Tmn Desa）	ABK 日本語学校
86、王欣怡（2000 年，SMKP Jln Ipoh）	ABK 日本語学校
87、洪曼结（2000 年，Sri Kuala Lumpur）	ABK 日本語学校
88、宋世荣（2000 年，SM St.John）	ABK 日本語学校
89、马培毓（2000 年，SMK Tmn Bukit Maluri）	ABK 日本語学校
90、陈嘉甄（2000 年，SMK Tmn Bukit Maluri）	ABK 日本語学校
91、吴美心（2000 年，KL 甲洞卫星市中学）	新宿日本語学校
92、陆文晖（2000 年，KL SMJK Tmn. Maluri 中学）	新宿日本語学校
93、邓俊升（2000 年，Bandar Baru Seri Petaling）	新宿日本語学校
94、刘益彬（2000 年，KL SMK Maxwell）	新宿日本語学校
95、叶凯雄（2000 年，SMK Menjalara）	ABK 日本語学校
96、郑美珊（2001 年，SM Seri Ampang）	ABK 日本語学校
97、蔡伟达（2001 年，SMK Rasa Abdulah）	ABK 日本語学校
98、熊志杰（2001 年，SM Kepong Baru）	ABK 日本語学校
99、饶亿文（2001 年，Sri Garden）	ABK 日本語学校
100、陀逸滨（2001 年，Sekolah Sri Murni）	ABK 日本語学校
101、古立威（2001 年，SMK Segambut Jaya）	ABK 日本語学校
102、郑圆英（2001 年，SMK Assunta）	ABK 日本語学校
103、黄伟程（2001 年，SMK Seafield）	ABK 日本語学校
104、黄培扬（2002 年，SMK Cheras Perdana）	ABK 日本語学校
105、朱家权（2002 年，Methodist Boys' School）	ABK 日本語学校
106、林威宋（2002 年，SM Stella Maris）	ABK 日本語学校

B: 雪兰莪州 (Selangor, 共 30 人)

107、吴慧丽（1995 年，巴生兴华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108、朱松辉（1995 年，巴生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09、陈健雄（1999 年，巴生光华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110、洪文杰（1997 年，巴生兴华独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111、陈宋豪（1998 年，巴生兴华独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112、郑贤义（1999 年，巴生兴华独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113、赖春迎（1999 年，巴生兴华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114、林霖远（2000 年，巴生兴华独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115、林金水（2000 年，巴生兴华独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116、陈国荣（2000 年，巴生滨华独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117、庄凯玲（2000 年，巴生滨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18、郑莉苹（2002 年，美国大学）	ABK 日本語学校
119、陈智斌（1996 年，加影育华国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120、谢俊耀（1999 年，University Pertanian Malaysia）	ABK 日本語学校
121、刘梅娟（1995 年，林国荣学院大学）	ABK 日本語学校
122、彭桂良（2002 年，林国荣学院大学）	ABK 日本語学校
123、林嘉薇（1995 年，KDU 学院）	ABK 日本語学校

124、卢吉庆（1996年，斋藤艺术学院）	ABK 日本語学校
125、许晓愿（1998年，斋藤艺术学院）	ABK 日本語学校
126、洪志桐（2000年，斋藤艺术学院）	新宿日本語学校
127、梁至扬（2000年，泰莱学院）	ABK 日本語学校
128、郑文敏（1997年，SM Subang Jaya）	新宿日本語学校
129、李俊汶（1998年，PJ 公教中学）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130、温家耀（1998年，PJ 公教国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31、钟彩虹（2003年，PJ 公教国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32、陈秀玲（2000年，PJ SM Bkt. Bintang）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133、方振兴（2001年，SMK Seri Ampang）	ABK 日本語学校
134、吴伟盛（1997年，Sek. Sri Suria）	新宿日本語学校
135、苏薛云（1997年，Sek. Sri Suria）	新宿日本語学校
136、Malarsellvi a/p Joorindanjn (SMK Seri Indah)	新宿日本語学校

C: 森美兰州 (Negeri Sembilan, 共 3 人)

137、许宝伊（1997年，芙蓉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38、林锦莹（1999年，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139、石坚兵（2002年，芙蓉中华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D: 马六甲州 (Melaka, 共 5 人)

140、游仁辉（1994年，培风独中）	千叶双叶外语学院
141、梁锺钰（1996年，马六甲圣母女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42、郑旭杰（2000年，培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43、陈惠业（2000年，培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44、陈启权（2001年，SMK Gajah Berang）	新宿日本語学校

E: 柔佛州 (Johor, 共 34 人)

145、唐宝婷（1998年，居銮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46、赵梁其（1999年，居銮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47、罗瑞星（1999年，居銮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48、蔡延安（1999年，居銮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49、张淑玲（1999年，居銮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50、章美玲（2000年，居銮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51、刘文辉（2000年，居銮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52、黄伟汉（2000年，居銮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53、周志业（2000年，居銮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54、廖伟崧（2000年，居銮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55、黄子峰（2000年，居銮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56、蔡美杰（2000年，居銮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57、李麟豪（2000年，居銮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58、黄志福（2001年，居銮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59、房亿勇（2001年，居銮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60、陈晓盈（2001年，居銮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61、胡慧仪（2003年，居銮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62、蔡爱薇（2003年，居銮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63、陈伟宏（2003年，居銮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64、郭和财（2003年，居銮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65、刘佳豪（2003年，居銮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66、曾嘉馨（2003年，居銮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67、符秀丽（1997年，新山宽柔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68、蔡慧诗（1997年，新山宽柔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169、杜伊菱（2001年，新山宽柔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170、陈康霓（2003年，新山宽柔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171、刘绍威（2002年，华仁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72、陈秋杏（2002年，华仁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73、陈慧湘（2002年，华仁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74、吴桐生（1997年，中国厦门大学）	名古屋铃鹿国际大学
175、Bob Amir bin Khairuddin Lee（2001年，培群独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176、林健苇（2000年，居銮 SM Jalan Mengkibol）	新宿日本語学校
177、黄佳铭（2001年，USA Northwood University）	新宿日本語学校
178、张健文（2001年，SMK Tmn Tun Aminah）	ABK 日本語学校

F: 霹靂州 (Perak, 共 19 人)

179、张国权（1998年，霹靂育才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80、刘贵荣（2000年，霹靂育才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81、古晓卿（2002年，霹靂育才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182、侯振标（1994年，怡保培南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183、黄顺利（2000年，怡保培南国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184、周慧芬（2000年，怡保培南国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185、黄秀杰（1997年，金宝培元独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186、陈家雄（2000年，金宝培元国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187、吴民豪（1997年，江沙崇华国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188、甘丽仪（2001年，江沙崇华国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189、陈彦谕（1999年，霹靂三民国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190、吴海贤（2001年，霹靂三民国中）	ABK 日本語学校
191、林伟祥（1999年，SMK Jln Pasir Putih）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192、梁超雁（2000年，SMJK Ave Maria Convent）	ABK 日本語学校
193、饶翠玉（2000年，SM Anderson）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194、卢瑞珊（2000年，KL 甲洞卫星市中学）	新宿日本語学校
195、林继坤（2001年，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UK）	ABK 日本語学校
196、叶伟成（2003年，SMK Methodist）	ABK 日本語学校
197、张镇雄（2003年，SMK D.Z.M.）	ABK 日本語学校

G: 彭亨州 (Pahang, 共 2 人)

198、汤健华（1999年，英美华电脑学院）	ABK 日本語学校
199、陈劲亨（2001年，关丹 SMK Air Putih）	ABK 日本語学校

H: 吉兰丹州 (Kelantan, 共 3 人)

200、林英财 (1987 年, Politeknik Kota Baru)

新宿日本語学校

201、郑 恒 (1999 年, 吉兰丹中正国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02、吕明怀 (2001 年, 吉兰丹中华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I: 吉打州 (Kedah, 共 4 人)

203、胡锦涛 (1993 年, 吉打 Vokasional 国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204、巫宗霖 (1999 年, SMK Haji Zainul Abidin)

ABK 日本語学校

205、许丽敏 (2000 年, 双溪大年新民国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06、Mohammad Yasir (2001 年, SM Teknk Alor Star)

ABK 日本語学校

J: 檳城州 (Pulau Pinang, 共 17 人)

207、江婉君 (1994 年, 菩提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08、卢勇宁 (1997 年, 檳城钟灵国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09、吴锡富 (2000 年, 檳城钟灵国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10、张 焕 (2000 年, 北海钟灵国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11、余佳凯 (2001 年, 檳城中学)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212、陈爱玮 (1996 年, 檳华女子国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13、郭素诗 (1997 年, 檳华女子国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14、杜薇薇 (2001 年, 檳华女子国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15、张一敏 (2001 年, 檳华女子国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16、王雅各 (1999 年, 大山脚日新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17、陈胤铨 (2001 年, 大山脚日新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18、郑竞权 (2002 年, 大山脚日新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19、洪和明 (2002 年, 大山脚日新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20、叶永婷 (2002 年, 大山脚日新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21、陈镜隆 (2003 年, 大山脚日新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22、庄伟杰 (2002 年, 大山脚日新国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23、许富强 (2002 年, 大山脚 High School Bkt Mertajam) ABK 日本語学校

K: 砂劳越 (Sarawak, 共 3 人)

224、陈国君 (2000 年, 民都鲁国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225、黄嵩凯 (2001 年, 诗巫公教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26、沈佩玲 (2003 年, 古晋中华第一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L: 沙巴 (Sabah, 共 3 人)

227、陈威廉 (1997 年, 丹南崇正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228、毛晓男 (1998 年, 丹南崇正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229、陈捷宝 (2002 年, 丹南崇正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由【陆培春留日中心】安排留日的同学 (PART 2)

230、陈岫来 (2002 年, 巴生滨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31、陈依珊 (2002 年, 吉隆坡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32、汤佩珍 (2002 年, 吉隆坡循人中学)	ABK 日本語学校
233、魏子钦 (2003 年, 居銮中华中学)	ABK 日本語学校
234、钟星财 (2003 年, 新山 SM ULU TIRAM)	ABK 日本語学校
235、傅志伟 (2003 年, 居銮中华中学)	ABK 日本語学校
236、范国相 (2003 年, 吉隆坡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37、许证程 (2003 年, 吉隆坡中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38、蔡佳音 (2002 年, 吉隆坡循人中学)	ABK 日本語学校
239、林毅恒 (2004 年, 巴生滨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40、王健辉 (2002 年, 大山脚日新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41、许峻荣 (2001 年, 北海钟灵中学)	ABK 日本語学校
242、黄善贞 (2004 年, 沙巴崇正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43、林忠广 (2003 年, 古晋中华第一)	ABK 日本語学校
244、谭语冰 (2004 年, KL 中华国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45、丁莘蕙 (2004 年, 檳城 SMJK UNION)	ABK 日本語学校
246、辜筱韵 (2004 年, 马六甲 SMK NOTRE DAME)	ABK 日本語学校
247、邓世亿 (2000 年, KL SMK KEPONG)	ABK 日本語学校
248、赖志铭 (2003 年, KL 中华国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49、刘贵维 (2004 年, 霹雳育才国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50、杨庆豪 (2002 年, 柔佛 SM TMN TUN AMINAH)	ABK 日本語学校
251、张 韵 (2004 年, ASSUMPTION ENGLISH SCHOOL)	ABK 日本語学校
252、何佳莉 (2004 年, KL SMK JINJANG UTARA)	ABK 日本語学校
253、钟健强 (2002 年, SMK TMN EHSAN)	ABK 日本語学校
254、马嘉星 (2002 年, KL SMK TMN BUKIT MARULI)	ABK 日本語学校
255、梁智铨 (2003 年, 台湾昆山技术学院)	ABK 日本語学校
256、林欣燕 (2002 年, 马来亚大学)	ABK 日本語学校
257、林慧思 (2000 年, 马来亚大学)	ABK 日本語学校
258、梁佩珍 (1992 年, SM TMN SELANG)	新宿日本語学校
259、庄发崴 (2004 年, 日本北海道国际学校)	新宿日本語学校
260、蔡文彬 (2001 年, 吉打 SM SIN MIN)	新宿日本語学校
261、吴凤仪 (2001 年, KL SMJK CHONG HWA)	新宿日本語学校
262、黄燕媚 (1994 年, 万挠 SM SERI GARING)	新宿日本語学校
263、冯健超 (1998 年, 砂巴巴华独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264、冯健宽 (2003 年, 砂巴巴华独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265、叶镇荣（1995年，吉兰丹 INS. PADANG MERDEKA）	新宿日本語学校
266、陈华腾（1996年，安顺 HORLEY METHODIST SCHOOL）	新宿日本語学校
267、谭健和（2000年，沙劳越 SMK DALAT）	新宿日本語学校
268、覃远洋（1997年，KL SM DAMANSARA JAYA）	新宿日本語学校
269、彭小慧（1997年，大山脚日新国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270、孙伟伦（2001年，怡保 SMK ST.MICHAEL）	新宿日本語学校
271、孙蓉蓉（2003年，槟城女子中学）	新宿日本語学校
272、刘玉凤（吉隆坡，三个月短期留学）	新宿日本語学校
273、张家宁（柔佛，三个月短期留学）	新宿日本語学校
274、池凯琳（2004年，新西兰大学）	新宿日本語学校
275、林柏浩（2000年，霹雳育才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276、许良珊（2004年，麻坡中化中学）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277、邹雪媚（2004年，吉隆坡坤成女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278、廖玉莲（1998年，丁加奴中华维新国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279、陈宣利（2004年，台湾逢甲大学）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280、杜雪菱（2004年，新山宽柔中学）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281、叶伟量（2004年，吉隆坡中华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282、黄振科（2004年，吉隆坡中华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283、谢廷谦（2004年，吉隆坡中华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284、陈慧雯（1999年，吉隆坡拉曼学院）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285、何凯馨（2005年，新山宽柔独中）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286、刘敏慧（2005年，麻坡中化中学）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287、李彬维（2005年，麻坡中化中学）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288、何开阳（2005年，吉隆坡循人中学）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289、张采慧（2004年，麻坡中化中学）	京都文化日本語学校
290、黄维希（2004年，麻坡中化中学）	京都文化日本語学校
291、萧养顺（2004年，霹雳南华国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292、詹礼财（2000年，霹雳南华国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293、林燕琪（1999年，大山脚日新独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294、伍伟权（2000年，大山脚日新国中）	新宿日本語学校
295、陈伟鹏（1998年，槟城孔圣庙中华中学）	新宿日本語学校
296、曾繁镇（1996年，北海钟灵国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97、陈国栋（1995年，槟城钟灵国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98、陈伟杰（2004年，霹雳培南国中）	ABK 日本語学校
299、王禄鸿（1999年，巴生光华独中）	ABK 日本語学校
300、沈盈宁（2003年，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BK 日本語学校

陸培春留日中心

LUPEICHUN JAPAN EDUCATION CENTRE



本人於1973年赴日本留學，大學畢業後歷任新加坡權威報《星洲日報》及《聯合早報》特派駐日記者，並熱心報導留學生問題，出版了《日本留學見聞》等書。居日期間，同時也義務為留學生解決各種難題。

1998年，本人告老還鄉，結束了長達25年的旅日生活，並在有"學生街"之稱的蘇丹街創辦"陸培春留日中心"，決心扮演橋樑角色，為後輩們介紹日本最具權威，信譽良好，教學認真的日本語學校補習日語，同時也提供留學日本諮詢，入學手續指導，抵日後服務，教育與進修，資訊參考等服務。對本人來說，這是一種對哺育了本人的祖國的回饋行動，對華族下一代人才培養的小小的貢獻。

以上的宗旨，也可說是本中心的一大特色。本人希望各位同學能通過留學日本跟日本文化與日本人士的交流闖出一個光輝燦爛的春天來，同時通過這留學為我所用，進而為21世紀的人類社會及我國各民族和諧共處，幸福快樂貢獻一份力量。

本中心為各位同學提供以下 5 項服務

1

諮詢服務

本中心提供周到的諮詢服務。有關到日本深造的一切疑問與煩惱，均可隨時親臨本中心詢問，本中心社長長期逗留日本，在日本社會活躍多年，對日本社會及留學情況等有深刻體會，本身又曾在日本著名大學求學和執教，因此能給各位同學提供豐富而正確的資訊，免得選錯學校而耽誤學業及寶貴時光。

2

入學手續指導

本中心熱心指導各位同學填寫報名入學的表格，包括報名表格，保證書，保證人承保理由書與銀行證明書等。日本政府很重視這些文件中的內容與數據，如果填寫不當，簽證也許不會獲批下來。有關文件如用中英文填寫，本中心將負責翻成日文，否則有關方面不會接受。

3

旅日生活指導

孤身集影遠赴異鄉求學，由于人地生疏，舉目無親，難免在精神上感到不安，影響學業進度。在這方面，本中心將給各位同學事前說明留日生活的概況，怎樣適應環境與廣交朋友的方法，同時也介紹眾多為留學生獻身服務，熱心為外國學子解決日常生活上碰到的難題的國際交流團體，以便讓各位同學赴日後能安心求學，有賓至如歸之感。

4

日語教育與進修

俗語說："萬事起頭難"。對各位同學來說，要掌握一種外語，特別是跟馬來西亞緣份少的日語，會覺得更困難。何況離鄉背井，越洋過海北上日本求學，如果事前對基本日語沒有初步的學習和掌握，對日本社會情況一竅不通，毫無疑問，留學日本將會變成難上加難。為此，本中心根據個別同學所需，提供令各位心滿意足的日語補習與日本社會理解等進修課程。

5

資訊與出版

21世紀是一個資訊化社會，日本留學資訊也是本中心的重要文化財產。本中心將不斷收集和充實有關資訊，讓有意赴日深造的同學們對留日情況瞭如指掌，進而確實無誤地決定自己的求學方向，人生道路。本中心也附設日本書籍翻譯出版社，準備逐步把日本的優良圖書譯介出版以饗國人。本中心社長陸培春旅日25年，除了從事新聞報導工作外，業餘也在大學講課，各種集會上演講，參加電視台與電台的討論節目，已出版的中文版著作共11本，日文著作共16本，他這方面的經驗與成績，對各位同學也會有所幫助。



<http://www.sng.ac.jp>

新宿日本語学校



学校法人江副学園 理事長
新宿日本語学校 校長

江副 隆秀
EZOE Takahide

●学校の沿革

- 1951年 江副隆愛在聖約瑟日本語學院以天主教傳教士為對象開展日本語教育。(這為後來CLC日本語學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 1953年 現新宿日本語學校副校長江副勢津子。就任於同學院的日本語教師。
- 1975年 在東京西新宿。江副隆秀等人創建了以一般成人為對象的新宿日本語學校。CLC日本語學院被建成為文化中心。
- 1976年 江副隆愛理事長夫婦赴新加坡擔任日本語教師。
- 1978年～1983年 江副隆愛理事長受國際交流基金會的派遣。擔任新加坡日本語中心主任。
- 1982年 學校擴大。轉移到新宿高田馬場。
- 1983年～1986年 江副隆愛理事長受國際交流基金會的派遣。擔任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日本語教室主任。



●インターネット無料コーナー／自国の家族や友人との通信もこれでOK!
●Internet Corner / Free / Writing friends and family back home

- 1985年 新宿日本語學校獲東京都知事認可。姐妹學校一新宿日本語學校第二學校作為CLC日本語學院獨立出來。
- 1988年～1990年 江副隆愛理事長作為日本語指導教師被派往巴西聖保羅。(國際協力事業團)
- 1989年 新宿日本語學校新校樓于現地址落成。新宿日本語學校、CLC日本語學校共同成為日本教育振興會認定學校。
- 1990年～1993年 江副隆秀校長作為日本語指導教師被派往巴西聖保羅。(國際協力事業團)
- 1993年～1996年 岩垣文明教務主任作為日本語指導教師被派往巴西聖保羅。(國際協力事業團)



●各種コンテスト参加／日本語スピーチコンテスト 種典賞・在校生
●Participation in all types of contests / Japanese Speech Contest
●参加各種比賽／日語演講比賽(在校生或優秀賞)

●課程内容

切實掌握正確の日語
採用獨自開發的重複發音的教學法

初級課程
主要學習日常生活中必要的簡單的語法、表現和會話。大多是“寒暄”、“購物”、“公共場所”等立即可以使用的日語。與此同時，從基礎開始學習日語文字的讀法、寫法。運用獨特的教學法。也開始接觸基本的語法。文章構成。在一邊學習基礎日語的同時。掌握一定的日語應用能力。並且在早期階段也有作文和講義的練習。相當於日語能力考試三級水平。



●パソコン教室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 Learning to use computers in Japanese



●地域コミュニティとの交流／高田馬場祭り参加
●Mixing with local residents / Participation in the Takadanobaba festival
●和地區團體交流／參加高田馬場的傳統節日

中級課程

目標是培養具有初級以上日語能力。學完1000個以上漢字的學生們在實際生活以及實際業務中所需要的較為複雜的日語應用能力。為了培養日語的語感。掌握豐富的詞彙和應用能力。安排了小故事的創作。小採訪。俳句。投稿等各種各樣的學習形式。並且本課程還結合了準備參加大學和專門學校考試的學生們的需要。相當於日語能力考試二級水平。

高級課程

對於在實際生活中已經可以交流自如。具有高度日語運用能力的學生。小說。評論。經濟。歷史。文化等內容將會被作為教材採用。還會要求寫完整的文章。舉行討論。方針是重視學生的自主性。提高真正的運用能力。這個階段安排了廣播連續劇。新聞制作。街頭採訪。自由報道等形式。相當於日語能力考試一級水平。



●日本文化体験／きもの着付け体験
●The art of wearing a kimono
●體驗日本文化／試穿和服體驗



●サッカー同好会
●Strong Minds and Bodies / SNG's soccer club before a game



新宿日本語学校

SHINJUKU JAPANESE LANGUAGE INSTITUTE
GOVERNMENT CERTIFIED



社会見学の様子
Activities / Japanese cultural experiences
社会見学

入学手続き

期在日本學習，必須取得「就學
[就學簽證]」的辦理手續如下。

間
學習者等不受此限制)

本語學校：4月、10月、
次

本語學院：1月、4月、7月、
一年四次

到入學

本校提出申請：根據書面材料和
試等進行入學審查。

入國管理局提交申請：獲得許可
人將會接到「在留資格認定書」。

日本大使館提交申請：出示入學
許可書和在留資格認定書，申請就
學簽證。通過了資料審查和面試審
查之後，被發給就學簽證。

入國審查：向審查官出示護照，入
學許可書，在留資格認定書，接受
入國審查。護照被蓋上上陸許可證
之後，入國獲得認可。

入學手續：前來本校完成學生登錄。

申請的期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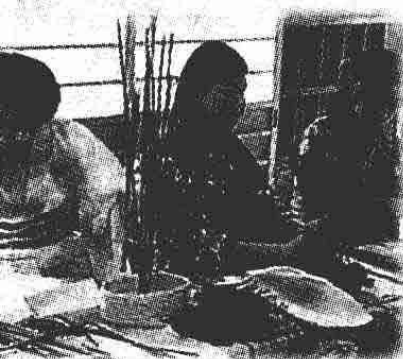
學習者等不受此限制)

學：前一年8月末為止

學：前一年10月末為止

學：2月末為止

學：4月末為止



生け花体験
ikebana (traditional flower arranging)

提交資料

提交的資料根據個人的學歷多少有所
不同，請事前前來商談。

<本人須準備的資料>

1. 入學申請書 (指定用紙)
2. 履歷表 (指定用紙)
3. 就學理由書 (指定用紙)
4. 計畫書 (指定用紙)
5. 照片 (8張)
6. 最終學校的畢業證書或畢業證明書
7. 最終學校的成績證明書
8. 日語學習證明書
9. 護照的複印件。沒有護照的人提交
身份證明書的複印件。
10. 健康診斷書
11. 其他

<經費支付者須準備的資料>

1. 經費支付書
2. 誓約書
3. 在職證明書
4. 存款證明書
5. 親戚關係證明書
6. 其他



学校法人江副学園 学園長
新宿日本語学校 顧問

江副 隆愛

EZOE Takayoshi

●昇學

昇學班

志願報考日本大學的學生、可選取應試需要的英語、數學等基礎教科教育科
入學語、可根據自己的需要、與担当教師商談。

「畢業生的昇學學校」

- ・主要的國立、公立大學以及大學院： 以及其它多所學校
- ・主要的私立大學和大學院： 以及其它多所大學院、大學和短期大學
- ・主要的專門學校： 以及其它多所學校



日本語初級
文法問題集

第一集

新宿日本語学校

SHINJUKU JAPANESE LANGUAGE INSTITUTE

1号館

〒169-0075 東京都新宿区高田馬場 2-9-7 Tel. (03) 5273-0044 Fax. (03) 5273-0018
2-chome 9-7, Takadanobaba, Shinjuku-ku Tokyo, 169-0075. Japan

2号館

〒169-0075 東京都新宿区高田馬場 1-14-15 Tel. & Fax. (03) 3207-8550
1-chome 14-15, Takadanobaba, Shinjuku-ku Tokyo, 169-0075. Japan

3号館

〒169-0051 東京都新宿区西早稲田 3-26-13 Tel. (03) 5273-0753 Fax. (03) 5292-3180
3-chome 26-13, Nishi-Waseda, Shinjuku-ku Tokyo, 169-0051. Japan

〒169-0051 東京都新宿区西早稲田 3-26-13 Tel. (03) 5273-0753 Fax. (03) 5292-3180
3-chome 26-13, Nishi-Waseda, Shinjuku-ku Tokyo, 169-0051. Jap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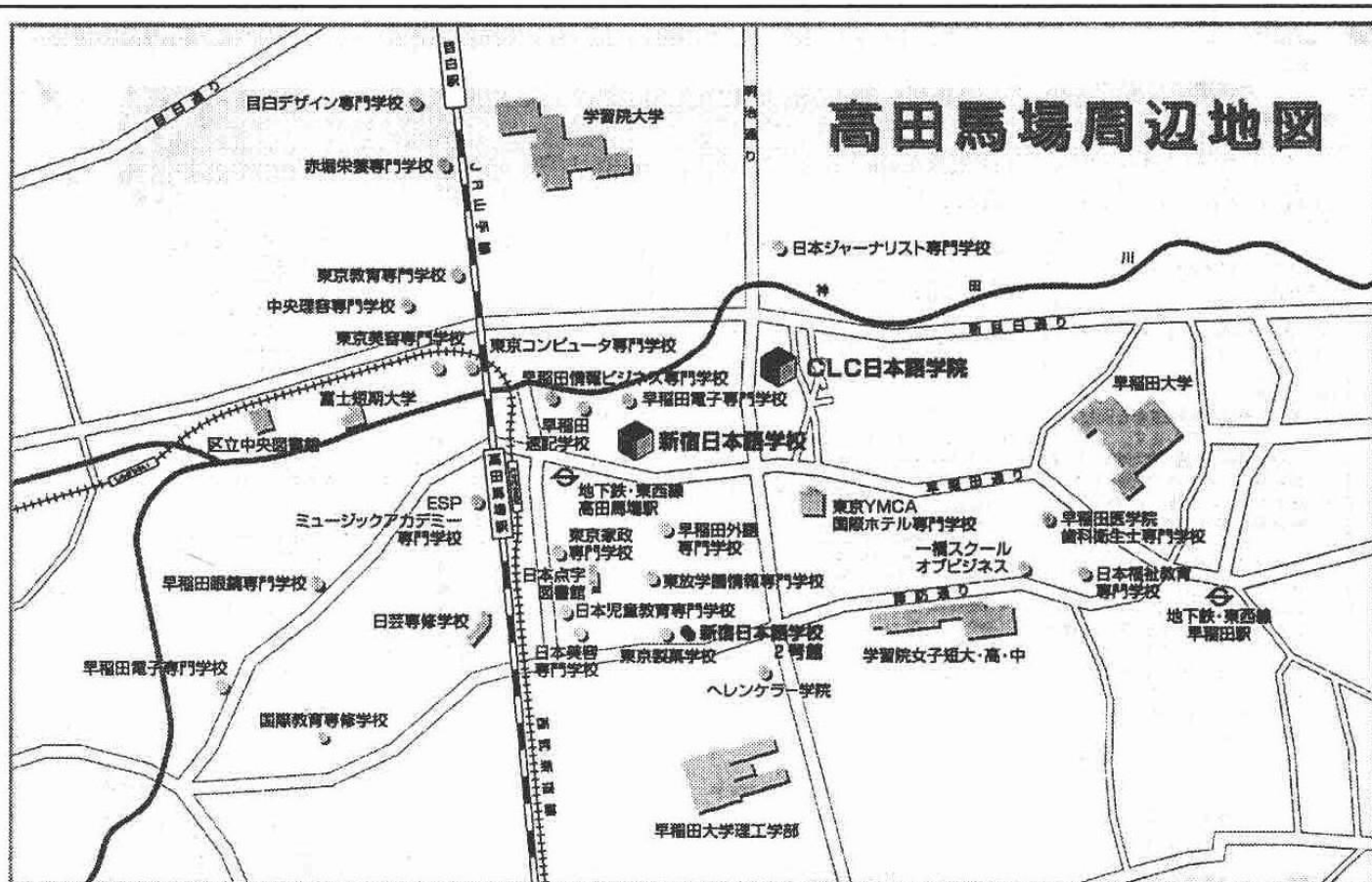
マレーシア MALAYSIA (连系人陆培春)
LUPEICHUN JAPAN EDUCATION CENTER (KUALA LUMPUR)
Room 1001, 10th Floor, Komplex Selangor Jalan Sultan 50000
Kuala Lumpur - Malaysia
Tel +603-2026-2319, Fax +603-2026-2320

●教材(出版・CD-ROM)

A hand-drawn diagram of a stack of books. The books are labeled from top to bottom: 'MUEVEL', 'L'ES', '英語', '愛蔵版', '記憶力', '作文', 'TEXT', 'ART', '金瓶', '四庫全書', 'Mystery', and 'DATA'. A clock face is drawn on top of the stack, and an arrow points from the clock to the 'TEXT' book.

動詞 (No.1～No.59) 形容詞 (No.60～No.108)
 する名詞 (No.109～No.118) なに名詞 (No.119～No.122)
 月刊「SNG」(毎月刊行の当校情報誌)





新宿日本語学校の姐妹校：CLC日本語学校



●各班的時間分配

各級的时间分配，如下所記
但是，「初級1」根据情况可改為下午班。

午前クラス MORNING CLASS 上午班	
月・火・水・木・金 Every morning, Mon to Fri 星期一・二・三・四・五	
1	9:10 ~ 9:55
2	10:05 ~ 10:50
3	11:00 ~ 11:45
4	11:55 ~ 12:40



午後クラス AFTERNOON CLASS 下午班	
月・火・水・木・金 Every afternoon, Mon to Fri 星期一・二・三・四・五	
1	13:30 ~ 14:15
2	14:25 ~ 15:10
3	15:20 ~ 16:05
4	16:15 ~ 17:00



周慧芬

2000年
怡保培南國中
Form 5 毕业

日本是一个理想的留学国家，自由开放的先进国家，不仅可学到先进经验，也会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拥有独立思想，头脑开明的人。

跟欧美相比，日本既属亚洲一员，也离我国不远，坐飞机半天就到，在日本求学的马来西亚学生超过2000人，活跃的人也很多，因此，我母亲赞成我去这个跟我国保持亲密关系的国家留学。

我目前跟同班同学在怡保市补习日语，老师是日本留学生，他也教我们汉字，汉字是华人常用的文字，使我倍感亲切，也提高了我对日语的兴趣。我也希望能跟前辈一样，讲得一口流利日语。

战败后，日本很快就在短短半世纪站起来，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国，其伟大成就证明日本是一个深不可测，奋斗精神可嘉的国家，值得发展中国家看齐，作为马来西亚人，我愿意虚心若谷地向日本人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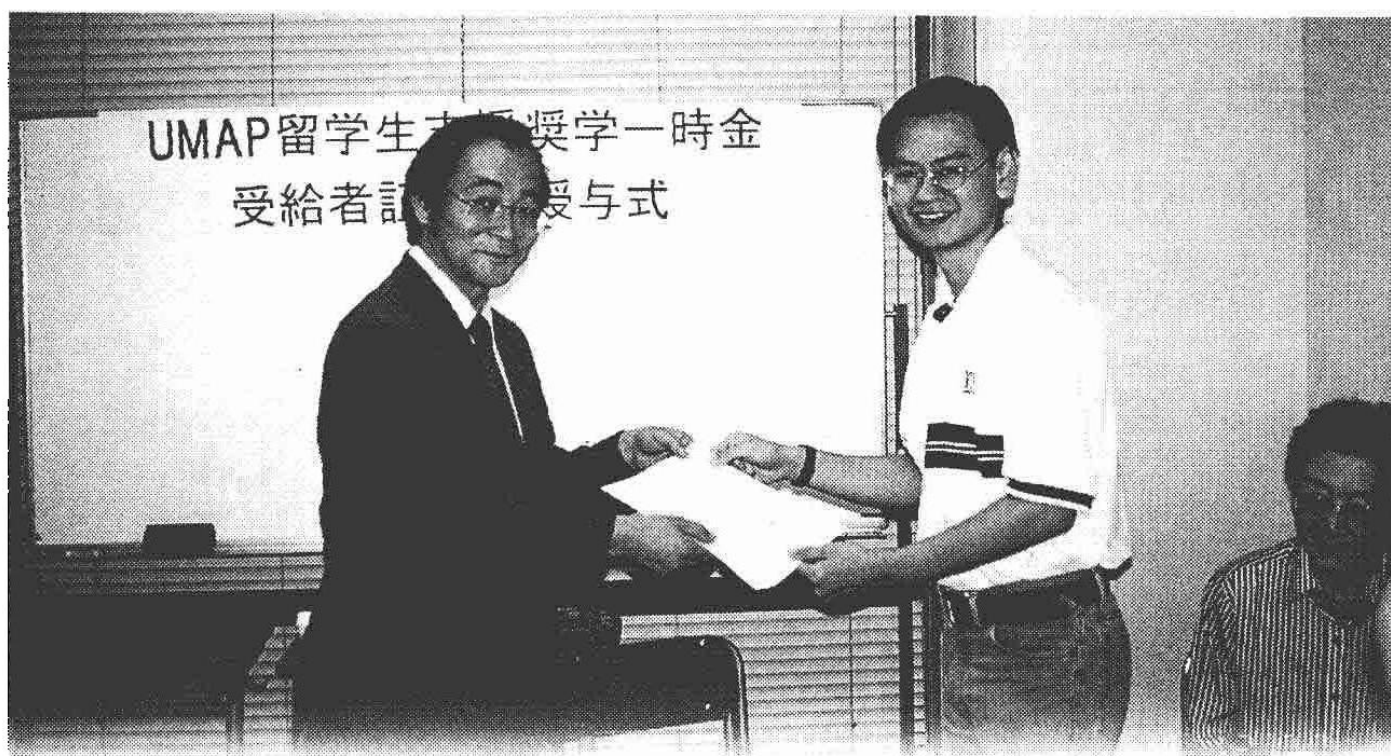
父亲是汽车零件商人，从日本进口不少零件，日本零件的品质比本地复制零件要好，价钱虽昂贵，但客户仍喜欢购用。父亲知道日本科技水平很高，国家又进步，一直希望我能到日本求学，然后回来帮他做生意。我的姐夫经营运输生意，客户有不少日本人，他从日本人那里知道日本的长处，当我提起留日之事，他说我的选择是对的。

去年7月，我参加由日本42家大学主办的留日说明会，我对那热闹的场面甚为感动，想不到有上千人去索取资料，原来大家对日本那么感兴趣！我也见了文部省承认的由日本自动车短期大学的负责人，我原本对汽车工程很感兴趣，当时就决定要读这家大学，希望在日本读完日语课程后，早日进入这大学。



陈国君

砂朥越 BINTULU
国民型中学
FORM 5 毕业



留学生感想 Part I

由本中心安排到“新宿日本語学校”的同学们畅谈他们的美梦与抱负……



黄晓莹
2000年
吉隆坡坤成独中
高三毕业

我曾任坤成垒球队主席，也是州选手，一向留意日本女子垒球选手的表现，特别是澳洲奥运会中，日本队表现极佳，跟美国争夺冠军，叫人钦佩。我也想留学日本的同时，能在这方面向她们看齐。如有机会，更想成为球队一员，跟她们一起打球。留学不仅是追求学问，也让我达到在球艺方面向日本人学习的目的。

我也在陆培春留日中心补习日语，老师是日本人及日本留学回的陆先生，在他们的谆谆教导下，对日语感到兴趣，把日语学好，能终身受用，以后有助于跟日本人交往，更全面的认识日本以及日本人。

我对建筑设计很感兴趣，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在大兴土木，高楼大厦，整个首都变成一个富于艺术性的现代化城市。我国的摩天楼之中，不少是日本人建的，如楼高88层的双峰塔，证明日本建筑水平高超，值得学习。



陆苑兰
2000年
吉隆坡坤成独中
高三毕业

我生长在一个艺术气氛浓厚的家庭，父母从事影艺工作，但不知何故，我却喜欢西洋画，希望到日本学习工商设计，我想这是受到父母影响，他们对于我这一愿望，非常赞同，认为我的求学跟他们的艺术发展是志同道合的。

我在今年7月下旬参加了日本大学主办的教育展，从那里的40多家大学获得许多资料，对于资料上的摄影技术，我很钦佩，我也发现日本的确是一教育很发达的国家。

我在马来西亚长大，生活中有许多部分和日本的工商设计脱离不了关系，国产车的设计就有大部份来自日本，日本产品的包装，日本工艺品的设计大受欢迎，这些东洋情调是我们所没有，所以我想这么一个国家接受熏陶，在东洋情调的感染下，一定会为我国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风气。

父亲一直反对我到日本升学，因为他必须乘搭六个小时半的飞机才能到日本见我一面！割肉不离心，他不忍心让我到外面受苦！但在我要求下，他在财政及精神上大力支持我，让我到不同的国家见识，希望衣锦还乡，能让他享受清福，以报答父母恩情。还有，和蔼可亲的陆培春先生给我很多帮助，每次询问他，总会花上一两小时，很耐心的给我解答。

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但社会却出现很多问题，性质也很恶劣，每天打开报纸，总有许多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案件发生，校长打老师，老师打学生或父子敌对，闹出命案，仿佛经济发展是必须在精神生活方面付出很大代价，我对心理学很感兴趣，我国在这方面先走了几步，留下许多研究素材，而且专家不少，一有什么离奇命案等社会问题出现，专家便作出精辟的见解与分析，值得我们去拜师。



余玉晶
2000年
吉隆坡坤成独中
高三毕业



胡锦涛
1993年
吉打 VOKASIONAL
国中 Form 6 毕业

我今年25岁，接受了小学与中学教育后，再考获英国商业电脑学士学位，然而我对学习还余兴未了，想继续到日本考取硕士学位，这是我人生一大目标，长久以来的梦想。

在马来西亚接受教育的我，亦想体会“日出之国”日本的教育制度与风俗习惯，因此决定报读日语。

在95年至97年间，我曾服务於新加坡全日空大酒店的饮食部门，对于日本式管理及日本人的服务精神十分钦佩，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决定留学日本，学习日本式的经营管理技术，我更希望能深入了解日本文化，吸取其精华以让我步向成功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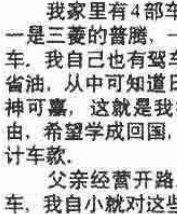


曾慧茜
1998年
斯丹福学院毕业

我国是个象乐园似的国家，生活舒适日子好过，但年轻人应放眼世界，多了解世界真面貌。我从小就憧憬日本，日本的樱花，神社，和服以及衣食住行，都引人入胜，激发我想在日本求学。

我在吉隆坡认识许多在日本求学的青年，他们回来后都有一份安适的工作和理想的收入，使我很羡慕，我希望做一个日本通，回国后在日本企业打工以安定生活。

父亲是经商的，时常鼓励我读日文，在他的影响下，我很想从商，赚了钱照顾爸爸，因此我决定读国际经营科，把做国际生意的方法学到手。日本是先进国家，有许多外国留学生，我喜欢交友，在日本结识多国籍不同的学生，会对我做国际生意有帮助。



郑弼义
1999年
巴生兴华中学
高三毕业

我家有4部车子，一是本田，一是丰田，一是三菱的普腾，一是大发的灵鹿，都是日本车。我自己也有驾车，知道日本车性能好，又省油，从中可知道日本工业水平高超，制作精神可嘉，这就是我打算在日本攻读工科的理由，希望学成回国，给我们的国产汽车公司设计车款。

父亲经营开路工程公司，用到很多大卡车，我自小就对这些交通工具很感兴趣，因此决定长大后攻读机械工程学，希望回国后在这方面有所贡献，我父亲也很赞成我读这一科目，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我心目中有东北大学和京都大学，因为我从资料中了解到这两家大学水准高，教学精神可嘉，因此我以这两家大学为目标。



林英财

1987年 Politeknik
Kota Bharu 毕业

我自学院毕业后，一直在一家日本公司服务13年多。在公司里经常接触到日本人。上司是来自日本，生活圈子里有很多日本朋友，也可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英语交谈，但我总觉得无法彻底理解日本人的思想，因此我决定赴日提高自己的日语会话能力，对我以后的事业也有很大帮助。

我太太是一个有远见的女人，她给我生下两个孩子，最小才不过四个月，但她见我在日本公司服务多年，在语言与学识方面仍有所局限，她时常劝我不如到日本深造几年。感谢太太理解我的处境，并给予我鼓励，我将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完成学业，以不辜负太太及孩子对我的期望。

我对日本时装很感兴趣，从在本地出售的时装杂志《草苑》，《FASHION NEWS》看过许多日本男男女女的打扮，他们设计新潮，富于创意，且带有浓厚的日本口味，对我国青年来说，很具魅力。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人吃饱饭，不愁饥饿，不久也会步日本后尘，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服饰方面的改进极其重要，时髦的打扮美化每个人的心灵之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对服装设计特别感兴趣。

日本的服装设计师“KENZO”，“山本宽斋”，“三宅一生”等人很有成就，我国仍没有一个国际服装设计师诞生，我希望努力把自日本学习到的智识与学问跟我国文化融合一起，使自己成为马来西亚的“KENZO”！



林国良

1997年吉隆坡
中华国民型中学
Form 5 毕业

父亲是一位商人，常赴日与日本人谈生意。父亲知道日本是一个先进大国，日本人也长袖善舞，赚了不少钱。不过，他却希望我在日本攻读电子工学，成为一位电子技师。他说有一技在身，今后一生便会有很强大的保障，保障不失业，生活安定美好。

在吉隆坡补习日语，已有半年了，在文法和会话方面，都有一定的基础，有人还赞我讲得不错呢！但我深知学力有限，还需更上一层楼，赴日有助于我达到目的，把日语学得更好，再进而掌握电子工学的学问与技术。父母也常规劝我“书到用时方恨少”，对于父母的热心切期待，我会尽力把美梦实现，以报答父母恩情。



黄福顺

1998年
吉隆坡康乐国中
Form 5 毕业



陈国荣

2000年
巴生滨华独中
高三毕业

母亲是一位商人，跟日本商人有来往，也很欣赏日本人的经营手法和工作态度，因此她老早就希望我能赴日读商科，把日本人这些特长学到手后回来帮助他做生意。

毕业前，陆培春留日中心在社长陆培春到我校演讲，他极力鼓励我们赴日，并说年青人应出外闯，看看世面如何，以闯出一个春天来。我对日本早已很向往，终于等到高中毕业，并打算报名留学日本。我在他的鼓励下，增强了留学的信心，办了留日手续，前辈的帮忙非常有用，令人感激。

我国在60年代就有日本厂商积极投资，如日产汽车，味之素及新力电子厂等。我高中毕业后原想到日本工厂工作，后来知道留学日本对前途影响很大，因此我跟母亲商量，希望留学真的会改变我的人生，带来幸福！

我父亲是一个商人，他时常去日本谈生意，如出售汽车零部件等等，所以他很了解日本民族的性格与脾气。

正因如此，他希望我去日本留学，他还告诉我日本治安较好，而且有很多机会改造自己。这样热心鼓励儿子去日本留学的父母真不多啊！

我打算攻读商科或经济系。旅日期间，我也想了解日本科技发展的特征与趋势，以充实自己。

学成归国后，我想把日本产品推销全亚洲，因为我发现日本货在部分亚洲国家很畅销，证明所有亚洲国家也是会欢迎的。



鍾振鴻

2000年
拉曼学院毕业



洪志桐

2000年
PJ 蔺藤学院毕业

我堂兄在东京读着大学，他非常鼓励我去的日本留学，最近我的另一位堂兄也接受日本学院的邀请，到该校教绘画，这位堂兄也劝我到日本深造，我也认为他们的意见对的，所以跟父母商量，他们也赞成我去。

我在马来西亚齐藤美术学院读了一年广告设计科，知道日本的这方面的研究与发展水平很高，值得我们去深造，我也知道日本的广告设计有其特色，值得我们大马人学习，并把日本的智慧用于我国的社会，进而使我国艺风气更盛！



廖泰伟

1998年
吉隆坡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我国政府一路走来很重视培养人才，大量送出许多学生到世界各国求学，例如在英国有大马学生1万4000人。在日本有2200人。他们回国之后，不是在政府部门服务，就是在一些对工商界具有影响力的大企业集团就业，在各种领域中扮演重要角色，我眼见这些留学生个个学有所成，回国后又对社会作出贡献，因此我也希望以他们为榜样，决心到日本求学。

我很早就知道日本大学有二雄，即国立的东京大学及私立的早稻田大学，而且他们的理科也很强，栽培出来的学生也对社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也知道有不少的留学生在早稻田大学求学，例如前马大校长翁姑亚兹即其中之一。坦白说，我真希望进入上述两间大学求学，只担心学力不足而已。不过，我严肃地告诉自己，去日本后必须用功求学，以考入这两间大学为最高目标。

我从小热爱文学，出国留学便是我的理想。在吉隆坡念完新闻系后，我一直盼望可以当一名驻外国的记者，首选就是日本。因为日本是一个“新闻大国”，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每天印刷一千万份，比起我国的最大报纸《星洲日报》多了很多（每天印刷约二十万份）。

同时，日本报章言论也受全球重视，为什么日本大众传播媒体那么具影响力，正是我去日本探讨的一大课题。此外，日本文学也很迷人，日本文学家也曾夺得“诺贝尔文学奖”，我想趁留学多接触日本文学，向日本文学家看齐。

念新闻系的时候，一位日本翻译大学毕业回来的讲师，热心为我提供升学的辅导，并向我推荐日本著名的大学，例如：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及上智大学，使我留日升学的意志更坚定不移，我希望可以进入其中一间，攻读新闻系。



谢嘉莹

2000年
韩新传播学院毕业



伍学伟

1999年
吉隆坡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大一时，我向一位日本人研究员学习日语，她也介绍了许多日本朋友，即使她回日本后我还能继续学日语，相反的，我则教她们华语和广东话。

在某种程度上能理解日语的我打算赴日后加深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如日本菜肴和日本人的劳动态度。其次，掌握日语对我今后一生有用，大马有许多日本公司投资，他们也提供许多的商业机会，对我有百利而无一害。再者，我打算在大学研究院当研究生或修士生，已有一位日本教授答应接受我，让我在他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



韩耀良

2001年
马来西亚大学毕业

第一目的是想深造，马来西亚人一读完高中都希望能升入大学，要在我国就业，拥有大学毕业资格较容易。

其次，我的同学刘某某人已到日本求学，作为后盾，我非常羡慕他有机会出国。

第三，我国在80年代推行向日本学习政策，在此政策下，有数以千计的日本公司在我国投资设厂，而且采用大量本地的人才。据我所知，北海市新力电器厂已聘用了60名以日本毕业回来的学生，每年一定聘用数名留日毕业生。

第四，我是一个“日本迷”，喜欢看日本漫画，日本电影，吃寿司（本地人视为健康食品），更喜欢日本的饮食文化，柔道，剑道之类，也很想学习，希望在日本能在课余时间学习这些自小就向往的日本文化。

第五，我在高中读理科，对电脑很感兴趣，希望能在日本攻读电脑工学。我国政府也重视这门学问，在吉隆坡南部已开发了“电脑走廊地带”，这方面的前途非常光明。



李继宽

1993年
SM TAMAN S.E.A
Form 5 毕业

我从小喜欢日本漫画，但日本的领导力量并不局限于这领域而已，在家电、汽车等行业也遥遥领先，日本人精益求精，加上他们刻苦耐劳，使他们在全球呼风唤雨。

近年日本的电脑美术设计也迅速发展，美国虽想在这方面称霸，但日本却在美术设计及软件内容方面超越美国，日本人这方面的成就与精神鼓励了我赴日读语文和了解其文化。

我读日语课程后，打算进入学院攻读电脑美术设计和卡通制作科，然后回国发展这方面的新事业。

有一年，我校接受了一名日本中学生来我校作短期留学，由于我们有送学生到日本作“交换留学生”，因此才接受他。日本学生聪明，向学心强烈，同时又有礼貌，斯文，可惜我不会日语，心里很想跟他交谈，却讲不出来，希望留日后我会用日语跟更多日本人交流，以补偿那次的损失。

日语是国际语言，我国国际机场也采用日语，方便日本游客出入，懂得这语文，会使我们在生活上占优势，有利于就业或做生意，大马是一个对日本友好的国家，懂日语如鱼得水，自由自在，我已许下一个愿望，旅日期间，除掌握专长外，也要把日语读好，成为我谋生的好工具。

感谢父母让我留学，他们节衣缩食，置入为出，在经济上支持我，恩情山样高，海洋深，我发誓要珍惜机会，刻苦耐劳，然后为国贡献所学，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



邝嘉伦

2000年
吉隆坡循人中学
高三毕业

我9岁时，跟家人到日本旅行，去过迪斯尼乐园，上野动物园，秋叶原，后乐园等名胜，那时我虽然贪玩，但我对日本印象很深，特别是大熊猫，这对由中国赠送的珍兽，在我国是难以看到的动物，我也坐过日本火车，速度快，乘客很多，年幼的我觉得很新奇，好玩，也向往这个国家，希望能到这个国家留学。

母亲曾留学日本1年多，读过日语，也了解日本的文化，她可说是鼓励我留日的一大原动力，她一直希望我早些高中毕业，以准备办理留日手续，她还带我到处收集资料，询问详情，这样的母亲，多几个也好，真感谢父母支持我。

我也喜欢玩电脑，希望在日本学习电子工学时，也研究城市发展问题，把这两种学问配合起来，研究出一种新学问以便为我国服务，我国现在正大力建设城市，发展多媒体事业，我希望在这方面有效地在日本累积经验，以作出贡献，使我国在2020年成为一个先进国家。



林霖远

2000年
巴生兴华独中
高三毕业

我对日本留学很感兴趣，起初跟同学研究留学之事，不知何故，其他同学相继打退堂鼓，使我也心灰意冷，不过当我跟父母商量后，他们却大力支持我，使我在丧失朋友的陪伴后在精神上得到鼓舞，因此我决定独自申请，也希望留学成功，让那些不能留日的同学分享我的甜果。

我起初打算去台湾攻读汽车工程，周围同学也主张这样，不过，哥哥则劝我留日，说日本汽车是一个战略商品，战后日本靠它在环球开拓了一个大市场，为日本赚取巨额外汇，把日本建设成经济大国，把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我国的国产车普腾也是得到日本三菱汽车厂的援助才告诞生，而且象日本车一样，成为我国的战略商品，我深信读这一门课程符合新世纪我国的需要。



陈宋豪

1998年
巴生兴华独中
高三毕业

我家人全部赞成我去日本，都认为年轻人应远走他乡，开拓眼界，才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哥哥比我大4岁，在一家汽车修理公司就业，他说，我国是一个汽车很多的国家（我们一家就拥有2辆，吉隆坡每个月就有1万5000辆上市，因此修理汽车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行业，他希望我掌握这门技术以保障一生生活美好。

我有一个朋友今年27岁，曾在日本读经营系，他说留学日本可以多学一种语言，又能把日本人的先进技术和待人处世的学问学到手，他提醒我，应趁年轻时决定自己的人生前途，勿浪费宝贵青春，在他的鼓励下，我跟父母商量，结果大家意见和他一样，所以我决定飞赴日本。



吴民豪

1997年毗叻州
江沙崇华国中
Form 5 毕业

我校每年举行升学讲座，由升学辅导老师介绍包括日本的海外留学的情况，我特别对日本感到兴趣，对其汽车工业研究与发展也有意花几年去读。

我决定留日，便在校外报读日语课程，每星期上两天，后来觉得时间太短，便改读3个月的课程，每星期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半，我希望打好基础才去，这样才会学得更好。

我读汽车课程，是因为对汽车感兴趣，我们是一个跟叔叔们住在一起的大家庭，有用德国车，法国车，也有用日本车，日本车经济耐用，设计新款，希望通过留学找出其成功秘诀，我国也有国产车，是在三菱汽车公司协助下生产的，证明我国政府对日本汽车特别期待。



林金水

2000年
巴生兴华独中
高三毕业



洪文杰

1997年
巴生兴华独中
高三毕业

我现在吉隆坡读日语，班上有同学报名去日本求学，我也决定到日本深造，而父母亲也很赞成。

我打算读经营系，父亲是商人，认为读商科最好，是最佳选择，日本人经商手法一流，值得发展中国学习。

我知道日本上智大学是一间名校，商科表现极佳，是理想中的大学，马哈迪首相的公子也曾在这所大学求学，回国后经营大生意，我想步其后尘，在商界中闯出一个春天来。

我姑姑也曾留日，毕业后跟丈夫回国，现在她照顾家庭，放弃公司的高级职位，姑姑在CASIO服务，他们回国后顺利在日本公司就业，可说是我的榜样，姑姑也鼓励我去日本，告诉我留日绝不后悔。

1998年7月，我毕业于马来西亚工艺大学考获机械工程学学士学位，主修材料工学，对于这门学科我感到万二分兴趣，材料工学的学术提升促使人类取得了多方面的进步。

电子晶片的精制与缩小让电子产品的体积缩小，笔记形电脑更带来了无限的便利，太空梭的机件等也因材料工学的突破使它可以耐高温，我希望趁年青时再度返回校园攻读材料工学硕士学位，将来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

为何选择日本为留学基地呢？

这个答案就得追溯到98年3月我踏入N压缩机研究所那时说起，进入该日本公司后，我不单对公司的科技研究深感兴趣，而且对日本人的尽责乐业的态度也很敬佩，他们精益求精的精神是国人该好好学习的。



黄秀菁

1998年
马来西亚工艺大学
毕业

我年已25岁，在马来西亚接受了17年的教育（即小学6年，中学6年以及大学5年），然而我对学习还余兴未了，十分感兴趣，因此，继续深造以取得硕士学位是我人生的一大梦想。

另外，在大马教育制度下受教育的我，亦想感受他国的教育方法，更想体会异国风情，因此决定先通过报读日语，将来在日本考取硕士学位。

98年5月至11月间，我被日本公司派往日本接受工业技术训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日本能在战后短短30年，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必有可取之处，回国之后，我更希望能深入了解日本，如今实现了留学日本的美梦，不失为了解日本的大好机会。

日本也是高精度机械出产国之一，其水平与德国不相上下，这对于学习机械工程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学习好去处，我希望在日本学会如何制造高精度机械，回国后学以致用，随着大马提倡“向东学习”，并准备实现2020年宏愿，即在2020年跻身于先进国行列，我认为我这个求学计划，除了可以充实自己，使往后的日子有一番作为以外，更能对国家作出贡献。



王敏伟

1998年
马来西亚
工艺大学毕业



甘丽仪

2001年
瓜拉江沙
SMJK Tsung Wah
Form 5 毕业

我对日本拥有一个良好的印象，因为日本是一个科技很发达的国家，家里用的电器如电风扇，电视机等都是日本制造，我用过日本的产品品质都是优良的，所以我认为日本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深造的国家。

我的叔父是对日本社会很感兴趣的商人，他从事摄影冲印生意，所用机器都是日本制造，性能极佳，所冲洗出来的相片也受人欢迎，因此，他很鼓励我到日本去深造，他认为去日本是绝对没错的，在他的鼓励下，我决定到日本留学，希望一切顺利，如愿以偿。

我打算将来攻读商科，因为我叔父是商人，他大力鼓励我读这一门学问，他说做生意，最有出息，他也告诉我，日本人很会做生意，日本公司给日本政府赚了很多钱，证明日本人做生意有他们的一套，值得我们向他们学习，我希望好好学习，把他们的经商秘诀带来国家。



吴伟盛

2000年雪兰莪
Sek. Siri Suria
Form 5 毕业

首先,我对日本的尖端科技很感兴趣,我打算读汽车机械工程,这是我喜欢的科目之一。

其次,我想学好日语跟日本人交际,如果懂日语,我也可以告诉日本朋友许多大马的事情,与此同时,通过日语可以学习到日本技术,许多科技都用日语写,所以非学好日语不可,否则一无所得。

再者,在我国有许多生意的伙伴是日本人,我希望自己读完大学可以跟日本人做合伙生意。

当我完成大学课程,同学都飞往英伦深造,我则选择了日本,因为日本是环球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而且在尖端科技方面取得惊人成果,所以留日自然成为我的美梦。

日语的地位也在我国越来越高,日本投资家在我国投资设厂,也名列我国第一,所以掌握日语,将有助于我将来在我国发展事业,也因此,我在本国读了两年日语,虽然是工余班,但通过了解日本文化和接触不少的日语老师,我受到很大鼓励,并对日语更加喜爱。



刘秀胜

2001年
拉曼学院毕业

父亲和叔叔都是日本留学生,他们一直鼓励我留日,也说学会日语回我国找工作容易,待遇也较好。

我喜欢工商设计,对平面设计,名片,卡片设计这方面非常有兴趣。

我选择新宿日语学校的最重要理由,是陆培春老师推荐,这几年有不少大马学生在该校就读,据陆老师讲解,新宿日语学校的学习内容丰富、教学方法灵活,而且该校本身还开发了一套能够发音的日语教材。

我读完日语课程,准备考大学,攻读工商设计,在日本读大学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美梦!感谢父母支持我,我也要向爸爸这位留日前辈学习!



黄晖雁

2000年
吉隆坡坤成女中
高三毕业



余子心

1999年
马来西亚艺术学院
毕业

我想到日本学习日文,是因为从小就对日文和日本文化有兴趣,我有一位日本笔友,也希望学好日文,以便日后可以看我喜欢的日剧,电影,漫画和小说等等,当然多学一种不同的语言是一件好事,我本身是客家人,会讲英语,马来语,华语,广东话,福建话和客家话,学会日语,可以跟日本人交谈与沟通。

在日本,我将选择多摩美术大学,攻读产品设计,因为日本产品设计水平高,将来回到马来西亚,能在日本公司工作最理想,想在日本公司工作,会日语的人占优势,所以,我希望到日本学好我的日语,以便为我的未来前途开拓一个新世纪!

我母亲嫁给日本人,她对日本印象很好,知道教育水平很高,能给我提供一个深造的机会,我认为母亲的见解很对,因此决心赴日。

我读的中华独中水平很高,毕业生之中有不少人赴日本求学,形成了一批熟悉日本问题的日本通,在学校及学兄学姐鼓励下,我决定追随他们的路线,到日本寻求一个美好的梦。

我在马来西亚日语协会读了一年多日语,参加过日语能力测验(4级),老师常鼓励我留学日本,他们说,除了会读到自己喜欢读的东西外,也可以把日本文读好。



高素茵

1998年
吉隆坡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王秀蓉

1998年吉隆坡
Air Panas 国中
Form 5 毕业

我从10岁开始学华乐,直到现在也一边学一边在南益校友会华乐团里当讲师,刚好有位朋友送了我一个CD,里面是日本歌曲,我听后觉得跟华乐风格不同,富于东洋情调,使我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日本歌曲,之后也买了不少日本CD回来听,而且也日益着迷,这便是使我梦想去日本的机缘。

我现在吉隆坡的日语学校读了3个月的日语,所学虽然是皮毛,但却加强我对日语学习的信心,更促使我下决心报名赴日,我打算读完日语学校后,到音乐专科学校求学,我想读歌剧科,我相信读了这科,回来我国一定很吃香,因为我国已开始在这领域大事发展,需要栽培许多人才,而且还必须先向先进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学习,我也认为,我那时候也可以在马日音乐交流方面扮演有用角色,从而对我国的音乐事业作出贡献。



Bob Amir bin Khairuddin Lee

2001年
柔佛培群独中高
三毕业

我自高中毕业后,很想留学日本,2001年6月28日,我与朋友一起到吉隆坡参观日本教育展,看了许多展出单位,我发现新宿日语学校的课程很适合我的要求,校长江副先生很亲切友善,加强我对留学日本的信心,让我看到自己的前途是光明一片。

父母很赞成我留学日本,父亲经营汽车维修业,明白日本的汽车业非常先进,值得学习,我得到父母在精神上与经费上的大力支持,使我顺利达到目的,父母恩情永世难忘,我毕业后,将好好帮父亲发展事业,以报答他们的恩情。

我读日语课程后,打算进入日本自动车学校攻读汽车机械工程,它拥有良好设备及阵容强大的教授群,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较许多国家先进,在日本修读这门学问,应该是最理想的选择。

我的丈夫于今年8月赴日接受由日本公司提供的训练课程,为期一年,所以我利用这机会赴日深造。

我原本对日语有浓厚的兴趣,在梳邦惹也市读了半年日语,因此,希望趁此机会把日语学好,进一步了解日本的民俗人情和文化背景。

我国马来西亚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打从80年代开始,马哈迪首相便极力推行“向日本学习”运动,迄今未息,此运动主要是学习日本人的先进科技,劳动精神,社会道德和政治文化,我想趁此留学机会,响应政府的呼吁,努力向日本人民学习,然后把所学到的日本人的优良价值观带回我国,为我所用。



刘玉媚

1996年
马来亚大学毕业

我去过加拿大留学3年,攻读工商管理,留学的好处是增广见闻,大马是热带国家,加拿大是寒带国家,两国在政经及文化各方面有很大差别,对年轻人来说是很富刺激意义的,使我们更加想求上进,我一直以没去过东方国家为憾,因此选日本为留学对象国,希望趁年轻时多认识日本。

日本人做生意比欧美人强,日本公司在全球投资,赚了不少外汇,壮大了日本经济实力,在加拿大读书时,便知道日本的特长,值得我们学习,也增强了留日的信心,姐姐是商人,在商场上得到一个宝贵经验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她希望我读多点书,到日本去求学,我也替日本人做过工,知道日本商人的长处,我们姐妹一致认为留日是我的最佳人生抉择。



蔡秀雯

1989年
吉隆坡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黄顺利

2000年
怡保培南国中
Form 5 毕业

我现在在陆培春留日中心读日语,每星期读5天(25小时)已读了两个月,就将修完一个课程,我在学习期间,发觉日语的确是一种很有趣味的语言,恨不得早日飞去日本求学,把日语读得更好!

父亲是一位经营水喉工程生意的商人,不时深赞日本人的经商手法和科技水平一流,日本产品质量优良,父亲希望我在日本攻读经营学科,把日本的先进经营学问学到手,以便成为他的继承人,把他一手创建的生意做得更大更好。

7月中旬,我参观了日本国际教育协会与马来西亚留日同学会联合举办的教育展,那里有42家国立与私立大学参展,我收集了所有的大学资料,在家里跟父母研究,他们鼓励我到私立大学之雄的早稻田大学攻读商学系,父亲告诉我,一些朋友是在早大读过书的。

我国在80年代推行“向日本学习”运动,因此,我的留学不但是个人问题,也符合我国国家的宗旨,希望我完成学业,协助我国成为一个科技大国。



陆文晖

2003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我平时对日本的一切，如歌曲，日剧与盆舞很感兴趣，一直向往留学日本。我也深信当自己去了日本，一定会因喜爱日本而学习很多东西。

我对汽车行业很感兴趣，又知道日本汽车业发达，制造技术先进，我希望在日本学到许多技术，回国后在我国汽车业方面努力发展。

我家人很赞成我留学日本，他们认为日本进步，日本民族好学有礼，注重卫生，这一切文明与进步，都值得学习。家人的好意，我要好好珍惜，以便学成归国报答家人。

在完成了 Form 6 的学业后，我很彷徨。我的未来，到底要走向那一方向去追求梦想，知识呢？思考和烦恼极久，终于，在婶婶的支持下，我决定留学日本。在大马修读日语期间，和友人一起编织共同的梦想和欢乐，令我恨不得明日就身在日本。老师们的教导和鼓励令我对日语不会感到害怕，身为留日一份子，希望想留日的同学明白，你们选择留日是对的。一起努力吧！有志者事竟成！



卢瑞珊

2002 年
怡保 SMK Anderson
Form 6 毕业

我曾去过日本，住过一个短期间，我发现日本是一个不寻常的先进国家，而且其语言优美，都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学习的，所以我决定投入新宿日语学校，学习几个月的日语课程，以提高我的日语水准。



张家宁

柔佛州人
短期留学 3 个月



苏薛云

吉隆坡人
短期留学 3 个月

我在陆培春留日中心读黄昏班后，更加对日语感兴趣，于是要求父母让我到日本读为期 3 个月的日语课程。通过这项短期留日的计划，我对日语增进了信心，回到马来西亚后，我仍在陆老师处读黄昏班，以免把日语忘得清光。

我读完美国的大学课程，仍觉得学识不够用，所以想读新宿日语学校一年后，考入大学研究院。

我父母本身对日本文化很感兴趣，所以他们也支持我留学日本。我也想学日语，成为我的另一种外语，但愿留日一切顺利！



黄佳铭

2001 年
美国 Northwood
University 毕业



刘玉凤

吉隆坡人
短期留学 3 个月

我是一个日本很感兴趣的人，所以自然而然想到到日本读书。

我先在陆培春留日中心读 4 个月的日语，为了尽快实现自己的愿望，在陆老师帮忙下我终于能到新宿日语学校读 3 个月日语，既学到很多日语，也了解了日本的内情。



陈智斌

1996 年
加影育华国中
Form 5 毕业

我对商业设计很感兴趣，也在社会上累积了这方面的一些经验。这回远赴日本求学，无非要提升我这方面的才能。我特别对电脑美术设计感兴趣，日本在这方面尤其先进，一定会满足我的要求。亚姨已在日本定居，她也是我的“定心丸”。

我在 15 岁时写了一本童话书，是“大马最年轻作家”纪录的保持者，我希望通过留学，到日本开拓我的视野，我也希望把日语学好，因为我喜欢日语。出发前，我在陆培春留日中心读了 4 个月的日语，学会了讲和写作文，令我增强留日的信心。



Malarsellvi Joorindanjin

2002 年
SM Kebangsaan
Seri Indah
Form 5 毕业



陈启权

2001 年
马六甲
SMK Gajah Berang
Form 5 毕业

我决定去日本留学是得到一位日语老师的开导。他对我说，去日本留学，不仅可学到日语这个进步语言，而且可以学到日本先进的科技。日本的文化，是一举两得的留学机会。我对我父母谈及此事，他们的思想也跟日语老师一样，所以使我增强了对留日的信心。

我目前仍在马六甲一家日本语学院读日语，老师是华人，多次到日本受训，是一位善良及热心的老师。承蒙他的大力栽培，我顺利考到日语能力考试的 4 级，令我很高兴。我对日语很感兴趣，江副校长在这方面颇有心得，我也希望在这位专家的指导下把日本读好。

我的伯父是一位经营贸易生意的人，他非常赞成我去日本攻读商科，希望我回国后能在商场上大展身手。他解释说，我国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商业社会，做生意赚钱机会多，而日本人则是一个很会经商的民族。在这个国家求学，等于保证自记将来出路好，更有机会赚钱。在伯父的鼓励下，我决定读商学。

我在吉隆坡读完系统学院的商科班后，便做过很多样的工作，包括餐厅、油站、城市银行和 AIA 保险公司的会计员，而且时常接触到日本客人，据说已有 10000 名日本公司职员被派驻我国，懂得日语，便可以为他们服务。

我的留学计划是希望在日本搞好日语，增广见闻，广结益友，并深入日本文化世界。我深信打好基础，一定会在我国找到一份理想的职业。



唐秀芳

1993 年
Systematic Institute
毕业



池凯琳
2004 年
新西兰大学留学

我在新西兰求学时，就很想到经济大国日本进修日语，因为我对日语很感兴趣，即使读一年半载，我也很乐意。

我表弟正在日本留学，而且正在大学中求学，有了表弟在身边，我就安心了。

我希望读好日语，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我相信肯定会对我在社会上活动有所帮助。

第一天接触日语，我便深深地对这源自于中文的语言感到有浓厚的兴趣。我对日语的感觉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日语乃源于我的母语——中文；陌生是因为日语已被发展成属于自己一套的文法、文字等系统，跟中文不尽相同，为此，我想进一步了解日语。

我曾参加过由马来西亚日语协会举办的文化交流团访问日本十天，试过穿着和服，在和室中学习插花和茶道礼仪及参加了祭典。我虽非对日本文化一无所知，但接触后才知道我所知的原来是冰山一角，要了解日本文化之前，有必要先学好日文。我也打算日后当翻译员或日语教师。



吴凤仪
2001 年
KL 中华国中
Form5 毕业

After three years study in Australia, I decided to move to Japan to study in order to learn more Japanese and its culture. I attended Hokkaido International School in Sapporo. I was there for two and half years and just graduated my high school. From what I learned about Japan and its culture, I realized that Japan is a very unique country. I was amazed of its culture especially like the politeness. I am also very admiring Japanese historie, like the Samurai warriors and moreover like how the Meiji government took a big step and changed Japan into a new and greater country. Japan had come a long way from the Samurai until today Japan has never stop amaze me, what I am most amazed by Japan is its technology today.

I am intending to stud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or business in university. For Japan's well known technology, Japan is the best place for me to stud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庄发崴
2004 年
日本北海道
国际学校
Form6 毕业



黄燕媚
1994 年
Rawang Sm
Seri Garing
Form5 毕业

我对日本国的认识是介于日本戏剧，日本人给我的形象是非常的有礼貌、亲切、积极。我非常向往向他们学习。

我收集了许多资料，包括《东京都专门学校案内》及《报读专门学校》来参考和研究。我发现，日本有太多学校，令我兴奋不已。我找到一家日本蛋糕专科学校，希望到它那里接受熏陶，把日本的手艺学到手，并带回马来发展。

日本有一个电视节目，名为“挽救贫穷大行动”，让我体会到他们的文化和制糕能力是非常强大，有创意。而那糕点公司那热心帮助人的精神使我感动万分，所以我决心一定要留学日本，把他们的文化和手艺带回 Malaysia。

I've been a big fan at Japanese animation and comic since I was small. My favourite animation at that time was Dragonball Z, which was already translated into cantonese language. I felt that most of the translation does not fully translate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emotion the original author intended to send out.

As I grew older, I become more interested with Japanese language and their unique lifestyle and culture.

That is why I choose to pursue Japan Language in Japan, so that, not only I can learn their language, I can also experience the Japanese lifestyle rather than just read them from a book.



孙伟伦
2001 年
SMK. St. Michael
Form5 毕业



蔡文彬
2001 年
美国 CAMPBELL 大学
大学毕业

学日语是我最大的兴趣。考到学士之后，我就开始学习日语。就职后，也没停止学习。随后我有机会参加日本人的交流会和佐士原领养计划 (Sadowara Homestay Program)，让我深深感受到日本人的热情与文化。可惜我日语能力差，未能对他们表达自己的感受，令我非常后悔。在工作方面，由于我有学习日语，极受到上司赏识，公司送我到日本分店工作。可惜日语能力有限，与日本顾客对话时发生很多错误，受到分店的批评。我吸取了教训，不敢放弃学习日语。我认为在本国学习日语是不够的，所以决心去日本，那时我的日语能力必定有很大的进步吧？



梁佩珍
1992 年
SM Tmn Selayang
Form5 毕业

所谓有志者事竟成。宿命是无法操纵的，而命运和机会是可掌握的。有机会更期望有天能实现去日本读日语的梦想。从小就羡慕日本人在先进发达的国家生活。日本政府使用统一的日语，更能让日本人学以致用，发挥才能，这也是日本人的优点。

我最有兴趣的语文就是日语。非常羡慕导游及翻译员可以掌握好的日语，能和日本人沟通。

我本人唯一的专长是在销售行业工作。希望能到日本读标准日语，以流利的日语和日本人沟通及学习日本人认真有礼貌、速度快而又有效力的工作态度。更希望以后回到公司复职，会因日语水平提高和流利而成为出色的营业员及提升自己的待遇。

本人自小便热爱插画、漫画、动画，一切关于美术之类的东西。日本就充满了这一类的财富。而且，我觉得日本人对美术的这一行业是多么的热心与尊重，尤其是他们的研究及学习的精神，是多么的让我崇拜与尊敬。

日语是我自小便一直希望能学习的语言。它那重视礼貌的特点，是最欣赏的原因之一。

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能在日本的美术大学就读，继续进修美术。虽然，我在本国已修完三年的美术课程，但总觉得可以吸收的并不多，所以希望能到美术水准高超的日本，好好地学习学习。



冯健超
1998 年
沙巴巴华独中
高3 毕业

短期 新宿日本語学校 留学

■ 3 個月 ■

【費用(3ヶ月分/3個月分)】 注) 課外活動費按實際費用領收。

入学金/ 入學金	授業料(施設費含む)/ 學費(含設施費)	教材費/ 教材費	留学生保險料/ 留學生保險費	合計
¥35,000	¥153,000	¥16,750	¥5,500	¥210,250



ABK

学校案内
學校簡介
Guide to School

For Foreign Students'



Malanjutka
Study in Japan



財団法人
アジア学生文化協会
留学生日本語コース

JAPANESE LANGUAGE INSTITUTE
THE ASIAN STUDENTS'
CULTURAL ASSOCIATION



ABK 日语课程是 日本留学之初的对话窗口

(财)亚细亚学生文化协会理事长

小木曾 友

(财)亚细亚学生文化协会(The Asian Students Cultural Association=ASCA)是于1957年,由已故穗积五一先生所创设之民间团体,为求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新兴各国之自主独立及真正发展有所贡献,协会在成立以来即基于此理念接纳这些国家出身的留学生,一起生活,相互勉励至今,同时致力于在留学生身上,所发生之种种问题提供解决及援助。

并且,于1983年,“在亚细亚文化会馆设立了留学生的日语学校”这个留学生前辈们长年之心愿终得以落实。如今,在籍者众多,2003年4月共有280名,其中马来西亚学生占81名。

此日语课程基于前述协会理念而被运营,并针对希望前往日本的大学等等教育机关进修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留学生为对象,以开办为入大学、在大学入学后所需要的日语及基础学科之教育为目的。

另一方面,此日语课程同时也是留学生在日本留学之初的对话窗口,所以不只是在读书方面,在生活或进修等方面也期在前辈留学生们的协力,尽我们最大的心力。

我从小对日本就有一种莫名的狂热。长大后,自然而然,日本就成为了我留学的目的地。日本四季分明,风光明媚,每一个季节都有其特色。春天粉红的樱花,夏天灿烂的烟火,秋天殷红的枫叶,冬天皑皑的雪花,看也看不完!可谓风情万种,惹人喜爱。

这次赴日,不仅仅是体验日本生活,丰富人生的内容,我也想读好商科(因为日本人最会做生意),回国做生意。父母对这一点也很赞成,他们的支持增强我留日的信心。



郑惠匀

2002年
居銮中华中学
高三毕业

日本是一个先进大国,也是一个值得去留学,从而改变自己人生的一个国家。这是不容置疑的吧!

我哥哥嫂嫂都是毕业于ABK的留日大学毕业生,他俩留日一帆风顺,万事胜意,使我父母也赞成我去日本深造,并先到ABK打好日文基础。我喜欢商科,读完商科,我打算用学到的知识经营美容方面的事业。



林桂娥

2002年
吉隆坡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我读初中时,父母就希望我去日本求学,我相信他们年轻时,也想自己到日本读书的缘故吧?我下面还有3个弟妹,我不强逼他们去日本,但也希望他们能去日本,因为我会日本照顾他们。

我有很多同学一起到日本求学,因此我很放心,而且有信心完成学业。



陈嘉慧

2002年
居銮中华中学
高三毕业

最多大马学生报读的全日制大学预科 ABK 日本語学校

(财团法人亚细亚学生文化协会附属留学生日本語课程)

ABK 日本語学校是最受大马学生欢迎的日语补习学校(即大学预科)。这所学校由成立于1957年的亚细亚文化协会于1983年创办,迄今已有20年以上的历史,在它那里共沾春风化雨后升入日本大专学院的大马学生累计1000人以上,特别是南马居銮中华中学,迄今已有200余名毕业生在其教育下进入日本列岛各地的大学深造,而毕业回国就业者也为数众多,ABK属全日制,教学认真,内容丰富,是在留学界中有口皆碑,早有定论,欢迎高中(或Form 5)毕业或已工作多年的大马青年男女踊跃前来报名。大马已委有代办处,即陆培春留日中心,所以有关谘询及办理手续,均可由长期旅居日本的陆培春社长代为处理,并会安排专人把同学带到ABK日语校及其宿舍。

■协会的活动及日本课程

本协会自1957年成立以来,专为留日学生提供学习上、生活上以及宿舍等的支援,诸如为学生作担保、奖学金的支付、招收留学生制度的调查改善等各种活动,日本語课程为本协会活动中重要的事业之一,从学生抵日开始至回国为止,本协会具备了一系列的辅导制度以协助学生们旅日的生活。由于教学认真,服务美满,1999年,本校获日本政府批准接受大马Form 5毕业生报名。

■本校的特徵

- ① 从早上至下午的学习课程,属於全日制的日本語学校(注意:日本的许多日语学校属半日制)。
- ② 通过一年或一年半的学习,使学生达到考入大学考试的程度。
- ③ 为配合大学学部基础科目考试,提供了英语、数学、世界史、物理、化学等基本科目的教学。
- ④ 拥有丰富的考试资料,配合学生个别的志愿及能力,进行详细的升学指导,每年约有70%的毕业生考入日本的各大学府,有15%进入大学研究院。
- ⑤ 有大学推荐入学制度及各种奖学金制度。

■学习期限(课程分(A)大学升学班、(B)日本語专修班,上课时间各异。)

- ① 学习期限: 4月入学 1年制(4月~3月毕业)
10月入学 1.5年制(10月~后年3月毕业)
- ② 上课时日:每周5天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点至下午4点
- ③ 休 假:星期六、星期日、日本的国民假日及暑假、寒假各3星期
- ④ 课外活动:夏令营、日本家庭生活体验、新年联欢会等等
- ⑤ 上课时间数:

	课程	日本語	基本科目	周数
1年课程	(A)大学升学班	815小时	330小时	40周
	(B)日本語专业班	1000小时	(不必修)	"
1.5年课程	(A)大学升学班	1315小时	330小时	60周
	(B)日本語专修班	1500小时	(不必修)	"

■授课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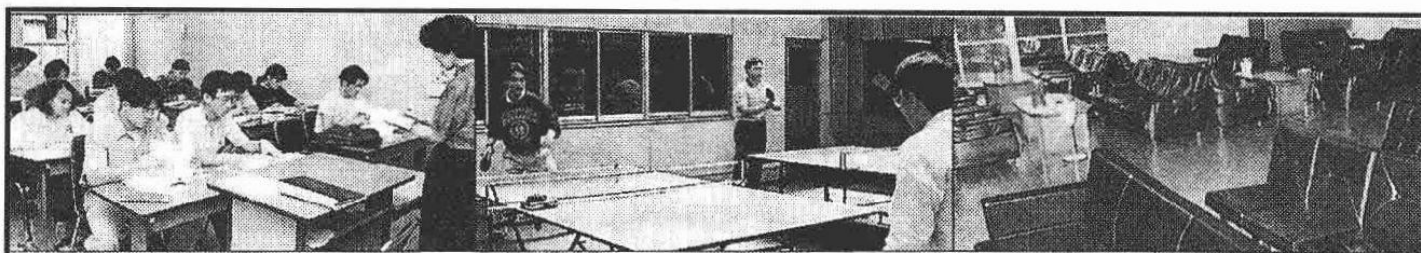
- ① 共同日本語: (A)以应付“日本留学试验”(EJU)及各大学、研究院、专科的入学考试为目标。(B)以应付每年12月实行之“日本語能力考试”1级及2级。
- ② 一般学位文科: 为应付“日本留学试验”(EJU)及各大学入学考试,除了日语课程也进行英语、数学、世界史各科目的教学。
- ③ 一般学位理科: 为应付“日本留学试验”(EJU)及各大学入学考试,除了日语课程也进行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各科目的教学。
- ④ 日语专科: 为要报考大学研究院、专科学校的学生开办以会话为中心和以培养高度日语运用能力(日语能力测验1、2级水平)的教学课程。



ASIA BUNKA KAIKAN

アジア学生文化協会





■学生宿舍

亚细亚文化会馆(45人左右, 一人一房)

设备: 单人房面积为16平方公尺, 房内附有桌椅、床具、衣柜, 并具有冷暖气设备

费用: 入寮费70,000日圆/回(入居时)

房租: 45,000日圆/月

交通: 步行0分

※另有: (1)山吹寮(10人), (2)赤羽庄(13人), (3)富士前寮(50人, 只限女性), (4)染井寮(13人, 只限女性)。

■学费及诸费用

申请入学·选考费: 21,000日圆 入学金: 73,500日圆

学费(包含学生的福利费、文化活动费)

1年课程332,430日圆(6个月)x2

1.5年课程332,430日圆(6个月)x3

■奖学金

自费外国人留学生学习奖励费(每月52,000日圆, 为期1年)及共立生活费奖励金(每月6万日圆, 为期1年)等。

■考人大专学院

研究院: 东京都立大、东京都立科学技术大、横滨国立大、东京大

大学国立: 茨城大、信州大、千叶大、东京工业大、东京学芸大、东大、北海大、横滨国立大、名古屋大及其他大学

私立: 早稻田大、专修大、明治大、中央大、庆应大、法政大、东亚大、学习院女子大、亚细亚大、及其他大学

专科学校: 王子专科学校、东京外国语专科学校、东京设计学院等其他各专门学校

■学校环境

学校虽位于东京都心, 但属于宁静的文教区。在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日本著名大学的附近。学校对面有一广场, 内有邮政局、中餐厅、西餐厅、日本餐厅、超级市场、书店、麦当劳及各种商店。走5分钟有一个名园——六义园, 是著名旅游胜地。

■地址

〒113-8642 东京都文区京本驹込 2-12-13 亚细亚文化会馆 TEL:03-3946-2171 FAX:03-3946-7599

■马来西亚联络处(连系人陆培春)

陆培春留日中心 TEL: 03-2026 2319 FAX: 03-2026 2320 H/P: 012-3175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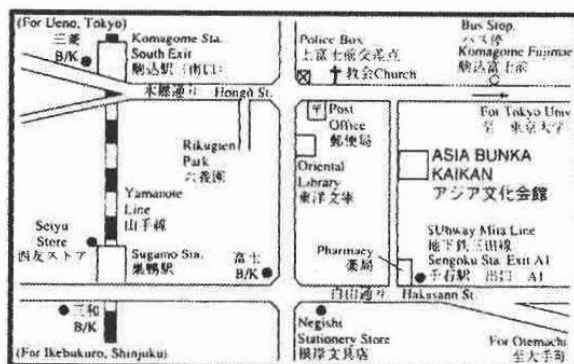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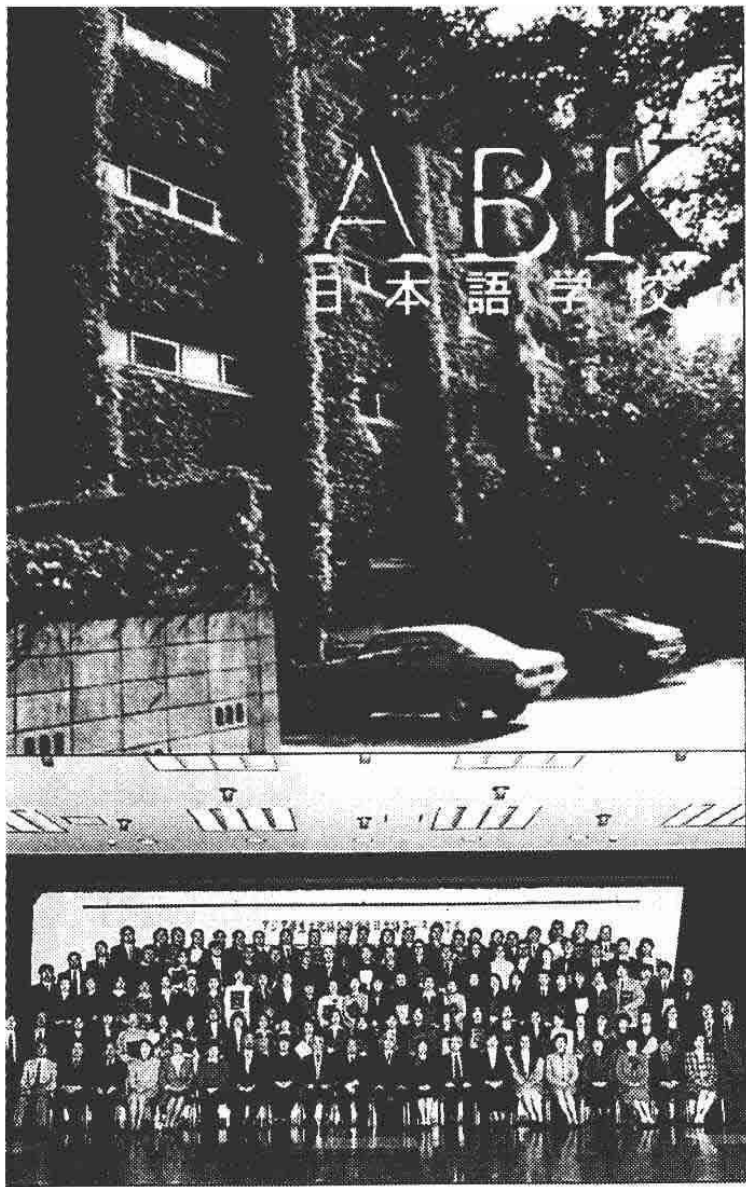
叶凯雄
2000年S.M.K.
MENJALARA
FORM 5 毕业

日本是一个科技大国, 很注重品质管理。朋友住在日本期间买了很多日本电器, 从来没坏过。所以我想去学习他们的科技和管理品质。我想修的电脑科学是目前最受欢迎的科目, 我国要在2020年成为先进大国, 在吉隆坡建设一个多媒体科技园, 欢迎各先进国在电脑科学领域中投资。日本电话电讯公司也进行投资, 马哈迪首相很感谢日本的协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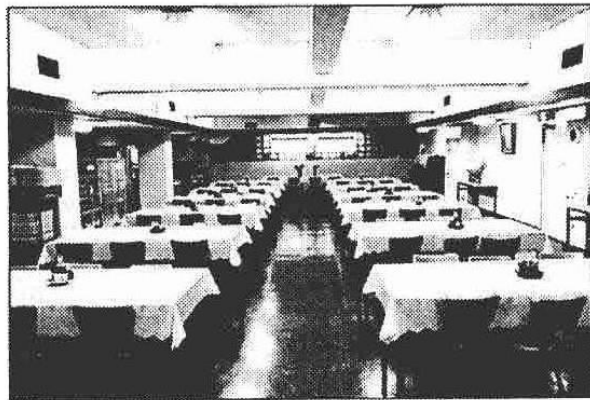
父亲是一个商人, 跟日本人有生意来往。父亲常赞日本人注重礼节, 做事认真, 守信用, 希望我去日本留学。父母在20年前去过东京、大阪、福岡渡蜜月, 对日本印象非常好。这也是他们鼓励我去日本留学的原因。

能进入ABK读书, 我感到无比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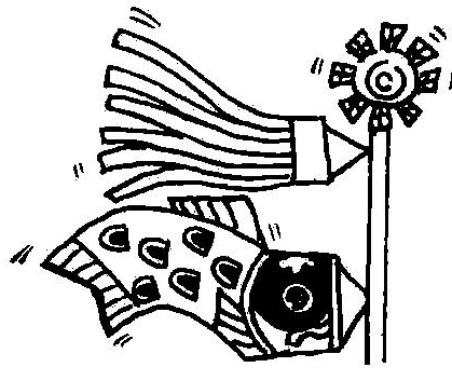




上：教室 下：餐厅



的生活



正所谓“严师出高徒”，本校是一间教学严肃的日语学校，除了每天读日语和补习英语、世界史和数理化等科目之外，还有很多考试和家庭作业。不过，在如此繁忙的学习之中，日语才会进步，才能考上理想中的大学。希望各位同学不可视为畏途，须知“先苦后甘”的道理！
同学们，加油吧！

課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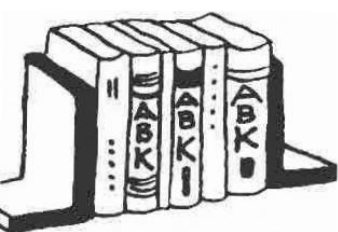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節課 9:10~10:00	日本語	日本語	日本語	日本語	日本語
2 節課 10:10~11:00	日本語	日本語	日本語	日本語	日本語
3 節課 11:10~12:00	日本語	日本語	日本語	日本語	日本語
12:00~13:00	午休				
4 節課 13:00~13:50	日本語	日本語	日本語	日本語	日本語
5 節課 14:00~14:50	日本語	日本語	日本語	日本語	日本語
6・7 節課	大学升学 (文科) 専攻		大学升学 (理科) 専攻		専攻日本語専攻
大学入学前 15:00~16:40	英語 世界史 数学 日本概況		数学 物理 化学 英語		日本語 ・会話 ・日本概況 ・常視連続劇 ・与日本学生交流 ・日本伝統芸能欣賞 ・日本語能力試験1 級対策 等
専攻日本語専攻 15:00~16:00	 Kishimen		 Takoyaki		 Sappororamen

起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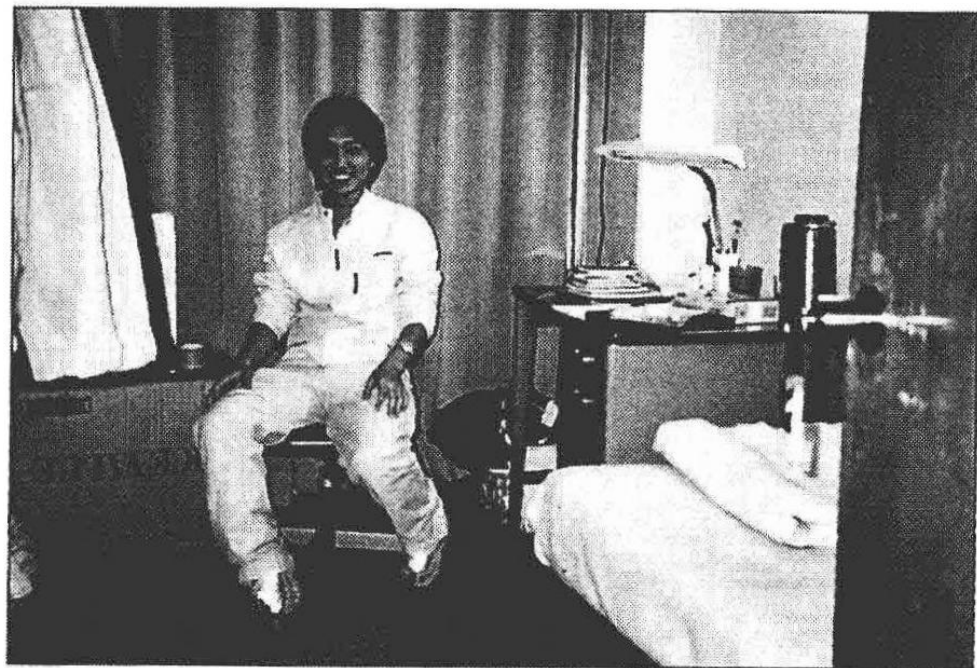


ABK日语学校会给各位同学安排类似“日本父亲”和“日本母亲”的日本朋友照顾他们。留学生入学不久，校方便会安排由积极想跟留学生进行交流的日本人参加新生欢迎会，同时决定哪一位日本人作为他们的“父亲”或“母亲”。

这些日本人都已加入ABK成立的“ABK留学生朋友之会”（ABK Friend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他们都想通过跟留学生的交流以促进国际亲善和友好合作。他们闲暇时，都会邀学生到他们家里座谈，留学生有什么烦恼，也可跟他们商量，他们会乐意伸出援手。当然，ABK日语学校本身也设有留学生生活与升学辅导处，留学生可随时麻烦有关负责人，以寻求对策。



ABK除了本身拥有自己的宿舍外，还到处租下了某些房屋作宿舍。至于租金，也较便宜。因此，假如报读ABK日语学校，住方面，基本上不必烦恼，大可“高枕无忧”！





留学生感想 Part II

由本中心安排到“亚细安学生文化协会(ABK)”的同学们畅谈他们的美梦与抱负……



唐宝婷

1998年
居委中学
高三毕业

我对留学,对日语这种我国越来越欢迎的语言特别感兴趣。雪邦国际机场布告牌采用日语,证明日语已成为了一种国际语言。到日本求学后,我除了读机械工程外,也想把日语修好,做一个精通日语的工程师,为我国的发展与繁荣献一份力量。

爸爸朋友中,有个孩子留学日本,因此知道留学日本是个好出路。华校生去日本是不会有困难,会汉字,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我校注重同学留日事务,除了安排教育展提供留日资讯外,也介绍了前辈留学的情况,使我们增强留日信心,在良师益友的指引下,我的留学一定会成功。

在日本求学不会比欧美国家贵,日本政府提供奖学金,第三年起可申请文部省奖学金,日本企业颁发的奖学金也不少,大学也有减免学费,假如私费生统考成绩优异,则可在大学4年免费!

三舅读过日语,除了会讲日语外,还相当了解日本文化与日本民族的心理,知道日本是值得求学的国家。在他的鼓励下,我决定以日本为我求学的对象国家。我对遗传基因工程学很感兴趣,日本在这方面颇有成就和优异表现。

遗传基因工程这门学问在21世纪,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也符合我国的要求,我希望从日本学到这方面的知识与科技,为国作出贡献。



刘文辉

2000年
居委中学
高三毕业

高二时,学校安排我们跟日本学生交流。两辆巴士载了大约80人来我校。日本学生表演射击(弓术)和剑道。日本学生很有礼貌,打招呼时,一定弯腰鞠躬行礼。这是华人原有的礼貌,但我们已没有了,日本人却保留着,而且行礼行得非常令人钦佩。

我曾在吉隆坡的学院读建筑科。每个国家都想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美好的家园,因此读建筑(土木工程)是很有前途的。我国88层楼的双峰塔中的一栋是日本人建的,又快又好,证明日本建筑水平很高,是适合我深造的国家。父亲是木业商人,常称赞日本经济进步,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因此他很赞成我留日。



罗瑞星

1999年
居委中学
高三毕业



蔡延安

1999年
居委中学
高三毕业

表哥曾留学日本,现在日本工厂工作。他鼓励我到日本求学,说日本科技先进,社会安宁,人民刻苦耐劳,是一个值得去留学的国家。我这种读机械工程的学生,如能到日本求学,是一种最佳选择。

父母很明事理,知道到日本求学是一条好出路,因此大为支持我,母亲也希望我向表哥看齐,以他为榜样,在日本读好书,学好科技以回国服务。我感谢父母对我的支持。

从电视上看到一个介绍“机械狗”的节目,它样子可爱,动作灵敏,比真的狗还生动好玩。我也看过日本的机器人,工作很能干,就好像刻苦耐劳的日本人那样。

日本人的机械制作水平如此高,增强了我到日本攻读这科系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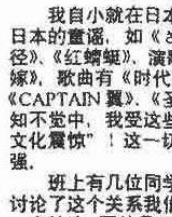
章美玲

2000年
居委中学
高三毕业

爸爸当过水手,周游世界。除了中国、香港、台湾外,也去过日本。在家看电视,一看到日本风光,他一定告诉我日本如何如何,他在日本的经验又如何如何,简直是一个日本迷。因此在我念初中时,便鼓励我去日本读书。我很高兴能有这么一个父亲送我到日本深造。

今年7、8月间,学校放假前,日本方面的日语学校负责人来我校演讲,他们讲得很好,很多同学为此而心动,纷纷跟父母商量留日之事。我听了当然也很受感动。不过我老早已决定去留日,演讲又增强了我对日本信心。

我打算读商科,因为爸爸是一个零食批发商,知道日本人做生意很厉害,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黄伟汉

2000年
居委中学
高三毕业

我自小就在日本文化的熏陶中长大,我喜欢日本的童谣,如《さくら》、《里の秋》、《森の小径》、《红蜻蜓》,演歌有《北国之春》、《瀬戸の花嫁》,歌曲有《时代》、《二只的舟》,漫画方面有《CAPTAIN 翼》、《圣斗士星矢》、《Q太郎》。不知不觉中,我受这些文化影响,不,那是“日本文化震惊”!这一切促使我留学日本的意念更坚强。

班上有几位同学决定留学日本,我也跟他们讨论了这个关系我们人生的重大问题。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既然我国推行“向日本学习”的国策,也和日本企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如果求学回来,一定会受我国政重视和已经上千的日本企业重用。我跟父母报告了同学们讨论的结果,日本毕业生在日本企业就职的现状后,父母们便赞成。他俩要我读机械工程,告诉我读理科在出路方面会比较有利。



祝乃狄

(JUNAIDI BIN SAIDIN)
1999年吉隆坡
中华独中高二毕业

小时喜欢看日本漫画和动画，知道日本很有趣，例如他们吃生东西（例如寿司），每天坐很拥挤的电车上班，而且很守时，跟我们马来西亚有很大的不同，引起我对日本产生很大的兴趣。大哥在1997年留学日本，在东京芝浦工业大学攻读机械工程，他来信告诉我日本很好，值得我们学习，他也说他毕业就回马来西亚接受训练，如有机会还想再去日本深造，我受哥哥的影响，决定攻读同一科系，父亲很高兴我去日本，又赞成攻读理科。

我现在补习着日语，老师是日本人，跟我们讲解很多日本的事情，更鼓励我留学，我也希望不要辜负他们的热切期待，一定要在日本好好读书。

我决定留学日本后，就找辅导老师许月凤老师商量，她大表赞同，介绍了位于吉隆坡苏丹的留日中心。过后，我和朋友一同前去拜访，该中心的社长陆培春很耐心地为我们的解答了疑问并提供许多留日资料，在他的协助下，我很顺利完成申请手续。

我对航空宇宙工学科有浓厚的兴趣，日本拥有这方面的先进科技且与美国合作开发宇宙事业，我国大学缺乏这科系，人才也很少，为了我国迈向工业国及先进国家的宏愿，身为马来西亚的一分子，希望作出一点贡献。

毕业后，我想留在日本实习，因为实际与理论是有差距的，所以，实际经验是非常珍贵也可说是留日的后期作业。



余俐敏

2000年
吉隆坡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父亲从事商业，常去日本，进口了许多日本商品，我从小看到父亲热心跟日本人做生意，也受了他的感染，因此决定留学日本，然后跟我父亲一起从商。

父亲的行业跟机械有关，因此，我对机械工学很感兴趣，我国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国家，重视工业发展，我国留学生重视理科甚于文科，在机械工程方面求知识，既是我个人兴趣，也是符合我国的发展需求。

我就读的中华独中是一个积极鼓励同学赴日的学府，每年留日学生不少，前辈们也在日本成立“中华校友会”，互相团结，照顾后辈，中华这一留日传统值得我们省思，我将追随前辈，好好读书，学有所成，然后回国服务，为母校争光。



游仁雄

1999年
吉隆坡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马思莹

1996年 Sekolah
Menengah Kepong
From 5 毕业

哥哥高中毕业后便到日本庆应大学读书，获文学士学位，后又飞赴美国读工商设计，他时常鼓励我去日本，步他后尘，读一个学位出来。

父亲很开明，他不单鼓励哥哥出外求学，也希望我与哥哥一样，到日本求学，当然母亲也赞成，家人在精神上给予我的鼓励很大，我曾在吉隆坡读了1年多的日语课程，每天早上9.20分至下午4.40分，一星期读五天，在不知不觉中对日语产生深厚的兴趣，我也从学习中了解日本是一个大自然风光非常美丽的国家，希望在如此优美环境中好好对日本与日本人认真研究几年，我选择文化情报科的理由也正如上所述，很想在大学中得到良师益友的教导，正确理解日本这个国家。

要和日本人打交道，必须学会日语，通过这语文学习，能理解日本科技及文化，在日本厂商积极投资设厂的我国，懂日语的人也越来越多受欢迎。

我国积极奖励国人学日语，有人在本国留学，有人到日本读，我赞成后者，这是我赴日的一个理由，我也对日本文化甚感兴趣，通过留学，我也想与日本人打成一片以了解其文化。

回国后，我想服务于日本企业，进一步了了解我国的日本人社，我国打算于2020年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之中，跟日本建立友谊有助于我国实现这一远大目标。



汤健华

1999年
英华美电脑学院
毕业



冯子雄

1997年
S.M. Desan Tun
Hussein Onn
From 5 毕业

从小喜欢看日本漫画，包括藤子不二雄的《小叮当》，鸟山明的《七龙珠》和《IQ博士》，手塚治虫的《怪医黑博士》和《三眼怪》，最喜欢北条司的《城市猎人》，讲一个侦探破案的故事，他把这侦探画得惟妙惟肖，出神入化，令人钦佩，还有是动画家宫崎骏，真的是日本动画界的灵魂人物，他创作的动画世界充满了神奇，梦幻色彩和人生哲理。

我中学毕业后，在一间叫做Best Denki的日本电器公司工作，经理是日本人，通过他对留日日本产生兴趣，我也是个电玩迷，从小就爱日本孩子般喜欢玩日本电玩，初期是任天堂的Famikon和super famikon，Nintendo 64，然后是SEGA的saturn和Dreamcast，Sony的Playstation和Playstation 2，它们生动有趣，古灵精怪，使人着迷忘我。

四个表哥都在日本求学，两个已回国就业，表哥劝我报读我ABK，他称赞ABK教学认真，因此，父母也希望我像表哥们一样学成归国。



庄凯玲

2000年
巴生与华独中
高三毕业

我的两位的姐姐现在在日本读大学，一是东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正在考博士班，另一是在国际语友会读日语，准备投考国立大学，两位姐姐都表示日本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国家，不管理科还是文科，都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我姐姐也鼓励我求学，说她们会在学业和生活上辅导我。

我们光华中学是一间华族本身经营的民族学校，传统上，我们华校生较喜欢到日本求学，我们巴生人也有这个“传统”，有的人也在日本著名大学当教授，从这一点来说，日本跟巴生在教育学术交流的领域上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的校长大力支持及鼓励我们远赴日本读书，希望我们读完回国服务为族群贡献一分力量。

小时候是一个日本迷，父亲常买日本漫画给我，我已收集了多达20套，包括《中华小厨师》、《小叮当》、《七龙珠》、《灌篮高手》等，日本漫画水平高，主人公个性突出，故事情节曲折有趣，令我神往，在漫画中，我找到了一个理想世界，精神上收获很大。

我从小也玩所谓立体漫画的电子游戏，MICRO GENIUS，任天堂的FAMICON，SONY的PLAY STATION电脑游戏……，我不仅获得快乐，而且从中理解到一个人如何在困苦中寻找对策，用奋斗精神挣扎到底，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攻读电脑工学，这门学问，日本是世界第一，所以我选择了日本。

父亲从事旅游业，到过整百个国家，所以鼓励我出国读书和体验一下外国生活。



王子飞

2000年
尊孔国中
Form 5 毕业

去年8月，亚细安文化协会的日语学校(ABK)曾经在我校举办留日讲座，我听了有关负责人的解释，不仅进一步了解日本的情况，而且对日本留学充满信心，我也听过留学回来的学长的学习经验，令我十分羡慕，而且明白了日本是一个很好的留学环境，我告诉父母，留学日本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会使我踏上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

父母从事保险行业，他们从商业活动中了解有不少日本企业在我投资设厂生产各种物品，父母也告诉我，日本人在我国建了许多化学工厂，我攻读化学系是很有出路的。



张淑玲

1999年
居鑾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周志业

2000年
居鑾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我对日本留学很感兴趣，起初也考虑到台湾升学，不过最终还是选择了日本。

我校已形成一股留学日本的热潮，大多数的前辈正如我国许多学子那样，都选择了理科，我本身对生物系比较有兴趣，我认为读这一科目也会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所贡献，当然，最理想是在日本历史悠久的东京大学里攻读基因工学，最近从消息获悉库隆猪及库隆牛相继诞生，如强了我对日本留学的信心。

我曾在吉隆坡陆培春留日中心读过两个月的日语密集课程，相信会帮我打好到日本深造的基础。



许晓愿

1998年
吉隆坡齐藤艺术学院毕业

中学毕业后，报读一间日本人创办的艺术学院，一心一意以为是一条留日管道，然而事与愿违，因资料不足而裹足不前。年前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陆培春留日中心，社长提供的宝贵意见和线索，让我看见一条光明的留日道路，于是决定报读ABK，为将来考大学做好准备。科系方面，希望报读与艺术相关的课程。

双亲从小灌输学业的重要性，使我对学习多了一份憧憬，决定投身经济大国深造。虽然幸运的得到双亲认同，但我深知越洋留学并非易事，另一方面我坚信自己的意志力可以克服难题。

我父亲是一位商人，知道日本是一个先进大国。所以他希望我在日本攻读电子工学，成为一位电子技师。他说有一技在身，今后一生便会有很强的保障，保证不失业，生活安定美好。

在吉隆坡补习日语，已有半年了。在文法和会话方面，都有一定的基础，但我深知学力有限，还需更上一层楼。赴日有助于我达到目的，把日语学得更好，再进而掌握电子工学的学问与技术。父母也常劝我“书到用时方恨少”，对于父母的热切期待，我会尽力把美梦实现，以报答父母恩情。

我打算读ABK的日语课程后，进入大学读电子课程。这门科系在我国很吃香，希望在ABK的老师们的谆谆善诱之下，能顺利达到我的目的。



黄俊杰

1998年
吉隆坡康乐中学
Form 6 毕业

我对留学日本很感兴趣，起初并不知从那儿可得到资料。后来经朋友的介绍，知道吉隆坡有一间陆培春留日中心，可以帮助任何想到日本深造的人，就这样我开始收集有关留日的资料。

日本是一个经济强国，科技也发达，要学习日本的经济和科技，赴日是一个最佳选择。读学院时，我有一位日本老师，为人很有礼貌，她在日语上也帮了我很多。这位日本老师告诉我3月是日本最美的樱花季节，日本人的礼貌令我钦佩，希望自己留日时，学到更多日本人的礼貌。我打算读了一年日语后，进入大学深造，知识对我来说很重要，尤其可以在日本的大学读书更是难得的机会。我万万没想到自己有机会去日本，如果没有父母的支持，我是去不成功的。



鍾慧芳

1999年
SMK Kepong
Form 5 毕业



江宛峨

1994年
檳城普提独中
Form 5 毕业

父亲是一个中医，曾留学中国和美国，学会了中医和西医，知道通过东西方医学可互相比较，把双方长处融合一起，以医好病人。父亲也对日本很感兴趣，知道日本是一个医学很发达的国家，日本医生很用功研究医学。他打算明后天飞日本考察医学，这次对日本发生兴趣的父亲特别支持我留日。我实在幸福无比！

我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我选择了大众传播学科，想研究社会与人类学之类的。留日是我人生一个重要阶段，可以使我人生更美丽，更充实！ABK是一间好学校，可以帮助我完成这个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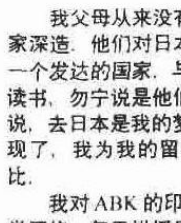
父母经营五金生意，不少货品是made in JAPAN，虽然定价高，但顾客却愿意付钱，他们知道日本产品好，值得购用。父亲深知日本国家进步才会生产出受人欢迎的产品，所以鼓励我留日。我儿时喜欢机械，有时把一些机器拆了出来重新装回去，这是我喜欢攻读机械工程的背景。我也看过《铁腕阿童木》这部卡通片，作者创造了阿童木这个有趣的小机器人，日本先进，才会想出这种角色。我从留日前辈口中知道日本有许多发展机会，大学毕业可到日本企业进修，吸收经验，日本企业也会派我们回本地分社就职。

日本是一个自由民主和开放的国家，外国人学生很多，在这种国家求学，会建立一个很好的人际网络，有利在日本或马来西亚就职和发展事业，与不同文化的人接触也会使我们眼界广阔，心怀世界，对人生有很大帮助。



廖伟崧

2000年
居銮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萧婉莹

2000年
拉曼学院毕业

我父母从来没有反对我去日本这个先进国家深造。他们对日本的印象很好，知道日本是一个发达的国家，与其说是我积极报名去日本读书，勿宁说是他们“强迫”我去，不管怎样说，去日本是我的梦想，不久我的梦想就要实现了，我为我的留日计划获得实现而高兴无比。

我对ABK的印象是很好的，ABK除了教学严格，每天讲授日语之外，还给我们文科生补习英文、数学、世界史和日本概况，使我们有充份能力以应付大学入学考，我也听说ABK的先辈们都很有实力，可以闯过许多大学的入学试的关卡。但愿我也能像前辈们一样，在老师的谆谆善诱下顺利完成学业。



郑美珊

2001年
S.M. Seri Ampang
Form 6 毕业

我有一个亚姨是留学日本的，他时常在母亲面前称赞日本这个国家很好，有很多奖学金可以申请。在姨母鼓励下，我决定到日本去求学。父亲也很明事理，他决定在经济上支持我读书，考取一个学士学位。我真的很感谢父母那么爱护我！

我选择ABK是因为我在报上看到其招生广告，于是到吉隆坡陆培春留日中心来报名。ABK是一个有历史和规模很大，教学认真的学校。因此，我觉得今后一定会达到目的。

我打算读完电脑课程后，到日本公司实习，然后回到马来西亚的日本公司工作。我知道日本公司工作效率好，工人也很有礼貌，我认为在公司里服务，既可以赚到工钱，又可以学到做人的学问，何乐而不为？



温家耀

1998年
八打灵公教国中
Form 6 毕业

我母亲是一位商人，在生意上时常有和日本人来往，为了日后有利于她能够与日本人在生意上大展拳脚，她决定资助我到日本留学，希望能把日本的文化、社会、语言以及非常先进的机械技术掌握好。

我本身觉得日本是一个经济蓬勃，风景优美以及对人对事都很礼貌的国家，我国马哈迪首相多年前推崇“向东学习”，最近日本的厂家都和马来西亚的厂家合作，大大提高了马来西亚的工艺技术水平。这鼓舞了我去日本求学，希望日后把日本留学期间中所学得的知识与技术回报我国，以便能够改善我国的工艺技术。

在我国投资设厂的日本企业很多，据说有1000家之多，我回国后，希望能在这些企业以吸取经验。



黄嵩凯

2001年
诗巫公教独中
高三毕业

我是来自经营运输生意的家庭，使用了许多罗哩，从小我就对这种庞然大物川行东马家里曼丹岛的“怪物”很感兴趣，也因此从小孩时代起就想研究机械这们学科，而且想大学毕业后回国在汽车行业发，包括汽车装修方面的。我也对这行业很有信心，是一个值得我去接受挑战的行业。

我母亲的朋友有个弟弟也是在亚细亚文化协会(ABK)属下的日本语言学校攻读日语课程。后来又读完大学，被公司派遣回古晋就职，我母亲知道他成功回国，希望我走他走过的道路，因此报名了ABK，希望能在她的熏陶下成为一名好学生，也能考进一家好的大学。



曾慧婷

2000年
吉隆坡坤成独中
高三毕业

日本是亚洲第一经济强国，经济成长迅速，科技发达，为了学习日本的经济和科技，赴日留学是我的宿愿。我曾经踏上日本的国土，被她的发展深深吸引住，这不但包括生活环境良好，还有日本的美食及文化。那次旅行结束后，我开始准备我留日的工作，以期再次踏入日本国。

长期以来，国人也被日本文化迷住包括戏剧、服装、娱乐节目等等，我也是其中一个，爱看日剧，又最喜欢看《小叮当》、《柯南》或《金田一》等漫画作品。

由于日本科技发达，日本人工作认真，马哈迪首相也鼓吹“向东学习”，因此作为马来西亚人，我会支持这项运动并鼓励我身边的朋友“向东学习”。



许宝伊

1997年
芙蓉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我生长于关丹，芙蓉中华中学毕业后曾留学中国，在福建省泉州华侨大学读半年先修班，继而在广州中山大学攻读贸易学科。

中学时代曾梦想留学日本，但手上资讯缺乏，又听了不少中途遇挫折而从日本回马和日本人在考试中自杀的坏消息，只好断了这念头而北上中国，在那儿结交许多日本人，又燃烧起了留日的希望。

我很喜欢日语，在大学选修了日语，后来又想到去日本更好，更能快速地掌握这语言。

回马后，在报上读到陆培春留日中心的广告，于是在此中心一边读日语，一边准备留日，日语有很多例外，容易造成混乱，但越读越有趣，并想在日本读工业设计，例如礼品盒的设计等，也想将来开礼品店。地点在日本或在吉隆坡都不要紧。

我是很久以前就想到日本求学，现在终于美梦成真了。首先我要感谢舅父支持我，还有母亲和姐姐们的鼓励，都是促使我誓言奋斗不懈，非拿到学位回国不可的一大精神力量。

我深知ABK管教极严，但“严师出高徒”，我希望在严师的督促下把日语学好，把功课做好，然后考进学费较便宜，但实力很强的国立大学。这样一来，我也可节省开支，减轻亲人经济负担。

母亲时常说我意志不坚定，缺乏耐力，怕我半途而废，为了消除她们的不安，我要好好努力！因此留学日本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考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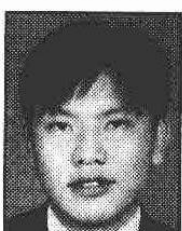
符秀丽

1997年
柔佛宽柔中学
高三毕业

日本是我一向向往的国家，从中学开始就已经有这个念头了，希望能够到日本去实现我的未来思想。对我而言，有著先进的文明制度的日本就像花花世界中闪烁着一颗新星！

心中虽然已以留学日本为自己升学的第一志愿，但仍有一丝忧虑，担心一个人在异乡会孤单寂寞，不习惯日本的生活。两年前我哥哥远赴日本升学，在我之前实现了和我同样的梦想，他说日本很好，我不禁神往，而且听他说日本的生活也很容易适应，虽然在日本的费用高昂，但我确信这是值得的，将来我会得到更多好处。

无可质疑的，日本是个就业机会高且有高度发展潜能的国家，毕业后我计划留在日本发展我的事业。我想我的选择是对的。



黄子峰

2000年
柔佛居鑾独中
高三毕业



卢吉庆

1996年
齐藤艺术学院毕业

中学毕业后，在日本人Mr. Saito开办的广告设计学院上课，更深一层的认识了日本的美，也下决心到日本大学深造，计划在日本选修马来西亚没有的科系，如电影、动画等，我最佩服的动画大师是宫崎骏，希望在ABK把日文的底子打好后报考大阪，京都一带的艺术大学，在暑假，我也想带着相机把所看到一切美丽的日本景色捕捉下来。

念完Saito广告设计学院后，工作了好几年，也报读日语黄昏班，为去日本深造打好基础，而我也考上日语能测验第三级，工作了几年，存了一些钱，向父亲表示到日本的意愿，父亲大表赞同，也同意提供一切留学费用。最后，十分期待四月盛开的樱花。



黄振泰

2000年
吉隆坡循人中学
高三毕业

今年7月，日航酒店举行为期两天的教育展，我和同学一起去参观了两天，收集了42家大学的资料，把房子堆得满满的，每天研究这些资料，越来越有兴趣，也增强了留学的信心，日本大学对留学生的照顾很好，有提供免费住宿或学费减免优惠，从会场上的留日大学毕业生口中，了解到日本是一个值得去留学的国家，他们劝我读完大学再读个硕士或博士回国。

去日本，可以读到喜欢的科目，掌握日文这个非常重要的国际语言，我不喜欢英文，对日文却很感兴趣，我国重视日语，欢迎日本商家来我国投资设厂，在机场的进出口处写上日语，方便日本人进出，到日本留学，不仅可读好本科，也可把日语读好，可谓一箭双雕！

我生长在吉隆坡，也在吉隆坡求学，有很多机会接触日本文化，日本电影，日本漫画如《小叮当》、《七龙珠》等，最近光碟很流行，我也经常从光碟看到日本的风光，风俗习惯和优美的求学环境，我相信日本是一个值得去求学的地方，有一位留日同学回国后不断鼓励我到日本留学，并告诉我回国求职也容易，所以我决定赴日，本校中华独中一向来有很多同学赴日，辅导老师也经常鼓励我们到日本深造，因此我也想向学长们看齐。

我国许多日常用品及工业产品都是日本制造的，马路上的房车，家中的电视机，冰橱，立体音响器材等都是质量很高的日本产品，可知日本科技有多先进，而我国又想于2020年成为先进国家，因此我想去日本拿学位回国服务，我想读电机工程，日本电子技术高超，是日本的特长，我很有信心向日本这方面学习，对马来西亚今后的发展有帮助，我有一个弟弟，虽然还小，希望他也追随我到日本，我毕业后也会做工支持他。



刘俊男

1999年
吉隆坡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王雅各

1999年
大山脚日新独中
高三毕业

日本是一个东洋国家，不仅是黄种人的国家，而且采用我们华人每天使用的汉字和语言，这对我来说，感到很亲切，我也对这样一个国家很感兴趣，希望通过留学去理解她。

我母亲是留台医师，她在旅台期间也接触到很多日本文化及日本人，因此她时常告诉我，日本如何先进，日本医学水平如何高，在她的影响下，我也希望想到日本读医科，除了回国继承母业，并希望把日本的医疗经验对我国病人作出贡献。

我的一位朋友曾经介绍过一位留日医师刘宝楠，他曾经留学日本，是东京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员，也是日本医学博士，目前在吉隆坡班底医院(PANTAI HOSPITAL)当健康管理诊所所长，我也希望追随他的留学经验，到日本求学，把医科读完后回国服务。

我曾经在吉打州居林福建公会里，聆听过陆培春留日中心负责人陆培春先生出席的留学日本讲座，得到很多正确的资讯，也激发我留日的心愿。



李诗敏

1997年
吉隆坡坤成女中
高二毕业

我自高二毕业后，就在吉隆坡The One Academy of Communication Design攻读数码动画科，我发现我所学的比较倾向于西方的风格，虽然西方的也有其特长，但我也很喜欢东洋艺术的风格，特别是对日本的动画也很感兴趣，我觉得日本的平面设计也很先进，风格跟我喜欢的蛮接近，因此我打算到日本攻这方面的科系，然后在课余也可以进修一下动画。

我爸爸起初是不赞成我去日本的，他的理由是大贵，而且对日本也不太了解，不过，他毕竟赞成我去日本，也许是他认我那么喜欢日本，而且想学日本的设计，所以才支持我，我对于父母爱护我的恩情，实在铭刻于心，希望自己用功求学，把日本一流的设计技术学回来，以报答父母的恩情。



宋世荣

2000年
S.M.St. John
Form 6毕业

留学日本是我儿时的愿望，记得念小学时，父母亲从日本旅游回来对日本赞扬不绝，日本人民态度友善，公民意识高，日本风景怡人等都让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我希望我在日本念书以外，也能够学习日本人的精神，如刻苦耐劳，彬彬有礼等等，此外，也能够增广见闻和丰富知识，大学毕业后，我计划在日本公司工作以吸取日本人的经验及经营哲学，有机会，也想到美国继续读MBA课程，把东西方的优秀知识融合一处以便形成一套最适合我国的经营法，用在我们的商业社会里。

从小我就对日本充满浓厚的兴趣，日本漫画，例如《幽游白书》、《SLAM DUNK》，日剧（如：GTO、海滩小子等）及日本偶像（反町隆史、GLAY等），都是我的最爱，日本是我的“文化摇篮”，我从小就在这甜蜜的摇篮中长大，所以能去日本留学，可说是我人生的一大美梦。

日本传统文化也是吸引我去的一大理由，除了先进的科技文明，又保留了古老的传统文化习俗，我最欣赏茶道、弓道、剑道，更迷上夏日庆典，每年在本地举行的盆踊，我校都用校车载我们去参加，让每个人都陶醉其中。

日本教育系统完善，历史悠久，900家大学在日本政府的鼓励下，正在大力发展IT教育，我有信心在日本读好这个科系。



许秀玲

2000年
吉隆坡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张一敏

2001年
槟城女子国中
高三毕业

父亲是一位商人，顾客大多是欧美商家，但有时也遇到日本商人，他们虽然保守，但做生意来有他们一套，给日本带来许多利益，我本身也在檳城植物园见过日本人，他们彬彬有礼，值得我们学习。

我校，檳城中学，一向来很鼓励学生赴日深造，也邀请日本大学当局的人前来我校主办留日讲座。虽然没有机会去听，但我仍对留日很感兴趣，在父亲的鼓励下，我决定办理留日手续，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实现留日的心愿，把日本进步的一面，包括大众传播先进的知识学习到。

我对机械的构造，运行，修理及设计都很感兴趣，我在读书期间，也帮忙朋友的机械公司做点散工，对机械了解越来越深，我知道去日本读这门学科，一定会让我成材，以便对我国家作出一点贡献。

我读完 Form 5 后，到处寻找留学日本的方法，有一天找到陆培春留日中心，陆社长说，ABK 是一个非营利机构，为外国学生提供各种服务，从不畏难苦，而且每年栽培大量留学生，送到日本的国立、私立大学，我也翻看了 ABK 的资料，觉得它的确是一家很好的日语学校，所以跟父母商量，决定去 ABK 深造。



黄伟程

2001年
SMK Seaford
Form 6 毕业

我是在吉兰丹的中正国民型华文中学念书，其实，我一直没有学日语的念头，直到1999年12月，我到日本短期留学一个月，便开始对日语产生兴趣，并计划长期留学日本，归国后，我在没有教师的指导情况下自修日文。

为了到日本念书，我去过很多地方收集关于在日本求学的资料，一直到有一天我得知陆培春教授的事情，我便马上联络陆教授，在他热心的帮助下，终于顺利完成留日的手续。

日语先修班念完后，我想要在日本的大学念电子工程，希望一切如意！



郑恒燊

1999年
吉兰丹中正国中
Form 5 毕业



温汉聪

2001年
吉隆坡中华独
高三毕业

我最近参加了一个密集日语课程，班上同学都已决定赴日求学，每个人也很用心，问他们的留学计划，我也很受感动，因此决定选择了留学日本这个途径，希望闯出一条路来。

父母很开明，特别是父亲，是一个商人，对我们的前途既不担心，也不加阻碍，哥哥留学英国攻读机械工程，我也打算攻读同样科系，父亲并不反对，反而一口答应，让我赶上留学的班车，感谢父母在精神上及经济上的支持！

我对 ABK 不太了解，但我同学的父亲是留学日本的，他老早鼓励他孩子去这家学校，我认为他给孩子指引的方向是正确的，我决定向他看齐！敬请 ABK 各位先生小姐多多指教。

我哥哥在 96 年去日本深造，并考进国立东京工业大学，他刚回来大马的伊藤忠贸易公司就职，从事贸易活动，他原本仍想留在日本生活几年，但爸爸叫他回来，他一回来大马，就鼓励我到日本求学，在哥哥的鼓励下，我跟爸爸商量，他也同样赞成我去日本读书。

爸爸是一个日本宗教团体的教徒，有机会每年到日本去参加教会主办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他对日本社会及教育现状很清楚，所以有信心让我赴日深造，我感谢爸爸支持我完成这个愿望，我也发愿学成归来，要好好报答父母的恩情。



白祯丽

2001年
拉曼学院毕业



陈宏恩

2000年
吉隆坡循人中学
高三毕业

由于在高中时经常吸收着有关日本的知识，因而对日本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更希望有机会学习多一种语言来充实自己，因此决定到日本留学。

我希望我能成功进入日本 ABK 语言学院攻日语，然后进入中日本自动车短期大学攻读汽车课程。

我在陆培春留日中心读了4个半月的日语课程后，日语能力提升许多，也让我加深对日本文化与社会认识，这令我到留学日本的决心更坚强，和我同期的日语班同学也不时的来信催促我早点到日本深造，免得浪费时间。

我希望日后把日本的最优秀的汽车技术学下来以便回国之后，把所学下来的知识回报我国，从而促进马来西亚与日本之间的良好关系。



黄兆立

2001年
吉隆坡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爸爸是在 60 年代到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求学的留日毕业生，他是一个很欣赏日本的人，他以前一直鼓励我好好求学，希望我去日本掌握日文之外，还老实地学习一些课程，让自己有一技在身，以保障一生生活安定，在爸爸的支持下，我决定留学日本。

爸爸是在大学攻读理科，他也鼓励我读理科，因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工程方面有许多领域有待发展，理科毕业后就业机会会比较凉，我本身也喜欢理科，选回这科目，会使我更容易得心应手。

爸爸以前住过 ABK 宿舍的学生，他对 ABK 的教学方法及其内容很清楚，因此，他主张我就读这个语文学校，会使我学习和考大学方面事半功倍，加之，ABK 也有许多前辈，他们也会从旁协助我，使我快速成长，顺利达到目的。

从小，对日本的文化背景与生活方式都很向往，由于父亲是日本留学生，所以对在日本念书的趣事或过程都非常熟悉，而长大后的我，也特别对这个父亲喜爱的地方产生到那儿留学的念头，日本与马来西亚不同的地方很多，而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一个科技发达的国家，有不俗的表现，这是推动我到日本的一大动力。

在中学毕业的前一个月，经过朋友的介绍，找到了陆培春先生，于是决定报读 ABK 的日语课程为将来进日本大学铺路，日语念完后，打算考取更好的成绩，从而考进更好的大学，就读 BIOTECHNOLOGY 课程。

走在时代尖端的日本，肯定是学习最新科技知识的最佳选择，虽然幸运地得到双亲的认同，但我也深知到日本留学并非一件易事，不过，我有信心会坚强地适应环境及克服困难。



杜薇薇

2001年
檳城檳华女子国中
Form 5 毕业



赵梁其

1999年
柔佛居圣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我是一个很注意日本动向的年轻人，除了日本的明星及最近在我国掀起的“哈日风”外，我也留意日本大众媒体的动向，我最惊讶的是本地报纸每天不过出版 20~30 万份，而日本却日印 1000 万份！这个畅销的秘密，我想到日本去探索。

我有一位同学比我先去日本，他是一个很向往留学日本的同学，他才去了日本不过两个月，每次都向我报告好消息，鼓励我尽快抓紧机会出发，不要耽误时光，在他的鼓励下，我跟母亲商量，老人家赞成，表示愿意在经济上支持我达到目的，她也告诉我，日本留学费用不轻，希望我认真求学，好好做人。

我是在居圣中华中学求学，这是一家非常鼓励学生留学日本的学校，而且也有很多前辈一个接一个去报名读书，我在前辈的鼓励下也心动起来，终于跟同学一起报名，并准备在吉隆坡陆培春留日中心先补习日语密集课程后才出发。

哥哥是生意人，在社会上打滚多年，知道书到用时方恨少，要做生意，也需要很多学问，因此，他鼓励我赴日本读几年书，以便成为一个有用人才。

我在学校，是一个足球选手，我喜欢运动，比较外向，不过我也很喜欢大众传播这门科系，我认为这方面的专业很适合我发展，因此打算在大众传播方面找出一条出路来，在这方面，父母也已表示赞成。



蔡美杰

2000年
柔佛居圣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李以芳

2001年
吉隆坡中华中
Form 6 毕业

我是一个喜欢日本文化的学生，中学时代我们同学竞相购买日剧光碟，从中欣赏到许多日本文化及风景，令人无限感动。我们也互相借看，互相讨论剧情如何如何等。最近看过的《百年物语》，以前则看过《沙滩小子》、《美丽人生》，还有宫崎骏画的《风之谷》，也是一个绝好的动画作品，我虽然攻读理科，但希望在这种充满文化气息的环境中读好这个科目。

毕业后，我既想读硕士课程，又想到公司工作吸取经验，在目前，我没有必要作出决定，但我对将来已有很明确的想法，相信父母亲也会赞同我的想法。

我现在在吉隆坡某日语学院读日语，许多同学都申请去日本求学。我在他们的影响下，跟父母商量，大家决定让我去。

我决定在大学选修生物化学，这们科学很先进，对人类前途会起很大作用。我父母很赞成我攻读这一科。我也知道日本是个先进国家，在这方面很有成就，在日本学这科，一定会有收获。

我读日语已有1年了，正在准备考日本语能力测验二级，我知道ABK日语学校教学认真，早上9点至下午4点，还教我们英文、物理、化学等，所以我对ABK充满信心。在ABK的指导下，我相信会如期地达到目，考进理想中的大学。



黄枫茗

1997年
Sekolah Sri Garden
Form 5 毕业

我在念高中时，就想过去日本深造。英国、美国都不能吸引我去留学，偏偏就只有日本。因为我个人认为能学好日语是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我有我的梦想与抱负，我会去实现。但还需要学问与知识的支撑，所以我选择了日本来完成我的大学生涯。

其实早在去年我已下了去日本深造的决心。可是因为经济问题和自己意志不坚定，所以不了了之。一年后的今天，许多日本大学来吉隆坡举行教育展，因此我再次燃起了去深造的希望，现在的我更加了解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接下来要做什么以及自己未来要走的路。

我很清楚亚细亚学生文化协会附属日语学校是一间很好的日语学校，在严师的管教之下，我能尽快掌握日语，然后考进一家国立大学。



谢慧燕

1998年
吉隆坡循人中学
高二毕业



郑旭杰

2000年
马六甲培风独中
高三毕业

我有5个兄弟姐妹，大哥在中国读医科，四姐在台湾读文科，除了他俩鼓励我到海外求学，以便考个学位回国之外，爸爸也是一个明事理，具有国际感的人，他鼓励我到日本去求学，他说日本是一个先进国家，拥有高科技、电子技术，适合我去深造，在父兄等人的大力鼓励下，我决定选择了日本，相信在日本会找到一条出路，有助於设计美好的人生。

我打算读完大学后就回国就职，如有机会在日本的企业接受训练，我也想申请，因为实习很重要，只在学校读书是不够的，应该在公司里吸收日本企业的经验。经验以外，日本人的待人处世的态度也值得学习。

很多前辈已经在日本开始了大学生活。从他们的口中得知，日本真的是一个值得求学的地方，学长的推介，陆老师经验再加上父母的支持，使一直犹豫不决的我，就更有信心肯定了自己的方向——留学日本。

我理想的大学是日本大学，陆培春留日中心和ABK都是我踏入大学的第一步。而我希望从这一刻开始，能一步一步地朝着我的目标前进。

我的志愿是从事映象业，自己的兴趣再加上我国政府的支持，因此想在这方面有更好的发展。我也梦想当上一名电影导演，把我国的电影事业提升更高水平去。



李麟豪

2000年
柔佛居銮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陈惠业

2000年
马六甲培风独中
高三毕业

马六甲是一个资讯较落后的地区，留日学生也较少，而且我校也不太注重同学赴日的事情，所以一直苦于无法找到留日的门路。不过后来我们一家到吉隆坡找资料，并认识陆培春留日中心的陆社长，才顺利地达到目的。我认为留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我要好好珍惜这机会。

2020年我国要成为先进国家，电子工业是不可或缺的重点行业。日本的手提电话的荧屏也是大型、彩色的，证明日本科技遥遥领先，值得我们学习。大学毕业后，如果有机会，一定要高升，即在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班，如再有机会，还想到博士班深造，我国需要这类尖端人才，我也知道年青人应多追求学问，读到30岁也不要紧，对年青人来说，学问才是最重要的财富。



黄志福

2001年
柔佛居銮独中
高三毕业

我校也是一个积极派遣学生到日本留学的华校，在她的鼓励之下，已有数十位同学飞赴日本深造。从ABK校方派来的人员口中知道，日本有许多先进的成就，使我对日本更具信心。相信在日本苦读数年，一定会学有所成，对我今后一生有很大的帮助。

我希望读完汽车机械工程后，在日本的企业或有关厂商实习几年，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我更希望在实习期间能积存一些钱带回马来西亚来作为我今后在大马创业的资金。日本留学可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既可以学到技术，也可积存生意资金，一举两得，希望此行一定成功，以达到这个目的。

高三的时候，跟升学辅导老师商量留学日本之事，她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日新的毕业生赴日深造的人很多，日本大学也经常派人来我校，告诉我们招生情况，使我顺利地得到留日资讯和加强我留日的信心。升学辅导老师提醒我要选择好的日语学校，她提到ABK日语学校，后来在陆培春留日中心了解其教学内容，知道是很认真的学校，便决定报读，希望在她的谆谆善诱下，顺利地达到目的。

我父亲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他答应在经济上支持我完成学业，还特地跟我一起到吉隆坡询问详情，这样的父亲实在难得。



陈胤铨

2001年
大山脚日新独中
高三毕业

我知道日本企业家积极在我国投资设厂，并给我国制造了许多雇用机会。假如我在日本读了大学，又把日语修好和透彻理解日本人的民族心理，那么当我回国发展时，一定可以跟他们搞好关系，建立互惠互利的商场伙伴关系。我打算读机械工学，这方面日本是一个先进国家，也能满足我的要求，保障我前途光明，一切胜利。



巫宗霖

1999年 SMK Haji
Zainul Abidin
Form 6 毕业



许敏丽

2000年
双溪大年新民国中
Form 5 毕业

报名到日本读书的原因很多，第一，日本有我喜欢读的课程，包括我想学习的科技。我也知道日本的大学水平高超，可以培养诺贝尔奖级人才，对我来说，是颇具吸引力的。其次，到日本可结交许多新朋友和认识世界另一面，一些跟我国不同的人与事物。更何况日本是一个漂亮的国家，又有良好的学习环境。

还有，在求学期间，我也会充分掌握日文这门外语，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帮忙。



王欣怡

2000 年
SMKP Jln Ipoh
Form 5 毕业

我对音乐有很大的兴趣, 早时很喜欢看日剧, 听日本歌, 有一年我们一家人去日本旅行, 从大阪到首都东京, 一路上, 参观了日本的历史名胜地, 在京都清水寺, 我看到了舞妓, 对日本的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 我们又乘坐了新干线去看美丽的富士山, 我曾经去过很多国家旅游, 例如美国, 英国, 但当听到有些日本人乘坐新干线上车, 令我感到非常惊讶, 日本是多么先进的国家! 好象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和日本相比。

我的理想是要考上我武藏野音乐大学或是东京艺术大学的作曲学科, 我想学习日本的创作技术, 以创作出我自己的曲风。

四年课程完毕, 我将会回国设立一间音乐公司, 专门创作歌曲, 教导创作, 把所学到的创作技术, 在我国音乐界里发扬光大

我的父母曾经到日本去旅游, 当我向他们表示我有意到日本求学时, 他们也非常赞成, 因为到日本旅游给他们带来一个美好的回忆, 他们也常常向我赞扬日本科技的发达和人民的友善, 得到父母的大力支持, 使我赴日深造的意志更加强烈。

此外, 日本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短短数十年内就可以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一, 日本人的坚苦奋斗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使我佩服不已, 所以, 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推行向东学习的政策, 向日本学习的计划已推行了整整20年了, 我相信当我到日本求学, 一定会把握机会好好的学习日本人的精神以及文化习俗



刘贵荣

2000 年
霹雳育才独中
高三毕业

自高中毕业后, 一直在为选科的问题烦恼, 但到海外求学一直是我的心愿, 在机缘巧合之下, 从陆培春留日中心处得到了不少关于日本留学的资料, 经过多番熟虑后, 决定飞往拥有 500 多间大学的日本留学。

从中学起自己偏爱文学, 苦于文字造詣到了某个阶段便停滞不前, 想通了“空杯方能盛水”的道理, 因此决定在日语学校报读一年半的课程, 重新充实自己。

日本岛国四面环海, 风景如画, 春天赏花, 夏日日光浴, 秋天漫步, 冬天滑雪, 这对于长期住在四季是夏的马来西亚的我, 可说是个莫大的诱惑, 再者, 日本政府也批准留学生在课余时间兼职, 大部分大专都有学费减免制和许多奖学金, 都成为吸引我到日本留学的因素。



黄伟铭

2000 年
吉隆坡尊孔独中
高三毕业



陈志豪

2000 年
吉隆坡尊孔独中
高三毕业

我在吉隆坡尊孔独中学读书, 我们华校都很注重学习日语, 每间学校都有邀请日本大学毕业生当日语老师教导我们, 虽然我校没有这种学会, 无法在学校读, 但我对学习日语很感兴趣, 所以赴日求学和学会日语是我的人生美梦。

我父母是很开明的人, 他们虽然没有机会到外留学, 但他们很了解年青人必须把书读好自己才会保障人生美好, 生活安定, 当我跟父母商量时, 他们一口答应, 而且很高兴我有志于赴海外留学, 他们答应我会在财政上支持我, 使我顺利完成学业, 以便归国为我国社会服务。

爸爸是商人, 常去日本做生意, 了解日本是一个商业发达, 经济蓬勃的国家, 他一看我毕业, 就积极鼓励我飞赴日本, 读一个文凭回国, 我本身也希望到日本深造, 以改变我的人生, 母亲是书记, 帮我父亲做生意, 她也大力支持我去日本, 父母的支持令我感到幸福无比。

我对日本理科很感兴趣, 我到陆培春留日中心询问情况, 从中了解亚细安文化协会属下的日语学校是日本数一数二的日语学校, 而且有很好的课程供理科学生研读, 许多前辈也推荐 ABK 日语学校是值得留学的地方, 师资也好, 到此学校读书一定会达到目标。



张焕燊

2000 年
北海鍾灵国中
高三毕业



吴锡富

2000 年
檳城鍾灵国中
Form 6 毕业

我父亲是一位商人, 我本身也希望求学时代能研读经营之类的学科, 毕业后则可帮我父亲料理生意, 让老人家安心退休。

我也打算读完日本的大学后, 能够就职于日本企业或到其他国家工作, 而跟日本企业打工, 好处也肯定会比较多。

至于日文, 在我国已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外国语言, 日本是我国最大的投资国, 日文自然会占一席重要地位, 这也是我对日文越来越感到有趣的原因之一。



梁至扬

2000 年
Taylor's College
毕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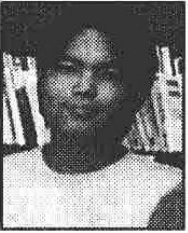
我早期的日本印象是由父母种植下来的, 他们多次到日本渡假, 回来总赞扬日本, 因此给我留下一个好印象。

1999 年 1 月, 我获得机会到日本西部的福岡市玩, 并住在父亲友人家里, 饱受热情款待, 又享受日本美景, 那时我已决定毕业后到日本深造, 把我喜欢的电脑工程学好。

很幸运的, 不仅我的父母, 而且连我的哥哥也鼓励我去日本, 我感谢家人无私的支持, 更叫我满怀信心地迎接留学生涯的挑战, 电脑工程的学习一定会给我描绘出一个美丽的人生来!

我首先要感谢父母支持我留学日本的恩情! 父亲忙里偷闲, 利用周日领我来拜访陆培春留日中心社长陆老师, 承蒙陆老师亲切招待与说明, 父亲一下子就首肯了我到日本深造的计划。

父亲虽然不是大富人家, 但却是一个很关怀儿女教育及他们前途的好爸爸, 他除了答应让我去日本, 还周转一笔费用让我在陆老师的中心开办的全日制速成班上上课, 想到父亲那么疼我爱我关怀我, 我发誓要把书读好, 学成归国找份收入好的工作, 让父母亲晚年过得更幸福!



庄景顺

2000 年
吉隆坡尊孔国中
Form 5 毕业

日本是全球中最具经济力量的发达国家, 因此日本也给世人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商机, 通过留日这个途径, 我们不仅可以明了日本人经济致富的秘诀, 而且能通过跟日本人打成一片的良机摸透日本民族的心理与思想, 我认为那是非常独特的, 值得我们去交往和认识。

我希望完成学业后能在日本企业内实习, 我也希望我在日本求得的学识能帮助我国经济早日复苏。



张国良

2000 年
SMK Tmn. Desa
Form 5 毕业



张健文

2001 年 SMK Tmn
Tun Aminah
Form 6 毕业

到日本升学, 是我年轻时代的美梦。

通过大众媒体, 我知道日是一个文化大国, 科技大国, 是一个值得把青春赌注在她上面的国家。

我对日本的汽车工业和机械人科技很感兴趣, 在这方面, 日本也是数一数二, 有很多知识宝藏等待我去挖掘, 通过几年的艰苦学习, 我希望会成为这方面的顶尖分子, 对我国作出一番贡献!



洪曼结

2000年
Sri Kuala Lumpur
Form 5 毕业

2000年,我在中学念Form 5时,曾经于9月5日到东京参加学生交流计划,在当地逗留一星期,也寄宿在日本白领家里了解日本人的生活起居,一边跟他孩子到他的学校上课,选读一些跟我有关的科目,以促进相互理解和交流。在这个短短一星期的学生交流计划之中,最难忘是去迪斯尼乐园和名古屋一个游艺场的玩乐节目。当时我还小,喜欢玩乐,现在我已长大,我希望这次去日本不是玩乐,而是求学,并取得一个学位回国服务。我父母很赞成我的想法与决定,并祝福我成功,在日本生活愉快,我感谢父母的大力支持,使我更有信心求学。

我是居銮中华中学的学生,学校非常鼓励学生到日本留学,而且有许多学长们都有到日本留学,所以高中毕业后,在学长们及家人和朋友的鼓励下报名申请留学日本,并参加位于吉隆坡的陆培春留日中心的日语密集课程。

我认识一些比较年长的前辈,他们也是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日本读书,因为日本拥有先进的科技,因此,他们也鼓励我前往日本读书,以便日后能成为有用的人才,并出人头地而能够造福人群。

我在学校参加电脑学会,因此比较喜欢有关于电子科技的科技,再加上日本的电子科技非常先进,所以希望在电子科技方面发展和学习,家人非常同意与支持。



房亿勇

2001年
居銮中华中学
高三毕业

作为一个从事科研的学生,我很佩服日本的微生物学的高速发展,而且在许多方面遥遥领先。

我是在马大专攻微生物学,包括研究生化学和生理学的特性,对人类的影响及它在广泛的生物工学领域中的作用。

在大学最后一年,我选择了一种特定的菌类来研究,促使它起新陈代谢作用,并用各种物质来研究固体发酵及液体发酵。我对此研究很感兴趣,到日本后仍想继续探讨,从而也获得一个更高的学历以回国服务。



黎慕君

2002年
马来亚大学毕业



刘梦琳

2002年
马来亚大学毕业

在马来西亚大学,我主修微生物学,这是一门专门研究微生物如细菌(bacteria),病毒(virus)等的学科,主要必需了解微生物的生理学与生态状况(physiology & biochemistry),简单来说,是了解微生物的各种生活与生态,除此以外,还研究微生物与人类和环境的各种关系,微生物可以为人类带来好处,也能带来病害,微生物学家研究并加以发掘微生物在工业与科技的用途,例如食品工业和医疗科技等。

在进入日本的大学院之后,我打算继续专修微生物学,尤其是食物微生物学(Food microbiology),我打算成为一名食物微生物学家。

我表哥曾是日本大学的学生,至今也还在日本,使我在日本留学期间有一个亲人可以获照应,家人也放心让我去日本,同时,我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烦恼,以专心求学。

我校是一个非常注重学生交流,教育与课外活动并行的学校,我校与日本的“东京女学馆”一直保持连系,每年都会实行“交换学生”计划。我于2001年6月,代表我校到日本做文化交流,在这期间里,我了解了日本人的生活习俗,日本学生的上课概况,也很惊叹日本学校的先进,我坚信,我能在日本学习到许多知识,使我的人生更幸福美满。



萧淑丽

2001年
吉隆坡坤成中学
高三毕业



方振兴

2001年
SMK SERI AMPANG
Form 5 毕业

我父亲是一个很关怀儿女教育的人,他多次陪同我到陆培春留日中心询问情况,做手续,并答应作我的“后盾”,在经济上支持我在日本考取一个学位,我能拥有这么一位父亲,感到无限幸福,在此先谢谢父母的无私的支持。

日本科技世界一流,去年已有两位专家拿到诺贝尔奖,的确非同小可!日本是一个培养领这种大奖的人才的国家,我能到这样的国家求学,可说比很多人幸运得多了,我要好好把握机会!



梁锺钰

1996年
马六甲圣母女中
Form 5 毕业

我在大马读完韩新传播学院的新闻及传播学系后,便赴中国南京大学深造,南京大学毕业后,又获宝贵机会留学日本,一切都顺利,又有慈母在旁协助处理有关事务,实在令我觉得很幸福。

留华期间,室友中也有日本人,因此会讲三两句日语,又对日本民族和日本社会有点了解。不过,对于好奇心很强的我来说,我是不会满足的,也不会止步下来,因此,希望珍惜留日的每一天,除了增进对日本的理解外,也打算在专业方面下一番苦功夫。

我认为到日本是“一举三得”的人生决策。第一,可以大开眼界,认识一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风景的国家;第二可以结交各国朋友,建立本身的国际网络,如果留在大马,则会事倍功半,不如理想。第三,日本是一个大量培养诺贝尔奖级人才的国家,我希望能分享其学问,成为一个对马来西亚有用的人才。

我父母是小园主,他们是一开口就赞成我去日本,所以我觉得比任何人都幸福。他们在经济上,在精神上给予我的支持,一定会使我在日本取得成功!



张和勋

2002年
居銮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李健宏

1998年
KL SMK Desa Perdana
Form 6 毕业

宫崎骏、井上武彦、大友胜宏是我熟悉的日本人,日本的艺术家和著名艺人,我对他们熟悉,在不知不觉中受他们影响,他们的动画和漫画等都是我最爱看的,这些也许是属于孩子们的东西,但作为一个刚过20岁的我来说,是不分大人小孩的,在我眼中,都是艺术作品,当然,这都是一个艺术大国的产物。

对于留学这个艺术之都,我父母都大表赞成,倾全力以赴支持我。

我完成了酒店与餐馆管理课程后,便作为空姐服务于新加坡航空公司,而且一做就做了5年,其间也经常到日本多次,使我爱上日本,并决心找机会在日本短期留学,以掌握日文和了解日本人的文化,我相信自己能投入其社会,跟他们打成一片,会掌握得更快更好!

当然,有了留日经验,会对我将来的工作有很大帮助。自己也想读旅游科系,毕业后则服务于日本旅游公司(JTB)以促进马日两国的旅游业。



林嘉薇

1995年
KDU 学院毕业



朱松辉

1995年
巴生中华独中
高3毕业

日本传统文化思想令人向往,茶道和剑道等都非常多姿多采。我更想了解更多天下第一人丰臣秀吉如何从一介农民往上至太阁的立志过程。是什么思想令他有如此成就呢?他是日本备受赞扬的第一人,他的思想和行为模式都会被日本人模仿。80年代,马来西亚提倡向东学习的口号,准备实现“2020年的宏愿”,即在2020年跻身于先进国行列。我以成为日语专才为终身目标,并希望以本身的思想与学识来促进日本与亚洲间的关系,令更多人了解日本,从而消除亚洲各国对日本的误解。

日本是一个世界强国,相信大家都会很赞同这样的说法。日本的科技和技术,样样都很先进和发达。是我们年轻人值得学习的地方。从小到大,到日本留学一直都是我的梦想,直到今天才有了这个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地把握,希望能够实现我的理想。

在日本的大学求学,以便成为一位机械工程师是我一生的理想,所以到了日本,要考上大学攻读机械工学。而且还要努力去学习日本人发明的机械技术,才不会让家人与自己失望。

我应该对自己说:“家惠!加油啊!为了将来,你得下苦功把书读好啊!”



张家惠

1997年
Sekolah Tengku
Ampuan Rahimah
Form 6 毕业

我高中毕业后,在提倡向日本学习的新加坡生活了半年,在那儿深受东洋文化的影响。新加坡的年轻人,由打扮至谈吐都是哈日一派,并且日本游客也非常多,他们都是彬彬有礼,为人大方,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自己也变成了哈日一族了。

父母是经营电单车生意的商人,出售许多日本名牌电单车。他们认为日本是个经济繁荣,经营手法一流的国家。我国首相马哈迪医生呼吁人民向东学习。所以留学日本符合国策,出路比较多,生活更有保障。



马培毓

2000年
SMK Taman Bukit
Maluri
Form 5 毕业



郑竞权

2002年
大山脚日新独中
高3毕业

对学接受了十二年华文教育的我来说,继而学习日语,相信可以驾轻就熟。掌握日语之后,我希望可以接受日本的高等教育和先进技术。

在去年由学校辅导学会所主办的“就业与升学”教育展中,我接触了日本各大专院所提供有关升学的资料,获知与自身在中学修读的电子专科班有很好的承接性,于是决定要到日本继续选修有关汽车工业的科系。所幸父母再三考虑后也同意全力支持我。

在日语学院修读一年的日语后,我希望可以进入有关大专修读汽车工业。在专业导师的教育之下,理论与实习并重的学习课程中,让我掌握它的知识与技术,从而在汽车工业方面有所收获,以便回国在这方面对我国作出一点贡献。

在一次由学校辅导学会所主办的“就业与升学辅导”教育展中,我接触了日本教育体系及各大专院所提供有关升学的详细情形。我获告与自身在中学修读的电子专科班有很好的承接性。于是决心到日本继续选修汽车工业的科系。而我父母也表示全力支持我在修完中学课程以后前往日本深造。

在日语学校修读一年的日语后,我希望可以进入有关大专修读汽车工。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之下,理论与实习并重的学习课程中,让我掌握它的知识与技术,从而在汽车工方面有所贡献。我也深知世界人口的增加,在公路上流通的汽车数目有增无减,所以此科系是大有作为的。



洪和明

2002年
大山脚日新独中
高3毕业



蔡伟达

2001年
SMK Rasa Abdulla
Form 6 毕业

日本是一个高科技的国家,出产的产品也是世界一流。我希望把日语及它先进的科技掌握握好。

我对日语和日本的文化很感兴趣,想了解他们就必须学好日语才能和日本人打交道。他们打成一片可以更加了解他们。这也是我要留学日本的原因。

我决定报读ABK的日语课程,进入大学后再攻读日语系,希望赴日后能顺利达到我的目的。

日本大学毕业后,也计划到日本的大学院攻硕士课程,也希望以后把在日本所学到的知识介绍到我国。



黄培扬

2002年
SMK Cheras Perdana
Form 5 毕业

日本人做生意比欧美人强,日本公司在全球投资,赚了不少外汇,也壮大了日本经济实力,所以值得我们去学习,也增强了我留日的信心。我读日语课程之后,打算进入名古屋中日本自动车学校攻读汽车机械工程。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较许多国家先进,在日本修读这门学问,应该是最理想的选择。我计划在暑假期间到当地的丰田,日产等汽车厂去做实地研修以提高我本身的技术水平。在我父母的鼓励下,我决定飞赴日本把日本人的先进技术和待人处世的学问学到手,以免浪费宝贵青春。

我会想到日本留学,因我觉得日本是个伟大的国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在短短50年间就迅速成为亚洲的第一大国,在世界经济及资讯方面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首相马哈迪医生鼓励我国人民向东学习,我对这点一直铭记在心。我深知日本是个先进的国家,更是个教育大国,比如说大学就有500间,专科学校,短期大学多达3000家,其中水准属一流的也很多。

从小就接触日本漫画、电影及电玩,从中发现和了解到日本风土人情,与我国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从小就定下了一个目标到日本留学,希望通过发现与比较,开阔本身的人生观及世界观。



吴海贤

2001年
怡保三民国中
Form 5 毕业

我跟其他两位同学,即曾珍玲和古立威一起报读陆培春留日中心的日语速成班和ABK的日语学校。我父亲是陆先生同乡,我也多方研究,证实陆培春留日中心是负责责任的学校,所以决定通过陆先生来实现我的留日美梦。

总之,谢谢父母,谢谢陆先生,在你们的鼓励下,我顺利踏上留日的康庄大道!



熊志杰

2001年
S.M. Kepong Baru
Form 5 毕业



陈晓盈

2001年
居銮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我一向对语文深感兴趣,而日语也是令我感兴趣的语文之一。中学时期,由于家庭经济关系,升学的唯一途径是留台。但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从朋友口中得知日本也是个理想的升学国度。在生活中,接触的事物与日本息息相关,让我对留学日本的憧憬更深一层。但我实在举棋不定,与父母商量后,他们皆赞成我赴日。在精神和经济上给予全力支持。几番考量之后,我决定前往这个充满东洋情调的国度继续我的学业。

以往我一直期望自己能到外国提升自己,学习独立,让自己能更好地处理无论是生活或是人格上的问题。我珍惜这个到日本实践我理想的机会。



梁超雁

2000年
SMJK Ave Maria
Convent
Form 5 毕业

2年前,我曾参加狮子会学生交换计划去日本住了1个月。今年我在学校读了10个月的日语,水平介于3级及2级之间。我想在日本国立大学求学,但日语水平要求很高,所以到ABK读1年日语,把它搞好,对此,我父母都赞成。

我的目标是国立一桥大学。大学毕业后,想留在日本工作,以便吸取经验,了解日本人的敬业精神。回国后,我会把日本人优点介绍过来,让我国也和日本一样,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日本是一个先进的工商社会,其先进程度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本身也去过日本,亲眼确认了这一点。

我想到先进大国日本攻读工商设计,因为我家人是经营塑胶容器生意,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我希望我带回在日本学到的学问,给我家人的事业作出贡献。我已决心考武藏野美术大学攻读其出名的工商设计学科,这个大学坐落于东京,对学工商设计的我来说,在世界著名大都会东京求学亦很重要,因为可以看到许多一流的新生事物。



饶亿文

2001年
Sri Garden
Form 5 毕业

读Form 4时,有一批日本学生到我校作亲善交流,让我第一次接触日本人与日本文化,也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我决定留日,除了想学好日语外,也想拿个学位回来。我国也有许多日本企业,加上我国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懂得日语,必定能在日本人与国人之间扮演起沟通作用的通译角色。

我对日本的汽车机械很感兴趣,日本车驰名环球,品质优良,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我想进入大学来实现这个研究汽车机械的美梦。



陀逸滨

2001年
Sekolah Sri Murni
Form 5 毕业



卢勇宁

1997年
檳城钟灵中学
form 5 毕业

日本是一个先进国家,它拥有很多有关科技上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它在亚洲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我对日本有着无比的信心,相信我所要学习的东西都能学以致用,好让我回国后能发挥日本人的精神。我希望利用一年的时间先把日文基础打好,以应付之后的大学考试。我希望进入群马大学读工学部情报工学科。我已在本国学院修完情报学科,并在公司里就业。因我觉得还有许多先进和专业化的知识要学习,并相信只有先进的日本才能满足我。我也想大学毕业后,再进入大学院研究,拿个硕士学位回国。

读中学时,我有参加一个为期一年的短期日语课,从而培养了对日本语的兴趣,加上自己想要更深入的了解日本人的文化与习俗,所以留学日本便成为我的目标。

对我国而言,留日费用不会比欧美贵,有位留日前辈说,只要筹足一年费用,其余四年可靠奖学金及打时间工以达到半工读的目的。假如在私费生统一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在申请大学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减免学费(全免/半免)。

我是修读文商科系的,日本在这方面的成就都是名列世界前茅,希望能够在日本学以致用,并贡献祖国。我更加知道日本人长袖善舞,世界大富翁中,日本人也排名前面。



杨振杰

2002年
吉隆坡尊孔独中
高三毕业

我曾去过日本两次(参加交流计划),在长达6星期的寄宿生活中,看到日本人环保意识高昂,把垃圾分类,再生,使我感到我国在这方面差强人意,环保意识软弱。

在我国读大学期间,教授也教导日本方面的环保学问,与我们分享其成果,例如日人怎样克服做“痛!痛!”的公害病,因此,如学得日人在克服公害,鼓励环保的经验,无疑能变成一门“绿色生意”。

我愿自己在将来会成为一位坚决保护地球和人类生命的“环保战士”!



谢俊耀

1999年
University Pertanian
Malaysia 毕业



郑圆英

2001年
SMK Assunta
Form 5 毕业

我从7岁起就开始喜欢画画,那是受父兄之影响所致,可惜他俩却放弃艺术道路,我认为那是不好的,我也深信自己不会后悔在将来当一位设计家和走自己选择的道路。

我本身也通过日本书籍、杂志、电视剧和新闻等媒体去了解日本,我完全被充满神秘的东洋情调的日本迷惑住了!我也发现日本产品之质量优于环球,所以说不论是硬件或软件这两方面,日本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所以我必须通过留学之良机把这两样东西弄到手。



古立威

2001年
SMK Segambut Jaya
Form 5 毕业

一个国家的进步是因为有很好的教育制度,而日本就是一个教育大国。单单说大学和短期大学,就有800多间,对我们马来西亚学生来说,日本的确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教育环境,除此之外,日本是一个资讯大国,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资讯或知识以充实自己。日本真的是一个令我很值得去学习的地方。

我对航空系有浓厚的兴趣,日本拥有这方面的先进科技。我国大学缺乏这科系,人才也很少,为了提升我国航空系的学术水平,我希望回国后,把在日本学到的航空技术与知识,为我国作出一点贡献。



曾珍玲

2002年
吉隆坡中华独中
高3 毕业

有的学姐学姐已从日本学回国,有的还在日本深造,他们的经验及意见,给了我信心到日本去奋斗,我对化工很感兴趣,也知道日本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因此我下定决心留日,以掌握这门学问为国服务。

现在,许多国家以工业立国为目标,所以国家日日变化,而环境却被污染。为了好好利用我国化学燃料其他资源以减少环境的污染,使我国既成为一个发展国家,也是人民可以舒适地生活的国家,所以我希望从日本学到这方面的知识与技术,为国家作出贡献。



彭桂粮

2002年
林国荣学院毕业

我大哥及二姐都是日本大学毕业生,他们除了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外,还相当了解日本的文化和社会,经常对我提起日本科技是如何先进,使我非常向往留日生活。

我在专门学校念的是工商设计,学校里用的参考书大都是使用日本方面的,与其在纸上谈兵,不如实际上去体会,故我决定留日,以掌握这门学问,希望日后能够为我国作出贡献。

我姐姐曾在ABK求学过,姐姐的推荐,使我有信心,我一定要在ABK好好读书,求上进!



陈嘉甄
2003 年
KL MIA
Form 6 毕业

很久以前就想到日本求学，日本人很有礼貌也很聪明，我想在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的知识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很感谢家人支持我留日，爸妈不论多辛苦也让我达到这目的。

我有两位朋友也到了 ABK 求学，他们性格不但变好了许多，而且对家人和朋友也礼貌了许多，所以我相信学习日语和在日本生活，能改变一个人。

我读吉隆坡 MBS 中学时，曾参加校内文化小组，对日本及其文化产生兴趣，尤其对日语更感兴趣。

在大马，这语文的重要性日增，且有 1000 家日本公司在我国投资，它们会雇用更多会日语的人工作，我有许多朋友留日，他们和我父亲都很鼓励我赴日，所以我选择 ABK。



朱家权
2002 年
Methodist Boys'
Secondary School
Form 5 毕业

许多同学毕业后留学欧美，我则选择留日，因为我深信日本的大学能满足我对研究电子工程的要求。

我表哥亦是留日生，他鼓励我赴日深造，他特别提醒我，留日可多学一种外语，可跟日本沟通，我相信留日是一个“黄金机会”，不可错过，通过留学，我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林威宋
2002 年
SM Stella Maris
Form 5 毕业



胡文君
2000 年霹雳 SMK
Aminuddin Baki
Form 5 毕业

我希望在留学六年期间受到日本人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影响，培养出一个富创造性的文君，因为大多数的成功人士都拥有丰富的想像力与极佳的创造精神。为了理想，我找着了 ABK，一间教学严，风气佳的非营利机构来助我冲向国际，建立我的国际观与开拓视野的踏脚石。我对未来充满信心与希望，更相信 ABK 能帮我跨入我的梦想校园——早稻田大学，以完成我欲为国家经济发展尽一份棉力的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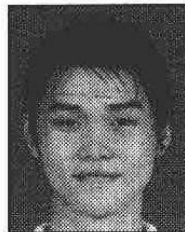
在美国大学留学时，我选修了日语课，发现自己对日语有浓厚兴趣，便立志要掌握好日语。

自己已成立了独立音乐厂牌出自己的专辑，也为娱乐音乐杂志写稿，发现自己必需掌握日语方能更有效地传达日本的音乐资讯。

我很爱日本摇滚乐和欣赏日本的编曲，所以也希望能够能够在日本进修专门音乐学校的编曲课程，我希望在日本制作自己的专辑，与日本音乐人合作交流。



杨普评
1999 年
美国 Missouri
大学毕业



刘绍威
2002 年
峇株巴辖华仁中学
高三毕业

高中毕业后，我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某所大学就读，在违背自己兴趣的情况下，最后决定放弃了那里的学习，正当我感到前途茫茫，不知所措的时候，救世主出现了！我从某人口中得知了有关留学日本的种种，在兴趣的驱使下，我抱着兴趣报读了日语学习课程，追随朋友的身影，到日本深造，加上自己又对于日本有所憧憬，我相信自己美梦会实现！



刘佳豪
2003 年
居銮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从中学时代开始，我对日本文化感兴趣，喜欢日本歌，喜欢的歌星是岛袋宽子，又收集了不少日本 CD，在家欣赏通过日本文化，我感到日本是一个很漂亮而发达的国家，毕业后能报读日本学校，感到很满足，美梦终于实现了。

我想读理科，因为我是专攻理科，对化工特别感兴趣，它造福人群，使国家繁荣强盛，希望在 ABK 日语学校加强理科基础，顺利进入大学。

我留学日本的理由如下：

1. 日本是科技大国，我国又推行“生化谷”计划，有意在科技方面大力发展，所以到日本留学是最好选择。
2. 现在是高学历时代，我国也注重大学教育培养人才，因此，我决定留日，既符合国策，也能实现我的愿望。
3. 我兄长正在台湾读医科大二，我则选择留学日本，因为父母亲都很赞成我这样决定，他们也深信我会成功。



郭和财
2003 年
居銮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庄伟杰
2002 年
大山脚日新国中
高三毕业

我从小爱上日本动画、漫画及电子游戏，它们在我的童年留着很大的影响，我从中得到许多天马行空的想法，新概念及创作灵感，如：一个新游戏的剧情、玩法等，让我有往游戏制造业发展的兴趣。

父亲青年时因家庭生意被迫放弃留学早稻田大学的良机，如今，身为他儿子的我有机会去日本留学，他给我很多鼓励及支持，他愿意成为我的保证人，支持我的留学费用，所以我要好好把握良机，以佳绩回报他。

父亲与日本商人有生意来往，数位日本朋友让我感受到日本人的热情及纪律，一个有纪律的国家，学习风气自然会比开放的西洋国家好，在电视上常看见日本人在搭地铁时珍惜时间阅读，反映出日本的社会是分秒必争的，这样的社会风气值得学习。

自动车，这三个字一点也不陌生，想要去修这门学科，就必定是德国或日本。在中二时，觉得日本人就和华族隐藏一种连带关系，中三时，学校流传“First Love”这句话，原来是一首流行中的日本歌，一位出生于美国，当时只有 16 岁而已的女孩，就在当时凭着这首歌，打破了日本有史以来的日本歌销售量，震撼了歌坛，就在这时我开始接受日本 R&B 的音乐及接触日本，无形中成了哈日一族，渐渐的吸收日本的一切，成了哈日一族后，越来越想接近日本，及结交了另一些哈日一族，不得不承认，日本娱乐成了我想去日本留学的动力。

在高一时，曾经读过日文及德语三个月，但就不知道为什么只喜爱日文，当然也没忘了重要的理想，所以在高二时就下定了决心去日本留学。



陈劲亨
2001 年
关丹 SMK Air Putih
Form 5 毕业



陈夔琪

1996年
檳华女子中学
Form 6 毕业

目前我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至今已有五年多，在工作上有机会和日本顾客接触，使我了解令人佩服的日本人的习俗及认真工作的态度，也激发了我到日本求学的热情。我希望尽快把日语基础打好，考入有名的大学经济部经营系统学科。

但愿这个理想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回国后为国家及人民服务。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国，文化上与我们的文化较相近，我一向比较喜欢东方文化。最重要的是容易领到奖学金，允许打工，这些条件是许多国家没有的。

受华文教育的我看到日文的汉字感到很亲切，相信学习起来不难。

进上大学后，想念商科，目前有兴趣的是经济学和金融问题，研究计划将从这两个主题着手。



余冠锋

2002年
吉隆坡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2001年冬，由于父亲是狮子会会员，经过介绍，我参加了一个马日文化交流活动，去了一个陌生的国家。我寄宿的家庭经营园艺生意，我得到这方面的知识。日本父母也对待我很好，鼓励我到日本求学，了解日本文化。

父亲是商人，了解求学是一条好出路。他们起初反对，怕我一人不会照顾自己。不过最后相信我有自信应付辛苦的留学生活，让我去了，我要报答父母的恩情，谢谢他们的爱护。



黄楣婷

1999年
SM Sri KL
Form 6 毕业



陈秋杏

2003年
峇株巴轄华仁中学
高三毕业

刚进中学时，哥哥到日本去深造，从那时起，我心里就希望能和哥哥一样到日本去留学。高中毕业前，一直为升学问题而烦恼。经过一番考虑后，我对日本和日本语总是感到一股莫名的兴趣，当然对那里的大学也充满了憧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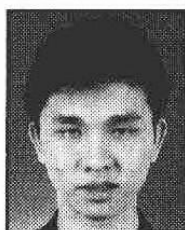
我打算在大学读商科，然后回国做生意，给我国商业社会带来繁荣。

一想起日本，我仿佛看到樱花绽开的情景，是多么优雅，多么美丽！这是日本给我的印象……

从懂事以来，我深受日本的影响，无论是在科技上，文化上，思想上，因此我对日本这个国家非常感到兴趣。

我从中学开始便立志：高中毕业后一定要到日本这个“先进大国”深造。

首先我会在日语学校，把日语牢牢的掌握好，然后，再选一间好大学学习。最后我会把我在日本所学，用来发展我国，促进社会繁荣，报答父母让我去日本求学的恩！



戴伟杰

2003年
吉隆坡循人中学
高三毕业



沈佩玲

2003年
古晋中华第一
高三毕业

为何留日？原因讲不完，且环环相扣。2年前对日本及其民族有初步的接触及认识，即产生了浓厚兴趣，作出留日的决定。日本一个东洋国家，有与我们相似的一面，也有其独特的一面。

我曾代表某团体到日本进行交流，跟日本人相处过，尝试了此民族多样的习俗及生活方式。我欣赏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喜欢他们的待人处事态度及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我立志要把他们好的东西都学过来，一生受惠。



许沅铿

High School
Bkt. Mertajam
Form 5 毕业

首先感谢父母支持我留日，而我也对有异于大马华人文化的日本文化很感兴趣。

大马华人对商贸特别有兴趣，而我自己也希望能在日本大学攻商业营理系。日本的大学多达500家以上，等于我国不知多少倍，它们为日本社会栽培了无数精英，增强了日本年轻人就业的能力，这也是日本成功的原因之一。总之我认为赴日深造是件好事！

日本前财长盐川说我国将成为工业国家，马日关系亲如兄弟。所以我认为学日语对这关系有所裨益，包括富士通等日本厂商的800家公司参与我国多媒体走廊(MSC)计划，这计划始于96年，到了2020年大马亦将成为一个资讯及科技发达的东方国家。

要把日语学好，留日最好，也可直接接触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理解这个东与西、新与旧融合一起的东方社会。



林继坤

2001年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毕业



**Mohammad Yasir
Bin Abdul Karaf**

2001年 SM Teknk
Alor Setar Kedah
Form 5 毕业

在马来西亚，已有1500家日本厂商投资设厂，展开种种事业，其结果也制造了许多就业机会。特别是懂日语的人是最吃香的。这些人除了会讲本地多种语言，加上日语，简直如虎添翼，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我国首相马哈迪医生也大力提倡“向东(日本)学习”。首要我们要把日本当作一个学习对象，不论她的科技和政治智慧，也包括社会方面的优点。

留日会让我的美梦获得实现，让我成为一个机器人专家，而日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必然会让我更顺利地达到目的。

我在本国读了2年日语，但越读越觉得困难。要学好，不只是研究其文法和汉字等。日本人的思想与风俗习惯也得理解才行，它们都对其语言有所影响。

高中毕业后，我得到奖学金在专科学校读美术设计，之后成为网页设计人员。我虽已28岁，在社会上工作了10年，但留日之事仍夜夜萦回梦乡。为了提高工作能力，我决定飞日本深造，同时也决心搞好日语。从日剧中，我学到“Yareba Dekiru(肯干就行)！”这句话，还有“Kesite akirametchaikenai(绝不可死心)！”的精神。所以我得到了很大的勇气，决心在日本取得成功。



刘梅娟

1995年
林国荣学院毕业



蔡爱薇

2003年
居銮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我很喜欢日本的气候，有四季之分。日本是个发达国家。我可以认识到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丰富我的知识。日本是个很讲究卫生的国家，日本人也很亲切、友善。姐姐到过日本深造，所以我对日本也很向往。对于学习日语，我很有兴趣。我家人都支持我去日本留学。选择日本是因为我觉得毕业后的出路广，容易找工作。

日本一向走在科技先端，作为留学生，学习之余又能接触到先进的科技，会提升留学生的见闻。此外，日本通讯及媒体业的经营与设备发达，我深信在这国家研读有关科目好处多。

日本是一个四季分明的美丽国家，文化艺术的摇篮。除了能欣赏到自然景观，也可体验来自世界各国的表演及展出。从大型建筑物，到小样的衣物、饰品，甚至食品包装，都讲究设计，可见日本到处充满了视觉享受，是个陶冶性情的好地方。

整齐清洁是日本给外国游客的好印象，待人接物彬彬有礼的日本人亦是学习的好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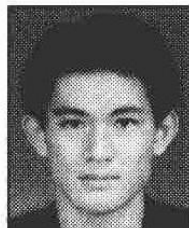


胡慧仪

2003年
居銮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日本的先进科技，亲切和蔼的民风与丰富的文化吸引了我想到日本留学。在日本语学校毕业后，我希望能考入日本的大学修读生物科技这门学科，并希望大学毕业后能从事科研的工作。

到日本留学是我从小就有的愿望，此外日本的教育，如大学办得非常成功，受到国际的肯定，名望也很大。所以我对留日很有信心。



陈伟宏

2003年
居銮中华独中



钟彩虹

2002年
八打灵公教中学
Form 6 毕业

穷，独善其身；富，兼守天下。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是我的父母一直秉持着的人生信念。亲人非常鼓励我去日本深造，希望我开拓自己的人生观，学习日人自强不息的精神。

日本是一个强盛的国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迅速成为了全亚洲举足轻重的大国。前任首相牧野哈迪医生推行了“向东学习”计划，让我了解到日本是无可比拟的强国。享有“教育大国”之声誉的日本，共有500间大学，专科学院，还有300多间的短期大学，包罗万象，形形色色。最重要的是日本有我最感兴趣的科目——政治与文化系。

我大哥曾在日本留学，他告诉我在日本求学，是一种挑战人生的经验。他让我知道日本是个世外桃源和四季风光很优美的国家，也可以结交许多益友，再来就是日本那儿，奖学金多，所以这些点点滴滴让我对日本更感兴趣。

读完日语先修班，我想读经营学，将来当老板，这是亡父对我的期待，我发誓要努力。毕业回国后，想在商社工作，将来才发展自己的事业。



陈岫来

2002年
巴生滨华中学
高三毕业



叶伟成

2003年
金宝 SMK Methodist
Form 5 毕业

我对日语很感兴趣，可惜在马来西亚很难学好日文，所以我决定到日本求学，以便把日文学好。

哥哥现在东京农业大学求学，他知道留学日本好处多，所以鼓励我到日本深造，以便在我国谋得一份高薪职业。

我选择 ABK 日语学校，原因是我哥哥推荐的，他认为 ABK 是一家很认真的学校。



叶永婷

2002年
大山脚日新独中
高三毕业

我想读商科，日本是一个商业进步的国家，我非常欣赏日本人经商的态度及精神，希望可以在那里学到这门先进的技术及待人处世的学问。

日本每个季节都有一个热闹的庆典，我也想亲身体会一下，希望回国后可以将我在日本所体验到的生活、学会的礼仪、领悟到的道理带回国与他人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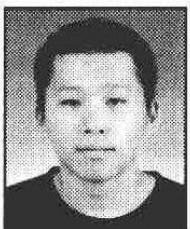
我对日本文化及日语有着浓厚的兴趣，常常梦想有朝一日可以踏足日本。另一方面，我喜欢结交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之性格也促使我决心留日，透过这些不同肤色和不同语言的新朋友，我可以学到更多的社会知识。

念完日语学校及考获日语能力试验一级后，我打算攻读日语教师课程。我的梦想是将这份喜欢日本文化的热忱感染及散播于对日语及日本有着强烈兴趣的下一代。



郭素诗

1997年
檳华女子国中
Form 6 毕业



陈镜隆

2003年
大山脚日新独中
高二修了

我对汽车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希望能攻读汽车课程。日本是世界著名汽车工业国，因此我想到日本深造，以学习日本的先进科技。

我两位同学都在 ABK 学校读日本语，我报读 ABK 时曾联络他们，他们都欢迎我来日本，说 ABK 是好学校，可放心求学。

父母也很赞成我留日，都认为到日本求学有好无坏。

我初一就开始接触日语，对日语不感陌生，觉得自己能把日语学好。而且多学一种语言，对将来工作有帮助。

我刚参加了狮子会举办的青少年交换计划到日本去了一个月，觉得日本不错，我认识了许多日本人，想再和他们见面。

大学毕业后，有经济能力就继续念书，不然就找份舒适的工作做。

我也对 ABK 日语学校的教学很有信心，请多多指教。



曾嘉馨

2003年
居銮中华中学
高三毕业

父母一向认为日本人做事认真，一丝不苟，是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因此他俩很赞成我留日，我家庭的生意与食品有关，通过电视和报刊，我了解到日本食品工业一日千里，我希望在这方面学习日本人的学识和技术，然后回来帮父母发展事业。

在陆培春留日中心读了日语，已有自信跟日本人交谈和开玩笑。



陈慧湘
2002年
峇株巴辖华仁中学
高三毕业



郑莉萍
2002年
美国大学毕业

我父亲经营的生意与日本人有关，我曾留学美国，现在转到日本深造，无非也想帮助年纪越来越大的父母，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在陆培春留日中心读日语，交了许多朋友，到了日本后，我们也会互相帮忙，使我的学习事半功倍，乐趣无穷。

我到外国闯天下，认识日本，并非意味我不爱国，我是觉得长期呆在一个地方，人很难有进步。

我很感激父母允许我留日，起初他们很惊奇我选择留日，后来终于答应了我，不过他俩很放心我留日，因为我一直都很自立，知道什么不该做，当然难免也有很多风波或危险，不过危险到处都有，凡事小心就好了，对吗？



陈美莲
2003年
吉隆坡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张国权
2003年
南洋理工大学
毕业

我虽然已大学毕业，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攻读物质工程，拥有了工程师的学位，但我还想飞到日本去攻读硕士学位，因为日本是一个在这方面很先进的国家，可以满足我的求知欲。

我去到日本，还要探讨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为何会在亚洲鹤立鸡群，取得令大家惊讶的成就的秘诀。



张镇雄
2003年
SM K.D.Z.M
Form 5 毕业

日本是一个很繁荣而独特的国家，她在高科技、生命工学的领域取得成绩斐然，日本又是亚洲中的发达国家，经济实力足可与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和德国等平分秋色，日本的四季风光又具无限魅力，历史悠久迷人，使我为之倾倒，何况大学有800家之多，我想在这国家攻读机械工程，感谢父母大力支持我！

我虽然无法很快到日本留学，但父亲坚苦奋斗，终于从旁在财政上让我实现了这个美梦。

我首先想花一年时光掌握好日语，然后寻求机会进入大学深造，第一希望是“情报工学”。当然，在这之前，把日语学好是先决条件！

但原我的梦想会变成真实啊！



杨时辉
1998年
吉隆坡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黄善贞
2004年
沙巴崇正独中
高三毕业

在我印象中，日本是亚洲第一经济国，也是一个高科技的国家。由于我母亲常到语言不通的国家（当然包括日本在内）进行买卖，这促使了我学习各国语言的兴趣。日语，是我从小就感兴趣的语言。除此之外，日本的美食及文化，还有优美的生活环境，也深深吸引了我赴日留学，大做一场留日美梦！

由于日本科技发达，所以我打算读医学系，希望能在医学方面勤奋学习。毕业后，我希望从日本学到的知识与技术能为国家作出贡献。因为我国仍然缺乏医生，特别是毕业自日本的医生。

画画是我的专长，也是我的最爱，自小我就希望能到日本的东映卡通片研究所就读动画或漫画学科，这是因为日本向来在这方面有着非常高的造诣，所以能够学习这方面的技术是我最大的梦想。

另外，我对日本的传统文化充满了兴趣，日本的剑道、花道及茶道等都是非常独特的文化。当然，日本古老、优美的建筑物及神社等更是让我兴趣倍增。

日本是我喜欢的国家，日本的风光优美，国民又温文有礼，做事勤力又认真，是个值得让我学习的好地方。

最后，我希望在ABK把日语学好后，能实现我成为漫画家的梦想，当然，我会努力读书，以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辜筱韵
马六甲 SMK
Notre Dame
Form5 毕业

我父亲是商人，有出售日本起重机，我对日本的印象很好，知道日本产品品质优良，国家很先进。而我也对日本产品印象很好，知道日本能生产好产品是一个值得去留学的同学。

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2个妹妹，是一个大家庭。我打算读完日本的大学后，回到我父亲店里帮忙做生意，因为我本身也喜欢做生意，我父亲也赞成我的主张，所以他也在经济上支持我完成学业。



钟星财
2003年
SM Ulu Tiram
Form 5 毕业



汤佩珍
2003年
吉隆坡循人中学
高三毕业

小学的时候，我很喜欢看日本漫画、动画和听日本歌，最崇拜的是宫崎骏。多次的海外旅行中，最能令我回味无穷的便是日本的旅行，虽然只有短短一星期，却已经让我兴奋难耐。日本的科技不但先进发达，文化习俗更是充满了古典美，在动画上的技术更是先进及充满美感。后来，在一个朋友的鼓励下，我决定到日本求学。

我生长在小康之家，但父母都很支持我到日本求学，也对日本的教育及安全制度感到放心。对于他们的支持，我不但非常高兴，亦对未来的挑战充满勇气。

日本是亚洲的第一经济强国，所以商业水准必定远远超越其它国家。相同的，到日本读商科的话，所学到的商业知识也截然不同，所以我决定到日本读商科，以充实自己。

自从到过日本旅游之后，就更加喜欢日本了，因为日本当地的商品的品质都很好，而且科技产品也非常先进。再加上人民的生活品质也很高尚，所以到日本多少也可以体会到日本人的生活吧！

通过陆培春留日中心的介绍，得知ABK日语学校是非常好的日语学校，因为上课时间比一般的学校来得长，这样一来可以让学生更快地学好日语，所以我要到ABK掌握好日语，轻松地上大学求学。



王健辉

2002年
大山脚日新独中
高3毕业



魏子钦

2003年
居銮中华中学
高3毕业

我在高中时期选修电子电机科，我有个很大的目标，即去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学习，所以我从小到现在都认为，日本最棒，日本是世界的先进之峰，留学日本就是我的愿望。

想不到在马来西亚，让我有机会去实现这个愿望了，也让我更加明确了我的方向。在中学与高中，我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去接触日本文化和科技，真是太完美了，美丽的四季伴随着我，让我更想飞过去投入日本怀抱里学习。

当我在日本念完书后，我的计划便是回国发展，我想将在那儿所学习到的精华和智慧带回来，开拓更多的贸易市场。



邓世亿

2000年
KL SMK Kepong
Form5 毕业

留学日本是我的一个美梦，希望梦能成真！

我记得我有一次跟父母一起去日本旅行时，我们接触了很多日本人，他们彬彬有礼，尊重他人，而且日本的生活环境优美，公害较少，水也不必煮便可饮用。

如此美好的国家令我想到去她那边求学，我也相信在日本读书的生活会使我的人生更美满，也会保障自己的将来美好，希望ABK日语学校会接受我的申请，让我有机会达到上述目的。

在这个科技日益发达的时代，我希望自己能与时俱进，以走在科技的前端。而日本不仅在科技或环保方面都非常进步，适宜进行科技研究与学习。

我深信在日本不仅能让我们开阔自己的视野，也能让我们了解日本人的风土民情。其实对日语一窍不通的我也希望能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和能用日语来书写论文。



傅志伟

2003年
居銮中华中学
高3毕业

虽然日本的生活环境与本国不同，但我相信能很快的适应，希望能在日本成功的把学业搞好，有利于将来的发展。

我是来自一个做生意的家庭，从小我就很喜欢玩电动游戏机，尤其是在日本制作的，比如Final Fantasy, Gundam和那些游戏像RPG, Strategy和action游戏，我都喜欢，还有我也很喜欢看日本动画，从小我就积极投入游戏世界，而我知道大部分的游戏都来自日本，所以，要进入游戏世界，日本是最佳的选择，而且我对这方面的发展很有信心，希望将来能够在日本很快适应那里的生活，并且能在那里工作，以达到“勤工俭学”的目的。

我一位亲戚也是在亚细亚文化协会(ABK)属下的日本语言学校攻读日语课程的学生，我的父亲就希望我能从这条路线踏出第一步，然后一步步向前，最终衣锦还乡，以报答父母恩情。



林忠广

2003年
古晋中华第一
高3毕业



丁辛蕙

2004年
SMJK Union
Pulau Pinang
Form 5 毕业

日本是亚洲最先进的国家，国民处事态度认真，有效率及友善，我想到日本继续深造是因为我想更了解日本文化，日本人民独特的处世态度以及学习日本先进的管理技术。除此之外，ABK日语学校的师资充足，教学严格也是我想在ABK日语学校就读的其中一个原因。ABK日语学校位于首都东京，所有最新的科技产品都先在东京面市，这让我有机会先睹为快，增广见闻。日本在电器服务、运输、建筑等行业方面都搞得有声有色，成就非凡，享誉国际，所以希望我能多向日本人民学习他们的文化及习惯。

日本是一个拥有尖端科技，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准均很高的先进国家。我尤其对其富饶东洋情调的神秘文化很感兴趣，它协助我提高自己的自尊心，使我在人生获得种种挑战与训练的机会。

我也一直相信，一个人可以谦虚地向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学习，把他们的生活智慧和生存手段学到手以改良自己。我希望读完大学后能在自己的国家创出一个春天来。



许峻荣

2001年
北海钟灵中学
高3毕业



林毅恒

2004年
巴生滨华独中
高3毕业

日本科技非常进步，教育水平也很高，能让我更快地学到一门关于电子技术的学问。同时，我也希望把有关产品流传到世界各地，把它更普遍化以提高世界的生活水平，因此我立志到日本去就学。

我对日本家庭电器很有信心，我们使用的电脑是日本富士通(Fujitsu)的产品，我对日本产品品质优良也有良好的印象，日本厂家又善于推陈出新，款式不断翻新，这是日本货畅销的原因之一。

我选择ABK日语学校是通过陆培春留日中心的陆老师介绍，我才亲自到陆先生处报名。

我打算大学毕业再深造，尽可能读大学研究院，读书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极其重要，读完书回国发展事业也不迟。



谭语冰

2004年
KL 中华国中
Form5 毕业

在我看来，日本是一个最具挑战能力的国家，这种国家在世界上不多，当然日本在各方面很先进，我则对其文化、传统及最先进科技都感到兴趣。

我也对日语这门语文很感趣，希望能早日把它学上手，我尤其瞩目于日本人研究心理学的心得，我也希望在这方面认真学习，而且日本在这领域也提供了学习的机会，所以我深信在日本留学期间在这领域中会有所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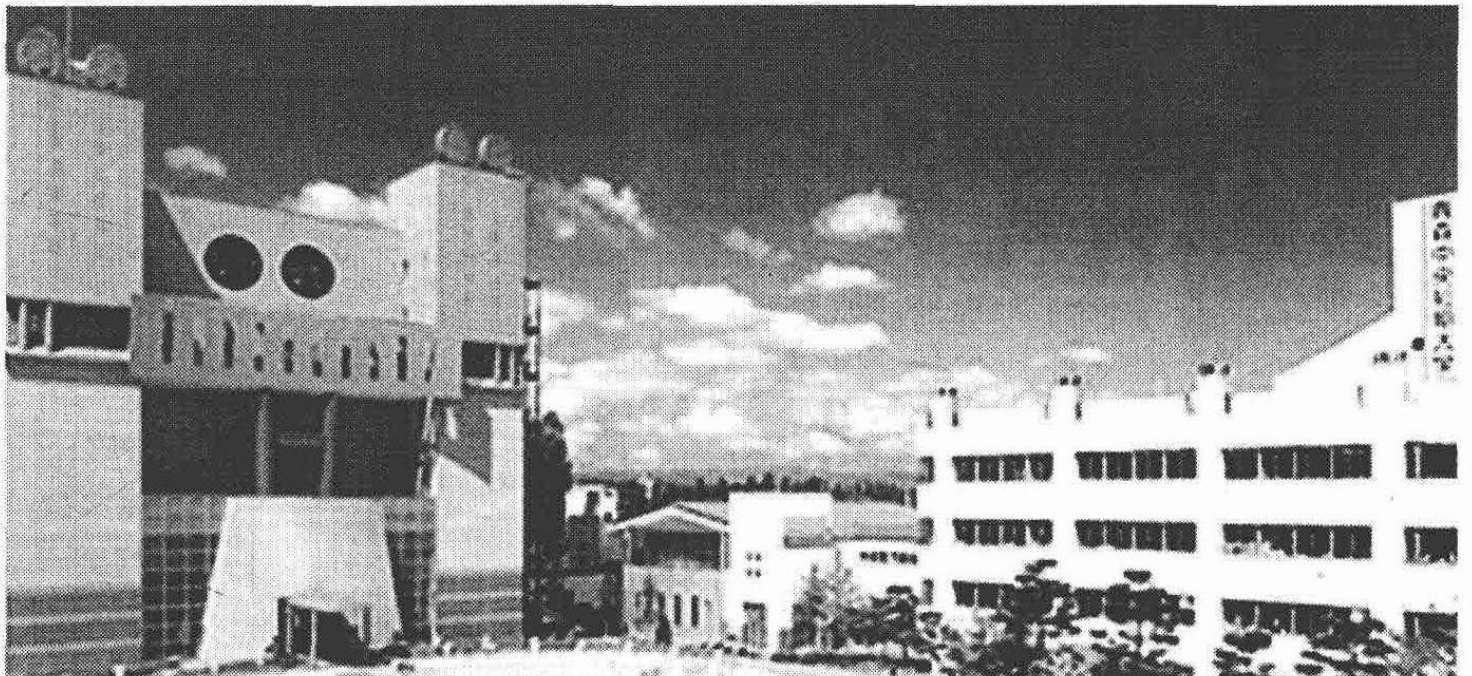
最多大马学生报读的ABK日语学校师资充足，教学严格，是最欣赏的一点，何况该校就位于首都东京，所有最新的科技产品都得先在东京面市，这可让我有先睹为快，增广见闻的机会。

完成日语课程后，希望能够继续升读日本大学的工商管理学科，一向以来，我对投资贸易，政治经济都具有浓厚的兴趣，我觉得日本企业的经营手法有其独到之处，无论是电器、食品、服务、运输、建筑等行业，都搞得有声有色，成就非凡，享誉国际，所以我实在应该向日本人民学习，学习他们的经营手法及了解各企业的文化和商业习惯，将来学有所成后也为日本及我国的沟通工作做出些微的贡献。



许证程

2004年
吉隆坡中华独中
高3毕业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AOMORI CHUO GAKUIN UNIVERSITY

经营法专业 (经营学・法学) /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LAW

• 每年颁发奖学金给 10 名马来西亚学生 •



宿舍 1: 国际交流会馆 (250人)



宿舍 2: 学术交流会馆 (140人)



大马学生在大学游园会中卖寿司



大马学生在青森市过冬



大马学生到日本中学亲善访问



大马学生在毕业典礼中留影

留学生支援制度

- 1) 获本校每年颁发奖学金 68 万圆后，学费从 100 万圆减至约 32 万圆。进入大二时，另安排申请校外奖学金，计有和平中岛财团奖学金，每月 10 万圆，为期 2 年；扶轮米山奖学金，每月 12 万圆，为期 1 年；日本教育部奖学金，每月 5.2 万圆，为期 1 年等等。
- 2) 入学金减半，只收 10 万圆。
- 3) 报名日期：4 月入学（每年 9 月 - 11 月中旬），10 月入学（每年 3 月 - 5 月中旬）
- 4) 安排留学生赴日前在吉隆坡攻读为期 4 个月的全日制日语密集课程（必修，学费及教材费共 RM 3450）。
- 5) 本校拥有 10 层及 12 层高的学生宿舍（国际交流会馆与学术交流会馆），收容人数为 250 人（一人一房）与 140 人（包括双人房），房租也减半，单人房每月大约 26,000 圆（入馆费 5 万圆）。
- 6) 每年 4 月及 10 月招生
- 7) 大学毕业后，可获商学士学位 (Degree)

校园及教学特色

- 1) 校园国际色彩浓厚，有来自中国、蒙古、韩国、泰国、加拿大及马来西亚（大约 30 名）的留学生，人数超过 150 名。
- 2) 留学生直接进入大学一年级时，校方有安排半年至一年的中高级日语课程，以协助同学尽快掌握日语的读、听、写、讲的能力。
- 3) 本校已跟中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台湾远东技术学院大学、美国 ICT 学院、菲律宾阿典尼奥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交换学生及邀请客座教授讲课。
- 4) 一年级上分班讨论课，英语课按能力水平编班。
- 5) 经营学、法学、经济学由专门教师组合、分组教学。
- 6) 本校也招收大学研究院院生 (Master-Course)，欢迎大马毕业生报读，亦可获奖学金。



大马留学生的单人房

详情请向本校客座教授陆培春(吉隆坡)查询：

陆培春留日中心 Tel : 03-2026 2319 Fax : 03-2026 2320 H/P : 012-317 5038 website : www.lujec.com

特别欢迎独中生及STPM生！
推荐入大学、提供奖学金……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留学东瀛好机会！

日本本州北部的青森中央学院大学为促进马日文化交流，特每年提供10份奖学金，供本地高中三或大学先修班毕业生申请，以攻读该大学的商业管理与法学系(Management & Law)的学士课程。成功得奖学金的学生每年可得逾2万零吉。

人口120万的青森县座落于日本本州最北部，首府青森市亦有人口20万，是日本有数的大城市之一，青森市的苹果松脆可口，香气扑鼻，亦有输出到我国。青森中央学院大学虽是刚成立不久的大学，但已与中国远东工商外国语大学与沈阳工业学院、台湾的远东技术学院大学、美国的ICT学院进行学术交流，是一所面对国际，重视国际交流的国际大学。

该大学也高度评价我国学生并希望多招收通晓多种语文的我国学生以促进其国际化。

大学奖学金负责人石田宪久指出，青森第一

年的学费为100万日圆(折合约马币3万2千零吉)，为减轻大马生留日的经济负担，大学当局颁发上述10份奖学金供学生缴学费，这一来，学生实际上只需缴三分之一，即只需缴32万日圆(大约1万零吉)。此外，日本地方政府与日本教育机构等仍有颁发奖学金，一般来说，成绩优秀的学生可获得足够的奖学金交这笔学费。

与此同时，他说，就读于青森中央学院大学的学生，伙食费及杂费大约1000零吉，需要学生自己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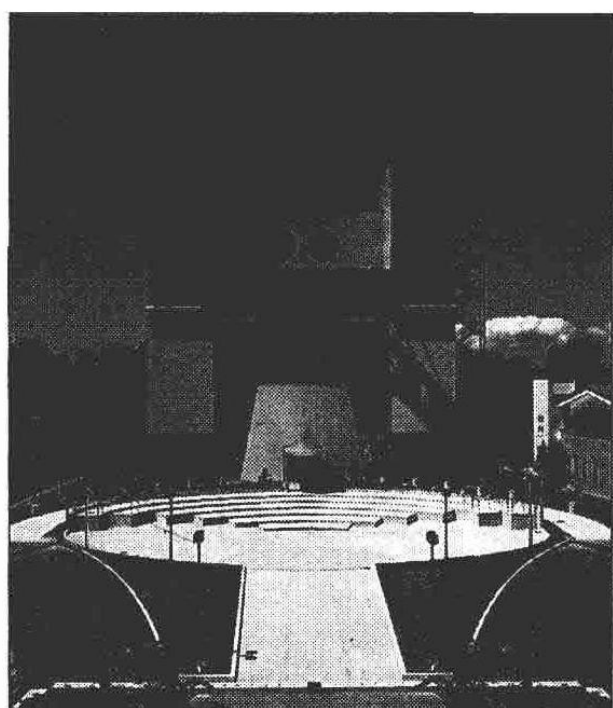
石田表示，日本政府允许留学生打工，每周28小时(假期56小时)，只要找到工作，经济负担也必能减轻，换句话说，学费大半可依靠奖学金支付，生活费则靠半工读的方式解决。该大学离开青森机场仅20分钟(坐的士)，离市中心坐车也是20分钟，搭巴士则需25分钟，同学们可到市内找工作赚取生活费，在找工方面，学校附近亦有佳斯客(Jusco)及另一家大型超级市场伊

4年选修与必修的科目(修足124学分即可毕业)

■第1年 必修：英语(初、中级)、资讯处理论、资讯处理基础演习、经营学概论、经营学理论、会计学概论、经营法学概论、民法、宪法、法与经济、经济学概论、统计学概论。
选修：人类与哲学、健康与余暇、乡土与文化、民主主义与经济、日本历史与文化、日本语。

■第2年 必修：英语(中、上级)、资讯处理应用演习、经营组织论、企业行动论、财务会计论、经营理论论、经营财务会计论、经营伦理论、经营财务论、债权总论、公司法论、有价证券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选修：人类行动与心理、人类与文学、日本与亚洲、和平与国际关系、科学与技术、宇宙与能源。

■第3年 必修：英语(中、上级)、
选修：人类与历史、人类与艺术、人类与教育、绳文与现代、宗教与文化、资讯与现代社会、福利与医疗、地域环境论、经营战略论、中小企业论、市场论、公益事业论、经营制度科学、国际经营论、经营人资论、本业经营论、经营资讯论、管理会计论、经营论特论、管理分析论、物权法、民事执行法、劳动法、租税法、经济法、刑事法、破产法、社会保障法、国际私法、行政法、金融论、日本经济史、财政学、地域经济论、政治学、观光产业论、经济政策论、国际经济论等。
■第4年 除中文、韩国语与俄文可选修外，也可选第3年未选过的科目。



滕羊华堂 (ITOU-YOU KA DOU), 打时间工机会不少 (第1年最好勿期待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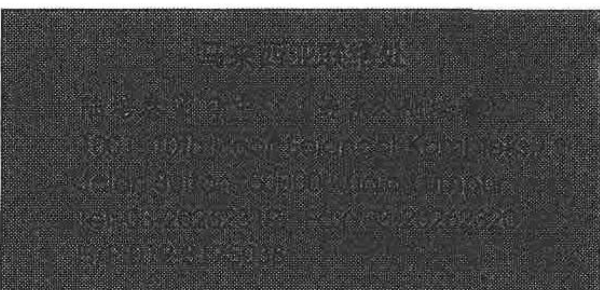
大学规定, 学生必须先付报名费1万5000日圆 (约450零吉) 及入学金10万日圆 (约3千零吉), 入学前, 校方会安排学生在陆培春留日中心就读为期4个月的日语密集课程, 以便学生抵日后不会面对语言障碍。

石田补充, 2000年在青森大学深造的外国学生超过40人, 其中有3名来自马来西亚, 2001年有14名, 2002年有10名, 2003年有8名入学, 该大学现有留学生超过100人, 其中大马学生总共35人。

奖学金申请截止日期是每年4月及10月, 有意了解详情或申请上述奖学金者, 请联络青森中大马来西亚联络处代表陆培春 (陆培春留日中心社长/青森中央学院大学客座教授)

■ 地址

〒030-0132 日本国青森市横内字神田12
Tel: 0177-28-0121 Fax: 0177-38-8333



陈素珊

爸爸在新加坡学习日语, 当过日语教师, 从小也常听他与日本人在电话中讲日语, 他希望姐姐和我到日本读书, 我对日语有兴趣, 是受爸爸影响。

留学日本是从小就编织的梦, 我选择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是想趁年青时, 出国看看拥有四季的国家, 樱花盛开有多美! 何况到日本念书, 前途有保障! 这大学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地处小镇, 没东京那么热闹, 每天除读书, 不会有太多的娱乐与诱惑, 何况有奖学金, 真的好运气! (1998年吉隆坡算孔独中高三毕业)



赖春迎

高中毕业后, 我一心一意想到日本留学, 便收集有关留日的资料, 父亲和留日前辈又给予支持及鼓励, 使我更有信心, 我国首相呼吁人民“向东学习”, 向日本学习,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留学日本, 就地取材, 取他人之长, 补己之短, 我希望能攻读最感兴趣的经济学, 我国中学生和家长对留日情况不清楚, 所以和留欧美人数比较, 留日生较少, 我希望, 将来能利用本身的经验, 来协助有意留日的后辈, (1999年巴生兴华独中高三毕业)



李俊汶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其巨大影响力既在亚洲发挥得淋漓尽致, 也波及欧美, 日本企业也在全球领风骚, 新力公司, 在电子工业遥遥领先, 本田与丰田汽车畅销全球, 三宅一生的服装设计驰名全球, NTT的Docomo手机在日本人手一机。

留学青森中央大学, 除了可学习上述日本成功的秘诀外, 该校环境优美, 又有众多优惠条件, 也会使我学习收事半功倍之效! (1998年雪兰莪八打灵公教中学毕业)



陈健雄

我很向往日本的风光, 对日本的四季变化之神奇与美丽早有所闻,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位于日本北部, 虽较偏远, 但空气新鲜, 环境幽美, 是一个有利读书的环境, 我希望投入其怀抱, 过几年求学问道及修身养性的学生生活。

我打算毕业后到首都东京深造, 进入大学研究院再读一个硕士学位, 21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是一个重要因素, 希望更上一层楼, 把符合时代潮流的学位拿到手, 我母亲很赞成我留日, 希望学成归国以报答养育之恩, (1999年巴生光华独中毕业)



陈威廉

我父母学识有限, 但通情达理, 心胸阔大, 一听我要去留学, 便由衷替我高兴, 他们在经济上的支持是一种鼓励, 精神上的支持则是一股无比的推动力量。

目前, 我在陆培春留日中心上日文课, 每天上9时半到下午三时半, 功课很繁重, 但在老师谆谆善诱下, 日文一日比一日进步, 也增强留学信心, 我想象着双脚踏上青森的大地上后, 日语必会神速进步, 只需一年光景, 能与日本人对话如流, 畅所欲言, (1997年沙巴崇正独中高三毕业)



何勇辉

我高中毕业后就出来工作, 我知道在这社会上, 如果学历与学识不足是很难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在工作期间, 父母时常都鼓励我到国外念书, 在日本电影当中, 我看到日本是个环境优美的国家, 所以我相信日本是个求学的好地方, 这也提高我留学日本的兴趣, 我国的首相马哈迪医生曾呼吁人民向东学习, 留学日本也符合我国国策, 现今在我国投资的日本企业超过1千家, 日本商人越来越多, 所以我相信留学日本的出路会比较多, 生活更有保障。

我妹妹告诉我青森中央学院大学有提供奖学金, 于是我拜访了青森中央学院大学的客座教授陆培春, 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 我报名攻读经营法学系, (1998年吉隆坡循人中学高三毕业)



陆俊鸣

父亲是卖书包的商人, 店在吉隆坡艺术坊之中, 有很多日本游客经常来买东西, 他们彬彬有礼, 为人大方, 给我们留下良好的印象, 我小时候也看了许多日本漫画, 对日本这个国家很感兴趣, 留学日本会使我我对日本人的文化有所理解。

我曾在英迪学院读商科, 读1年多, 我发觉我应该出国深造, 特别是接近我国的经济大国日本, 是我的目标, 我也跟父亲讨论, 他认为日本是一个经济繁荣, 经商手法一流的国家, 所以我决定留日, (1998年Sekolah Sang Suria Form 5毕业)



留学青森中央学院大学不是梦!



“水的可贵沙漠里的人深知，太阳的可贵挨冻的人深知。”

这是中国哈萨克族的谚语。这谚语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人，经历和磨练是很重要的，而且有时还要晓得“身在福中不知福，眼界开阔真幸福”！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给马来西亚学生提供了诸多优惠条件，让同学们在一种比人还有利、更安逸舒服的生活环境中求学，我们就应该“宁叫做过，莫要错过”。机会只会敲你的家门一次，你不开门，机会就会走开，再也不会回来再敲你的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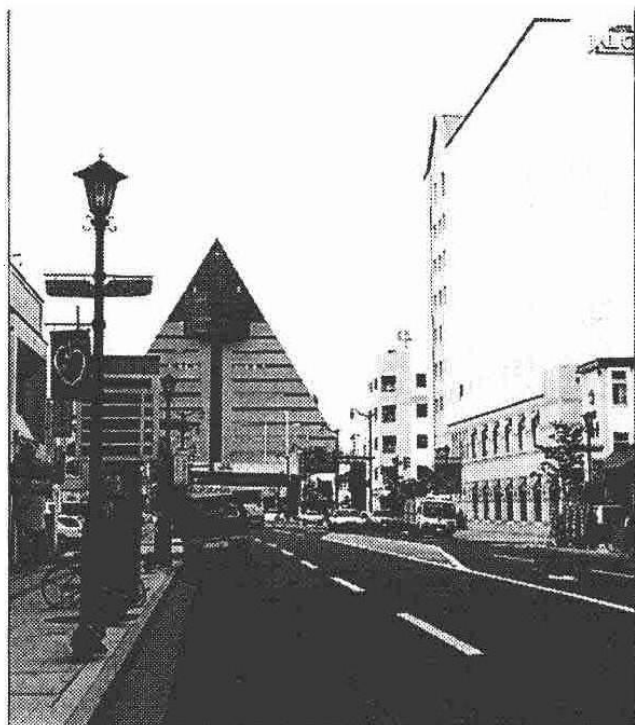
我们有不少同学看重名牌，多少有点好高骛远，两脚不踏地的毛病，而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处境和能力。爬得高，跌得重，把目标订得又高又远，如万一不能付诸实现，失望就很大，我们有些同学不太愿意努力，但却老想考进东

京大学等国立大学或什么名牌大学，似乎在开自己的玩笑。

常言道，知足而不贪。作为前辈，我认为不管那一间大学都好，只要自己好好用功，主动研读，必定会成材的。反之，即使身在名牌大学，既不用功又逃课，再好的大学也没用！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所提供的科目，对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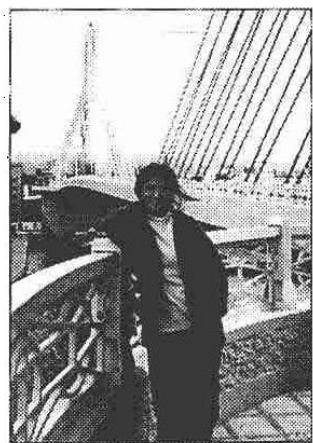




中国的同学，是值得去钻研的。我国是个商业社会，又与世界挂钩，走向国际化，这科系更显重要。她给同学们提供的机会都符合我国的国益或各位同学的个人利益。当然青森中央学院大学未必是留学生的最爱，但也是值得考虑的一家大学。



从本文的相片，多少可看出我国学生在这大学中正过着满怀希望的留学生活，除了上课，她们也在课余到市中心观光，到风景区散心，到苹果园采苹果以体验当地果园生活……，您看她们的生活不是多姿多彩，五光十色的吗？她们的留日生活不是一天比一天进步，而且美好吗？



“天不能没有星星，人不能没有理想”。同学们，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您的人生前途，取决于您的眼光与行动，还有您的勇气啊！

麦花艳

我自小喜欢日本的文化，特别是日本明星和歌星。我喜欢看他们的电视剧或电影，听他们的演唱，这些名人中，最喜欢时常出现在报刊上的男子如木村拓哉，反町隆史和竹野内丰，希望抵日后，在课余时间能够多看他们的表演与演唱。

我在马来西亚时就喜欢吃日本菜肴，特别是寿司，日本拉面，我到伊势丹，SOGO，JUSCO 购买寿司当午餐。

哥哥常说，日本战后不到50年就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是一个奇迹。马来西亚到处可见日本货品，我国与三菱合作出产汽车“PROTON SAGA”后，日本车销量更大。马增道曾提出“向东学习”，就是要我们学习日本人的勤勉与团结的精神，以及经济成就。我希望通过日本留学了解及学习日本人这种精神和他们的生意头脑。我哥哥、姐姐们都是商人，我希望回国后能把我日本所学的宝贵知识运用在生意上，帮助他们把生意做得更大更好。(1999年吉隆坡森孔独中高三毕业)



赖幼莲

小时候，只知道日本国旗很容易画，只要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圆圈，涂上红色就出炉了。基本上我不知道日本的历史和背景，只听说日本人非常有礼貌，对陌生人也行90度的鞠躬，所以我非常希望亲自到日本得到答案。

日本是一个文化浓厚的国家，古老而优美的建筑物，还有别的国家没有的美丽自然环境，在我记忆里，有五重塔，东京车站，东京铁塔等，自然景观有富士山，樱花，枫叶等等，都是不能在我国看到的景观与花卉。

留学日本的过程中，我面对非常多的外来压力，最后才得到父母肯肯，所以我会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大学毕业后，我希望能够继续攻读硕士甚至博士课程，为社会和国家作出贡献。(2000年吉隆坡森孔独中高三毕业)



蔡慧诗

自从我高三毕业，踏入社会工作几年后，因还想提升自己，便选择重新背起书包。也许是求知欲在作祟吧，这个决定获得了家人全力支持与鼓励，让我感动万分，更加强了留学的信心。我攻读经营学是希望能学会日本人的经商方式及其文化、风俗等，当然，懂得有关法律，肯定对往后的工作有所帮助。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位于青森县，虽较偏远，没有东京那么热闹，何尝不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再说，大学有奖学金，以减轻经济负担，我也从资料看到日本的风景及其四季变化，因此想去体验与我国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开拓视野，增进知识。(1994年柔佛宽柔中学高三毕业)



吴慧丽

有幸在某个机缘下来到“陆培春留日中心”，经由陆培春老师的讲解及推介下，了解了“青森中央学院大学”所给予留学生的种种优惠，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喜讯，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因为工作了几年也无法赚足留学日本的费用，而这次的机会却让我能顺利报读“青森中央学院大学”，达成留日的理想。

更重要的是，“经营学”与“法学”也是我所感兴趣及想学习的科系，感谢家人在经济上、精神上的支持，许多表姐妹也想赴日，要我充当开路先锋，因此我要把书读好。(1995年巴生兴华独中高三毕业)



毛晓男

中学毕业后，我便为升学所烦恼，一向喜欢法律的我，曾经想念法律系，但因留学英国费用大，且是全自费，负担比任何国家还要大。

无意中认识了陆培春老师，了解了另一个升学好去处，自小就很迷日本的我也曾想到日本留学，但对日本一知半解，只知道它是生活费及学费都非常高的国家，所以便不再想这条路，但经陆老师解说，便被它的优惠所吸引，加上“经营法学系”里也可学到我一向所喜爱的日语与法律常识，所以尽管犹豫很久，最后还是选了它。(1998年沙巴崇正独中高三毕业)



陈秀玲

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陆先生，在他的推荐下，我终于考进了青森中央学院大学，成为大学一年级学生。我的升学途途也未必一帆风顺，正因如此，我要好好珍惜机会，读个学位回国服务。

我是一个乐观的人，这次跟5位同性的同学一起到青森，几乎没有什么可担心。大学海外部门的负责人石田宽久先生也来过我国举行面试，在谈话中，他也替我们解答了许多问题。因此，我相信我的留学生活会很顺利的。(2000八打灵 SM(L) Bukit Bintang form 6)



蔡淑仪

我起初犹豫不决，不过经过陆培春留日中心的陆先生为我和父亲讲解，最终我选择了留日。家父从事日本车买卖，学过日语，知道日本是一个先进大国，所以希望我去日本。朋友当中，有几位已赴日，他们也说日本是留学的好去处。他们的鼓励增强了我对留日的信心。

未踏进日本国土前，我在陆培春留日中心学日语(每星期五天)，我发觉日语很有趣，恨不得赶快去日本。那时，我相信能以简单的日语和日本人沟通，只要在日本用功读半年，日语将成为我寻求知识宝藏的手段。(1999年吉隆坡坤成女中高二毕业)





饶翠玉

教育并非只包括读书、课本和教室，也包含着友谊、相互理解和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与风俗传统。我对日本的了解是始于高中毕业前，希望留学日本会深化这项认识。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虽地处乡下，但大马学生已有30人之多，形成了一个网络，毕业后如大家从商，便有一个商业网络诞生。这个大学提供商业管理及法律方面的知识，可谓一大深造良机。

大学毕业后，我还想在东京读硕士班，然后回国从商。（2000年怡保SM ANDERSON STPM 毕业）



侯振标

留学日本都是我的梦，我通过陆培春留日中心，申请青森中央学院大学的奖学金，令我的梦想见到一道曙光。这家大学的所在地环境优美，绝对有利于学习，何况它有为留学生提供在校园内，设备完善的学生宿舍，令我不必为住宿忧心。经营法学虽然是一个新的学科，经营学与法学的结合，绝对是一门迎合新时代的谋生利器，所以我对毕业后的出路没有任何担忧。我认为选择这家大学是明智的。（1994年怡保培南独中高三毕业）



陈捷宝

对现代社会来说，商科的知识很重要。做生意的人，必须想法子赚更多的钱，而方法呢！就是要学取更多经商方法，商业也是属于全世界的东西，世界越来越自由开放，商业显得更重要。

毕业以后，希望对社会有所贡献，把所学到的商科知识用于商场。我也希望将来自己创业，在商场上闯出一个春天来。我进这所大学，是由父母提议，我发誓要读好大学，来报答父母培育我成材的恩情。（2002年沙巴丹南崇正独中高三毕业）



林富荣

自小就对日本的事与物很感兴趣。初三那年，妈让我到马来西亚日语协会(JLSM)学日语。高一时，我通过这协会的交流活动到日本住了一个星期。我住在一个日本人家家庭里，认识了很多日本朋友，也大胆地用日语和他们交谈。我日语有很大的进步，也使我有了很大的自信心，更加喜欢日本了！（2001年吉隆坡循人中学高三毕业）



林莉凌

现今的日本在极力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却又能以先进的科技直接促进日本经济走在最前峰，这也是人们对日本有一定的认同，还有日本人工作不但认真，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去学习。我攻读商科，是希望学会日本人经商的方式及了解其文化风俗等。当然，懂得有关商法等，肯定对往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因此，我对日本很感兴趣，决定以日本为我求学的对象国家。我的这个决定获得了家人全力的支持与鼓励，让我感动万分，更加强了留学日本信心！（1996年吉隆坡国中Form 5 毕业）



杜伊菱

911事件发生以来，世界经济出现偏向东方的趋势，以前我向往西方国家，觉得到西方学习与发展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但世界近来的经济成长趋势显示，到西方学习并不能为美好的将来带来保证。到东方国家——日本学习，才是正确的抉择，而这点更是受到父亲的极力同意。

有想过到澳洲升学，在学院念过一年澳洲大学先修班，但我却发现我真正想去的国家并非澳洲，而是自己向往的日本。我自小学习电子风琴对于日本文化深感兴趣，到日本留学后，相信一定能实现我小时候许下的愿望。（2002年八打灵双威学院毕业）



冯洁莹

去日本升学一直是我的梦想，从我得知有日本一国后，就不断收集一切有关日本的相关资料，如日式日历、邮票等等。随着收集到的资料越来越多，对日本也越来越熟悉，去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了！我希望通过到青森中央学院大学念书，结交到各国的朋友，并藉此机会学习独立，让自己成长，毕竟出国念书能增长见闻，充实自己啊！

有机会出国念书，环境很重要，所幸青森是个风光明媚，环境清静的好地方，这使我能安心念书，不像东京般高消费、高压，这使我能自在的念书。然而，更重要的是能幸运地通过陆培春留日中心申请到奖学金去青森中央学院大学攻读经营法学科。（2001年吉隆坡坤成中学高三毕业）

从青森中央学院大学寄给爸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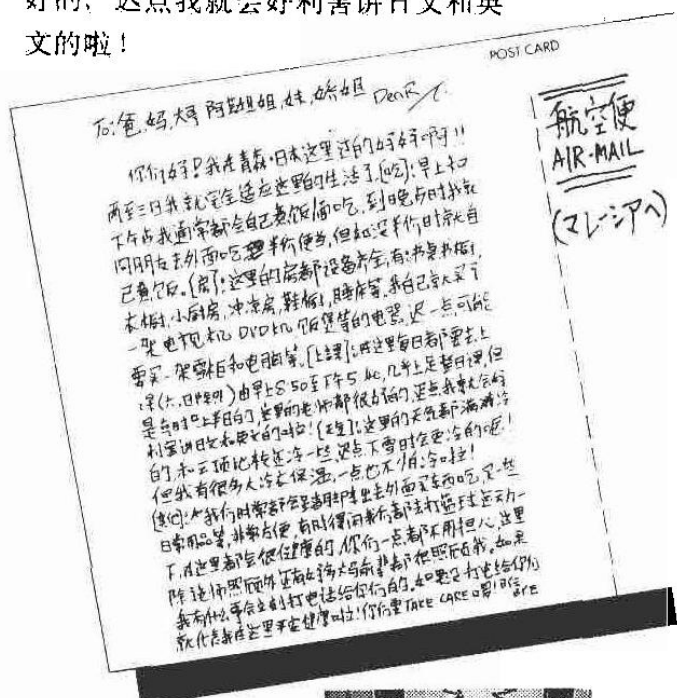
TO: 爸，妈，大哥，阿芸姐姐，娇姐，妹

你们好！我在青森（日本）这里过得好好啊！两三日我就完全适应这里的生活了。

〔吃〕：早上和下午餐我通常都会自己煮饭/面吃，到晚餐时我就同朋友去外面吃半价便当，但如没半价时就自己煮饭。

〔房〕：这里的房都设备齐全，有：书桌、书橱、衣橱、小厨房、冲凉房、鞋橱、睡床等。我自己就买了一架电视机、DVD机、饭煲等的电器，迟一点可能要买一架雪柜和电脑等。

〔上课〕：在这里每日都要上课（六、日除外），由早上8:50至下午5:40，几乎上足整日课，但是，有时只上半日的，这里的老师都很好的，迟点我就会好利害讲日文和英文的啦！



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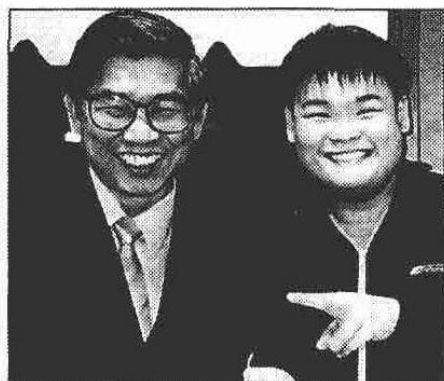
■ 林富荣 (2002年10月入学)

〔天气〕:

这里的天气都满冷的,比云顶还冷一些,迟点下雪时会更冷的呢!但我有很多大冷衣保温,一点也不怕冷啦!

〔其他〕:我们时常都会踏脚车出去外面买东西吃,买一些日常用品等,非常方便,有时得闲我们

都去打篮球运动一下,在这里都会很健康的。你们一点都不用担心,这里除了老师照顾外,还有好多大马前辈都很照顾我。如果我有什事会立刻打电话你们的。如果没打电给你们就代表我在这里平安健康啦!你们要 TAKE CARE 罗! BYE, BYE!



■ 林富荣 (右) 在大学里做马来餐宴客。



王俊富

我自高一就对商科充满兴趣,我父亲从商,受到他的影响,所以就想读商科,希望以后能帮助父亲经商,扩大其业务。

大学毕业后,打算在日本汽车厂打工,吸取经验,我国汽车业与日本有着深厚的联系,这有助于我父的生意,其是销售汽车零件,日本在这方面技术比我国好,我希望从日本学习到这方面的知识,从事国际贸易,为国家作出贡献。

父母起初不赞同我留日,我表叔刚从日本衣锦还乡,他与我父母讨论之后,知道留日好处多,便同意了,谢谢表叔。(2001年吉隆坡中华独中高三毕业)



杨文杰

日本是一个先进国家,教育大国,对我们大马学生来说,的确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教育环境,我也知道日本是一个资讯大国,要获得什么资讯或知识,比其他国家容易,换句话说,日本是一个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国家,值得我们去留学。

据知在日本求学的费用并不会比欧美国家贵,除了日本政府提供了许多奖学金外,日本企业,地方政府颁发的奖学金也不少,另一方面,大学也有减免学费,因此,我决定留日读商科,以掌握这门学问为国服务。(2000年 C.L.TECH 学院毕业)



林锦莹

大哥到过日本旅游,非常称赞日本是个很好的国家,他很赞同我到日本留学,家人也不反对,在精神上给予我支持,有了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不会错过,所以不假思索就决定到日本留学,希望将来会有更美好的成就。

我很幸运通过陆培春留日中心申请到青森中央学院大学的奖学金专修经营法学,我对这门学科充满兴趣,希望能利用此良机埋首苦读,以便把所学到的知识用在我国市场上。(1999年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毕业)



吕明怀

到国外留学一直是我的梦想,在一次机缘下,陆培春老师到我校来举办了一场留日讲座,我便对日本产生了浓厚兴趣,继而兴起了留学日本的念头。

从陆老师那儿得知,日本是个很漂亮的国家,我也慢慢了解到日本留学的途径并非想像中那么困难,日本近年来对外国留学生门户大开放,并提供了种种便利,无疑是个十分吸引人的条件。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离东京 700 公里,我反而喜欢她远离闹市,我本身并不喜欢过于繁忙的地方,第一次从留学指南一书中看见“青森中央大学”,我就决定要到这所大学留学。(2001年 吉兰丹中华独中高三毕业)



符雅诗

我读学院时曾修过日语,因此一毕业就找到一分在 KLIA 国际机场贩卖日本厂家的香水的工作,当然这是一家国际企业,使我对国际动向很关心。

有一天从友人处获悉青森中央学院大学有提供奖学金,我认为这是一个让我求上进的大好机会,而且读的是实用的商业管理与法律系,我相信会对我的前途有帮助。

我应对自己说:“雅诗,加油!”。(2001年 BINARY BUSINESS SCHOOL 毕业)



廖肯尼

日本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科技水平名列世界第一,但日本人却非常热心维护传统文化。

我们马来西亚人很善忘和大意,我们仍是发展中国家,却为了发展而把传统文物弃之如敝屣,一点也不可惜,在这方面,我们应向日本看齐。

我很高兴有机会赴日求学,父母为之更高兴,我要用自己双眼观察日本,包括日本人如何维护传统文化,还有风光明媚的日本的春、夏、秋、冬。(2002年 KL HELP INSTITUTE 毕业)



郑绿莎

我曾以狮子会的“民间大使”身分到日本小住一阵,日本可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秘国家,科技的神速发展与千年以上的古老传统文物和平共存,相映得影,而日本人则知书识礼,和儒可亲!

日文的重要性在大马已提升了,全球化概念使这语文更形重要,大马有 1000 家日资企业可说明这点,而商机也随之而来!

能生活在四季分明,风光绮丽的日本,可说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美梦,如今,我的梦终于实现了!(2002年拉曼学院毕业)



青森中央学

的

跟其他国家比较，日本可说是一个奖学金较多的“教育大国”。吉隆坡中华独中同学M留学日本第二年起，即进入大学读4年学士课程，便获得一个4年的奖学金，每月5万余圆（依04年2月汇率计，每月可获1800零吉）。大学毕业后，进入大学研究院读2年，这个幸运儿又获另一项奖学金，每月15万圆（约5400零吉），为期2年。当他顺利读完修士课程，他又在原校攻读博士课程，3年后获得博士学位。这3年间，他又每月获得一份月额20万圆（约7200零吉）的奖学金。总之他在日本读了9年大学，却拿了9年的奖学金，总额之大不必在这里给他计算了，相信比一个经理的收入还高！

不过，上述例子不多，属罕有的例子。不过日本大学提供很多奖学金却是事实。一般来说，攻读理科一年需120万圆（约43000零吉），文科需100万（36000零吉），近年，日本大学体恤外国学生留日之困难，故实行减免措施，名目上是颁发校内奖学金，学生以此奖金与学费对扣，这样一来，所负担学费便减轻很多，青森中央学院大学便是其中一校。

该大学除了优待学生，先减免入学金一半，只收15万圆外，还提供合格留学生一份校内奖学金，即每年68万圆（约25000零吉），4年为272万圆（约10万零吉），其结果是学生本身只需每年负担32万圆约11500零吉），4年为128万圆（约46000零吉）。

另一方面，学校也给成绩优秀，出席率高的同学推荐以下4种校外奖学金：

① 2名 = 青森县政府奖励金（为期1年），每月1万5000圆（约540零吉），一年共18万

陈伟菱

1999年
吉隆坡
尊孔独中
高三毕业

说真的，父母比我还开心，因为父亲年轻时想留学日本而不幸幻想破碎。我这一代却终于实现上一代的美梦了，青森中央学院大学虽然地处乡下，但大自然风景与留学环境比东京好，我要好好珍惜这机会把书读好，以便回国作出贡献！

张婷春

1996年
吉隆坡
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我曾去过北海道的日本人家庭小住，却没想到又有机会到与北海道为邻的青森县的青森中央学院大学留学。我也曾经对留学日本与父亲在意见上冲突，大伤父女感情，但终于美梦实现，我由衷感谢慈祥的父亲最终支持我去日本深造。

陈永莉

1999年
吉隆坡
尊孔独中
高三毕业

真开心！我真不相信会获得这个宝贵的机会留学日本。对日语，原本有点恐惧感，但在陆培春留日中心补习了两三个月，对文法和一些基本词汇都有掌握，便较前放心了。总之相信去日本后，会自然学好的，不必作杞人忧天。

陈康霓

2003年
新山
宽柔中学
高三毕业

到日本留学，是我从小的愿望。14岁开始学习日语的我，一直都保持着对日本的憧憬。至于选择了青森中央学院大学，是因为大学所定的课程内容非常适合我，有利于以后在日本工作或在日资公司工作。日本文化也是我一直都很欣赏及想理解、探索的。选择留学日本，肯定是达到这一目的最佳途径之一。我的梦想是成为沟通马、日两国的桥梁，为两国友好关系尽一份绵力。留学日本，相信有助于实现我的梦想。

林伟祥

2003年
Perak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毕业

留学日本是我的美梦，这回终于实现了！我也晓得我是在亚洲最发达的国家的日本求学。除了商科，也要了解日本文化，日本人的奋斗精神，我要向日本的好处看齐，我相信这样才会取得成就。敬请前辈多多指教！

石坚兵

2002年
芙蓉中华
中学
高三毕业

我念中学就已开始对日本感兴趣，并开始搜集有关资料，包括日本文化及生活方式方面的。日本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是因为他们不断迅速地应变、应付危机。父母非常支持我到日本求学，希望我以后会有好的工作出路。我是商科班学生，所以选择了这大学，它位于较清静的地区，并不像东京那那繁荣热闹，它那优美的环境也深深地吸引我。

古筱卿

2002年
怡保
育才独中
高三毕业

选择修商科是因为我对商科有兴趣，且我所获优秀的成绩也偏向于商科。我选择时，不急于做任何决定，顺其自然，虽有彷徨，但到现在我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留学日本开销很大，确实令经济困难的同学却步，但日本提供许多奖学金予海外学生，加上亲人对我的支持，更令我相信选择这条路是对的。毕业后，我希望继续修读硕士课程，在课余时间内兼职，以减轻亲人的负担。

院大学 奖学金制度

圆(约6500零吉)。

② 3~4名=日本教育部学习奖励金(为期1年),每月5.2万圆(约1900零吉),1年共62万圆(约22500零吉)。

③ 1名=平和中岛财团奖学金(为期2年),每月10万圆(约3600零吉),2年共240万圆(约86000零吉)。

④ 2名=日本教育部奖学金(为期1年,只供大四生申请),每月14万圆(约5000零吉)。

⑤ 2名=扶轮米山奖学金(为期1年),每月12万(约42000零吉),1年共144万圆(约50000零吉)。

据03年纪录,有3位大马同学获青森县政府奖学金;2位同学获日本教育部学习奖学金;1位同学获中岛和平财团奖励金。共有6人获校外奖学金。

除了校内外奖励金外,同学们抵日3个月后可申请工作准证在课余打工。不过,若经济能力太差也会遭校方拒申请奖学金入学。

当然拿到上述奖学金,又利用课余时间打时间工以了解日本的风俗习惯,社会民情,在经济上自立是绰绰有余,不必仰赖父母的资助的。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是一所新大学,名气虽然不如名牌大学,但校方和教授们都各尽所能,帮助留学生解决各种问题。在此大学读完大学,如要留下在本校大学研究院攻硕士学位也好,不然也可到东京或大阪等大城市的大学读,只要目标明确,刻苦耐劳,又不好高骛远,贪图名牌,则迟早会在日本取得成功!

日本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在短短五十年间迅速恢复,更成为先进国,科技依然领先各国,成为各国学习的对象。日本产品充斥大马市场,足见日本科技及生意头脑之厉害。日本人的生意头脑及商誉良好,日本商机多,这就是我到日本留学的原因。我想学习日本人做生意的手法。

我觉得攻读青森中央学院大学提供经营与法学,对我日后的出路可带来很好的帮助。毕业后我希望能继续留在日本攻读硕士课程,日后才能与他人竞争。

叶伟量

2004年
吉隆坡
中华独中
高3毕业



日本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民主开放的国家,而且科技也非常发达。我选择商科的理由是我对经商有兴趣,希望以后自己做生意。选择这间大学是因为它位于乡下,没什么娱乐节目,环境优美,可以专心读书。毕业后,我希望可以自己经商,我父母对于我报考这间大学都很赞成,因为他们认为留学日本是一件好事,并惊奇于我会找到一条很好的出路,他们也希望我用功求学,读个学位回国。

黄振科

2004年
吉隆坡
中华独中
高3毕业



日本是个先进、安全的地方,而且日本人很有礼貌,做事很有上进心,令我感到很敬佩。

我一向对商科很有兴趣,觉得它很活,很有趣,所以喜欢读经营科。毕业后,希望可以继续升学,然后当一名企业家。

希望青森中央学院大学可以带给我四年难忘的大学生活,让我交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朋友及获得课本上得不到的知识。

许良娴

2004年
麻坡中化
中学
高3毕业



现在的大趋势是发展经济,重商主义,商科更趋重要。我攻读商科,是因为父亲从事贸易,而日本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渔业强国,又流行钓鱼娱乐,留学出路很多,又能接触各国人民,建立深厚友谊和国际人脉,将来回国从事国际贸易,都有很大的帮助。

我选择了青森中央学院大学,因为该大学有安逸舒服的生活环境,有求学的,所提供的科目,对发展中的国家的同学是值得钻研的。

在日本求学,除了能学习日本文化与风俗,还能多掌握一种国际语言。毕业后,我决定回国帮助父亲从事贸易。

邹雪媚

2004年
吉隆坡
坤成女中
高3毕业



我离校后,一边工作,一边学日语,学习日语四年后,发现越学越难,要学好日语,一定要对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或文化有真实的体验。我曾在日本书店工作,与日本人上司一起工作,也对日本人的处事谨慎深感敬佩。在上司亲切的教导下,我学得除了日语之外,日本人对工作中那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是值得我学习的,到日本念书就成了我的人生目标。

希望到日本留学期间,把日语学好,并学好日本人经商的经验。回国后,为我的经济作出一番贡献。

廖玉莲

1998年
丁加奴中华
维新中
Form5毕业



日本给人的印象是高科技先进国。无论在科技方面、穿著服饰方面等都领先于多国。我对日本人的文化风俗、学习精神都非常仰慕,希望可以到那儿向他们多多学习。我对经营学这门学科很感兴趣,想多多研究和了解,故选修此科。毕业后必定对我的前途很有帮助。可能的话,我会继续念硕士和博士。

陈宣利

2004年
台湾逢甲
大学毕业



我姐姐伊菱就读于青森中央学院大学2年级,她鼓励我到这所大学求学。她对我说,她在这所大学求学很顺利。如果我来读书,她会支持我。

还有两位支持我的是父母,特别是父亲最热心。他是一位商人,我在大学取得商学士学位后,我要帮助他做生意。当然日本是一个进步国家,她会帮助我顺利取得成功。

杜雪菱

2004年
新山宽柔中
高3毕业



■在日本语老师家作客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大马留学生生活点滴

日本是一个多脸孔国家，既有高科技而又摩登的大东京，又有最能体现日本民族气质、最富有日本文化色彩的古都京都，不同的脸孔，不同的情调，的确够吸引人，包括打算在日本逗留几年的年轻外国学子在内。



■青森市的大街小巷整齐美洁，令人心旷神怡。

青森与纽约、罗马同一纬度

离东京700公里的青森市（坐火车仅需4小时50分），却又是另一副脸孔。她跟纽约和罗马位于同一纬度，夏季却比东京的短，冬季则是冰天雪地，而明媚灿烂的春天则迟至4月底才抵步。这里的水果甜美而富营养，樱桃、水梨、苹果都是为该县带来可观收入的日本有名的物产，特别是大如婴孩头脑的青森苹果驰名环球，吉隆坡的日本百货公司也有进口让我国嗜果人士大饱口福。到了8月，象大灯笼、以凶神恶煞的武士模样出现的花车是此地夏季庆典的主角，这个名为“Nebuta”的节日更易吸引无数外国人蜂涌而至、流连忘返。

到了金秋季节，红叶染遍山野，特别是十和田湖畔的红叶呈金黄色，令游人在不知不觉中陶醉于一个幻梦世界中。

到了冬天，刮起大风雪，一夜之间能积雪2公尺高，挡住家门出不了，被迫从窗口爬出来。在这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雪乡中，谁都会突然变成老天真，忘了其他事务而在旷地上滚雪球、堆雪人和打雪仗，再多尘俗烦忧，都会被抛之脑后！大马学生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大雪，心里欣悦，非笔墨能形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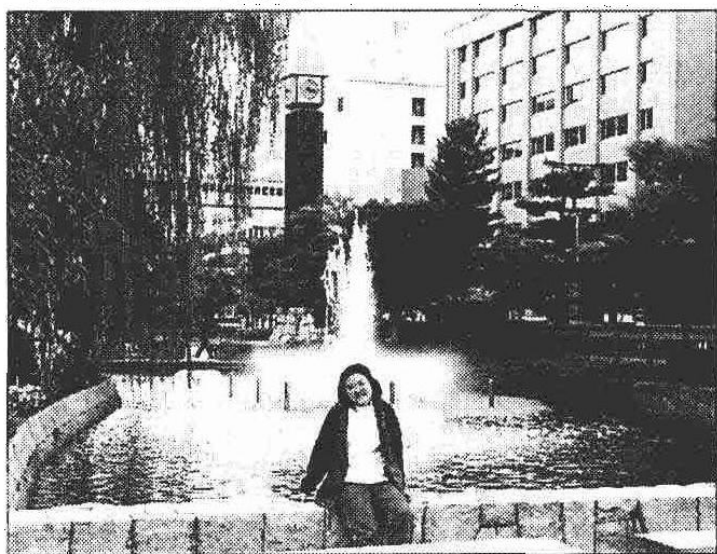
不同的季节让人有不同的享受，也叫人留下一片片美丽的回忆。



让留日生涯照亮您的人生与青春

留学生第一年到青森，除了补习半年乃至1年的日语外，也可旁听其他教授讲解什么统计学概论、宏观经济学、中小企业论之类的科目，既可训练自己耳朵灵敏尽快听取日本人讲的东西，又可增进学识，何乐而不为！

■ 风光明媚的青森市多迷人！



■ 同学们到苹果园采苹果，又大又甜，留下的回忆更甜！

课余，不妨邀日本同学或同乡三五成群外出观光，在城里的大街小巷逛街；到海风吹拂、撩人乡愁的海边散步；驻足于车站前的商店街前留影；到日语老师家作客共话家常、一起进餐；到红叶染遍山野湖畔的名胜消闲散心；到苹果园采苹果，看青森苹果会否大过自己脑袋……都无不可、随您的意！

短暂数年的留日生涯，眨眼即逝，但愿各位同学珍惜一分一秒，让这一分一秒燃烧通红，照亮你们的人生与青春，也给你们留下一连串永远忘不了的美丽回忆！

我也选择了青森中大



黄嘉芬
2001年
吉隆坡中华独中
高三毕业



我选择日本青森中央学院大学，是因为该大学已有16名马来西亚学生，在心理上我很放心，他们一定会帮助我。我也认为在日本北部读书跟在东京读无多大差别，何况该大学热心招收我国学生，我相信一定达到目的，完成我的心愿。

日本的经营哲学是成功的，现在我们已迎来一个“经济时代”，而不是打打杀杀的“政治时代”，所以在这领域求学问，会让我走向光明的康庄大道。

欢迎马来西亚学生报读！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大学研究院

(地区商业管理研究系)

Aomori Chuo Gakuin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Graduate School of Regional Management)

欢迎马来西亚大学毕业的学生到青森中央学院大学攻读该大学刚于开办不久的大学研究院的地区商业管理研究系。该大学于1998年4月在日本第一次创办了经营法学系 (Management & Law) 之后, 已有大约30名大马学生到该大学深造 (全体外国留学生超过150人)。

为了配合21世纪的到来, 该大学更上一层楼, 为学子们开办了上述大学研究院, 通过地区商业管理研究系来对有关专题深入研究, 以迎接地球每个国家相继迎来国际化, 她们的经济也跟随着无国境化的崭新局面。

这个学系将努力培养学生在成为一个具有教养和通情达理的人的基础上, 让他们在这方面进一步达到学有专长、并精通有关领域的经营方法和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士。欢迎已拥有商学士等学位的同学报名进修。特别是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 该校也很乐意加以栽培, 使他们成为日后能在国际商场上大展身手的专业人才。

【教育内容的特色】

(1) 以某地区所面对的具体的重大课题为个案研究, 然后对其结构和对策进行探讨, 学习其理论与实践方法。

(2) 该校聘用日本内外专家及学者为导师, 他们的实际经验与学识可以协助同学进行各种专题研究。

(3) 为了提高教育效果, 该校实行让学生选择少数科目, 以集中研究和得到更好的效果。

(4) 大学研究院生如有需要, 亦可到经营法学系的本科选读自己有兴趣的各种科目。

【课程的特色】

本研究院的教育与研究的领域是由经营学、经济学、法学与政治学构成。注重具体的个案研究, 并通过各种理论来研究各地区面对的难题和寻找出解决的方法。

【报名资格】

凡大学毕业, 又具日本语能力测验2级能力者, 均可报名。马来西亚大学毕业生可联络该校客座教授陆培春 (陆培春留日中心社长) 以了解详情。

【学费与奖学金】

外国留学生可申请该大学本身的奖学金, 以减轻父母负担。同时可申请校外奖学金。



陆培春留日中心附属 MY 日本語补习中心

为了满足爱好日语的各界人士的要求，本中心也开办了各级水平的日语班。本中心社长留日25年，且在日本国立东京外国语大学攻读日文系，对日语教学颇有心得。回国后，他创办了上述留日中心及日语班（请参照下一页，有为期4个月的密集班及每周上1节、或2节、或3节的课余班、工余班），准备为我国爱好日语的学生与社会人士服务，欢迎各位踊跃报读和到本中心坐谈。

本中心的日语课程的特点如下：

1. 教师是日本人，直接用日语讲解（初时会有困难，习惯便没有问题）。
2. 少人数制（5~10人）。
3. 采用有声教科书、系统化文法笔记簿及原装日本教科。
4. 成绩优良者，可获本中心推荐领取日本大学的巨额留学奖学金。
5. 本中心提供各种留学资讯及有关咨询服务。

本中心开办的课余班与工余班课程如下（上课时间有各种，欢迎垂询）：

1. 每周1节课（90分钟），即1个月4节课（共6小时）

1学期（3个月，12节课）= 报名费RM50 + 课本RM70 + 学费RM360 = RM 480

2. 每周2节课（180分钟），即1个月8节课（共12小时）

1学期（3个月，24节课）= 报名费RM50 + 课本RM70 + 学费RM700 = RM 820

3. 每周3节课（270分钟），即1个月12节课（共18小时）

1学期（3个月，36节课）= 报名费RM50 + 课本RM70 + 学费RM1000 = RM 1120

【注：报名时，必须一次交完报名费、课本费及3个月的学费】



歡迎各位同學積極報名！

日本升学日本語速成課程

* 本中心有安排留学日本。学校包括亜細亜学生文化協會 (ABK) 付属日本語学校和新宿日本語学校等。同時成績好者, 可由本中心推薦 (不必經過考試) 入日本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東京国士館大学, 日本福祉大学, 鈴鹿國際大学攻讀經營学科, 大衆傳播学, 觀光学科, 福祉学科等学科大学一年級、而且有提供每月 1500 零吉至 3000 零吉的獎学金 (本中心推薦)。学生赴日前, 最好在本国打好日文基礎, 因為大学先修班時日不多、恐日語学得不好 (特別是理科班同学學習量多)。

報名資格: 独中高3或FORM5 (SPM) 畢業生 (這些同学均可報名留学日本) 或這資格以上。

学期: 4 個月。A= 每年5月中旬~9月中旬 B=11月中旬~翌年3月中旬

學習時間: 90天×4.5小時=400小時 (每週星期一至星期五)

第1節: 9:30~10:15

第4節: 13:00~13:45

第2節: 10:25~11:10

第5節: 13:55~14:40

第3節: 11:20~12:05 (昼食)

第6節: 14:50~15:35



特点: 老師來自日本、是在日本受過訓的專業日語教員。

上課時的媒介語是日本語、所以上學不久後、多少會同老師講日語、聽明白老師的日本話、對日本語不會產生「恐懼感」、有利於將來在日本考大學和問工以賺取生活費用。

每天上課6節、每節45分鐘、從上午9點30分至下午3點30分 (中午休息用餐55分鐘)。成績欠佳者、必須留下補習 (免費)、以追上其他同學。

小班級制使老師能更加關注每位學生的成績。

所採用課本 (請參考以下教材內容說明)、編寫注重效率性、趣味性和系統化、容易讀、聽、寫、背、講和整理做筆記。

校長陸培春旅日25年、學生可隨時向校長諮詢日本語或留学日本的任何問題、相信對學生有參考作用。

目標: ①中級程度 (初級修了) ②漢字450字程度 ③會話能力 (30%)

內容: 平假名、片假名、漢字和詞彙、初・中級文法表現、發音、聽解、讀解、造句作文、日常生活會話、日本事情 (政治、經濟、社會、唱歌、看錄影帶等)

* 成績不好者、必須在放課後留下補習、或星期六補習 (免費)

教師: 日本人2人、本地人1人 (日本大學畢業生)

學費 (報名費+學費+教材費) = RM 3450 (必須上課每一次交完)



■報名費: RM 50 ■學費: RM 3000

■教材及教材費: 實費RM400 (原版)

(1) 新實用日本語1 (彩色印刷)

(2) 江副文法分類手冊 (彩色印刷)

(3) 片假名、平假名練習簿

(4) ♣漢字1000A (看圖學漢字)

(5) ♣漢字1000B (字典、英文解說)

(6) ♣漢字1000C (學習漢字發音等)

(7) 實用日本語2-1 (copy)

(8) Olympus掃苗器 (值RM160)

***上課時也使用錄音帶、錄影帶和OHP投影機

畢業證書: 本中心會發出『全日制日本語初級課程』修了證書

宿舍: 外地學生可住本中心的宿舍, 離本中心走路約15分



至誠祝賀

陆培春先生大作问世

留日之光

马来西亚留日同学会中区分会

Japan Graduat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Central Branch)

No.88, Jalan SS 2/4, 473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Tel:6-03-7877 4312 Fax:6-03-7877 4310

敬贺

至诚恭贺
陆培春先生大作问世

书
是思想的产儿！

- 斯威夫特



慈恩医院
HOSPITAL PAKAR SIOW
シャオ・スペシャリスト・ホスピタル

拿督萧光麟 医学博士
Dato' Dr. KL Siow

38, Jalan Ros Merah Tiga / 2, Taman Johor Jaya,
8110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Tel: 07-353 9988 Fax: 07-353 8877

敬 贺

*With
Best Compliments
From*

书籍乃储积知识的不灭明灯!

—卡蒂斯



明星超級市場（安邦）有限公司

BINTANG SUPERMARKET (AMPANG) SDN. BHD.

(232506-X)

43-45, Batu 5 1/2, Jalan Ampang, 68000 Ampang, Selangor.

Tel: 03-4292 8468 Fax: 03-4291 0848

E-mail: bintang@bintangsmart.com.my

至诚恭贺

陆培春先生大作问世

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唐·杜甫



海光贸易有限公司

PERNIAGAAN HAI KUANG SDN. BHD.

(CO. No. 184128-M)

51, Jalan Dato Haji Eusoff, Damai Komplex,
504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4042 0071, 4042 9569, 4041 9493, 4041 9479

Fax: 03-4042 2467 (Admin), 4042 3425 (Sales)

专营各种丝印, 移印器材, 机器与制版服务.

敬贺

至誠祝賀

陆培春先生大作问世

书，是

昨天的记载，
今天的镜子，
明天的见证。

PRESTIGE REALTY SDN BHD

Room 403, 4th Floor, Kompleks Selangor,
Jalan Sultan, 50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03-20729419 / 20725442, Fax: 03-20262494

敬 贺

目录

序（殉难同胞工委会主席翁清玉）.....	i
自序：为日本好的“抗日运动”.....	ii

第一辑 风云急

日本放火，我们救火！

2月15日：新加坡追悼仪式参加记.....	2
4月7日：留日同学的“抗日运动”.....	8
4月12日：与日本大使馆员“密谈”.....	10
4月24日：不怕输的官司.....	12
4月25日：舆论支持的重要性.....	16
4月26日：日本时事通讯社的垂青.....	19
4月27日：孙建成的私家版战争资料集.....	23
4月28日：反日新闻如“洪水猛兽”.....	26
4月29日：日本大使馆未雨绸缪.....	28

第二辑 甲子年

堵住军国遗臣的大嘴巴！

5月2日：NHK的“反日”特别节目.....	32
5月4日：马来人看日本侵略问题.....	38
6月8日：一甲子年，战争责任完了？.....	41
6月10日：在何国起诉日本政府？.....	44
6月13日：从外国媒体的关心谈起.....	46
6月14日：敦马哈迪说得好！.....	48
6月15日：堵住军国残余份子大嘴巴！.....	51
6月18日：新书翻译大功告成.....	54
6月21日：控告日本政府的第一步.....	56
6月23日：新纪元师生合拍二战纪录片.....	58
7月4日：最忙碌的一天.....	61

7月13日：	纪念活动怎能少过日本？	65
7月14日：	拾金仪式的杂想	68
7月16日：	59年前的墓碑出土	72

第三辑 **“蠢”一郎**

小泉纯一郎冒天下之大不韪！

7月25日：	道不孤，必有邻	76
7月26日：	冀巫印等同胞亦了解惨史	79
7月27日：	义山乱葬岗尸骨奇案	83
8月1日：	又在“情报战”中败北！	86
8月5日：	历史包袱纠葛不清	91
8月6日：	又一“抗日战争”胜利了！	95
8月10日：	影响华社筹款的另一因	98
8月13日：	轮到中国支持华人“抗日”！	100
8月17日：	小泉“蠢”一郎，阿利葛多！	103

第四辑 **齐抗日**

华巫联手向日讨公道！

8月27日：	华巫同胞同心合力“抗日”	108
9月5日：	以私济公，做主席难！	114
9月9日：	吴老师是一面“镜子”	117
9月12日：	殉难同胞工委出版计划	121
9月23日：	战争受害者的大团结	125
10月5日：	谢春荣律师的一席话	131
10月7日：	建设全国殉难同胞纪念碑	134
10月17日：	小泉五拜靖国神社！	138
10月20日：	大使馆示威第二回合	142
10月31日：	令人难堪的风凉话	148
12月12日：	抗议小泉首相访马	153
12月17日：	马日青年共同拾金运动	159
2006年1月25日：	悼“战友”许博义先生	164

第一辑

风
云
急

日本放火，我们救火！



新加坡追悼仪式参加记

2月15日（星期二） 晴

清早6点，陈国庆兄和我都醒来了，仓促漱洗完毕便到对面房与翁主席和松青兄集合，然后于6点半离开酒店，免得因长堤的塞车而耽误了出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办的“悼念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第38届祭礼”。果然，一抵达长堤附近，虽然天色仍暗，路灯通明，但已是“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状态，也好像面临着兵荒马乱的时刻，大家慌慌张张逃难似的。此情此景，也令我们有点心慌，昨天下午4点多从吉隆坡出发，辛辛苦苦地赶到新山，又花钱在小酒店住了一晚，假如因这交通阻塞的问题而迟到，赶不上那仅半小时的祭礼，我们岂非要赔了夫人又折兵？更令我们担忧的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种祭礼（吴老师令弟在星战亡，作为胞兄，他每年例必先到定居星洲的孩子那里住几天，然后出席这祭礼），虽然并非作为国家代表，但至少也代表了华社大部分的意愿和立场来参加，而新方有关团体也很重视我们此行，倘若迟到，回国后又怎样在工委会会议上向各位委员作出一个交代呢？

我多次经过长堤往来马新两地，甚至有一次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在骄阳底下的长堤，拖着小行李箱从新加坡徒步到新山，长堤仅长1公里左右，一面望着它左右两边的海景，一面悠哉游哉地彳亍，大约15分钟便抵达对岸。而今天七早八早就过长堤，却是平生第一次，当然也很好奇。这时，我也发现许多汽车的车牌是新加坡车牌，号码前面3个英文字母，最后又有一个，中间夹着阿拉伯数字，跟我们大马的有很大差别（砂巴的好像与星洲一样），难道是移民了星洲的新山人一早过新加坡赚新币，然后用币值高的新币在新山买价格等于新方数分之一的独立式洋楼住？不过，新加坡政府可没那么笨，听说它有限制这种精于打算盘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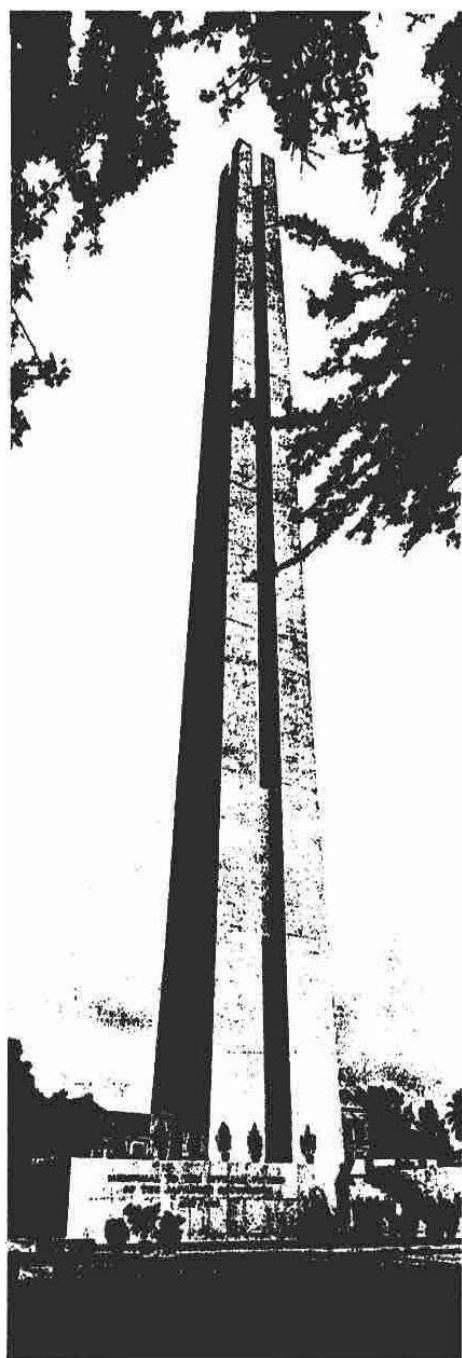
进入其岛国的次数，这样那些“聪明人”便不能取巧，365天天天都从新山过来上班了。

我们又发现各色各样的电单车，多得好像电单车厂在长堤举行新车展览会，而且骑士们在停着车子时故意使引擎快转，发出一阵阵黑烟和噪音，海关简直变成一个大巴刹，幸好附近都没有住家，否则会扰人清梦，或不幸发生类似日本经常有的“噪音杀人事件”。

出乎意外，我们的车子只被塞了十来分钟便开到了海关处，并很快办好出国手续，车子在长堤奔驰了一下子，便来到新方新建好的海关，那里倒并不很拥挤，我们坐在车里把护照交给海关人员盖印，翁主席是第一次驾其大型“奔驰”进入星岛，有点害怕，但我们只付了新币25元买了一张“入境卡”，海关官员很随便，连车厢里的行李也是随便看看（只打开车厢盖让他扫一眼罢了），就让我们开车走了，4人所有的手续不超过5分钟，效率真好，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新加坡！（注：离境时亦如此，犹如通过机场关口的绿色通道般通畅无阻，只是海关人员眼光锐利，如有做什么坏事，相信一定逃不出他们的五指山）

以前去新加坡，有时是与日本旅行团一起从吉隆坡坐旅游巴士进入星岛，这回坐私家车，路线一样，又没塞车，不需半小时，我们已抵达美芝路附近，把车停好，吃了早餐便步行到现场，而且早到半小时。之后，我们又遇到吴老师和特地从日本飞来的高岛伸欣教授，还有新加坡女作家柯冰蓉同学。

当祭礼结束后，我们大伙人便走回停车处附近的餐厅吃鸡饭，然后与高岛教授分手（他要见日本友人），由柯同学带领我们参观已改建了的晚晴园，去拜访《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社论委员严孟达和庄永康、名记钟天祥等老朋友，傍晚便一口气赶回吉隆坡。回来后，我打算把这一整天划时代的活动在自己的专栏“日本物语”里报道一下，以便向我们华社作出交代。



●日本占领时期殉难人民纪念碑高68公尺，高耸入云，壮观无比。



【附录】

2月15日早上，我们马来西亚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五名代表在翁清玉主席的率领下，参加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办的“悼念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第38届祭礼”。祭礼时间比我们每年于日本投降纪念日的8月15日，假吉隆坡福建义山举行的公祭多一倍，9时30分开始，准时于10时结束，气氛凝重，仪式隆重而庄严。

那天，我们提早抵达星岛南部的美芝路战争纪念公园，在那高达68米、洁白高耸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前，工作人员正忙着在搭好的棚架下摆设椅子，两位男女司仪热心地彩排，我们也看到武装部队退役军人、八个宗教团体代表，各国驻新外交使节，学生代表和各种机构代表陆续入场就坐。9时30分，祭礼主宾许文远卫生部长莅临，新加坡民防部队即刻鸣放“警报解除”声响信号，对来自国泰民安，又是战后出生的我来说，这是平生第一次听到的“警报”，心里有点紧张，也不由得想起当年一张拍了一个母亲坐在地上，对着被蝗军炸死的孩子痛不欲生的悲惨照片来，使我深刻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侵略者的可恶、和平的可贵！

接着在骄阳似火下，我们看到荣誉仪仗队、军号手和风笛手步操入场站岗，宗教团体代表集体为死难人民祷告一分钟，然后便是献花仪式，由中华总商会会长郭令裕带头，其余顺序为戎装打扮的新加坡武装部队退役军人同盟代表、服装各异的宗教团体代表、一脸严肃、打扮整齐的国家学生军团代表和8位中小学生代表。五个花圈献上纪念碑后，出席者行三鞠躬礼。行礼一结束，在纪念碑附近站岗的军号手便吹奏悲哀的“最



●每年2月15日的公祭，有上千中小學生參加，并獻花以悼念犧牲者，吸取歷史教訓。

后哨声”，大家默哀一分钟。之后，军号响起，荣誉仪仗队步离现场岗位，于是礼毕。

由于这次是我国代表第一次参加，新加坡媒体竞相访问团长，我们又于下午礼貌拜访新加坡权威大报《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等人。该报在当天拨出许多版位报道了星岛纪念二战结束 60 周年的活动内容，这天的祭礼是第一炮，接下来还有：3 月的拉伯多公园嘉年华会与隧道开放日；7 月的巴西班让历史游；8 月的和平纸鹤展和二战结束 60 周年纪念展；9 月的二战老兵公开讲座、二战结束 60 周年研讨会、二战文物纪念展与追悼会、阵亡战士追悼仪式。

中华总商会安排了 45 所中小学的 1200 名学生参与追悼会是值得赞赏的，连加害方面的日本尚且每年先后于 8 月 6 日和 9 日在广岛和长崎两地的原爆追悼日，安排众多学子来参加以了解被炸之惨，作为受害者的我们则更有必要这样做，让悲惨的历史得以传承下去，让下一代不会轻易把蝗军那血腥的历史暴行忘个清光。有一年，我曾在此纪念碑前替日本电视台访问过新加坡青年，当我问那是什么纪念碑时，不少人无法告诉我答案，说明了历史很容易被受害者遗忘，可见一年一度的追悼会是提醒年轻人勿忘国耻家仇的一项保证。我们很羡慕新加坡政府在这方面给予极有力的声援，反映了政府领导人和老百姓的战争观和历史观是一致的，也不会像中国那样，因日本经援而有所顾虑，东怕西怕，甚至有时还逮捕爱国的反日志士。我更佩服中华总商会神通广大，居然能把日本大使请来，而大马的追悼会，日本大使馆只派出一等参赞罢了。同样是受害国，日本的态度和处理方法却是两样，有轻重之分。

1967 年 2 月 15 日纪念碑落成时，李光耀总理致词说：“这个纪念碑将帮助我们对子孙们追述过去的沉痛经验和教训”，说明其政府很认真对待历史问题。的确，自战后迄今 50 年，它在记取二战历史教训的工作上做了许多工作，除了把祭礼提升为历年全民防卫日的一个重点项目外，规模最大的是 1995 年在全岛有关战祸地区建立了 11 个纪念碑，有的地点偏远，交通最方便的是海山街的大检证中心。与人同高的纪念碑像一本厚厚的历史书，上面的 5 种文字（包括日文）告诉人们上演过的历史的悲剧。我更惊奇的是，最近旅游促进局把战迹当作景点宣传，还印刷了精美的《二战自助旅游小册子》放在机场，鼓励游客前往参观。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那段惨痛的沦陷史才没褪色，没被遗忘。

历史暴行，可以原谅，但不能遗忘。新加坡之行，让我们看到当地人如何严肃看待历史和悼念那些在一场历史大灾难中死难的无辜和无助的老百姓，大马政府在这方面虽有待努力，但我们的工委会却已一致同意



要向新加坡人看齐，准备把今年 8 月 15 日的公祭办得更好，以悼念昔日千万亡魂，好让他们在九泉之下安息……。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9-3-2005。题为〈可以原谅，不可遗忘〉）

又：付在刚面世不久的拙作《日本军政下的马来亚——3 年 8 个月的悲惨故事》第 8 章〈晚晴园——孙文纪念馆〉之后的短文，则记录了我们一行人参观晚晴园的情况。全文如下：

2005 年 2 月 15 日上午 9 时 30 分，我与马来西亚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主席翁清玉、秘书陈松青、委员吴志超、陈国庆五人，第一次出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办的“悼念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第 38 届祭礼”。祭礼结束，吃过午餐后，我们便在新加坡女作家柯冰蓉女士的带领下，驱车前往晚晴园参观，得到管理人冯仲汉与文佐成两位先生的热情



●日本人很喜欢参观“晚晴园”。

款待，并带领我们参观了翻新了的晚晴园，特别是文先生那又热情又风趣的详细解说，令我们受益匪浅，渡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下午，谨在此对他们的盛情厚谊表示万二分的谢意。

通过这次的参观，我发现纪念馆的

名字已正式改为“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晚晴园”只不过是其俗称了。当然，上述“日本统治下的新加坡”展览厅也消失踪影了，只剩下几张跟日本军政有关的相片，如蝗军进驻此园，把它占为通讯站的相片而已。至于那批假牙和眼镜等遗物，也不知去向，有待向中华总商会查询清楚。

10 年后重访晚晴园，令我有人面桃花之无限感慨，所以我把记录了 10 年前的晚晴园在战争历史教育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的这篇短文保留和翻译出来，以表彰她的非凡的一页。

顺便也在此介绍一下其近况，因为该纪念馆毕竟告诉我们是哪位伟人改变了中国？华侨为什么被称为“革命之母”？有哪些活动曾在晚晴园进行过？

与上面提到的王永丰先生所讲的不同，这个属于新加坡最珍贵的国家古迹之一的“孙中山纪念馆”，是于2001年11月12日，即孙中山诞辰135周年纪念日，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1楼的“和平室”，通过许多历史图片，文物及录影带，将晚晴园在不同时期里的不同角色，生动地描绘出来。

在“历史走廊”里，观众可以感觉到时光倒流，看到清朝从盛到衰的经过，八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在这么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里，孙中山诞生了。

“奋斗室”则介绍了孙中山的出生与童年，求学行医的经过，以及创建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和发动十次起义的艰辛历程。

2楼的“新加坡室”与“南洋室”带我们回溯孙中山在新加坡、马来半岛及东南亚其他地方的革命活动，还有为他的革命活动出钱出力的一批南洋先贤。“时代走廊”和“遗珍室”则展出了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绘画、塑像和历史文物。

在建筑物外面右边的围墙上，有一个与人同高，而且很长的露天铜制浮雕，描述了华侨建埠、蝗军占领新加坡和举行大检证等虐政的历史故事。我也看到浮雕上刻有前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的发言：“身为新加坡国民，我们拥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这力量就是大家对过去的共同记忆和对未来的共同展望。我们不能忘记二战时，‘大检证’带来的惨痛，我们应该访问经历过这场浩劫的人，将他们如何在侵略者制造的战乱中活下来的恐怖经验描绘出来。”

果然是新加坡年轻有为、思想进步的部长，他的历史观与战争观非常健全，一言一语都是铿锵声，侵略者日本那些经常口出狂言的部长们该“向新加坡学习”吧！

据说，此浮雕耗资100万星币，由新加坡李氏基金会悉数捐赠，到此园一游，千万勿遗漏了这个重要的角落啊！因为它也是晚晴园最新而又别出心裁的露天“日本统治下的新加坡”展览厅！



留日同学的“抗日运动”

4 月 7 日（星期四） 晴

〈甲峽非日本的“生命线”〉发表于今天的《南洋商报》“言论”版上。因 3 月版面改革，主编嘱付以 1000 ~ 1100 字最好，只好长话短说，写了千一字左右来批评日本对马六甲的野心。（注：《凤凰台》杨锦麟主持的“有报天天读”介绍了这篇短文，说明中方也很重视甲峽的“国际化”和日本对她虎视眈眈的问题）。

早上，驾着车时，留日同学会中部领导人 P 来电，讨论反对野心勃勃的日本妄图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事。他建议弄张签名文件让留日同学签名，我大表赞成。留日同学最知日本人心，跟日本的距离最近，遇到如此重大关头、波澜万丈的时候，如果还三缄其口，佯装不知，忘了起带头领导的责任和发表恰如其分的意见，则必定会被人笑话。因此马上用电脑打好了以下的格式：

马来西亚纪念日据殉难同胞工委会发动

签名反对不承认战争责任的日本

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敬请签名或上网签名，发表感想，长短不拘）

网站：www.scah.org.my

有鉴于日本积极想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重新扮演一个“有用”角色，即在 21 世纪内，日本将配合霸权主义的美国的世界战略，特别在亚洲作为一个“好兄弟”以分担军事任务，使美国称霸世界的美梦永久持续下去。

另一方面，近年来，野心勃勃的日本继续篡改历史事实（把“侵略”改为“进出”），妄图修改和平宪法，把自卫队升级为“军队”，甚至连小泉首相也 4 次参拜作为军国主义象征的靖国神社，而且态度越来越骄傲，蛮不讲理，不管是否伤害亚洲受害者的心，也去大拜特拜一番。

因此，马来西亚纪念日据殉难同胞工委会于 2005 年 4 月初设立上述网站发动了签名运动，反对日本“入常”，在第一天即收到 900 余人签名和发表感想（也敬请上网阅读）。

谨在此希望各位留日同学站在维护国益和正义的立场上，支持这项签名运动。谢谢！

姓名	:	_____
性别	:	男 / 女
IC 号码	:	_____
TEL	:	_____
E-mail	:	_____
感想	:	_____

（注：趁同学会召开会员大会时，P 兄把我上面的签名单复印了多份，交给留日同学签名，结果反应不错，反映了部分留日同学具有正义感和爱国精神，很关注这问题，而且采取了非常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对小泉提出了抗议。有的人还在感想栏写下以下的意见（问题是骄傲的小泉“蠢”一郎会否越听越有意思？抑或装没听见，一句话也不想再听了？）。

1：“反对日本入常！”

2：“反对日本军国主义！”

3：“日本的错，不承认，当然反对！”

4：“不负责任的民族，怎能做领导？”

5：“旧债未偿，妄想主持全世界事务，被反对是理所当然的。”

6：“亲自发动战争，又不承认战争责任，是很可恶的！”

7：“不懂日本干什么，但我绝对反对军国主义或帝国主义！”

8：“不对就是不对，无理野蛮者，怎会有理智人性，为世界人群做公平的事？”



与日本大使馆员“密谈”

4月12日（星期二） 晴

晚上7点多，我怀疑自己老懵懂，把日本大使馆二等秘书K约吃晚餐的时间搞错了，于是匆匆忙忙出门，到了双峰塔对面的日本餐厅“大关（Ozeki）”，才8点半，于是进去问K到了否。女服务员答曰还未，于是过马路去双峰塔内的日本书店纪伊国屋看书。后来，我才发现自己摆乌龙，约会时间的确如对方所定，是9点正，但老实说，我傍晚没吃东西，肚子也饿瘪了。怎么约人家吃饭，会定在这个时刻呢？

K是一个彬彬有礼的斯文年轻人，又像大学研究院的研究生，看样子不超过30岁，他也说大孩子刚出生。问他哪个县人，他答曰是新潟县出身，东北大学（其前身为鲁迅留学过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法学系毕业，原本任职于法务省（司法部），相信他逗留我国两三年后，便会回到老巢去工作。

我们一边吃一边谈，当然，跟日本人吃饭，即使是大使馆人员，也少不了啤酒助兴。目前，我们和大使馆的关系可谓进入多事之秋。4年前，曾为了小泉这个王八蛋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而发动了签名运动反对，并拿了签名册子送到大使馆，交给一等秘书N。去年8月，为了“入常”，我们几个工委会的成员也在主席翁清玉的带领下，去大使馆门前拉了布条抗议。

这一阵子，我们华总有意发动更猛烈的“反日”运动，打算搞一个华社社团盖章反对日本入常的抗议大会，令大使馆负责人马上慌张起来了。所以才找我来了解情况。果然，K问了我关于华总这个组织的结构，有多少成员等问题。也难怪，K才驻马一年多，我看他只不过是派来我国收集情报，本身本来对大马的情况不甚了了的。

接着也谈到“奉纳金”官司的问题。我先“下马威”，告诉他日本当时是用恐吓手段叫我们“捐”钱，不捐则有性命的危险，现在我们要日本政府如数归还那笔巨款，而且是连本带利还给我们，那是天公地道，理所当然的。

我补充说，有专家算到日方应归还 15 亿令吉，他算了算，说值日圆 450 亿圆，相当于早期日本的日圆贷款援助中国一年的款额。我开玩笑地对他说，假如日本愿意在庭外跟我们和解最好，即归还一笔我们满意的款额，便可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其实，我想试探一下他的看法罢了。我们心知肚明，要在这种官司里打赢可不易，但我们也不能通过庭外解决这种半途而废的方法，让日本政府占到便宜和逃避责任。我们必须奋斗到底，要日本如数还回它勒索我们的钱财。

他告诉我，迄今为止，日本政府跟外国在有关战争赔偿的问题上，已有 30 余宗官司，场场都是控方（即受害者方面）输掉，只有一场原告是华工的官司，虽然被告日方的企业打败了，但也无需付出赔款。我只顾听，不反驳，也不表意见。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你们的官司是不会胜的。打了等于白打。”我也知道日本法官不是很中立公正的（有的外交部退休高官当法官呢！），那里敢期待这些“帮亲不帮理”的法官的“良心”和“道德”呢！其实，我们早已有打输的心理准备，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并非金钱，而是造势，即制造舆论以抗衡以小泉首相为首的日本右派蠢蠢欲动的野心和野蛮无理的言行，和给双方的下一代留下一个历史教材，使历史悲剧勿重演。当然，我也没表明我们这方面的意图。有所保留，不能把底牌也翻给他看。

啤酒喝了两大杯，话也谈了不少，穿了日本和服的年轻女服务员频频掀开布帘进房来，暗示营业时间差不多要结束了。我一看手表，已是 11 点 10 分了！在吉隆坡喝酒，虽然不必像在东京的居酒屋那样，老是得担心最后一班火车开走，然后必须懊恼不堪地溜到廉价的简陋“蜂巢酒店”过一晚。但毕竟人家要打烊，工人也要收工的啊！就这样，我便告诉 K 已晚了，他便“埋单”。如此这般，我们的一场“密谈”就此草草落幕了。



不怕输的官司

4 月 24 日（星期日）大雨

早上，翻译了自己打算于今年 8 月 15 日出版的新书《日本军政下的马来亚》中的第 15 章〈蝗军残忍至极的拷问〉的一两页文章后，便于 11 点 10 分左右匆匆忙忙出门，把 M 丢在 KLCC 前面，便朝市中心的茨厂街驶去。今天是礼拜天，一路上都没什么车，可进入苏丹街，却有点阻塞，篮总在望时，才想起尊孔独中庆祝建校 99 周年，好几位穿童子军服装的学生都忙着维持交通秩序。

从篮总步行到中华大会堂，迟到了数分钟。大厅已是人山人海，热气腾腾，我正要往台前去找贵宾高岛教授，却反而被他叫住了。

不久，华团盖章反对日本“入常”的抗议大会便宣告正式开始了。大会主席致开会词后，司仪便叫我上台评论一下小泉在印尼向胡锦涛道歉的用词。我指出，日应用“谢罪”来取代“由衷反省”，而且日方如此斤斤计较用词，反映日人未彻底反省。我又说，我们必须听其言，观其行，行动最重要，日本必须以行动证明它“由衷反省”。

为了参加这个抗议大会而特地从与大马相隔千山万水的日本飞来的高岛教授作为贵宾，也是唯一的日本外宾，他被邀请上台讲了半个小时。他指出，日本趁经济不景时，凭藉军事行动创造有力条件为由，申请入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然而全日本无人察觉不妥，背后已隐藏危机。日本又认为军事行动有助于日本恢复当年勇态，因此日本向联合国申请“入常”时，日本人一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日本的动态，特别让人感到忧心，如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还是持著参拜靖国神社的意愿。小泉虽然作出公开道歉，可是却还有参拜靖国神社的意愿，显然是令人感到羞耻的。

今天的集会颇受国内外媒体重视。本地电视台也多达两家。外国媒体当然是日本的最多，计有《日本经济新闻》、时事通讯社、日本广播协会（NHK）和富士电视台。问题是采访了的新闻材料会否被“崇洋鄙亚”的总社采访主任录用，我不敢对他们有所期待。

开完会，吃了几口华总招待的饭菜后，高岛教授便和雪华堂会长拿督黄汉良、工委会主席翁清玉、谢春荣律师、陈松青等人商讨打官司事宜，得出的结论如下：

第一，有关提到海牙国际法庭去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那边只审理国与国之间的争执。

第二，至于官司先在我国打，据谢律师说，可以是可以，但我国只承认有6年时限，事隔60余年，很难被受理。即使受理，日方律师可能会要求我国撤消此案，变成半途

而废，功亏一篑，毫无结果，正如日本人所说的“开店休业”那样可笑。

第三，至于赴日控告日本政府。高岛教授说，横滨的律师们认为，胜算不大，不值得打，所以不愿意帮助我们（其实，律师是应该帮助弱者的，不管胜或赢，怎能因为没信心取胜，便不帮弱者。如此律师，未免太商业主义，欠缺正义感）。高岛教授建议，既然对方没有兴趣，也不勉强，下一步可要求东京那些专司维护人权的律师来帮忙，而且他们也是不收费的。讲到这里，教授不好意思地说：“我找不到律师来帮忙，真没脸见各位。”

我则请示教授，我自己也认识一些律师朋友，可否让我私下探询一下。在这之前，我怕“双管齐下”会制造麻烦，万一有两个律师都答应了，又决定拜托哪一位好呢！届时高岛教授就难下台了。

翁主席和谢律师都主张我们负责人应到日本走一趟，并由我作向导和通译，以了解情况和打官司的可能性。不过，大家很快都认为费用太厉害。两三人一起去，动辄花上一两万令吉也不出奇。假如有进展还无



日本教授幫理不幫親

高岛伸欣当年只是一名地理老师，28年前游览马六甲时，改变了他的生活，更因1998年成功起诉日本教育部而蜚声国际。

身为日本琉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高岛伸欣，曾游遍全马，凭吊逾60座日据时期侨胞殉难纪念碑，对祖国认真检视过去，进行真正的历史反思。

高岛教授在日本教科书篡改侵略史实一事上，更是不平则鸣——起诉日本教育部审核教科书滥权，成为次宗成功的类似判例。

他周日出席华总等本地华团主催的反对日本人常联署盖章抗议大会时，高举日本1万日元面额纸钞示众，因为纸钞仍保留明治时代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肖像。日本政府此举的背后原因耐人寻味，因为福泽谕吉的思想学说，间接造就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军暴行。

详文见A3



所谓，如成绩差堪告慰，无法交代清楚，人家便会追究责任，以为我们去日本“吃风”、“叹世界”，旅日期间只顾看樱花、吃寿司、大喝“杀客（日本酒）”……！

傍晚，工委会在紫藤茶原餐厅给高岛教授洗尘。我买了《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的夜报各一份。后者除了头版报道了 380 余个华人社团盖章反对日本“入常”外，还在中间拨出两大版详细报道。教授在台上义正词严地演讲的相片也登得很大，相信他回国后，可以向各和平团体和有关集会交代，让日本人知道小泉罪大恶极，不得人心，几乎所有的马来西亚华人都反对他。

这次是我们原有意出机票请教授来为大家报告日本右派的动态，但他老是不愿给我们收条，也不透露所花费用。结果大家只好请他回东京后才把有关收条传真过来，好让我们清理这帐目。

又是忙碌的一天啊！

【附录】

最近，多次访问我国的琉球大学教授高岛伸欣对我们发出了一个重要讯息：明年是日战败 60 年，对日人来说，一个甲子意味着过去一切大可忘个清光，故提醒我国战争受害者应尽快向日索讨应获赔偿的战争赔款。为此，大马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打算在这方面为同胞奉献微力，特别是追讨“奉纳金”案，将积极跟进，并与华总相辅相成，并肩前进。

日人对待旧事物，往往会采取一种“付诸流水”的态度，过去的事让它过去，既往不咎，即使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大罪，亦可跟随江户川那滔滔大浪流向太平洋，一去不回头！不过，实际上也未必如日人所说，全都付诸流水。他们会用筛子把不光彩、不人道的丑事筛掉，留下“光明”或“受害”的一面，如教科书不提南京大屠杀、空袭重庆或华侨大检证等惨无人道的罪行，反而只顾大谈“解放”东南亚等“侵略有功”论、歌颂军神和赞美日俄战争（打败欧洲大国）、首相和国会议员竞相拜祭战犯、指责朝鲜“被侵占本身亦有责”，或申诉“受苦受难”一面，如东京大空袭、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惨案……。不擅长分清是非黑白，糊里糊涂的日老百姓很容易受其右派政客摆布，结果只顾自己的方便，对己不利的观点乃至批判则避之大吉，爱理不理。

对于日据时期蝗军以“奉纳金”为名，实为勒索的手段强逼我国人交出 5000 万元叻币（包括星洲），事过 60 年问题仍未解决。日政府口口

声声说已与我国政府“解决”，华人再也无权索偿。我们并非想翻案，1967年9月21日，东姑首相跟日政府签署了“亲善付款协定（用‘亲善’可便宜了日方，因有转移视线，逃避战争责任之嫌）”，赔了两艘价值仅马币2500万的远洋货轮和提供训练海员等服务了事。我方也同意二战的不愉快事及影响两国关系者，作“完全与最终的解决”。其实，那时并非“人民当老板”的年代，民意有无被反映，日方又是否对受害者应得赔偿有所意识，显然是个问号。人们怀疑日方乘人之危，恶用我国期待日本经援的急切心理而占了便宜，草率赔两艘旧船了事。这种情形在韩国尤甚。朴总统时代，军妓曾要求赔偿，可惜军事强人只顾争取经援发展经济以对抗北韩，加之美国施压，只好草草了事，受害者声音到了喉咙便喊不出来。有日本学者指出，非但此赔偿金没支付给直接受害者，其中一部分还回流到日方政客！

幸好随着民主化到来，“政府对政府”的赔偿虽已解决，我们也无需翻案，但“（日）政府对民间”赔偿的新概念诞生了。有中国学者认为，日应给予中国人民多达1800亿美元的“民间赔偿”。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曾赔款给韩菲等国军妓，而当年被苏联抓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当苦工的旧日军也以个人身分起诉俄国政府，要求赔偿，日本政府对此更大力支持。难道只有日人可向人家政府索偿，华人则无资格向日索偿？这样算民主吗？公平吗？我国有论者认为既然双方政府已解决这问题，若再以个人身分索偿，是一种“自取其辱”之举，可惜他没看到日人也在奋斗不懈地向俄索偿。民主化时代中，“政府VS民间”这一新概念的诞生诚然可喜可贺，我们与日本政府均应勇于接受。

当前国际法或许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但这些所谓“国际法”大多属欧美列强精心炮制（联合国亦由欧美主导），未必神圣无比。试看其“无主地先占”论，既使其殖民主义合理化，也让日强占钓鱼台合法便可窥其全豹。另一日人强烈主张的是时效问题。一个甲子一过便一了百了，或不了了之，无需对历史负责，但法律或时效论均非万能药，可治疗侵略战争带来的创伤，何况历史无“时效”，千年万载后，历史还是历史，蝗军的重大罪行更无法从历史消失，或让时间冲淡它。

目前工委会已获我国四名律师和日方的律师支持，帮助我们追讨“奉纳金”。我们必须强调：追讨并非贪图钱财，而是要追索回自己的财产和讨回一个公道罢了！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12-11-2004。题为〈马日律师支持索讨“奉纳金”〉）



舆论支持的重要性

4 月 25 日（星期一） 晴

早上读报，看到《南洋商报》仍以两大版报道昨天的华社社团盖章反对日本“入常”的情况。昨天晚上买了两份给高岛教授（他演讲时的照片也登得很大），看到《南洋》那么热心报道，令我也感到很兴奋。因为我个人最反对日本“入常”，大家那么积极支援和参与这项反对运动，令我深信大家很支持我的“反日”立场。有时，我更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这次也如此，心里正暗自高兴道：“小泉你这个鹰派首相，你好事多为，不理睬我们反对你参拜靖国神社，反对你修改历史，反对你当美国打手……，你看，你的所作所为终于引起人们的愤怒了！你真是罪有应得，恶有恶报了！你不相信，就看看我们《南洋商报》这两大版的抗议声吧！”

老实说，今早读报，我真的很怕昨天夜报中的那两大版“抗日”版面会发生变化，消失踪影。2001 年 9 月 6 日，新山华团不满日本篡改历史和掩盖罪行，在哥文茶公墓前展开抗议行动，高潮是焚烧“头号战争罪犯”及“小泉纯一郎”纸人。当晚，我在苏丹街买到《南洋》的夜报，头版就用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版面予以报道，最吸引人的是焚烧日本败类头像的彩照，我如获至宝，珍藏起来，后来被我收录在工委会出版的《精魂忠骨，永昭日月——日据时期殉难同胞追思活动 1995 年～2001 年纪念刊》内（149 页）。那料，第二天在我办公室看自己公司订阅的《南洋》，这大新闻却在头版不见了！是否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把它移走，则不得而知。这个谜有待相关人士告诉我答案。所以当我看到那两大版安然无恙地出现在早报时，心里的高兴无以形容。我庆幸我们的历史没有遭到来自某方面的压力而被篡改，或被抹掉。

霹州57团体代表 责日本篡改历史

怡保 24 日讯

霹州 57 个团体代表今早聚集怡保江沙路霹州中华大会堂的大草场，齐声抗议日本篡改历史，并为二战时期殉难的同胞默哀一分钟，在抗日殉难者纪念碑前献花公祭与拉横幅请愿。

有一百多名支持者出席今早 11 时许在上述地点举行的“抗议日本篡改侵略史大会”，草场也是育才国中现址，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宪兵部杀害我国同胞的地方。

抗议日本篡改侵略史大会由霹州 16 个民间团体号召，获得州内 57 个团体代表参与，出席者包括巫裔及印裔同胞。

仪式开始前，出席者为殉难同胞默哀一分钟，过后由工委会主席蔡长深致词，工委会秘书岑启铭宣读霹州民间团体和人民对二战日本

侵略亚太国家罪行告示书，新希望工作室负责人张树钧代表读出五点声明，其他致词的包括霹州老友联谊会总务刘道南、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霹州主席马燕图等。

致词仪式后，大家移步到抗日殉难纪念碑处为殉难的同胞献花、展示横幅。

号召举行大会的 16 个民间团体是：北霹州华人大会堂、马来西亚兴汉社、霹州华社联合会、霹州留台同学会、霹州老友联谊会、霹州韩江公会、霹州赤溪会馆、霹州文艺研究会、瓜拉光校友会、斗华校友会、霹州华人文化协会、新希望工作室、马来西亚文化协会霹州分会、霹州大专青年社、乡土文化研究会以及金宝古庙联合会。

岑启铭宣读告示书时，希望日本政府面对亚太国家和其他地区人民方兴未艾的反日示威、游行、抗

议行动，进行深刻反省，并坚决要日本对他们的二战侵略罪行负起历史责任。

应向德国学习

他希望日本学习德国，对二战侵略罪行向亚洲受害国，人民谢罪。他们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以免为害世界和平。

“我们永远牢记马来亚在二战期间，遭日本雄军蹂躏残杀人民的 3 年零 8 个月，我们正告日本政府，我们对二战日本侵略亚太地区，日本不但没有悔意认错、诚心道歉、合理赔偿，还刻意歪曲历史、篡改史实、美化侵略表示强烈愤慨。”

“不尊重历史，对侵略罪行毫无悔意的国家，是不负责的国家，将永远得不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

民的尊重、谅解与信任。”

发表五点声明

张树钧代表团体发表的五点声明如下：

- 1) 严厉谴责日本政府歪曲史实，屡次篡改历史教科书，掩盖日本雄军在二战侵略亚太国家时所犯的奸淫、掠夺与杀戮的战争罪行。
- 2) 强烈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 3) 坚决要日本政府对二战期间对亚太各受害国所犯的侵略罪行进行反省、认错、道歉和赔偿。
- 4) 坚决要日本政府对在二战侵占马来半岛时期，向我国人民掠夺的 5 千万叻币奉纳金，立即按值赔偿。
- 5) 促请政府不要支持日本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幅请愿。
霹州约 60 个团体代表在抗日殉难者纪念碑前献花公祭与拉横



这件“喜事”告诉我们，日本的确欺人太甚，已到达了我们的舆论（其实是一小部分而已）不能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的地步了。小泉太坏蛋太野蛮之故，使我们华社的凝聚力更强大、更爱国了。这样说来，我们岂非要感谢小泉这个日本败类！？只是不知道小泉他自己是否知道，他在马来西亚华社作出了这么大的“贡献”？

可见我们能取得如此特佳的效果，媒体在这方面起推波助澜的作用是很重要，而且是很大的，希望它们再接再厉，继续支持我们华社。在日本，右派的媒体多如天上繁星，报纸有：《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月刊有《文艺春秋》、《正论（其实是歪论连篇）》和《诸君》，周刊有《SAPIO》和《周刊文春》等，出版社则有文艺春秋社、扶桑社、产经新闻社、PHP 出版社等，真是数不胜数，形成了一股巨大无比的反动宣传力量，于是乎谎话说了一百遍，便变成“真实”了！战争犯罪也变成“圣战”、“建设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而且使众多日本愚民昧夫投入它们的怀抱，与亚洲受害国家敌对，损害着日本的国益和民族利益。

我于 1998 年底告别住了 25 年的日本回国定居后，发现我们的媒体



在这方面都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努力，值得给予肯定。它们遇到这类问题，例必拨出巨大篇幅加以追踪报道。一位老同学收集到有关蝗军侵略我国的剪报亦有好几大册，字数近百万字。我经常意识到要在保存这些资料方面做些工作，例如把这些原始资料分门别类，收藏在一个战争历史图书馆供人翻阅，并编印成书，方便当代人阅读或留给后人研究亦未尝不可。总之，留日的我，责任重大，也老是对这一点耿耿于怀，更对自己说：“我若不做，逃避责任，未免太自私、太不负责任了”。

当然，这一切都需要有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支援，作后盾，否则像一辆没有汽油的保时捷，车子再好再高级也无用，因为把资料编印成一册书本，印刷费至少要十千八千，印一套，印费当然更惊人。但愿我们华社早日醒悟，筹些钱来做好这种先人留下来的工作，否则后代子孙一定会责备我们这一代人懒惰和无能。

日本时事通讯社的垂青

4月26日(星期二) 晴

《南洋商报》今天刊出了〈中日关系的负面因素〉(注:著者为自己专栏“日本物语”所写的短文),那是昨天早上到中华大会堂借用它的电脑电邮给言论版的L小姐(我的电脑有问题),她马上就排版付印了,证明该报也很重视直走下坡的中日两国关系的走向。

下午4点,NHK新闻节目报道,町村外长会利用不久在京都举行的亚洲外长会议,再度向李肇星外长提出谢罪和赔偿的要求。听了令人觉得好笑。前两天,小泉首相在雅加达表明日本“由衷反省”,不愿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谢罪(日语中道歉的最高级用语)”,自己却为了使馆遭中国民众破坏而继续作无理要求。这个野蛮无理的右派外长太可恶也!试想想,中国民众被日本改史和参拜战犯等问题激怒得失去理性,才做出越轨之事。事后,中国政府很理智地间接作出赔偿(非国家立场,而是通过上海市政府进行赔偿之形式),而且也逮捕了46名爱国青年归案(其实他们是太爱国,太生气日本之故,而一时冲动地破坏日本使馆及公物,犯了轻微之罪),向日方暗示中国愿意承认无法保护日本使馆的责任(中国驻日使馆亦遭日本右派泼漆,却没见日方愿意负起责任)。

目前中日之间的纷争,追本溯源,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小泉政权太野蛮。他既不承认战争责任,也多次挑衅,借端生事(小泉拜战犯事件),别说受害者的我们,笑佛都会冒火啊!事后,日本对这事件非但不反省,町村外长反而像疯狗般,咬住人不放,一直对中国穷追不舍,真岂有此理!

时事通讯社的记者N突然对这事件很感兴趣,多次联络雪华堂的张依玲小姐,想采访我们对这事件的反应和态度。我后来拨了个电话给



他，告诉他如需要任何协助，我们会很乐意提供。

日本虽然是一个“新闻大国”，报纸既多如天上繁星，数以千计，而且右倾的《读卖新闻》每日出版的报份超过 1000 万份，是世界销量最大的报纸（可惜其立场属亲政府，在改宪问题上，比保守政府更积极、更右倾，可见其大也不过是浪费地球的宝贵资源，更使其毒害读者之罪责增大）。然而，一个令日本人永远难以抬头的是，他们还未有一个足以影响环球的国际通讯社。美国有美联社（AP）和合众社（UPI），法国有法新社（AFP），英国有犹太人创办的路透社（Reuters），前苏联有塔斯社（TASS），这五大西方国际通讯社的阴影笼罩着大半个地球，它们的讯息左右了环球的舆论，可谓五大“情报帝国主义”。

日本现有的二大通讯社，即时事通讯社与共同通讯社所提供的消息，主要还是出售给日本国内的大小报章，我国的华文报都对他们的“商品”不大感兴趣，看不到他们记者写的新闻（记得我留日前的 70 年代，本地华文报曾采用过它们的新闻，不知为何现在没有了？）。话虽如此，目前，这两家通讯社却在我国设立了办事处和派驻特派员，以前共同通讯社驻马社长 Y 也是我的好朋友，有时也带他的越南太太找我们吃饭聊天，或采访我，问我对日本的想法，然后写成访问稿传回日本，让日本各地的小报（共同通讯社的客户）采用。

除了上述两大日本通讯社之外，日本的半官方电视台 NHK 亦有在吉隆坡设立了办事处，最具权威的《朝日新闻》则在新加坡设立办事处，有事才派其特派员来吉隆坡采访（马哈迪好像曾发过牢骚，说日本这些媒体不重视大马，据点只设星洲）。

日本这个国家是很“崇洋鄙亚”的，或者说它们老想着“脱亚入欧”。像我国这种弱小国家的新闻是很难在日本舆论界登大雅之堂的。欧美的消息日日见报，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新闻犹如凤毛麟角，即使我国首相访日亦不例外，偶尔看到也只不过是用来补白，或刊于可有可无的报屁股那里去，等于看了没看，报了没报。例如最近印尼烧芭引起的“烟害”问题，我们纷纷戴口罩，呼吸困难时，它们只字不提，等我们晴空万里，烟雾消散，视野突然开阔起来时，日方的媒体却煞有其事似地在“海外安全情报”的节目中，大肆报道我国烟害严重，并警告日本人旅行时，只好避开我国，如此报道作风，真令人喷饭，啼笑皆非。我真担心许多日本人看了这“明日黄花”后，贸然取消其大马行呢！

又如我们最近“反日”，即使到大使馆前拉布条抗议，或数百华社团体集合于雪华堂举行抗议大会，或某些华团领袖群情沸腾，大烧小泉“蠢”一郎的鸟像，日本媒体都好像无动于衷，泰然处之。我每天看唯一在海

外有提供卫星传播服务的电视台 NHK 的新闻报道，总是看到其记者拼命报道中国与韩国这两个大国的“反日”动态，却从未看到我国那轰轰烈烈的“反日”运动在其荧光屏上亮相三五秒钟，好像我们的“反日”是没有任何一点新闻价值似的。孙子兵法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日本人如此忽略我们马来西亚人的心情和日本观，日本领导人又怎能推行正确的“亚洲外交”呢？所以，对于时事通讯社的这一新尝试，我是极其愿意伸出援手的。我的期待，无非是想扭转日本媒体那“脱亚入欧”和“大国主义”的不良倾向。

写到这里，我油然想到日本大使馆的图书馆寻找资料时的经验。也许是这图书馆规模小得很可怜之故，我发现那里很缺乏立场比较中立和思想进步的出版社（如岩波出版社）或报社（如《朝日新闻》社）的出版物，反而是文艺春秋社或扶桑社等右派出版社的刊物这里那里都是，出尽风头，占尽优势。在该大使馆一楼办理签证时，我拿起那些供客人阅读的日本报纸一看，我也发现那里只放着亲政府的《读卖新闻》和对保守自民党一边倒的《产经新闻》，对政府诸多批评的《朝日新闻》却不见踪影，欲读不得。我并非反对大使馆放着右派报纸让人看，我只希望它同时也能让我们在那里读到敢于对其政府讲不同意见的报纸，这样读者才有更多的判断材料，观点才会正确和中立一点。

这回，日本的大通讯社时事通讯社对我们特别垂青，我则希望日本读者因此会得到更多的马来西亚消息，包括反对小泉首相利用参拜靖国神社大捞选票的奸诈行为和对美国一边倒的恶劣政治作风引起众多马来西亚人的不满等资讯。

加油吧！时事通讯社！

【附录】

这一阵子，反日新闻铺天盖地、图文并茂地侵占各报国际版，有的还出四大版专辑，怕读者看漏消息。如此“骚动”，不输恐怖分子骑劫客机猛撞纽约世贸中心的九一一事件。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各地爆发猛烈反日示威，是谁煽风点火？町村外长召见王毅大使，非但不自省，反而斗胆要求谢罪与赔偿，到了中国谈判，仍依样画葫芦，简直是“恶人先告状”。80年代，日本赢得“名列世界第一”声誉后，倍加骄傲，在美国怂恿下，这20多年来，一直处心积虑地篡改历史，“侵略”变“进出（又译作‘潇洒走一回’）”；恬不知耻地给军国主义涂脂抹粉，洗脱罪名；不管亚洲邻国反对，整军备武，修



改和平宪法，提升“自卫”队为“军队”，以公然替霸权主义老美充当帮凶。如此缺德，是非不明，无历史感，对战争责任不负责的国家，竟以出钱第二多为理由，要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当一个可决定战争，用兵打人的常任国，乃天大的笑话也！故使受害国家纷纷抗议，令日本政客坐立不安。了解这背景，还敢说日本有理，受害国胡闹，必须向日谢罪和赔偿吗？难道这不是日本放火，中韩等国事后拼命救火吗？

向大使馆猛掷石头、丢鸡蛋及保特瓶，以泄满腹愤慨的粗暴行为虽情有可原（日本欺人太甚，行为难免过激嘛！），但，公平地说，这毕竟不值得鼓励，若不守法，变成民粹思想，则会失控，授人以柄，壮大恶人先告状的狗胆，也让美国正中下怀，达到离间中日友好关系的目的。当前上策，莫过于有效利用媒体那无形力量反日“入常”，我国报刊拨出宝贵版位详加报道是好例子。可惜日本媒体属大国主义，东南亚一带的“反日”示威，却被它们忽视，只字不提，仿佛只是一场中日纷争罢了，可说是“反日示威”报道的一个死角。本月初，纪念日据殉难同胞工委制成网页签名反对日本“入常”后，首日即有900余人点击（现超过2千）。接着，留日同学会开会员大会，也有65人响应。而雪华堂和各州华堂亦纷纷行动起来，包括烧小泉雕像、社团联署盖章抗议大会和义跑签名（约1800人签名）……。

这一切终于引起日本时事通讯社的注意，其驻马特派员联络工委，有意追踪网签消息。日本乃报道大国，大小报刊上千，电视电台亦多如繁星，它们若积极采购该通讯社的消息，则签名运动的影响力将笼罩全日本，让日人了解不反省的日本永不得人心，不可妄自尊大和妄想当拯救人类的“救世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接到中韩等11国的110多个非政府组织反日“入常”后，改变亲日立场。相信我们一举一动的威力，绕地球表面飞越十万八千里抵日后，也会改变日人错误想法。敬请即刻上网 www.scah.org.my 签名，好让日本右派政客死了“入常”之心。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3—4—2005。题为〈日本放火，我们救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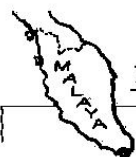
孙建成编制战争资料集

4月27日（星期三） 晴

这几天打算去洗车，车箱却堆满了杂物，于是动手收拾，发现塑胶袋里有好几本又厚又大的资料集，我才想起前几天参加华社盖章反对运动时，孙先生要我购买他私人制作的资料集，全部大约5、6本，索价100令吉。我决定买下，因为工委会打算搞个资料室，孙先生的资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何况他一个人为控告日本政府日夜奋斗，购买这些资料等于在精神和行动上支持他们的运动，何乐而不为？

孙先生的资料来源主要是《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东方日报》，以及《SUNDAY STAR》与《SUNDAY PLUS》等西报的报道文章。他叫人印成A3或A4尺寸，然后几十页装订成一本资料集。有时，许多日本人到瓜拉庇劳访问他们时，他也毫不吝啬地大送特送一番，幸好日本人有补贴他一点费用，否则，这位驾的士为生的劳动阶级不宣告破产才怪。

可惜的是，这些资料集都是他一个人去做，身边好像没有精通编辑工作的朋友协助，因此有些资料重复，浪费了纸张；有的资料散漫，又没有系统地编排好，予人乱糟糟之感；有的照片没有注明出处，很容易成为日本右派反驳我们的把柄……，尽管缺点不少，但每次我得到这些资料，都很感谢孙先生的“蛮勇”，正因为他积极收集资料，东剪西贴，让每天只看两份华文报的我（有时忙得连看报时间也没有），看到很多参考价值很高的资料。孙先生不但高声批评日本政府，还静悄悄地去做这种我们华社应做的资料工作，这样的人好像不多。如多几位，我们受害的事实则会有增无减，足以使“口花花”、不负战争责任的小泉“蠢”一郎首相有口难言，招认就是。



前不久，当我们和爱国工委会进行交流时，陈凯希先生大赞我在《南洋商报》的专栏“日本物语”上经常批评日本政府，令他读了很痛快。华总会长拿督斯里林玉唐听了，便说道：“应该编辑起来印成书本流通市面，我们华总应该献出一份力量啊！”

老实说，替我出版拙作，当然可喜可贺，谢天谢地，但我听了他的建议，却想起孙先生那些资料，它们都是未经琢磨的钻石之原石，稍微加工一下，便是一颗星光灿烂的钻石。但我只听在心里，不敢在这些伟大华社领袖面前太过突出或喧宾夺主，但愿下回有机会再遇上他，才献议编印这种资料集。

一年前，老同学谭荣楷兄因为上了年纪，对几十年来苦心收集到的书籍和资料都变了心，许多好书都廉价转让予人，一些关于日本侵略我国的剪报也一并送了给我。他早已把剪报分成以下几个专题：“死亡铁路”、“香蕉钞与奉纳金”、“日治时期森州华族蒙难史料”“血染我山河——日本侵华史实”、“惨痛的战争”和“Malayan Chinese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Selected Source Materials(Editor:Shu Yun Tsiao, Chua Ser Koon)”，然后装订成册。听了拿督的建议，我真想与吴老师等

庇勞日治歷史圖片資料展

報導

local@orientaldaily.com.my

（瓜拉庇勞18日讯）日治时期「3年零8个月」历史图片及资料展在瓜拉庇勞举行，欢迎公众到访参观。

配合二战61周年纪念，马来西亚日治时期蒙难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计划在瓜拉庇勞住家举行资料展，展出20多年收集有关日本蝗军3年零8个月，在马来西亚犯下残酷暴行的历史资料。

历史图片展将从7月1日开始展出，展览馆征收的入门票是儿童1令吉，成人2令吉，入门票所得悉数将充作孙建成交脚基金及生活费。

今年71岁的孙建成，从1984年至今，22年为蒙难同胞家属索赏争取合理权益奔波，他坦言，当中见

过了不少好人、善人、伪人。

他向《东方日报》表示，如今，他因糖尿病锯了一只脚，加上该会会员对该会活动的热心渐渐冷却，他也对协会渐显无力感。

他强调，虽然大家已冷却，不过，他为了历史不被篡改、揭发真相，他早有准备设馆将20多年来收集的资料、剪报等，公开展出。

「所以，此次配合二战61周年纪念，我把800多份剪报及图片资料，张贴在自己住家，加上200多幅罕珍培群独中学生收集的相关漫画，一起展出。」

他说，20多年前，有感同胞在日本蝗军于二战时期被无故杀害，却没有获得合理赔偿，愤而激起赤子情怀，欲为家人及同胞讨回公道，因此全马各地奔走，搜集蝗军暴行的罪证。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作者柯冰蓉，从新加坡劳探望孙建成，为他的历史图片展打气。

「没想到，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现在，我无所求，只希望学校及社团，可以鼓励年轻学子组团参观，让年轻一代了解史实，还原历史真相。」

难能可贵的，在孙片展览展出之前，《日·华人受害调查》的作者新加坡远道而来瓜拉庇成，给他极大的鼓励。

人一起分工合作，大家拨出一些时间来编几本资料集，然后在“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历史丛书”的名目下印行。除了孙先生和老同学的资料，再加上我自己收集的，肯定会编印出一套完好的资料集或“稗官野史”，让下一代随时能通过这种书籍去了解日本侵略我国的真实情况。

在日本，据我所知，许多右派积极通过出版事业，为推行军国主义的战争贩子洗脱罪名或涂脂抹粉，而且随着左派势力的日趋式微而更加猖狂。在吉隆坡的纪伊国屋书店，就摆卖着 300 种以上，肆无忌惮地在受害国的我国大卖特卖呢！

另一方面，比较有良心，对侵略战争有所反省的一些正派政党如日本共产党，倒也很热心于这方面的出版。此外，那富甲天下的宗教团体创价学会也出版了一套，我也曾买过一本跟新加坡有关的。

总之，日本人能，我们为何不能？侵略者尚且拼命编印资料，大喊受苦受难，惨遭蝗军蹂躏的我方却麻木不仁，冷冷清清，让历史烟消云散，化为乌有，能不痛心和羞耻吗？

Malaysia Boleh！我发誓要向孙先生看齐，在类似的工作上献点棉力……。



反日新闻犹如“洪水猛兽”

4月28日（星期四） 晴

连日来，大小报章的反日新闻像洪水猛兽般向我们袭击而来。特别是权威大报《星洲日报》最热心，经常出一大版的特辑，有时这特辑也多达四大版，图文并茂，轰轰烈烈。加以现在的报社都很乐意投资，全部彩印，五颜六色，日本大使馆负责人看了一定会气急败坏，狼狈不堪。可见小泉“蠢”一郎首相不理睬人家心里如何难受，径自去靖国神社大拜特拜大小战犯一轮，到头来他自己也得遭殃，成为一名与“战犯”没有什么区别的历史罪人，日本老百姓则蒙受莫名的冤屈！

每天早上，我都勤于剪报，因自己是守卫“日本问题”的范围，所以有关日本的新闻，不管长短繁简，一律剪存。以往要找到一条半条日本新闻，的确不大容易，自小泉登场拜相以来，他制造的新闻特多，如我没讲错，他可说是战后以来最会制造新闻的日本首相，只是他提供的新闻，都是坏的居多，而且会对日本与亚洲的关系带来不可小看的破坏性或杀伤力。

记得1982年，日本教育部修改历史教科书的事件发生后，亚洲各国群起攻击日本。那时作为新加坡《星洲日报》的驻东京记者，我当然不能像许多日本报纸的驻亚洲记者无视当地动态那样，一直保持沉默，只字不提，所以我也给言论版写了许多评论，而这些文章，只让中国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参考消息》以及香港《百姓》月刊也予以转载。当时驻在东京的中国记者也不少，只是中国改革开放伊始，记者只能代替官方发言，不可能发表自己的观感，除非是中国政府命令下来了，他们才敢抓笔批评。因此我的评论便以“物以稀为贵”的理由而横跨中港台及新马等华人圈，也使数以万计的读者认识了我，知道新加坡报界里存在

着这么一位敢于指责日本的小记者。

那次有关教科书篡改事件的新闻，可说多到像“洪水猛兽”般，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日本政府管辖下的亚洲经济研究所（坐落于东京都市谷站附近）竟动员一批人员来处理有关剪报。我也曾向他们借阅其目录，发现大约有上千件，用了4、5个文件夹按日期顺序排好，让读者能一下子窥其全豹，了解到亚洲受害国家是何其愤怒日本人对历史不诚实，对战争受害者不愿认真反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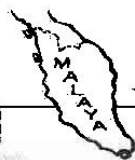
这次小泉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了选票去拜战犯，以争取他们和他们遗属的选票，的确可恶极了。我们华研也应向亚洲经济研究所看齐，

把这些剪报处理得当，以供国人研究，而且当我们的子孙有一天要向小泉算帐时，这些宝贵的材料便会起很大作用。

数年前工委会编印《精魂忠骨，永昭日月——日据时期殉难同胞追思活动1995年~2001年纪念刊》时，我曾建议把有关小泉修改历史、参拜靖国神社和大小战犯以及我们华社大加抗议的剪报和漫画收录进出。一眨眼，这本特刊已出版了3年，但回顾它里面的剪报，虽然快要成为明日黄花（不，应该说是“古董新闻”吧？），但我们不仅不会嫌弃它们，重新读一次，反而对今日小泉的做法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参考作用非常大。所以，当我们处理这些刚从报上剪下的新闻时，我们不断埋怨是“洪水猛兽”，但现在需要找一些资料来帮助我们了解小泉为何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甚至不久就要四而五地去拜战犯时，这些数年前的剪报，虽然不是什么“金银财宝”，但至少也是我们的“精神维他命丸”，增强我们抗日的信心，有百益而无一害。

只是，目前这批凌乱的新剪报，该由谁去好好处理一番，否则它们会从“史料”变成毫无用途的“死料”呀！





日本大使馆未雨绸缪

4 月 29 日（星期五） 雨

“陆先生，我想请教一下，你们的工委会会不会在 5 月 4 日，即五四运动 86 周年那一天举行什么反日示威运动？”

大使馆的一等秘书 N 打电话来这样问我。刚派来马来西亚不久的他，中文讲得很流利，发音也比我的广东腔华语好得多。我用中文淡然地回答他说：“我们这里不是中国，应该不会有这种计划。”



●吴老师左右两手拿着“停止 参拜!”、“居心叵测”的牌子抗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

我们虽然是华族、“龙的传人”，也很重视五四运动，但毕竟这里并非思想统一的中国，而是一个多元种族社会，凡事必须考虑到其他种族的感受和立场，何况我国政府比较“亲日”，如果擅自作出与政府立场相差太远的事，也是不明智的。所以我们工委



● 众多记者来采访我们的抗议行动。

会并没想到要乘胜追击，再一次利用这种节日大肆“反日”。我也很坦白告诉他我们的处境，明人不做暗事，光明磊落，高风亮节，假如还有一场隆重的“反日”示威，先通知大使馆也无妨。

记得过去两年在福建义山的公祭，尽管是大热天，N与部下两人仍是西装革履打扮，以“贵宾”身分参加祭礼。吴老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他们两位是贵宾，我们不可怠慢人家。请你跟随着他们，好好替他们做翻译。”老师的交代，我当然不能不听，遵命就是。其实，我们做人也无需小家子气，人家以贵宾参加，当然要以贵宾待之，何况人家是来向我们的殉难同胞叩头悼念，怎能拒人千里外，那么无情无义呢！只是，我不明白，新加坡举行公祭时，日本大使亲自出席，而马来西亚举行时，却降一级，只由一等秘书来参加，尽管我们的受害程度不比星岛方面轻微。日本如此“大小眼”，叫人感到不是味道。

又记得去年10月初，我们工委执委到日本大使馆前拉布条，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提呈声明书时，出来接待我们的就是N。当我表明是给提呈声明书的翁主席当通译时，他用中文对我们说：“不用翻译了，请你们讲中文就行了”果然厉害，日本政府为了多了解我们华人的对日感情，这回派来了一位精通中文的人来。于是我也想起，不久前在日本餐馆请我喝酒吃饭的K是法律专家，他被派来，无非也是要从专业的角度来研究我们打算控诉日本政府，要求归还“奉纳金”的问题。针对性非常认真，用人头头是道，折射了日本政府也很认真看待我们的“反日”行动。

N也向我们表示不解，明明小泉首相已在雅加达针对过去表明道歉之意后，为何还会有上述盖章抗议大会出现。我回答说：“那不是口头上的三言两语的道歉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改史问题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仍未了结（‘入常’问题要到今年9月才分晓），所以那天



我们的‘反日’大会依然如期展开。(因电话讲话不方便，我没针对小泉的“反省”反论，例如他言行不一，对赔偿只字不提，又年年参拜靖国神社的甲级战犯等)。”

他又问，阿都拉首相也没表示反对日本“入常”，为何华人反对？

我告之曰，政府有政府的立场，我们民间有民间的立场，不相同也无所谓。

N 收线时，还对我说：“陆先生，下回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我回答说：“谢谢！随时奉陪。”

第二辑

堵住军国遗臣的大嘴巴！



NHK 的“反日”节目

5 月 2 日（星期日） 晴

收到日本朋友替我录下的录影带，里面收录了上月底（放映日不详）的 NHK（日本广播协会）特别节目《海外网络》——“彻底验证：世界如何看中国的“反日”运动”。

据朋友说，这个由经验丰富的日本名节目主持人道传爱子小姐主持的节目，在傍晚 6 点的新闻节目结束后播放，长达约 15 分钟，里面也收录了该电视台驻马记者广濑公巳那天在我中心访问我的一个片段。

节目首先报道了上个月中国热血青年猛烈反对日本“入常”的示威行动，及日本要求中国谢罪与赔偿的现状（当然中国认为这是日本的错误历史观所引起的事件，完全不需赔罪，只通过某种形式对受害领事馆和商店予以补偿便算尽责了），然后介绍了世界主要国家媒体的看法，每处两三句话便交代完毕（我的发言亦然）。

记得那天广濑来我中心拍摄时，竟花了一个上午，别说摄影记者们累坏了，受访者的我也在精神上饱受折磨，疲劳不堪。我很清楚记者的职责，首先是尽量多收集资料和素材，然后才会有取舍选择的宽裕。摄影记者也一样，他们也想多拍几分钟，然后从中挑选出表情自然，内容又有趣的片段，所以那天早上，也是记者出身的我，对摄记的种种要求，如请我作打电脑状（其实我打得很差劲）、读报和埋头写稿状等等，当然一一照办，充分提供方便，而对于事后仅放映几十秒钟，稍纵即逝，也是可以理解，毫无半句怨言。

在节目中，最先被介绍的是中国以外的亚洲受害国家，即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三国观察家如何看待中国的反日运动。

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韩国 KBS 电视台报道了中国反日运动的情况，

长约45秒钟。广播室里的韩国广播员这样评论道：“在中国，反日运动正在扩大中，而且变成暴力化，经已高涨的反日情绪好像一发不可收拾。”该台驻华男记者则报道说：“只要日方不作出让步，小泉首相不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我想反日运动还会进一步升温。”

接着该节目介绍了华人占人口的80%的新加坡CNA电视台的报道，长约50秒钟，比韩国的多了几秒钟。日方广播员向观众说明了新加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拥有一段被日本占领的历史。当地的电视台的处理方法很谨慎，它一边担心抗议运动的火花会在星岛产生引爆作用，一边又作出对中日两国的立场都有所顾虑，又显出要公平对待两国似的报道。当地的女广播员如此报道说：“小泉首相在中日峰会之前表明谢罪，以期缓和中日间的紧张关系。但是，同一天，80名日本的国会议员却一起参拜靖国神社！日方辩解说，那是早已预定的节目，但那参拜未免太不合时宜了。”

第三个被介绍的是我国的情况，还有该台驻马特派员广濑记者亲自亮相。这片段首先报道了上月我们华团在雪华堂举行的反日本“入常”的盖章抗议集会——“华团



联署抗议大会”，然后播出我个人的访谈，长达2分半钟，比韩新两国多了两三倍（我的谈话仅30秒钟），似乎反映了NHK特别重视我国的“反日”动态，可圈可点，可喜可贺。

道传主持人用动人悦耳的声调介绍我国的抗议情况时说：“邻近的马来西亚又如何呢？华人占人口之四分之一，这些华裔国民，积极赞同中国的抗议行动。”

接着，30来岁、西装革履打扮的广濑站在吉隆坡独立广场的大钟楼前，手拿麦克风，一脸严肃不苟地这样报道说：“正当中国发生反日运动之际，上个月马来西亚华人也在各地举行了反日集会。”

广濑的开场白一结束，荧光屏便出现了那天假雪华堂举行的华团联署抗议集会的热烈场面和华总会长拿督斯里林玉唐致词的一幕。林会长义正词严地指出：“我们感到非常愤怒。这种愤怒之情，跟曾经成为日本



的牺牲品的中国人与韩国人的是一样的。”

广濑又说：“参加集会的人对于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和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并认为日本不应忘记在大战中屠杀华人的历史事实，日本的‘入常’也不应该获得支持。在‘向东学习’的政策之下，马来西亚拜日本为师，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前年取代了马哈迪医生出任首相的阿都拉首相，虽曾表明要继承‘向东学习’的政策，但他却准备把视线逐步转移到中国去。占人口四分之一，在环球又拥有一个华侨网络的马来西亚华人，正在与中国加强经济合作关系。所以，在马来西亚，中国的存在是不可加以忽视的。马来西亚的华籍记者，在日本居住多年的陆培春先生也认为，日本要与马来西亚维持应该良好的关系，必须好好清算过去。”

广濑一讲完，便出现了那天他来我中心访问我的录像，当然，早已被砍得七七八八，只留下三言两语罢了。我摆出一副严肃的脸孔对日本观众说：“我们的感受跟近乎同胞的中国人是一样的。换言之，我们是声援中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作为受害者，跟中国人拥有相同的经验，所以中国人的作为，并非不是不能理解的。”

广濑最后简短地作出结论说：“战后 60 年，以马来人为主的马来西亚的对日感情虽然已获得改善，但华人对日本的不信任却仍然根深蒂固。”

韩、新、马三国反应被介绍后，节目便介绍欧美国家方面的反应。道传小姐说：“欧美媒体认为日本在教科书和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对策有问题，但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中国。”

以下是它们的看法。

西班牙 TVE 电视台报道说：“实际上，中国的反日示威，是得到当局默许下而正在扩大中，我们想拍摄示威的情况，却遭到当局多方阻扰。明后天会发生什么事，谁也不懂，而当局也可能管制不了示威活动。”

法国 F2 电视台则报道说：“居住中国的数十万日本人感到很不安。一位旅居北京的日本女士这样表示说，中国人告发的历史问题，并非我们这一代的责任，为何我们受到攻击，实在难以理解。”

接着，NHK 介绍了英国权威大报《泰晤士时报》的社论——“Shouting is not a policy—China has to find more mature ways（NHK 把这个题目译为“中国别那么孩子气！”）”，该社论指出：“日本自 1972 年与中国恢复邦交以来，一直向中国道歉，而且已正式道歉了 17 次，到底中国要求日本做什么呢？她应该讲清楚。”

其实，曾与蝗军敌对的英国人是不大理解日本人那复杂而又奥妙的心理的，口头上的道歉，讲 100 次也无用，最重要是应以行动证明。这

边讲道歉，那边却在拜战争罪人，对这种日本败类歌功颂德，甚至把他们当作“战神”大拜特拜，等于肯定侵略战争和大量屠杀华人的坏勾当！难道在马来半岛被蝗军大杀特杀，还抓他们的俘虏去泰缅边境的“死亡铁路”当苦役的英国人还未被蝗军杀够、欺负够？九泉之下的英军读了这篇“社论”，相信会从地狱爬出来或从天堂跳下来到其报馆大事抗议一番吧？

至于中国的要求是什么？只要翻查一下胡锦涛或温家宝等中国领导人历来的发言，便可知道受害者的中方并没对日本提出过什么苛求。在老毛一人讲话算数的时代，中国为了避免加重日本老百姓的经济负担，一口拒绝了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战争赔偿，只要求日本承认罪责和记取教训，并维护和平，使世代友好下去而已。中方如此宽宏大量，不计旧仇，难道做得不对吗？洋记者带有色眼镜看中国，袒护小日本，其实暴露了他们自己的无知和浅薄罢了。我真怀疑他们的国际感觉有问题，而当权威大报的发言人，更令人笑掉大牙呢！

欧洲媒体的看法草草带过后，便是日本的老大——美国的媒体的看法登场，当然这是一出“压轴戏”，充当这节目的结论。首先，NHK长篇累牍地介绍了保守派报纸《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国政府煽动反日示威〉，把矛头指向拼命救火的胡锦涛政府，而不是三番四次放火，不断向亚洲受害国家挑衅的小泉“蠢”一郎等日本右派政客，简直变成了日本政府的代言人，不！而是献媚争宠的帮凶或打手。该报恬不知耻地评论道：“胡锦涛政权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点燃了民族主义的火焰，并大加利用，这是危险而不负责任的决策。”

它的评论才是“危险而不负责任”呐！跟英国的亲日媒体可说是难兄难弟呢！我想，将来不久，日本政府也许会颁一个什么三等勋章给他们吧？

亲日评论登场后，NHK又找到了该报驻东北亚（东京）的男记者安东尼·法依欧拉现身说法。

他评论道：“这个问题并非只是日中两国对立的问题，我们也应注意到那是中国国内的问题。抗议运动的扩大已使中国政府无法加以控制了。现在是反日的，但两星期后，也许会变成一项要求民主化的示威运动。这是问题的关键，全球的亚洲问题观察家所关心的正是这一点，中国政府要怎样来解决呢？而且示威的性质会产生怎么样的变化，也值得大家瞩目。”

节目到此，道传主持人插入另一话题。她说：“欧美的媒体已逐渐对中国采取严厉态度。中国政府的立场依然主张，引发示威的责任在于日



本政府的错误历史观点。但，另一方面，中国也正在压制着反日情绪，以防止反日运动越来越激烈。”

节目又放映了 4 月 23 日，小泉首相在雅加达与胡锦涛举行峰会的片段。NHK 记者补充说：“在峰会上，胡锦涛主席仍然采取强硬态度，在历史问题上决不让步。另一方面，峰会一结束，胡锦涛主席马上破例举行记者招待会，并说，中日关系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是，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的方针是不会改变的。”

这时，NHK 介绍了上海电视台的有关新闻报告。日方记者报道说：“中日峰会结束后，中国加强取缔反日示威运动。在日本总领事馆和日本餐厅受到袭击的上海，当地的电视台访问了被问罪的示威者。”

一名曾丢石头的青年后悔地对观众说：“犯罪是不可饶恕的。”

另一青年也表示：“我感到很后悔，希望大家把我的过错当作一场教训。”

接着 NHK 的镜头介绍了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与学生对话的热闹场面，双方对这问题针锋相对，的确发人深思。某男生问道：“我们应如何表达爱国心？”另一男生则提问：“日本打算‘入常’，您不认为其外交姿态是非常具攻击性的吗？”还有一女生也指出：“日本五大报都大事报道了示威运动，但中国的媒体却有一阵子几乎没加以报道。您的看法如何？”

样貌严肃，举止文雅的吴建民不愧曾任中国政府的发言人，他泰然自若地回答道：“日本和中国的政治体制与媒体世界是完全不同的。这些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当你们到海外去走一趟后，便会发觉有很多差别。而 21 世纪的爱国行为则是，充分考虑国家的利益之后才采取行动。”

到此，道传小姐通过卫星传播与该台驻北京记者北川薰对话。她问道：“今天也有报道说会有示威活动，您有得到什么资讯吗？”

北川答：“没有这种消息。在有人呼吁举行抗议运动的上海和南京，警方正展开严重戒备。经过这场运动，胡锦涛主席采取最新的日本对策是，要求日本在行动上进行反省，但另一方面也决定广泛地展开中日双方交流和合作方面的活动。在无法在靖国问题上得到日本让步时，他一方面采取强硬态度，另一方面又向中国国民申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希望他们冷静下来。中国国内也遵守这个方针，因此两国关系有望改善。中国旅游局负责人与日本旅游业代表团见面时，也说政府会严厉对付反日运动和保证日本游客的安全。不过，本周将有一个五四运动纪念日，互联网也有人呼吁举行示威，所以表面上很平静，但仍然有过激的示威活动随时爆发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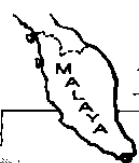
NHK 还访问了刚在上海新开张的日本羊华堂超市负责人土高昭彦，他认为不必过于担心，他们的警备也一切如常，并无特地加强一番。

最后，NHK 访问了我的老友——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萨姆·詹逊。这名在亚洲地区采访了 40 年的老记者告诉 NHK 记者：“这回的示威运动，的确有使中国陷入了非常不安定的局面之虞。中国政府默许暴力，显示中国仍未成熟，难以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尽管对日本有所不满，但暴力和破坏行为是不可原谅的，而中国拒绝谢罪也是不可饶恕的。天安门事件发生时，中国用坦克车镇压，这回却没使用，但现在仍存在着类似天安门事件那种不稳定的局面，则是显而易见的。若政府失手不能控制的话，人们就会怀疑中国今后能否平安无事地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

被问到美国的看法时，他这样回答道：“美国认为，防止亚洲发生战事是最重要的课题。假如中日打起来，那一定是一场很激烈的战争，所以美国认为日本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是很重要的，而且在联合国，日本和中国的立场是必须平等的。否则，要解决北朝鲜问题将很困难。而要实现亚洲和平的唯一方法，也是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应该平等。”

道传小姐最后作出结论：“各国关心中国何去何从，中日两国能否和平共处，是东北亚问题的先决问题，正因如此，各国对前景表示了不安。”

纵观上述，我们可以看到，NHK 作为半官方的电视台，它不能不报道我们亚洲受害国家的一些感受，但它却很巧妙地把重点置于欧美对中国的批评上，以嫁祸于人，让日本政府摆脱“放火”或“加害”之罪。从这个意义来说，擅长操纵情报的日本右派政府，会在幕后利用必须获日本政府经援的 NHK 的巨大影响力，来对中国施压和为自己开脱罪名或涂脂抹粉。这种利用舆论的计谋和阴险的攻势，简直是一个杀人不见血的杀手锏，好好先生和好好女士的日本人，更会在不知不觉中同情其坏蛋政府，并作“恶人先告状”，指责拼命救火的受害国中韩等国老是反日，故意找日本的麻烦。想到这点，老实说，我心里愤怒无比，所以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把这个节目的内容记录下来，让国人明白日本政府如何狡猾，如何奸诈，日本媒体如何亲日，甘于被权力机构蹂躏……。因此，我们自己必须团结一致，不分彼此，不分种族，以便把矛头对准那恶劣无比的小泉政权，不，还有亲政府、自甘堕落的日本大众媒体。



马来人看日本侵略问题

5月4日（星期三） 晴

早上读《星洲日报》，一个标题很吸引了我：“林冠英：马不应支持日入常，马来妇女也成慰安妇”。该报道说：“马来妇女也曾经被逼成为日本慰安妇，大马不应接受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委。”林冠英还出示由两名剑桥院士合著的《被遗忘的军队》（2004年出版）中的一张照片。该照片说明一群在安达曼群岛被释放的马来亚慰安妇，图中出现穿沙龙的马来妇女，证明不只华裔女性成为慰安妇，大马的马来妇女也一样曾遭受日本军人的摧残。

乍看之下，这段新闻也颇耸人听闻，而且新闻价值很高。我知道工委会于1996年8月出版的《太平洋战争史料汇编》，收录了陈妙华译自《Berita Harian》，刊于《新加坡早报周刊》的一篇文稿——〈马来“慰安妇”心头永远的痛〉。文中介绍了受访时65岁的莎蒂阿玛（Sadiah Mat）、66岁的莫丽安赛（Meriam Said）和70岁的玛丽安依布拉欣（Mariam Ibrahim）当过蝗军军妓的悲惨故事。莎蒂阿被带到缅甸一所“慰安妇”长屋，在那里逗留了3年多，曾被大约6000名蝗军当作泄欲工具。她因初期不愿受辱，惊恐呼叫而屡次被蝗军大力捏颈，差点被捏死，直到现在她讲话时还结结巴巴，喉咙也时常痛。至于其他两位的遭遇，亦同样悲惨，不必细说。

我们的政府由于必须仰赖日本经援和其投资，因此采取比较亲日的立场，这是公开的事实。作为政府领导人，他们有各种考量和顾虑。正如中国政府一样，他们把20世纪的战争赔偿和21世纪的国家存亡问题放在天平秤上一秤，便发现后者更重要，未来比过去要紧，所以在战争责任和赔偿问题上，不断向侵略者日本作出让步，甚至一分钱也不要日

本人赔，只希望日本在经援上慷慨解囊，支持中国发展经济（最近，日本为了中国在靖国问题上猛烈批日，已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日圆贷款。当年，如果，老毛和周总理要日本赔偿，据学者说可得1800亿美元，比向日本讨援助更好而且更实惠。历史似乎证明，两位老人家打错了算盘，看错了人，让日本右派占尽便宜）。

我国政府跟中国也属难兄难弟吧？

不过，我回忆起大约一星期前，《星洲日报》报道过马来国会议员针对二战期间蝗军的侵略罪行，提出要求日本道歉的新闻，于是翻箱倒箧，找回那旧闻一读，真令我感动异常。在感动之余，马上为《南洋商报》的“日本物语”专栏写了一篇短文《团结日人反日“入常”》，以鼓励我们的马来同胞站在正义的立场上，更积极地给我们华族打边鼓。

【附录】

一位女生突然要求我中心退回留学日本的报名费。她说：“爸看了那些轰轰烈烈的反日新闻后，便不让我留学日本了。他说日人那样坏，日本那么可怕，去日本留学，不仅浪费钱，还会学坏呢！”的确，若只读这一阵子日本篡改历史事实，160名议员集体参拜崇奉战犯为神明的靖国神社，恬不知耻地想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坏消息，一定会断定日本跟布什总统眼中的伊朗或朝鲜一样，变成“邪恶轴心国”之一了！

部分中国年轻一代，已流露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一见日人就反，一谈日货就抵制，乃不健康现象。世间一切事物应一分为二，切忌用一根竹篙打翻一船人。试想想，在地球村时代里，许多经济活动都成了一种国际交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非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敌对关系。前几年，日指中国大葱冬菇倾销日本，导致菜农损失惨重，因而加以限制入口，大肆抵制。其实，那都是日商在华投资生产的农产品，结果日人自己也吃亏。如今中国人抵制日货，亦犯类似毛病，许多日货是中日联营制造，换言之，那种经济活动互惠互利，可谓“合则两利，离则两伤”，一旦分手，将破坏两国利益，使中国经济停滞、失业人口增加。除非对方是反华右派企业，正如支持台独的“绿商”，才值得抵制，用此非常手段对付。

关键还是我们必须冷静和理性地处理问题。另一方面，团结爱好和平、反战反军国主义的日人，以阻小泉带领日人误入歧途，亦是上策之一。日本思潮虽是右派占上风，但各种民调显示，近半日人仍属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正派人物，值得争取，跟他们站在同一战线上与右派抗衡。4



月 24 日雪华堂举行社团盖章反日“入常”时，琉球大学的高岛伸欣教授也特地从日本飞来一天声援我们，使该运动获得更多国人认同，盖章社团亦达 328 个之众。在日本，类似高岛教授的好人不少，属友非敌，何不加以团结，同舟共济？

上月底，有多名巫统的国会议员首次在国会里“反日”。拿督邦莫达说：“我国不应因为与日本友好而低头”；拿督巴达鲁汀也表示：“我们也应要求道歉，我们的祖先在日战时期遭残杀和不人道对待，被强奸和灌肥皂水等。”拿督莫哈末阿兹则苦诉：“许多老百姓遭残害，啊……太残忍了，日军强奸女人，也将别人的女人和女儿抢走。”

三拿督反应强烈，跟政府立场相左，外交政次拿督再纳阿比汀亦认为始料不及。但这毕竟是“公道在人心”，难能可贵，又无损国益和国家尊严，何况阿都拉首相鼓励讲真话、说内心话。可见我们团结日人前，亦有必要跟国内反军国主义的执政党议员携手合作，同仇敌忾，以壮大我们的声势，这样被小泉误导的日人才会早日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10—5—2005。题为〈团结日人反日“入常”〉）

4/5/2005 星洲日报

之中，图左可见穿沙龙的马来妇女。
→在安达曼群岛被释放的马来亚慰安妇



林冠英：馬不應支持日入常 馬來婦女也成慰安婦

（马六甲3日讯）马来妇女也曾经被逼成为日本慰安妇，大马不应接受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委。

出示图片证明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出示“被遗忘的军队”书中一张照片，该照片说明一群在安达曼群岛被释放的马来亚慰安妇，图中出现穿沙龙的马来妇女。

他说，这张图片证

明，不只华裔女性成为慰安妇，大马的马来妇女也一样曾遭受日本军人的摧残。

“行动党认为，内阁应重新检讨外交部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委的立场。”

他透露，行动党原欲提呈意见书给外交部，外交部副部长佐瑟沙朗也应允于今日接见行动党代表，谁料却临时取消，令他深感遗憾。

他也遗憾马华、民政

党和人联党，不在内阁提出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委的事。

他今日出示的书本，是由2名剑桥院士所著，于去年出版。

出席今天新闻发布会者包括行动党哥打拉沙马那区州议员周玉清、怡力区州议员吴良山、许世骏、李焕都、何家进。

一甲子年，战争责任完了？

6月8日（星期五） 雨

孙建成先生来电话，问道：“听说有人说，过了一个甲子年，日本的战争责任便完了，赔偿也追不到钱，到底是谁说的话呢？”

我没正面答他，也没告诉他谁说这句话。我心里正想告诉他：“由我们受害者的角度看，即使法律没站在我们受害者这方面，硬性规定战争责任只耐60年，但我们心窝里可没有这种不合情理的规则，我们会永远战斗下去，直到日本人认错，主动负起作为加害者应负的责任。换言之，我们是不会让那些不合情理的‘法理’带头走，我们不能为了法理而忽视了自己受害的事实。法理不是100%对的。”

可我还未讲出我心里的话时，性急的孙先生却暴跳如雷地说：“过去，很多日本律师组团来找我，想了解战争受害的情况，当我提起通过法律要求赔偿时，他们却说‘没有时间听了，我们必须告辞。’日本的律师都是没有用的人。”

老实说，打官司的确不容易。第一，我们没钱付给日本律师，人家一定敬而远之。如果我们希望他们跟我们工委会委员一样，所做的都是属义务性质，分文不取，未免太过理想。第二，日方律师没有信心，认为这种官司很难打赢，不如不打。曾有律师问我们，要打一场会输的官司吗？。而我们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即使会输也要打，输也甘愿，因为我们是要讨回一个公道，钱还是其次。

孙先生是受害者之一，骂了十多二十年，甚至飞去日本大骂一顿，但日本领导人连放个屁也没有，把他当作狗吠，所以他越来越暴躁、不耐烦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凡事都需要花时间，需要一个过程，何况需翻山越岭，远涉重洋，我们的耐性更会受到考验。我们坚信，既然事实和



真理都在我们这一边，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不畏艰难，一定会成功，何况我们已迈开第一步，今后只要一步步地走下去，一定会达到目的地，日本战争罪犯及其同情分子一定会低头认输的。

本月 15 日，工委会召开本年度第 11 次会议，由下午 5 时开始。我希望孙先生也能于傍晚 6 时左右，当我们的会议接近尾声时，能来与我们交流一下。但住森州瓜拉庇劳小镇的孙先生却对我说：“晚上驾车眼力不足，无法参加。”——这又是一个大难题！

【附录】

一日本记者欲访问柔佛州战争受害者对于二战结束 60 周年的看法，我原想介绍 C，不幸年近古稀的他已去世，只好介绍被拉去死亡铁路当苦工的 S 老先生。10 年前在东京与他有一面之交，我作为新加坡记者访问过他，S 老听说日本记者想见他，他很高兴，马上约好了时间。可翌日他公子却在电话中一口爽约，拒绝老父受访，理由是老父周围 200 余名战争受害者，满怀期待他去东京后有些眉目，但事实上一切赔偿都落空，致使怨声四起，老父心灰意懒，公子更感索然。幸好再三要求下他才予以谅解，让老父见记者。

的确，许多受害者千里迢迢飞赴日本申诉，要求道歉和合理赔偿，都以失败告终。原因是日本老赖帐，以“两国政府间已解决”为“理由”断然拒绝。日本没想过，赖帐行不通，越赖就越损害其国益和国际形象，被看作是一个不承认战争罪行的邪恶国家。

二战结束 60 年，即一甲子年已过（人生仅能过一甲子年啊！），日本仍无法处理善后，让受害者一直痛心怀恨地诅咒日本，可见其政客多么无能和愚蠢。8 月 15 日，小泉首相虽已“真诚”道歉，但言而不行，道歉百次也无用，赔罪后需赔偿，在教育工作上工夫，防止军国主义复辟（特别他本身应停拜靖国神社）……。若能爽爽快快地、大大方方地认罪道歉，赔偿尽善尽美，严防军国思想死灰复燃，誓言扮演和平大国，让天下受害者尽欢颜，高枕无忧，从此日本高风亮节，说话大声，何乐而不为？日本已付给本国战争遗属抚恤金数十兆圆，而应赔亚洲受害者的金额，不过十分之一，为何如此吝啬、“算死草”呢？斤斤计较，聪明反而被聪明误，结果自己损失最大，受害最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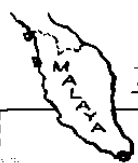
战后 60 年，从走过的足迹看，今日日本跟战后不久被美国改造了的日本，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日本。最不幸是，目前日本居然绕一大圈，回归战前，几乎跟军国日本毫无二致，从“和平日本”摇身变成了“好战

日本”！试看：1、海外出兵，自卫队将升格为“军队”。2、妄图修改和平宪法，放弃专守防卫（不放弃战争），研究“先发制人”。3、批准把“侵略”改为“进出”的右派教科书出版。4、小泉为首的鹰派政客参拜供奉甲级战犯为神明的靖国神社。5、大国主义萌芽，妄图通过银弹攻势，利诱非洲国家以实现进入联合国当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6、众议院发表二战结束60周年声明，删除“侵略”的字眼。7、鼓吹“中国威胁”论，把台海纳入防卫领域……。

好吧！退一万步说，就算日本“对”完，日本政客“神圣”无比，有歌颂军国主义的自由，但日方难道没看到亚洲国家意见多多，反日运动风起云涌、于今尤烈吗？或想想各国受害者为何纷纷赴日控告日本，要求赔偿？栽培了多名诺贝尔奖级人才的日本理应努力找出答案和寻求对策，继续视若无睹，不理不睬，行吗？

战后60年，日本国体静悄悄变质了！作为受害者，我们更需反省为何竟让日本那么轻易得逞，肆无忌惮地重蹈覆辙？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5-8-2005。题为〈一甲子年，日本变质了！〉）



在何国起诉日本政府？

6月10日（星期五）

下午收到工委会秘书处传真来第10次的会议记录。最近，由于主席很忙，一个晚上要赶两处开会，因此开会时间提早到下午5时（往时是7时）以迁就他，而这个时刻我也却比较忙，逼得有时非缺席不可，只得通过记录来了解他们讨论过的事项。

读了缺席那天的会议记录，发现有关起诉日本政府索还“奉纳金”方面有很大的进展。谢春荣律师指出，我们可以在三个国家起诉，分别是英国、我国乃至勒索我们巨款的日本。可以在英国起诉的理由是“奉纳金”事件发生的时候，马来亚是英殖民地，但问题在于费用很大，路途遥远，很不方便。在日本起诉，也会遇到类似问题，而且能义务为我们做事的律师难找，我们拜托了高岛教授已近半年了，依然没有消息。找到横滨律师会的某女律师，她也暗示胜算不大，不打为妙。未打就认输的律师，花不花钱是另一回事，请来也没用。而且对这种只看到输赢这细微利益的问题，而不理会其重大的历史意义的律师也不必期待太高，由她去罢。

正因为那天开会我不在场，他们决定先在马来西亚起诉，我自己倒无所谓，总之，要控诉日本政府就对了，在什么地方，用何种形式都不要紧，都属次要问题。

据谢律师说，当初不打算在我国起诉的原因是怕时限问题会阻扰我们去进行，不过，他指出，如果起诉的理由牵涉失信案的话，时限的问题就不存在。

他又说，起诉需要至少5个人证或物证，并联合起来，统一口径以代替当年的受害华人社会起诉。

当天，我们工委会已正式委任谢律师负责起诉，并由各委员各自寻找可用作物证的旧文件（如收据等）和人证，工委会也准备登报寻找这些物证。

没想到那天我缺席，起诉就有了这么大的进展，想必那些受害人士一定很高兴自己的华社有人替他们伸冤和要求补偿了。这该是一个历史的里程碑吧？

工委会也决定于5月19日到福建会馆和惠州会馆寻找还保留着的“奉纳金”证据，同时设法寻找金宝一名资产家——尤却娘的后人，她当时曾卖了百多间店屋充作“奉纳金”，捐给贪得无厌的侵略者的蝗军司令部。

我个人认为，公道在人心，而且证据如山，人证物证俱全，日本人是赖不掉的，越赖越对他们的形象与名誉不利。日本人若聪明，把勒索来的钱如数还给人家就好了，何必婆婆妈妈，小心眼儿的，死赖不还呢！

小泉首相啊！你参拜靖国神社那么勇敢，那么勤劳，而且大力拥护甲级战犯，说什么“恨罪不恨人”（其实这是受害者讲的话，小泉是加害国的领导人，怎会有资格说呢？可见他对我们的古语是“半桶水”、一知半解的）……，你好像很伟大和了不起，面对我们的起诉，你又会否勇敢而爽快地承认错误，大大方方地把勒索了的钱还给我们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之。



●2006年仲春的靖国神社。



从外国媒体的关心谈起

6月13日（星期一） 晴

英国BBC中文电台驻马特派员H小姐来电话，询问我槟城是否有一个战争纪念馆，我答说从来没听说过，除非是刚建好的。我只知道半岛东海岸的吉兰丹和吉隆坡有，但都没有规模，好像又由外行人策划和安排，弄得不三不四，“半咸半淡”，令人不忍卒睹。而华人约有5万人死在蝗军屠刀下的新加坡的圣淘沙岛上的战争纪念馆——“投降厅堂”，则还可以参观一下。后来，她告诉我，她也只不过知道槟城有人打算筹建罢了。

据她说，她上司打算来马采访，嘱她找些访问对象，于是我告诉她马来西亚受难同胞家族协议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身中数刀的萧文虎、我们工委的翁清玉主席、和在日据时期吃了不少苦头的吴老师。她还问认识受害的马来同胞和印度同胞否，我说不妨到街上去问一下七八十岁的异族老人家，也许会碰到一两个。这些同胞受害不多，寻找起来有如大海捞针，苦不堪言。过去，我采访柔佛州淡杯柏迈尔神经病院时，曾访问过一位当年曾在那病院里工作过的锡克族老人，但他远在柔佛州，介绍了也无用。

事后我才想起曾有3位马来国会议员在开会时大力抨击“日本蝗军残忍，既强奸人家女人，又抢人家女儿”，并大力主张“我们应要求日本道歉，我们的祖先在日据时期曾惨遭残杀和不人道对待，被强奸和灌肥皂水”、“我国不应因为与日本友好而低头”。其实，访问这三位人民代议士，便可以了解马来同胞亦有受害蒙难的观念，可以发现我国华人虽然是蝗军的头号敌人，但在许多场合下，非华人的马来同胞或印籍同胞，也会成为蝗军的刀下鬼或欺侮的对象。做记者的，应该平时伸展触角和嗅觉，如果读过这些马来议员的批评，大可利用为题材，写出一篇说服力很强

的报道。

我也告诉她，8月15日有很多纪念活动，希望来采访，例如公祭、抗日合唱会以及我本人的新书《日本军政下的马来亚》的推介礼等，不知他们有兴趣否？

谈起外国媒体，最不可思议的是，日本的大新闻社和通讯社虽然有特派员常驻，但来采访的记者不多。以前认识一位共同通讯社的记者，如果通知他，他一定会来采访。不过也难怪，他们写出的报道，总社的编辑老爷往往看也不看就丢进字纸篓。在这些“重美轻亚”的编辑眼中，我们的大新闻都会变成可有可无的小新闻，甚至是没有半点新闻价值的新闻，丢之可也。

近来凤凰台办得有声有色，自从推出《李敖有话说》等使观众获益不浅的节目后，收视率越来越高。我倒希望这个犹如凤毛麟角的华人媒体，能在这方面花些人力和时间报道一下，因为他们不是只顾替自己政府讲话的日本媒体，理应看重这些意义深远的活动才对，更何况它也老是自负是代表全球华人声音的国际媒体。下次开会时，我想必须向大家提出这问题，希望文书依玲小姐会给我们联络上凤凰台的记者。

话虽如此，我们本地其他语文的媒体却好像上述日本媒体一样，把我们的活动当作他人之事，采取视而不见，爱理不理的态度，才是我感到最悲哀的事。前不久，我们在雪华堂举行华社社团盖章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时，得到300余个社团支持时，才见到非华文媒体积极派记者来采访，的确感人。真希望他们下次也如此关心我们的活动。作为媒体，应该先知先觉，新闻嗅觉特别敏感，对我们华社这方面的活动有所关注，更何况这是我们国家的大事，他们不来采访，谁来采访？他们不支持，谁来支持？



●《日本军政下的马来亚》书影。



敦马哈迪说得好！

6月14日（星期二） 晴

最近忙着搬家，既费精神又费气力。今早去管理公司询问 ASTRO 卫星电视台装线的问题，来到中心后，又得赶紧打电话催煤气公司赶紧来装煤气，弄到这几天都没有心看报纸。

今天总算有点闲心看报了。突然在《南洋商报》看到一则报道马哈迪前首相的新闻，标题如下：“马哈迪：不随美国，没否决权，有时限——日本“入常”须遵三条件”。细读后，发现前首相讲得非常好，值得我“拍烂手掌”。

他补充说：“如日本只追随、支持和重复美国的做法，我国没理由支持他成为常任理事国”。其实，三岁小孩子也明此理，如果日本“入常”，只会鹦鹉学舌，（美国）人云亦云，反而浪费人力和资源，何必多一个这样无用又无主见的国家呢！

马哈迪还说：“目前联合国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民主和公平，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过大的否决权力，可以否决近两百个成员国的决定，又如何服膺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听取大多数的声音呢？”。信奉大国主义的日本想“入常”，无非想当大国，相信那是成为大国的捷径。日本也对目前只有美、俄、中、英和法五国拥有的否决权很迷恋，假如它得不到此巨大权力，它怎能满足呢？那里会赞成那位表示“没否决权”的马哈迪的主张呢？

马哈迪也指出，“常任”是很奇怪的。他举出理由说：“英国现在已日趋没落，不再是强国，她已沦为美国盟友和追随者。可是其地位俨然是强权大国。因此，常任理事国的任期的概念有待检讨，不能永远由一些国家担任”。

日本要当“常任”，当然与马哈迪这番言论是会有冲突的。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马哈迪是反对日本“入常”的。

马哈迪说，假如日本遵守上述三条件，我国便支持日本。可照目前日本那么野心勃勃，非把“常任理事国”之位弄到手不可的现状来看，日本人是不会听我们这位前首相的话的。前首相简直是“与虎谋皮”了！

不过，以目前日本政治领袖的奇怪言行来看，日本是不会遵守的。这样下去，马哈迪最后还是会反对日本“入常”。

老实说，马哈迪这番言论跟他过去所说的有很大的差别。过去，他一直替日本讲话，今天却给日本放置了重重的障碍物和大事“制造麻烦”，使日本举步维艰，好像已摇身变成另一个“反日”的马哈迪了。我看到了这则短闻，从心里感到高兴，因为他终于吐出正义之言，为我国众多死难同胞伸冤和讨回一个公道了。我想，小泉首相读了他的新闻后，一定会怒火中烧。幸好马哈迪不是现任首相，否则，我国又会遭遇到类似日本取消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一样的报复，国库少了很多日圆贷款，以致经济受到打击。

可惜是另一家大报《星洲日报》处理同样的新闻时，却把这问题看小，标题也不提这新闻价值很高的“马哈迪三条件”，真气死人！也可看出，未必大报就会报好消息。

【附录】

“李光耀总理批评日本有点过分了。”

20多年前，在东京的日本新闻协会主办的创立X周年晚宴上，我以新加坡《联合早报》驻日记者身分出席，认识了刚卸任回国的前任驻新大使K。怎料交换名片后，他劈头第一句便是上面那句牢骚话，我心里想：“李光耀的日本批评并不过分，你的李光耀批评才过分！”

壮年的李总理，正如刚从政海里急流勇退的我国前首相马哈迪医生一样，思想敏捷，口才一流，我曾在记者发布会上听过这位思路清晰，语调缓慢的李总理回答日本记者的问题（他不吸烟，一进记者会见室，便嘱烟瘾大的日本记者们暂勿吸烟）。不管记者提出多么难的问题，他都会逐一化解，令记者们服贴，也找到素材，心满意足地大写特写一番。那时李俨然“东协发言人”或亚洲领袖之一，日本记者为了要把新闻写得够刺激，往往也飞赴星洲对他作独家访问，请他发表伟论，然后在日本社会掀起一圈圈涟漪，已成名言的有：“如果我们发觉日本人掩盖过去的事，那么我们的结论将对他们不利！”、“日本人不应忽视其近代史中不光



彩的一页，公开讨论会起净化作用，对受害者有一个交代，为将来制造清爽的气氛。”、“许多亚洲人不想日本参加武装的维和部队，若允许参加，就好像给酒精中毒者以含威士忌的巧克力！”、“亚太地区由于美日维持友好伙伴关系才保住和平，日本若在国防方面走自己的路，将给各国带来不安！”……（去年底的东协峰会上，他也呼吁日本必须对二战历史道歉，以结束中日在历史上旧的一页）。

1990年，李光耀退居幕后垂帘听政，担当资政之职，发言也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国前首相马哈迪医生。一遇重大问题，日本记者便蜂拥去找他发表高见。马李的共同点是敢言敢怒，而且见解精辟，批判尖锐。听惯了日相那种“言语暧昧、意思不明”的外交辞令的日本人，一旦听到这两位马新领袖的发言，大有发聋振聩之慨。不过两人日本观不尽相同。马较“亲日”，投日所好，日本人较喜欢他，也成为日本人崇拜的亚洲政治领袖，特别是石原慎太郎等右派政客和亲政府报社与出版社，最爱利用他来为军国主义的战犯们辩护，洗脱罪名；日治时期差点在大检证丧命的李则经常批日，令这亚洲大国难堪，日本人则对李敬而畏之又恨之，仅左派媒体另眼相看，它们想指桑骂槐以反政府，便借李骂日。真想不到，我们两位领袖利用价值那么高，会被日本左右两派推上擂台比武、唱对台戏。

可出乎意外，马哈迪前首相从前台走下来后，竟一反常态，开始老实不客气地公然批日了！试看：“小泉应减少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出席东亚峰会，不会代表东亚，而是代表美国的立场！”与“日本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多于重视与东南亚的关系！”……。

前首相的日本观出现巨大转变，相信会使日本政客惊惶不已。换言之，他在日本保守派眼中，利用价值将一落千丈，难以派上用场了。但，话说回来，日本人毕竟是一个肯于听取人家批评的民族。即使见到摇笔杆和到处耍嘴皮的外国人，往往也会必恭必敬地说：“请勿客气，多多批评。”假如我们这些留日派太厚道，只讲表面话，大献殷勤，日本人反而小看你，不跟你做朋友，因为你不能提供有益意见，是一个损友、无用的人。因此，马哈迪前首相的批日，并不会降低其在日本的地位或日本人眼中的评价，恰恰相反，相信今后真正想得到指教的日人会更敬畏他，更爱洗耳恭听他如数家珍地讲日本的“坏话”。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1—2—2006，题为〈敦马哈迪公开批评日本〉）

堵住军国残余分子大嘴巴！

6月15日（星期三）晴

新书《日本军政下的马来亚——3年8个月的悲惨故事》差不多将译完，还剩下最后一篇〈日文版后记〉。于是便趁译累的时候打中文版序言〈堵住军国主义残余分子的大嘴巴！〉，以回敬小泉“蠢”一郎的反动言行。全文如下：

今年1月，“马来西亚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在雪华堂召开会议，商讨本年度的公祭活动的内容时，曾提到由于今年是二战结束60周年，由雪华堂等华社主办的第22届全国华人文化节的节目比往年丰富，内容多姿多彩，每月至少推出一项活动，例如“‘登堂入戏’精英文化汇演”（1月）、“第5届‘跑跑古迹’，带出关怀——千人义山行”（4月）、“郑和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6月）等。至于与我们工委有关的8月份，节目更多，总共有6个！其中我们得负责的是日据时期纪念系列活动。

我听着大家兴致勃勃地讨论这些活动时，突然心血来潮。哎呀！怎么搞的，自己那本1997年在日本出版的日文版的《日本军政下的马来亚——三年八个月的悲惨故事》，不是老早就要翻译成中文版出版的吗？如今差不多已过了8年，直到现在还未动笔翻译呢！我心里只好埋怨自己太懒惰了，所以一事无成，交了白卷。

不过，又见大家对今年8月的公祭讨论得特别起劲，我脑际突然电光一闪，冒出了一个新念头：“还是赶快动笔翻译，以便赶上8月15日那天公祭后，由工委在雪华堂举行推介礼，则此出版也可当作对日本的“入常”、篡改历史乃至军国主义的遗臣遗老蠢蠢欲动的一种无声的抗议，何况今年大家开始要为筹建纪念碑筹款，此书售后的利益亦可充作乐捐，何乐而不为？”



于是我不揣冒昧，在会上提出我的建议，众人均大表赞同，并说要付所有印刷费。我深知此团体属非盈利组织，又几乎每年得仰赖相关社团资助，活动才能展开，故我一口拒绝经费上的援助，不过，只希望在工委会赞助名义下出版，然后在筹款演唱会举行时让我摆卖，则心满意足矣！岂敢斗胆打它的主意！

第二天，我马上开工，每月译万多两万字，终于在6月译毕，7月付梓。

本书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角度来述说，我乃战后世代，并非生于战乱，又无见过穷凶极恶的蝗军，个中惨痛更难于了解，故写来亦写得颇辛苦。但我毕竟希望此书所记载的一些血淋淋的事实，能堵住那些死不悔改的日本右派和军国主义残余分子的大嘴巴，让他们知道自己一错再错，罪责更重，如不悔过自新，到了阎王殿报到时，必定会一个个被锯身割舌，痛苦万分。

本书原文为日本文，这是我在旅日期间第10种用日文写的作品。为了写这本书，我从日本飞回我国采访三、四次，昂贵的机票不必说，交通费和杂费等（本书收集了130张照片，实际上，是从已拍摄的几千张照片中精选出来的。这笔冲洗费亦很可观），都必须自付，前后花去两年余的时间才杀青。出版社的老板梅田正己赞我写得快，其实他是忽略了



●挂在雪华堂外的抗议布条。

我把文稿交出之前，花了几许金钱和光阴，此外还有有限的体力啊！老实说，假如这本书只出第一版就不再翻版的话，我领到的版税也填补不回开支。幸好1997年第一版印了4000本后，1999年也印了第二版，2001年印了第三版，每次翻印1000本，我才算有版税收入，得到些微回报了。不管怎么说，我谨在此借这个出版机会，再一次感谢梅田社长的悉心照顾，正因为日本有众多这种正义人士，愿意跟亚洲受害国民众做朋友的好人，我才敢大声地对国人说：“我喜欢日本，我对自己的留学日本从不后悔。”。

写这本书的动机很特别，不是写来玩的。我在动笔的时候，一直自觉要把书写好，把日本蝗军残杀我们同胞的事实不折不扣地让它重现在我书上，让许多无知的日本人认识这段不应该诞生而又残酷的历史。这样我才对得起我们数以万计的殉难同胞，他们在九泉之下，才能瞑目啊！我也总觉得，每当我挑灯埋首书写时，身后好像有许多丧生在日本刀下的同胞在鞭策我，要我写好历史。其实，在这场毫无意义，空前残忍的侵略战争中，我也属受害方面的一员，不是局外者，40多岁的外祖父和未成年的二舅被蝗军拉走后便被折磨至死，这段永远令人悲痛万分的历史，对我来说，并非他人的事啊！

最后我要感谢很多朋友在我的采访工作上，慷慨地对我伸出援手，包括多位接受我采访的马来同胞和印度同胞等，所以请原谅我无法一一胪列出他们的大名。这次出版中文版，又获高岛教授和工委会诸位好友给我写序。我中心楼下的排版打字公司的翁文光兄和李取谦小姐，还有负责校对的谭荣楷学兄，每次都得到他们帮忙，也从内心感谢他们。

2005年6月15日于吉隆坡



新书翻译大功告成

6月18日（星期六） 晴

终于把最后一篇文章——〈日文版后记〉译完了。我生来最怕搞翻译，许多人找我翻译，我都找许多借口加以婉拒，而翻译自己的书，当然是迫不得已，因为小泉太嚣张，太目中无人了，我们受害方面也有必要摆事实讲道理地来揭开其丑陋面目和黑心肠，并让自己这本书以中文版发行我国乃至中台港等我国以外的中文圈，好让更多人知道这位早晚呱呱叫要作出“国际贡献”的日本首相的国家，原来在过去做过那么多“好事”，直到如今仍不负责任，反而颠倒是非，为所欲为呢！

这本书从今年一月底开始翻译，有时不顺利时一个月才译四五千字，最用功的时候则一个月译3万余字。最忙碌时会译到半夜2、3点，连睡眠时间也创削掉了。不过，想到这是一份为殉难同胞争一口气的有意义的事，即使自己拼了老命也值得！

记得这本书的日文版在日本出版后，30来岁、跟日本的侵略战争毫无关系的编者N曾讨我欢喜地说：“陆先生，这是您的代表作啊！”我听了当然飘飘然，心里很高兴，但我更高兴的是自己终于完成这本替殉难同胞伸冤的书，也对得起被蝗军杀害的外祖父和二舅，等于替他们“报仇”了！

果然，这本书在日本面世后颇受欢迎，现已出了第三版，共印刷了6000本。在日本，一本书要翻版，说起来并不简单，日本人替我出了16种书，能重版的仅4种。因为在“崇洋鄙亚”的日本里，思想先进的出版界也流行这种坏风气，更何况出版商在商言商，有关马来西亚问题的书市场不大，读者不多，他们也怕赔本的啊！所以，我对自己这本书能翻印第三版，额外感到高兴。

有时候，一些参加高岛教授主办的和平旅行团的日本人团员在吉隆坡见到我，往往会要求我签名留念，我则签了名还题一些词，鼓励他们了解历史和维护马日两国的真正的友好关系。我相信这些花了一笔巨款来我国作田野调查和了解历史真相的日本人，慷慨地花了几十令吉购读我这本书，是不会平白浪费他们辛辛苦苦赚回来的血汗钱，而是物有所值，好处不少的。

由于是一本针对日本侵略马新两国的历史书，我国和新加坡两地的纪伊国屋书店都有摆卖，特别是我国KLCC的那家分店，除了摆了6本我为岩波书店撰写的“岩波少年丛书”之一的《多了解亚洲！》之外，还在马来西亚问题的书橱上，有摆了5本，而且与敦马哈迪前首相的日文著作排在一起，无形中也提高了拙作的“身价”。

我也是吉隆坡日本人俱乐部的会员，那里的日文图书馆规模不小，是我常去借书之处。旅居大马的日本人多达2万人，成为该俱乐部的会员也有约5000人之众，因此，俱乐部买书，往往是每种2、3本，以免让会员向隅。我在那儿也找自己的几种日文版著作：《骄傲的日本人》、《马来西亚大排档天堂》和《非观光旅程的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即中文版的《日本军政下的马来亚》）》，前面两种各两本，那本有关战争的仅1本。我发现这本战争书的书皮已被翻得破破烂烂、肮肮脏脏了，证明很多日本人（当然主要是日本企业的驻在人员）借阅过，作为著者，我当然分外高兴，更希望所写下的内容会影响他们的战争观和历史观，把其错误观点改正过来，这样，他们被派来我国，才不至于沦为一副赚钱机器，同时也能正确无误地理解到他们的父祖辈曾在自己工作的地方做过什么坏事，从而发誓不再犯错和好好地维护和平。



控告日本政府的第一步

6月21日（星期六） 晴

一星期以上没下雨，婵妹被热到喉咙沙哑，幸好昨晚下了一场雨，清早的天气又凉爽起来了。

上午 11 点，工委会举行记者招待会，打算呼吁华社会团体及个人尽快交来“奉纳金”收据，以便作为证据向日本索回巨款。出席委员共 12 人，包括谢春荣律师，可惜我们留日同学的吴律师因故缺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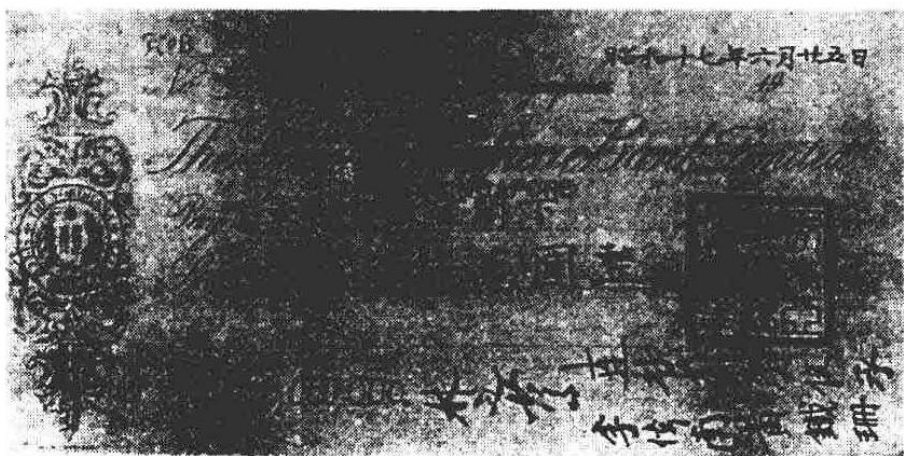
两次没有参加会议，对会务有点陌生了。但从今次的记者招待会，我更具具体地了解到我们的的确确已迈开了控告日本政府的第一步。原来我们已得到福建会馆和惠州会馆两大社团答应带头参与，特别是后者，保存下的证据很多，且很珍贵，历史价值尤高，不像许多社团，因搬迁或其他人为因素，几乎化为乌有。个人方面，除了吴志超老师的一点小钱外（数额虽小，意义重大），还有不久前《南洋商报》副刊介绍过的尤却娘的后裔。尤女士当年腰缠万贯，富甲太平市，但在蝗军淫威下，她被逼贱卖百余间房屋等产业，淘尽储蓄，以筹款作为“奉纳金（不！称为“买命钱”更恰当）”捐出，款额之巨，非常惊人。据谢律师透露，上述 4 名起诉人当年所缴付的“奉纳金”总额达 35 万令吉（约 1000 万日圆）之钜。

我们的主席翁清玉对记者说：“我们是在不公平和不人道的情况下被逼缴纳‘奉纳金’，这些钱是属于我们华人的财产，日本还回给我们是天公地道的。”他也告诉记者，工委会决定到我国各地如仍居住着尤却娘后裔的太平市去收集证据和资料，而且相信这些证据等仍有保存下来，收集起来也是很可观的。

老实说，我很高兴这次的事件有了着落，总算迈开了第一步，一个

很沉重又很艰难的一步。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像华总前次那样，有头无尾，让日本败类看小，心里偷笑。这回我们可是“玩真”的啦，因此我想日本方面也不会采取能拖就拖，能免则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而必须面对事实，把勒索了人家的钱连本带利还给被勒索者。

主席也表示：“工委会曾考虑在日本法庭起诉日本政府，但由于担心日本法庭有所偏袒，不够光明正大，因此最后决定先在本地起诉。”他讲得没错，也是我平时告诉他的日本怪现象。据我本人的经验和对历来许多案件的观察所得，我非常不信任日本的法官，特别是一些从外交部退休后的高级官员也当了这种主持公正的人物，您会信任他吗？他会做出违反政府意愿的判决吗？（反之，也有的人当过高等法院的法官后，却心甘情愿沦为右派组织的干部，反映了这些所谓“法官”，也是是非不分，一笔糊涂帐罢了）



不过，我认为我们是占有利地位，“公道在人心”嘛！因为证据如山，事实很清楚明白，例如那张于昭和 17 年（1942 年）6 月 25 日，由华侨协会发出的 The Yokohama Specie Bank Limited (Singapore) 支票志明“军司令长官阁下”，金额亦写明“伍仟万圆整”（\$ 50, 000, 000）的拷贝，就是一份很重要的物证。这张支票也有印在马来西亚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编印的《初中适用“历史”第三册》里头，当作教材教育我们的孩子们。几年前，杨佐智同学到东京去办事时，也去了横滨正金银行博物馆那里，从其行史翻到了该银行当年贷了 2125 万元（年利 6%，借期 1 年）的记载，并拷贝了带回来给我们。面对这些证据，日本政府还敢赖帐吗？除非这个政府是由一群狼心狗肺、恬不知耻的“犬养太郎”组成的。

又据谢律师说，他们正在草拟着起诉状，可见他是一位很负责任的律师（他也不愧是雪华堂民权委员会的一员），我们也没找错人，更不必担心到最后我们会被日本那批“犬养太郎”嘲笑和侮辱。我也为华社拥有这么一位热心为华人民族利益和国家权益奋斗的律师而感到无上光荣。



新纪元师生合拍二战纪录片

6 月 23 日（星期一） 雨

早上一到办事处不久，便收到新纪元“二战纪录片”拍摄队的资料组组长李佩诗小姐送来的传真，希望我提供一份有关战争受害者或其家属的名单。

记得上星期六下午 6 点多，我也赶去雪华堂参加工委与这个拍摄队举行的会议。我方有翁玉清主席、吴老师、陈松青秘书和我四人出席（我到时，主席已告辞），谈了一个多钟头便散会。

基本上，这批年轻人很有眼光，又有行动力，真羡慕人，假如我还年轻，也想成为他们的一分子。而他们尝试用摄影机，用声音及影像，把 3 年零 8 个月的悲惨历史的记忆呈现在荧光屏上，用我们受害者的角度来诉说属于我们自己国家的二战史（也是口述历史），这主题也是非常正确和合时的，值得我们去协助他们。

编导是新纪元讲师刘德全，霹雳州人，1995 年留台，专攻影像传播，长期以自由独立个体户待在台湾，曾参与活动企划、文字书写、平面设计、影像拍摄及剧场等工作。后来又赴华深造，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导演专业。他现任新纪元戏剧与影像系讲师兼《东方日报》专栏作者，拍摄过得奖作品《我们一起来运动》（白沙罗华小事件纪录片，获大马第一届人权电影评审团大奖）和《垂钓睡眠》（获 ASTRO 第二届独立短片公开组银奖）。从他奋斗的经历和成绩看来，我们应可以放心他领导的班子去做。

他们打算把访谈目标对象概括各族群，因此将成为我国第一部全面及深入的纪录片。

这个片长 100 分钟的影片的工作已进入资料整理的阶段，预定 8 月

初完成所有初版剪版本，8月15日二战60周年当天进行首次公开放映（也希望在ASTRO频道放映和进入GSC的院线播放，同时制成VCD及DVD发卖）。至于版权，出资人的我们工委会拥有影片的VCD及DVD的发行权，创作者则拥有这以外的版权及毛片的所有权。

他们也提出了预算案，计前制（资料收集与整理）为2000令吉，拍摄（交通费、膳宿费、材料费及工作团队费）为9000令吉，后制（剪接）为2000令吉，总共1万3000令吉。老实说，这并非大数目，我印一本书就差不多得花上这个款额，他们整班人（来开会者有6人），又得南征北伐，纵横半岛，所以秘书松青兄认为，假如是一番有意义的工作，我们替他筹3万令吉也值得。

我本人非常赞成这个计划，而且我们几个委员都没有异议，看样子最后会拍板予以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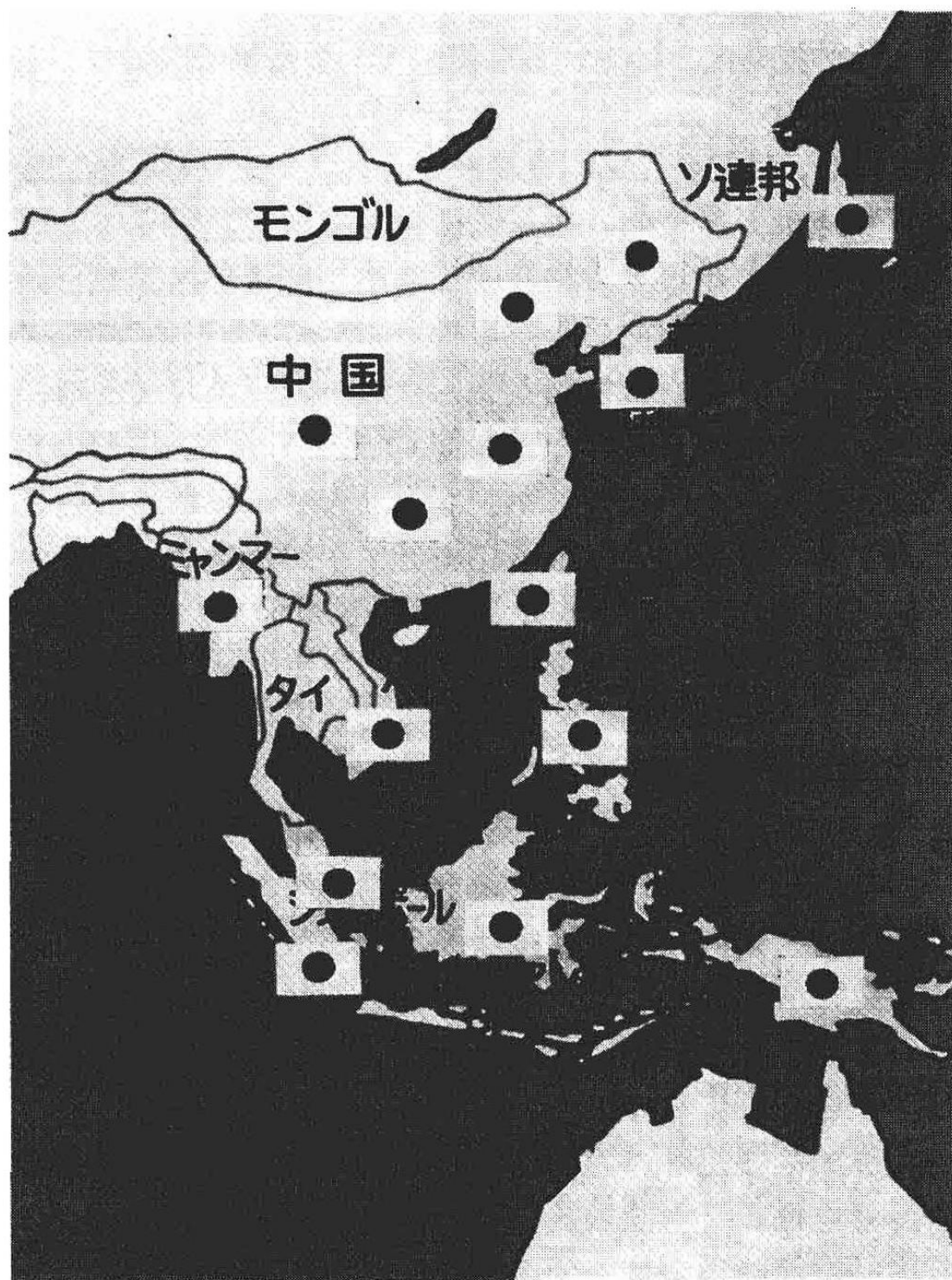
我告诉他们，我们会设法与高岛教授合作，加上日语配音，发行到日本去，除了找回部分资金外，也可以通过这部拥有我国受害者观点的影像作品，告诉右派的小泉首相和乱吠一通的王八蛋日本部长：蝗军曾在我国干下了为天地所不容的战争犯罪！

过去，日本友人高岩仁曾到我国拍摄过一部纪录片《侵略、马来半岛——一场没有教过的战争》，我也给他帮过一点小忙。这部小电影在日本颇受欢迎，也成为社会话题。作为受害者，我最欣赏的是，他们给我们挖掘出来一些连我们受害者也不甚了了的历史事实，令人获益匪浅。换言之，拍摄这种纪录片，必须有些新意或创意，并深入挖掘史实，否则人云亦云，就会谋杀胶片 and 浪费观众的宝贵时间。记得过去有一年在日本当“亚洲影像奖”的评审员时，我们陪审员全体一致赞成把大奖颁给NHK拍摄的《731部队》，理由是编导和工作人员很侥幸的得到苏联分崩离析时，大量有关当年红军审问日本731部队的记录一下子曝光，于是他们巧妙地利用这些珍贵无比的新资料拍摄了那部难得的纪录片。假如没有苏联共产大国的分裂，许多有关731部队，与美国见解和立场有所不同的宝贵纪录便无法面世，NHK也毫无作为。真可谓“时势造英雄”也。我也抱这种心情来等待年轻朋友的奋斗的成果，希望也能让我们“惊喜”一场。

不过，我的确很担心，因为他们来商量时，还未掌握受害者等人的名单和联络处电话，还得找我提供。距离8月15日还有大约50天，假如缩小范围，把问题集中某一个点来摄制，而不那么全面性的，或许来得及，也能提高其质量。50天即一个半月左右，眨眼即逝，每天忙东忙西的我们，最知道岁月飞逝的恐怖性。我也很担心万一时间不够而粗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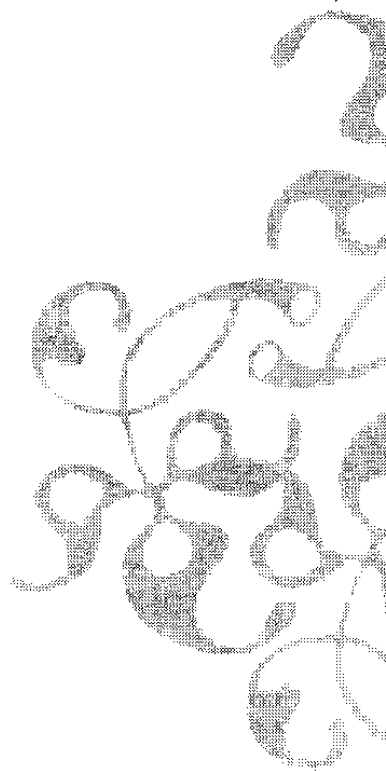


滥造，便非常可惜，金钱和精神都会浪费掉。当我想到有关异族的受害情况，连吴老师和我们经常来马调查的高岛教授也不详，他们要从头开始，暗中摸索，困难当然加倍，更花时日。为何今年年头不提出来，现在才匆匆忙忙进行呢？“一年之计在于春”啊！唯一告慰的是，编文人非等闲之辈，他身经百战，又有佳作担保，只好相信就是了。当然，我们间中也会与他们碰头，了解进展情况，随时提供意见和批评，这样的话，相信不会有什么大失败，拍制出了一部火候不够的作品来。



●蝗军魔爪伸到东亚各地。

最忙碌的一天



7月4日（星期一） 晴

早上8点半，先把手提包放在办公室后，便步行到雪华堂，跟大家集合，然后迎来今年最忙碌的一天。

大家约定8点45分出发，今天的活动的目的是要把华社社团反对日本“入常”的盖章备忘录呈交外交部、联合国办事处和日本大使馆。一天去三处，加上外交部远在布特拉城，然后又得赶回丹曼沙拉高原的联合国办事处和敦拉萨路的日本大使馆，真可谓东奔西跑，南征北伐！假如是游车河，我就要敬辞了。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有空不如躲在家里看“李敖有话说”或NHK的日语节目更痛快。不过，今天是要在日本和德国、印度、巴西四国不久就要向联合国提出它们要求“入常”的鬼动议之前，我们有必要振作精神，争取时间赶紧把抗议资料呈交有关部门，以阻截日本进一步倒向好战分子美国的怀抱，替这个“球霸（从“路霸”得灵感，制造了这个词，指环球的霸王）”卖命，欺负其他弱小国家！所以我也把自己的生意放下了，跟大家一起“冲锋陷阵”！

今天是由华总会长拿督斯里林玉唐、雪华堂会长拿督黄汉良和我们工委会主席翁清玉三人带头冲刺，其他成员包括吴志超老师、教总副主席陆庭谕老师、董总常务委员邹寿汉（尊孔独中董事长）、校友联副会长吴志光、海南会馆理事云昌皓、七大乡团委员会代表符树波、惠州会馆理事黄运雄和各界人士，最年轻的是福联会的副会长陈正锦和雪华堂秘书陈亚才（皆40岁左右）。我们14人分乘四辆车，浩浩荡荡开往布城的外交部。最难得的是，庭谕兄轻微中风刚康复不久，也不管自己健康如何，就自告奋勇地来声援我们。

我们大家都是第一次去外交部，大家分头开车，结果都找得颇辛苦，



我们从南北大道南下，在万宜镇之前转左，不久便进入布城，比我经常从蒲种那一带去布城的路线近了很多。等大家集合于外交部门口时，亚才又说地点错了，必须从另一个入口进去，幸好很近。抵达目的地不久，外交部一名华裔小姐出来接领了我们呈上的四大本盖章簿备忘录副本。令我们心里冷了半截的是，我们这些具代表性的华团远途而来，又带来一批沉甸甸的 1700 余社团盖章资料（第一天在雪华堂举行该活动时，只获 380 余团体支持），便以为会获外交部重视和以一杯清凉可口的矿泉水慰劳一下，殊不知，外交部人员公事公办，竟没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去冷气房坐谈三五分钟，请我们喝杯矿泉水或“kopi 冰”，反而让我们在猛烈的太阳底下，满头大汗、嘴唇干涩地说明来访目的，并要求政府考虑华人的立场，反对日本“入常”。如此冷淡无情，让我们饱尝半餐“闭门羹”的外交部官员，到底是不是一位忠诚的“公仆”，是非常可疑的。在日本的话，日本官僚一般会礼貌十足地先让来访者在客厅坐下等候一阵子，喝了一两口茶后，官员才施施然而来。我心里面更担心的是，当我们一离开外交部，这几本沉甸甸、装订得漂漂亮亮的盖章备忘录会否被当作废物卖给收旧报纸的人？

我们抵达外交部之前，各报社记者早已在第一个门口等候着我们，计有《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东方日报》、《光华日报》、英国 BBC 电台和本地两家电视台的记者们。我们也分发资料，告诉他们我们反对日本“入常”的四大理由如下：

1、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作为侵略国，在亚太及东南亚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掠夺，犯下无数暴行。侵略我国 3 年 8 个月，惨遭屠杀或残害的无辜同胞逾 15 万人。可是，二战结束 60 年，日本仍未对暴行认真反省，作出具诚意和明确的道歉。

2、日本今年 4 月公布，从明年开始采用新版本历史教科书，有的版本刻意歪曲侵略事实，意图淡化或合理化侵略行为。如此做法，在过去 10 年一再重复，包括我国华人社会在内的多个国家曾提出强烈抗议，但日本政府当局至今仍未加以纠正。

3、靖国神社供奉的军人灵位中，包括二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刑的 14 名甲级战犯，以及 1000 多名乙、丙级战犯。历年来，日本多位首相不理睬亚洲受害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与批评，仍执意去靖国参拜，首相的做法，无形中鼓舞着军国主义抬头，对区域和平构成威胁，严重伤害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受。

4、日本侵略军在侵略马来亚期间，强逼民间尤其是华社缴交高达 5000 万元叻币的“奉纳金”，如果计算货币兑换、利息等因素，有关币值

超过 30 倍，估计兑换成现今的马币，大约等于 15 亿令吉。

各报记者都要求我们在外交部前面拍照，大家于是做好姿势和摆出一份严肃的表情。但问题是，如此重大的活动，我们的媒体会否有所重视，并加以协调，拨出巨大篇幅刊载呢？（注：事后果然如我所料，外交部前的团体照没见报，相信我们那些很听话的报社不太愿意刊登与政府立场相反的消息，我国政府老早就支持日本“入常”，每年的巨额日圆贷款，使我们有口难言，或三缄其口，只能充当“yesman”罢了。这也是我们的外交的最大弱点之一）。

正午，我们比预定时间早到联合国的办事处。我们（包括我在内）很多人是第一次到来。但见这设在高速公路旁的办事处有点寒酸，不够气派。想起联合国穷得发慌，而日本也以“不能‘入常’，故要削减援助联合国”为要胁，这也没法子的。我们早到，只好进入会客室等主人。不久就见到一位马来妇女来接受我们的备忘录。她态度良好，答应尽快通过传真把我们的信件传回纽约总部，令我们分外高兴。接着，几位头头也在那房子里接受两家电视台的访问。

告别联合国办事处，我们一行人便到武吉免登附近的客家饭店吃午餐，由拿督斯里林玉唐请客。他人很随和大方，完全没有架子，而且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很热心，可谓当华社领袖无愧，我们有这种领袖，人人必然干劲加倍，斗志昂扬！

午餐后，我们提早半小时抵达日本大使馆，天气颇热，我很担心庭谕兄身体能否耐得住，但他回答我：“没问题！”。还有吴老师已是 83 岁的老人家，他也学庭谕兄回答说：“没问题！”，在这些长者前面，假如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说“有问题”，或埋怨天气热啦，痛诉站得腿酸啦……，岂非要挨骂，貽笑大方！

终于等到一等秘书西村洋一郎出来了，我问他需要我当通译吗？像前次一样，他仍说不必，因此我就闲下来。对方接领文件时，我们照例让记者们拍照。这应该是历史性的一张照片，我嫌自己曝光太多，加以今天我们有几位“大人物”前来，我们这些走卒就得“通气”一点，所以我站远一些，让我们的首领们来“搞掂”，多上镜头，多为华社争气。

非常出奇的是，当几个记者围住西村提问题时，西村竟积极回答，而不是说“no comment（无可奉告）”。他也很厉害，从头到尾都用华语回答，的确不寻常，只是所讲均泛泛之谈，听了等于没听，换言之，他的答案是老调重弹，缺乏新闻性的。

当记者问他今天的感想时，他重复东京方面的立场：“日本不再走回战争的旧路，从二战后日本所走过的路，即可得到证明。而且日本仍维



持和平，目前与大马、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假如我是记者，我一定会追问：“可是，从日本今后积极替美国分担军事任务，在军事上作出积极的‘贡献’，您又有何感想？”

询及战争赔偿，他重覆政府的立场：“二战后，日本和大马两国政府就国与国之间的的问题，已于 1967 年签署条约，宣告解决了，现在主要的是个人（民间团体）的意愿问题。”弦外之音是，私人问题，日本不管。当然，那也无法，各人观点不同，我们只好对簿公堂，由公正不阿的法官来判断。小泉首相等等着瞧吧！我们不久就要通过诉讼索讨“奉纳金”，把日本政府和小泉告上法庭，让你知道味道！对于我们这场官司，西村对记者们谈了他的看法：“这问题涉及到法律，不能在这里作答。”

我也听到他说：“日本在二战后就不希望再有战争，这是日本人共同的愿望，希望永远和平，对二战亦感到后悔，不愿见到历史重演”。对于这点，曾在日本长住 25 年的我，相信他讲日本人爱好和平是对的，并非假话，但若说“感到后悔”，则只对了一半。不久前，小泉在雅加达道歉的同时，国内却有 80 名国会议员大摇大摆地去参拜作为军国主义的象征的靖国神社；另一方面，小泉自己从外国回国后，马上说要五拜靖国神社；把“侵略”改为“进出”的扶桑社版教科书获得检定和出版……等等莫名其妙的现象接二连三地冒出来，西村又怎可以给那些三番四次为战争罪犯涂脂抹粉的好战日本政客辩护呢？而小泉在外国讲一套（“道歉”），回国后又讲另一套（要五拜靖国），好像长了两根舌头，可以讲互相矛盾的话。

本来也想借题发挥，在自己的专栏“日本物语”上写几句批评一下，但老实说，自己对日本人的这种自相矛盾，不符逻辑的言行已感到很厌倦，不想去提了。由它去罢！

结束了一天的行程后，便赶回办公室处理自己的事。傍晚 6 点，跟老师和一位同学到大排档吃咖哩面，吃完便匆匆忙忙赶去雪华堂讨论有关纪念碑拾金投标的事宜。会议早已开始，有三人来投标，两人大张狮子口，索价 7、8 万令吉，第三位仅 2 万多一些，只好给后者。大家误会我们是大企业，价钱开得离谱得很。其实，我们工委会经常要人捐助活动经费才能展开活动，我们执委也是义务为战争牺牲者服务，大家都没拿工委会一分钱，吃饭还得请主席私下掏腰包。面对这样的团体，漫天开价，大张狮子口，真叫我们有口难言，有泪难流啊！

当然，今天应付了这 4 场活动，也是“义工”性质，分文不入，而自己的办事处的租金和水电费等，一到月尾，还是要我自己出的！总之，今天是最忙碌的一天啊！

纪念活动怎能少过日本？

7月13日（星期三） 小雨

昨晨2点半开车赴槟城参加某国中的教育展，下午3点便结束。原想在槟岛住一晚，但其实又没什么要事得留下来办，所以决定赶回吉隆坡。抵达都门已是8点多，在甲洞卫星市入口处附近吃了一餐肉骨茶。也许驾了10小时的车，人太累了，再加上踩油门踩到脚痛，因此今晚的饭菜奇差，说不上齿颊留香。

今早到了办公室，身体仍疲乏不堪。上了年纪，一旦精力透支，要回复的确花费时日，近花甲之年，是不可逞强说身体是铁打的了。在客厅，报纸只看了一半就盖起来，因为脑袋昏沉沉，眼皮重得难以撑开。看不下去，只好作罢。

下午，谭兄来坐谈，说在报上读到明天举行拾金仪式的消息，并从照片知道我缺席。其实，当晚我也很想出席，无奈要赶回家小睡三四个小时后便要开车北上，所以只好缺席。

谭兄走后再重新读一次《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这时才看到两家大报均拨出颇大的版面予以报道，彩照也不算小。我读后很后悔，因为那天发表的消息既重大又多，是一个密度很高的新闻，我的缺席，真对不起大家。且把翁主席所透露的项目胪列以下：

1、7月14日上午在福建义山举行“纪念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殉难墓”拾金仪式。

2、在新闻发布会上与九访映象公司签署联合拍摄“日本侵略马来亚”的制作合约。该记录片长达100分钟，先在8月15日放映20分钟。

3、8月15日举行公祭以悼念殉难同胞，呼吁公众人士参加。

4、为了配合8月15日日本投降日，工委会将在雪华堂举行为期三天的图片展。



5、8月15日正午，在雪华堂举行《日本军政下的马来亚——3年8个月的悲惨故事》的推介礼。

6、8月15日晚，工委会在民政大厦主办抗战时代歌曲演唱会，可容纳听众1000人。

在发布会上，吴老师也以工委会副主席的身分呼吁全马各地的同胞在8月15日上午11时，竖立静默一分钟，以示对殉难同胞致哀。

这几项活动集中这天发表，也说明了我们的活动已进入了密锣紧鼓的阶段了，以后只能少说话，多做事。当然，工委会的会议则必须至少每星期开一次了。

由于今年是战后60年，侵略者日本方面也有所意识，右派发言和翻案行径也越来越露骨，令人讨厌。昨天，在NHK新闻节目中，获悉枋木县某中学决定采用右派扶桑社的反动教科书；中山教育科技大臣胡说“慰安妇”是什么什么；前些时候，安倍前自民党秘书长呼吁下一任乃至下下一任的首相都应参拜靖国神社……，总之，右派越来越猖狂，目中无人，简直是王八蛋一大箩，得叫当年主持远东军事裁判的老法官重新来审判一下这些家伙和军国遗臣，然后判他们为21世纪的甲级或乙丙级战犯。

其实，这些右派的策略是软硬兼施，多管齐下的。他们除了跳出来狂吠一番外，仍然恬不知耻地通过各种渠道尽力去扮演受害者和“和平大国”的角色。最近，老态龙钟，面貌慈祥的天皇明仁伉俪远赴塞班岛

拜祭军魂，在万岁崖和自杀崖向日本牺牲者低头哀悼，显然是想彻底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人们无法听到天皇谴责日本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罪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国内，每逢8月6日和9日，日本大事追悼原爆牺牲者；8月15日，在东京武道馆举行隆重而严肃的追悼纪念会；媒体今年老早就推出一系列怀念战争痛苦的特别节目……，在在都向世人诉说战争给日本人们带来空前的苦难，但这些方面的日本人却如我所说那样，对挑起侵略战争，给亚洲邻国带来空前灾难的军国主义者的责任，却避而不谈。我们身受其害，当然不会被日本右派这些把戏欺骗玩弄，但那些远在中东、非洲乃至天涯海角的美洲国家，非但不会谴责日本，反而会寄予很大的同情心，为日本人痛哭流泪。

对于这种本末颠倒的恶劣行径，我们只有批评和抗日示威行动是不够的，日本人甚至还会伺机反咬你一口，指我们野蛮，示威分子破坏了日本大使馆和日本人的商店，还说什么“这样的国家有触犯国际法之虞，也无法办好北京奥运”……。

有时，在战略上，硬碰硬，拼个你死我活也是必要的。但有时也需用软功，以柔制刚，像日本人那样，大力加强我们受害的色彩和内容，其实等于指出侵略者日本的不是，何乐而不为呢？让更多世人看到我们怎样被蝗军杀害、折磨，以争取人们的谅解和支持，好过跟日本右派无休无止地死缠烂打。可见我们今年的活动都不算多，不算特别，即使再多一两个点子，也是多多益善的。

我也想，我们的一些活动有必要像加害者日本那样，使之变成常年活动，而且应多管齐下，不能太单调而冷清清。还有一点不能不注意的是，人家有皇帝，有首相，有广大的群众和共识在背后撑腰，我们则缺乏政府的谅解，最可悲的是一些“评论”家还会向你浇冷水，雪上加霜。想到这对比差距之大，我的确感到很悲哀，但在悲哀之余，我也发誓要脚踏实地地，不为名也不为利地为九泉之下的殉难同胞做些事。今年自己拿了有限的储蓄来印行上述那本关于3年8个月的悲惨故事书，无非也想当作一拳，击向那位死不悔改的小泉首相和其帮闲派去。

【附记】

中国岭南葬俗中，在死者下葬三数年后，亲属开棺将死者骨骼捡起来，全部放进陶瓷（俗称金埕）内，再安葬于原处或另择风水佳地再葬，称为复葬（即历史上传统的二次葬）。本地粤人称为“拾金”。这“拾金”工作是没有真正的金银财宝可捡的。



拾金仪式的杂想

7月14日（星期四） 雨

终于等到重建纪念碑工程的“开工”的日子了！

我们决意要建新纪念碑的这回事，记得是从大约3年前的时候就倡议了，几经讨论，仍然是为了一块地皮的问题延了又延，毫无头绪。

今年，福建会馆终于同意让出一片面积大约1万786平方尺的地皮给我们，而且就是年年举行公祭的地点。换言之，该会馆答应让我们扩建旧的纪念碑，同时也赞成我们美化这墓园，提供一个良好的拜祭环境，使人们平时也可以轻轻松松地来拜一拜战争殉难同胞。假如工程完成，则这条“大街”又会增加一个新景点，加上林连玉族魂墓、大马福州公墓、大马潮联公墓和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等，肯定可以成为一个“历史回顾旅程”，到那里走一趟，等于上一节“大马华人史”或“大马二战史”的历史课。

我们这班朋友，在84高龄的吴志超老师（他曾在我的母校执教，可惜我读A班，吴老师教B班，错过领教的机会）的带领下，我们都不为钱，也不为名，只想为殉难同胞做些实际的工作，尽一份作为华人子弟的义务罢了。其实，吴老师令慈及令弟，都是日本侵略战争的牺牲者，而我自己的外祖父和二舅，也惨死于蝗军的野蛮杀人行径。我俩既是师生关系，又同属战争遗属，假如，这一丁点儿事都不愿意去做，别说人家，就是我们的已故亲人，又怎能原谅我们呢？总之，参与这活动时，我经常告诉自己，必须面对包括自己亲人在内的殉难同胞，必须做对得起他们的事，不可做损害他们利益的事，如果做了，就必须赶快引咎辞职，远离有关组织，勿给它添麻烦，破坏其良好形象。所以，尽管我自己很忙，但也决定忙里偷闲去干！干！干！更不管日本政府视我如一个不共戴天

的魔鬼、仇敌！

我从日本回国定居近7年了，对本地许多物价或行情仍糊里糊涂，抓不到一个准则。这次拾金，包括请法师来超度殉难同胞亡魂，用挖泥机挖遗骸和打好地基等工程。事前曾问过几个承包商，最高的索价7、8万，好像我们是一个拥有百万身家的基金会似的，结果是出价3万8000令吉的得标。大家都说“便宜”。三四十年前，我家对面一家饼干公司的店屋重建4楼才花了3万多令吉，现在却需30万，一碗面也从3角变成3令吉。反过来说，假如考虑到物价的上涨等问题，把这3万余减掉一个零，即以三四十年前的行情来看，这工程才3000多，跟那3万令吉的大楼相比，便觉得并非很贵。若与数年前敦马哈迪公布政敌（安华派的巫统要员）私人财产的天文数字相比，显然是一个小数目，难怪各委员都好像在帮投标者说项似的。即使如此，我也被这巨款吓倒。这意味着今后我们必须去向人家募捐这笔巨款，还有，今后建碑的巨额费用呢？我自己很穷，更缺乏找钱的才能，只好看我们主席翁兄怎样变戏法，把一切所需费用变来。“翁主席，看您的啦！”

今天见证拾金仪式的社团，除了我们自己一班人外，还有福建会馆代表何木生、福建义山副主席尤培胜、华总民权委员会主席陈耀星博士、雪华堂副会长包久星、义山联合会主席郭达明、潮州会馆代表蒋礼谦和郑金德、雪隆广西代表陈耀荣、董总代表邹寿汉、教总代表陆庭谕、校友联总申玉堂等先生。这几个社团虽然并不能代表所有几千个社团，但也具某种程度的代表性，在他们的见证下，我们工委会为埋葬在九泉之下的死难同胞拾金，然后火化以及用佛教仪式为他们超度，意义是重大的。这意味着同胞虽然惨死于蝗军的尖刀利刃下，但过一甲子年，他们的同胞并没有忘记他们的无辜牺牲，而且为他们拾金镇魂，从此便可瞑目安息了！

今天负责人除了请来4名法师，又叫了一架韩国大型挖泥机来挖掘，加上几位工人，据说这工程还要进行一星期，即使贵也贵不了多少。我



●工委会以佛教仪式为死难同胞超度。



则认为，钱用多少都无所谓，最重要是要为死难同胞做好善后，让他们死也死得瞑目。

大约 11 点，仪式完毕，挖泥机的神手便在纪念碑右边大展身手了。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才挖不到 5 分钟，我们就看到工人跳进凹地，然后用锄头锄了几下，他便高声喊道：“找到了！”

牺牲了的男女同胞是多么想重见天日啊！

这位年轻工人可谓“拾金专家”。他告诉我们：“泥土结实处，是不会埋着骨头的，松的才有。”但见他的锄头落在实地，会遇到反弹，泥土被锄掉不多；落到较松软之处，泥土便哗啦哗啦地散落地底。他也一边拾着破破碎碎的骸骨，一边排好在地上的一张白纸上让各报记者摄影，并解说锈迹斑斑的牙齿是镶银的、粗大的骨是大腿骨、细的是排骨、弯弯的是锁骨、而头盖骨也有厚薄之分，老人的还有纹样可



见……，对我来说，他的说明都很新奇，只是眼看那些破碎的骨骸等了整整 60 年，才重见天日，我心里涌出一股莫名的哀愁，甚至怀疑这些骨骸里头，也有被蝗军拉走后就一去不回头的外祖父的那一份，想到这点，我心情更为复杂和沉重。

我也想，6 年多前回国定居，打算找些活儿为稻粱谋之外，在日本侵略我国的问题上，应脚踏实地地去为我们的殉难同胞做些事，并当作天职、终生事业，从而对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作出一些回馈。没想到参加工委会的活动后，除了能献出一份绵力之外，还能继续见证蝗军在我国犯下滔天大罪的点点滴滴，总算没有抛弃了作为留日学生和关注日本动向的写作人的职责。面对这些死难同胞的冰冷尸骨，我提醒自己勿忘初衷，也切勿心躁性急、好高骛远，必须坚持下去，默默地为死难同胞争回一点公道，让历史还原。

当然，这毕竟是个人的愿望，由于能力与时间均有限，恐怕也难于如愿地做好，何况那是一个甲子年以前的事。万一做不好，顾此失彼，两头不到岸，非但会受日本人攻击，甚至还会遭自己同胞严厉批评。但，即使如此，也无所谓，不必介意。我要做的只是一点对得起死难同胞，对我华社有益的小事情罢了，人家的“评论”，或说三道四，冷言冷语，都无所谓，不是很重要的事。以前有人批评我们每年的公祭是毫无意义的事，但我们仍不畏艰苦的去做，我们做的，既不是为了日本人，也并非要做给“批评家”欣赏，让他们品头论足地乱批评一通（偏偏这些人只会讲，不会做），我们是为了死难同胞做点有益的事罢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

需挖的面积超过 1 万平方英尺，挖完需两星期。之后便进入做地基的阶段，然后是建设新的纪念碑……。



59 年前的墓碑出土

7 月 16 日（星期六） 小雨

周末，上午赶看排版公司送回来的校对稿，如不快马加鞭，就不能在 8 月 15 日之前，把《日本军政下的马来亚》一书出版，错过演唱会等可以大量出售的机会，那时销量就会大打折扣，亏本更多。

前天拾金时，大家约好分工合作，充当“督工”以监督工人的工作是否认真，有无漏掉牺牲者的遗骸，以免让他们在九泉之下难以瞑目。我原答应今天下午 1 点左右去，但校对稿又不能不看，又想到翁主席和陈国庆兄会在场，所以拖到 3 点左右才驾车去。

由于是大型挖泥机，工作进展得很快。纪念碑后面的小丘已被挖掉了。左边还有一个深约 3 公尺的大洞，但好像越深就越难找到遗骸。不过，问负责人黎先生找到多少，他说已挖到 400 多具了。我请求他好好保管，即是一只烂鞋子或眼镜框什么的，也要保存下来。他又补充说：“牙齿最多！头盖骨则破碎了或是溶掉，找到的不多。”

我问他：“今天有没有找到金牙？”

他答道：“有早就被人拔掉啦！”

除了我们三人外，原本要帮女儿搬家的黄运雄兄也从早上一直监督到现在，我们四人讨论了 8 月 15 日当天举行公祭时，如何同时举行奠基的仪式以及往后的开光事宜。谈了一阵子，主席和运雄兄先告辞，国庆兄和我留下来。

将近 5 时，工人收工，我们也打算离开。我便在现场巡了一圈，突然大吃一惊！我对国庆兄喊道：“这不是以前的纪念碑吗？！”原来这个厚约 20 公分、宽约 60 公分、长约 2 米的石碑已断成两块，横卧地上，大家都没注意到，也没特别加以保护，真有糟蹋文物之虞。于是我们两人又

细心观察一阵子，我则把其碑文抄了下来。

回到办事处后，想起这事，于是写成一篇附记，补在新书最后一章〈让历史铭刻于心〉之后，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关心。

以下是该篇短文。

2005年7月14日，工委会举行拾金仪式，正当法师念经超度殉难同胞亡魂时，我们雇佣的大型挖泥机的神手也开始在纪念碑周围破土挖泥，不需一支烟的工夫，在一两英尺的地皮里，便挖到许多枯骨和镶银的牙齿，被埋葬了半世纪以上的殉难同胞的尸骨，终于可以得到出土和让后人安葬，想必他们死也瞑目了吧？

第三天的周末，轮到我值班监督工人挖掘。下午大约三点，一到现场，但见神手仍上上下下地拼命努力，而且深度达3、4米。负责人黎先生告诉我，他们已挖到大约400具的遗骸，我们又“高兴”（因没有白挖一场），又感到心寒，惨无人道的蝗军真的如传闻所说，曾经在吉隆坡滥杀无辜，草菅人命。

将近5时，工人收工，我们也打算要走，我便在现场巡了一圈，突然大吃一惊！我对一早就来的陈国庆兄喊道：“国庆兄，这不是以前的纪念碑吗？！”原来这个厚约20公分、宽约60公分、长约2米的石碑已断成两块，横卧地上，大家都没注意到。也许工人挖时不小心弄断，变成两





片了，但也无所谓，这个碑还是完整地“出土”了！

我检查这石碑后，很惊奇于它跟目前的碑有所不同。主要有三点：

1、名称是“纪念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惨死坟”，现有的是“纪念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殉难墓”，两相比较，旧的用词（“惨死”）较严厉。

2、立碑者是“无名氏”。现有的没有写明谁立，一般认为是福建义山方面。“无名氏”则意味是个人，也许他（或她）一族牺牲太大，为了悼念已故亲人，所以他建立了这个纪念碑。

3、碑文有很大差别，其中最大的是这碑刻着“中央监狱院”，而现在的却是“中央政府”。我忙抄下，但仍有几个字看不清楚，无法辨认，故也许会抄错，真看不懂就只能以“X”代替（字体亦很差，也没凹进去，只刻字的轮廓，可见是草草刻成）。

全文如下：

“序追述马来亚失陷三年零八个月（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谢于中央监狱院内有罹难男女侨胞约八百余众被日敌惨害埋葬此地者约伍佰余人并有被敌处死伍拾人或三二十人XX人数被活埋XX葬此处故就地建碑留为永垂纪念碑众人祭以慰先灵呜呼哀哉 无名氏建立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吉旦”。

真想不到，殉难同胞的遗骸重见天日时，这个纪念碑也随着他们出土，我希望工委会下次能策划一下建设战争博物馆的事宜，好让这个具有近60年历史的纪念碑能和其他文物保存下来，并作为重要的历史教材展出，以教育下一代。

第三辑

春

一

郎

小泉纯一郎

冒天下之大不韪！



道不孤，必有邻

7月25日（星期一）晴

傍晚6点又开会，人数约20人。各小组报告自己活动的进展情况。轮到陈国庆兄报告有关〈和平赞歌〉音乐会的最新财务预算案时，我们都有点“心惊胆跳”！

据他报告，吉隆坡交响乐团费用为2万400令吉，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费用为1万令吉，灯光与音响为1万5000令吉，场地（民政大厦，可容2500人）租金为7680令吉，合唱团与工作人员T恤（300件）费用约4000令吉，钢琴租金1500令吉，交通费1200令吉，总计5万9300令吉！

我的天啊！我们的工委会原本是雪华堂属下的一个小组，每年举行公祭，没钱时便恳请参与的24个社团（注：2006年1月已增至30个）各捐500令吉或1000令吉，稍微存了几千令吉，下一年便不再向它们讨钱。当然，我们几个委员，虽然不必出钱，只出力，但也从未拿过工委会一分钱，因为我们知道它一贫如洗，存款有限，更深明这是为了殉难同胞的公益活动，自己不捐款已算好了，怎可打它的主意，大刮一笔！至于会议结束后的聚餐，往往也是翁主席他个人从钱包抽出VISA卡付帐（谨在此谢谢主席）。这种义工，正如日本人所说，是“手弁当（tebentou，即自己带盒饭去工作，指无酬劳的工作）”性质的社会服务。

听了国庆兄的报告，我们许多人都跳了起来！因为我们对筹款建新的纪念碑和控诉日本以索讨“奉纳金”，都信心不足，怕找不到足够的钱。而在找到这笔巨额义款之前，我们却得先想方设法找上述那一大笔“本钱”，一笔非蝇头小数目五位数的现款！换言之，我们还未找到自己的基金，就得先设法找这一大笔“必要经费”、先让人用的钱。

其实，怪只怪我们外行，没有常识，不懂搞一场演唱会原来是需要先行投资、下足大本钱。某些在这方面拥有经验的委员说：“是这样的啦！”在他们看来，这个预算案是理所当然、不足为奇的。

记得70年代初期，我家对面的饼家重建一栋4层楼的店屋，耗资3万令吉。如今轮到我们自己建店屋，却花了整30万令吉；甲洞卫星市的单层排屋任你选，也不过8000令吉罢了；我那时买了一辆达善牌1200c.c.的小轿车，索价8000余令吉，如今同样的车，则需付8万令吉左右；我家对面大排档卖的西刀鱼丸面，一碗才不过3毛钱，如今是3令吉……，总之，30年后，物价上涨了10倍！如此看来，上述6万令吉的费用，等于是30年前的6000令吉，这样一比较，似乎也不算很多。若跟那些托了私营化之福，而捞得满钵盈库的权贵们那天文数字般的财产相比较，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可见我们的预算是属于“小儿科”类的。我们大惊小怪，说明了我们何其寒酸、小家子气！不懂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什么都是讲“钱！钱！钱！”陆培春，问你怕未！？

老实说，我庆幸自己不是主席，假如我被委任了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职位，只好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逃之夭夭，不理不睬算了，因为我没有找钱的能力，也不喜欢向人开口要钱。

不过，我们的主席翁清玉兄却面不改容，勇气十足，并说：“好啦！好啦！就这样决定吧！”他是大老板，平日接触的款额相信也是五、六位数的。国庆兄的数字只能把我吓得魂飞魄散，六神无主，想拿来吓这位腰缠万贯的主席，当然是徒劳无功啦！

我于数年前回国，直觉地认为应对这个组织献一份绵力，因为我是留学日本的。自参与它的各种活动后，我也发现势单力薄的它有其局限，而每个委员也是工余才偷闲赶来开会，所以有些战争受害者责怪这组织没替他们做事，也是很冤枉的。我们实在不能对它期待过高，它毕竟没有资金雄厚的政府作后盾，也非电影中的“超人”般没有办不到的事情。我很珍惜我们委员那种只顾献身，不求回报的服务精神，后进的我也极愿意追随他们左右，默不作声、脚踏实地地为我们的受害者和殉难同胞做些有益的事情。

3年前，工委会出版特刊，我帮忙编务，负责收集和剪贴有关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和修改历史教科书、扩军等的剪报，由于我算错页数，竟多出整百页，主编的吴老师却对我说：“做！不要紧，厚一点也无所谓。”结果原定百来页的特刊却变成厚达300页的巨著！这样一来，印刷费也水涨船高，增加一倍，从1万令吉左右增至2万余令吉！（不过，我想如能保留许多小泉首相的“丑闻”，正可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狼子野心，



也是非常值得的，更没有浪费工委的钱）

幸好这些年来，有许多华团纷纷加入我们的队伍，从“小猫”几只猛增至 24 个！每年每个社团捐 1000 令吉，于是活动基金一下子就超过 2 万多令吉，我们的印刷费虽高达 2 万令吉，但总算不必为这笔费用伤脑筋。这时我发现了一个新道理：只要我们出师有名，又为华社服务，即使需动用一笔巨款，在大家的声援下，我们都会化险为夷，或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我深切感受到，人间还有温情，我们的社团仍充满热血和正义感，特别是面对这跟日本否定侵略历史和悼念九泉之下的殉难同胞们的事，它们都义不容辞，勇往直前。正所谓“道不孤，必有邻”也！

【附记】

前天众执委出席在雪兰莪福建会馆举行的献地仪式时，会长林忠强博士马上答应捐款 1 万令吉，数日后，工委主席与数委员赴关丹拜会华团领袖，也获捐款 2 万 8000 令吉，在吉隆坡拜访广东义山会长叶青，同样获义款 2 万令吉，此外黄东山和皇室拿督古润金局绅也分别捐 3 万令吉……，可见大家都很支持我们的活动，他们的声援，出乎预料，令人感动不已。

又，文书依玲小姐于 10 月 18 日晚召开的会议中报告，灯光音响租金减至 4000 令吉，钢琴租金减至 1000 令吉，所有费用为 5 万 7000 左右。不过，吉人天相，我们征求到义款 26 万 4100 令吉，现场乐捐 2211 令吉，售入场券得 2 万 790 令吉，总收入为 28 万 7101 令吉，扣除费用后，仍获盈余 22 万 9963 令吉，可见我们开支虽大，但出师有名，正义凛然，到头来还是可以达到目的。

冀巫印等同胞亦了解惨史

7月26日（星期二）晴

进入7月后半月，每星期一傍晚都开工委会会议。昨晚开会，议决为了配合高岛教授的讲座会——“日本人怎样看亚洲的‘反日’运动”，我的新书推荐礼从15日改为13日（星期六），理由是15日是星期一，假如搞什么讲座，听众会较少，不如改为周末，那我的新书推介礼也只好迁就讲座。苦是苦在提早两天，我的出版时间将减少两天，害得更躁急起来了，只好三催主席与秘书赶快送来序文。

今天序文终于见到了。赶紧嘱李小姐排版，以争取时间，免得推介礼上无书。

全文如下：

俗语说：“光阴似箭，岁月如流”。一眨眼间，一个甲子年，即漫长的60年就从我们身边无声无息地擦过了，叫人留下几许哀叹声。7月14日上午，我们在福建义山为惨死于蝗军刀下后乱葬在义山荒野的殉难同胞超度和拾金时，发现同胞们那破碎散乱的骨骸陆续曝光，除了令我对惨无人道的蝗军的罪孽无比愤怒和痛恨之外，我也后悔我们的拾金太迟，要经过一个甲子年后才得以实现。不过，当我目睹殉难同胞能得到我们一批后辈替他们超度和拾金，心想他们死也瞑目，没有被同胞忘得一干二净，换言之，还有很多人深刻地纪念他们，对他们的牺牲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可说是如假包换、天下一级的爱国者啊！

今年8月，我工委会也展开了“日据纪念系列活动”。由于今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我们策划了许多活动，希望第一能做到像往年一样，悼念死难同胞的目的，其次想当作一种宏亮的声音，让以小泉纯一郎为



首的日本右派，知道他们的战争观和历史观并非放之五湖四海皆准的，而是在亚洲受害国家变成一种人见人怕的毒品。

请允许我在此介绍一下工委会的几项活动吧！

- 1、《悲悯阙如》新书推介礼（8月11日）。
- 2、日本侵略战争史料展（8月13日至15日，共100幅）。
- 3、《日本军政下的马来亚——3年8个月的悲惨故事》新书推介礼（8月13日）。
- 4、日本琉球大学教授高岛伸欣讲座——“日本人怎样看亚洲人的‘反日’运动”（8月13日）。
- 5、福建义山常年公祭（8月15日）。
- 6、乐龄人士抗战歌曲演唱会（8月15日）。
- 7、日本军政下的马来亚短片展（8月15日，新纪元师生合摄）。
- 8、《七七事变》电影展（8月15日）。

其中《日本军政下的马来亚》一书，是本工委会副秘书长陆培春的精心杰作，原文是日文，由著者自己翻译成中文。其实我无需在此浪费版面对其作品的特色和优点大加赞扬。因为其作品是早在1997年就获日本著名出版社高文研出版，而且出了第三版，已有6000本流通日本列岛，在日本拥有众多读者。也就是说，其作品在日本早有定评，而且老陆也是在日本撰写最多日文著作的大马人，共出版了16种日文专著，为我国争光不少。

阅读本书，您一定会觉得著者不仅绞了许多脑汁，而且花了不少脚力，东奔西跑地去收集证据，向死里逃生的受害者聆听证言，又拍下了许多生动的照片，增添了文章的说服力。有关采访之苦，我也不必多说，请各位读一下他的序文便知晓。不过，我想强调一点的是，老陆的努力，不仅在加害国家日本曾经为我们受害者伸冤和抗议过，这次出版中文版，同样也达到这一目的，作出了一番贡献。各位读者也别以为老陆是老牌“反日”分子，据我个人接触和观察，我敢说他是一个大是大非的知识分子，他绝对会分清楚黑白是非，是香花还是毒草，他会与日本和平人士充分合作，以反对小泉纯一郎式的日本右派势力和军国遗臣遗老的反动行径和恶毒思想。

还有，他这部大作，也如实地告诉了所有马来西亚人，当年惨无人道、用心狠毒的蝗军如何在我国糟蹋我们亲人的宝贵性命，破坏我们那快乐而又幸福美丽的家园，对我们的年轻一代来说，本书无疑是一本非常有益的历史教材。我希望有人会替他翻译出版英文版，外销全球，让更多人知道日本军国主义如何在马来西亚犯下了种种不可饶恕的罪孽，

也让人家看透小泉首相那动听的“和平”呼声，其实是豺狼那一阵阵的刺耳嗥叫声罢了！当然，我更希望财力宏厚、人才济济的国家语文出版局能出版国语版，以便让巫印等各族同胞们，清楚地看到日本蝗军在我国残杀了数以万计的各族兄弟姐妹的悲惨事实。

最后，我想以工委会主席的身分谈谈今后我们的工作方针。目前，我们已开始了筹集一笔法律基金，以控告当年日本政府巧妙而又奸诈地以领收“奉纳金”的方式，勒索了我们3000余万元叻币（如包括星洲方面，总额为5000万元）。我们深知，要向日本索偿，的确不易，何况我们是在得不到自己政府的全面支援下埋头苦干。而所谓国际法乃至“先进大国”日本的国内法什么的，往往是不近人情，冷冰冰的东西，只会给我们雪上加霜或只吹寒气逼人的北风，不是普照温暖宜人的阳光。幸好我们委员很多是战争受害者或遗属，例如吴老师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丧失了慈母与爱弟，本书作者老陆的外祖父和二舅亦成为蝗军尖刀下的祭品，所以我们的官司应该会胜利，我们更不会忘记殉难同胞的悲惨遭遇，我们随时随刻站在他们立场上，替他们争取回一点公道和让历史还原。

至于战争赔偿的问题，因过去政府在匆忙中处理不当，留下了麻烦很多，我们又是一个力量极其有限的社团，大家都自掏腰包，牺牲时间去做，从来没想到为名为利，风风光光一番。但战后已60年了，做起这番事来，的确难度加倍，造成我们对目标有所选择，考虑先后，不能像超人那样，一下子就“搞掂”，万岁万岁万万岁！所以我们只好老老实实地、一步一脚印地先做基础工作，然后寻找一个突破口，使日本政府明白他们过去的的确确犯下了人神共愤的滔天大罪，然后主动地、积极地作出道歉和赔偿，以便向严肃的历史作出一个清楚的交代。当“奉纳金”的问题告一段落后，我们也会继续寻求可行性，摆出“政府 VS 个人”（非民权思想落后的60年代中，日本政府与我国政府之间的赔偿谈判和解决方式）的格式，要求日本政府按受害程度对各个民间人士在口头上或文书上表明“谢罪”，然后在金钱上进行合情合理的赔偿。而日本政府领导人（包括右派政客），也同样有必要以这种方式向严肃的历史作出交代，永远不复辟翻案，翻三倒四，讲话不算数。

在今后漫长的斗争途中，我们更需要老陆这种“日本通”的投入（顺便告诉各位读者，马来西亚留日同学会的主席吴玉祥律师是我们“奉纳金”诉讼的顾问律师，该会中部分会会长叶逢德、理事杨佐智和老陆均是我们的“日本顾问”），他们的日本知识和有力的声援，壮大了我们的勇气和冲劲，使我们相信一定会在另一场“抗日战争”中战胜。

在忙着筹备上述各项活动的当儿，草草涂下了以上一些感言，如有



不妥之处，敬请各位多多原谅和指教。

对了，写到这里，突然想起老陆慷慨地表示说，要把本书销后的部分利益，捐给工委会充作这次的法律基金。他还对我说：“所捐款项是个小数目，但我对在官司上的胜利却期待非常大！因为我也是遗属之一啊！”老陆出力又出钱，真是有心了。但愿社会上的仁人志士也向老陆看齐，让我们胜得更愉快、更有意义！而各位读者购买本书，既可温习日本侵略马来半岛的真实历史，又支持了我们为死难同胞奋斗的活动，声援我们控告日本政府勒索我们，归还“奉纳金”，何乐而不为？谨在此预先谢谢大家的协助和支持！

翁清玉

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主席

2005 年 7 月 25 日

义山乱葬岗尸骨奇案

7月27日（星期三） 晴

上午11点前，赶抵福建义山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殉难墓。今天拾金仪式已告结束，必须点算遗骸的数目和举行记者招待会。

工作人员已把骨骸排好在地上的白纸上，大家来齐后，便烧香膜拜，祈求殉难同胞安息，然后大家列队让记者们摄影。

接着，黄运雄兄与工作人员黎先生一起点算，我做记录，结果得出705具的数字。黎先生是以两根大腿骨当作一具，但还有很多骨骸已粉碎，所以那数字应该不很准确，但总算有个眉目。而与碑文所载的人数，仍相差七、八百具，也许是埋在纪念碑下，需再挖一次才能点算完毕，也可能骨骸已粉化，化为泥土，不见踪影了。

我们也打算把骨骸加以火化，然后再葬回原处。不过，黎先生大声对我们说：“你们最好不要来看，因为烧的时候会发出异味。”

这时，吴老师去拾了几根骨头让记者看，并告诉他们在大约10天前，工人挖到了一些骨头，颜色呈蔚蓝色，和一般尸骨不同，“那颜色蓝得很漂亮，且有点透明感，拾金的人从来没看过。”

但眼前的骨头一部分颜色却是深紫色，是否过了一阵子，颜色由蔚蓝色变成深紫色？我看过人骨的次数不多，但有颜色的骨头是第一次看到，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都很自然怀疑起是蝗军毒害我们的殉难同胞，所以死后骨头也颜色不同。难道是这些零零碎碎的枯骨要向我们控诉当年蝗军那惨无人道的鬼蜮行为？

据说，海南会馆的署理主席符昌和已将骨头送去新加坡化验。而高岛教授将于8月12抵马，我们大家都赞成让他带回一些，以便交给日方的专家化验。



吴老师后来在《南洋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也许是跟泥质有关，是起了化学作用所致。但拾金的人经验丰富，他们却说从未看过，真是很奇怪的事。

我个人认为，蝗军何必“劳师动众”，浪费许多得来不易的毒药。他们把“靶子”载到义山的乱葬岗去，然后就地用尖刀一刺，不管死不死，用脚踢入山沟，再补上几铲黄土活埋，手脚更干净。不然，叫他们自掘窟窿（坟墓），然后一个个推进去埋掉。对残忍的刽子手来说，这倒是一种省力省精神的做法。

我的看法毕竟是猜测，事实往往有令人想象不到的部分，还是用科学方法来证实一下较妥。何况残忍的蝗军曾在中国进行过活体实验，把杀伤力很大的病菌植入还未断气的生人体内，以观察病情的发展和收集实验结果的数字和资料。在我国，日本也曾在瓜拉庇劳和淡杯等地养了数以万计的老鼠，然后在老鼠身上培养大量细菌，企图用这种细菌制造“细菌炸弹”，然后投到敌人阵营那里去，即进行所谓耸人听闻的“细菌战”！

以前到淡杯柏迈尔精神病院采访时，曾听过该病院在蝗军管制下，竟有 880 名左右的病人因吃了白灰米煮成的白饭后不幸死亡的惊人故事，是否蝗军嫌他们浪费粮食，便下毒手把他们“处分（syoubun，日语，指杀掉）”？抑或蝗军探知有许多抗日分子纷纷装扮病人逃进医院避难，蝗军便顺便利用这良机把他们一网打尽（蝗军当时曾在大批病院职员前面杀害其印籍院长和另一位医师，并告诉他们院长庇护抗日分子，所以枪毙他俩）？

万一检验结果证明不是被毒杀，但也不能减轻蝗军的杀人如麻的罪孽，我们还是要追究他们的罪责，并通过各种途径把真相和事实全盘告诉下一代，以防侵略者的狼子野心能得逞。



翁清玉（左4）领导众工委会理事诚心向遇难者上香，祈望遇难者灵魂永得安息。

日據殉難同胞拾金完成

28/7/2005 东方时报

700餘副骸骨近期火化立碑

（吉隆坡27日讯）马来西亚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已完成「纪念中华民国男女侨胞难墓」拾金工作，挖掘了近700多副含冤死难者的骸骨，并在近期进行火化及重新立碑，祈望死难者的灵魂永得安息。

工委会主席翁清玉呼吁，爱好和平人士踊跃出席「和平赞歌」晚宴，以筹取法律诉讼基金和扩建华侨殉难纪念碑经费。

他表示，工委会将在8月21日晚上7时，在民政大厦举办「和平赞歌」，届时将邀请黄河大合唱进行是晚演出。

他指出，竖立新墓碑及美化工作需费20万令吉，而起诉日本政府的诉讼费用则是30万令吉。

翁清玉是于今日在福建义山进行一项汇报会时，对记者如是表示。

他指出，一旦新墓碑建立好后，就能够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祭平台。他也感谢雪兰莪福建义山的献地，共1万786方尺的拾金范围给工委会。

吁緊記日戰傷害

他吁请，社会人士继续爱护和平和居安思危，时刻紧记日战时期所带来的伤害，避免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工委会副主席吴志超向记者指出，这次拾金而得的骸骨，就是在1942年6月3日当天遇害。

他表示，被日军捉上车的男



已有15年拾金经验的潘明邦（32岁）协助进行拾金工作，共发掘出近700副骸骨。

性，都被带去半山芭监狱，往往就这样一去不归。一旦被汉奸指认为抗日军后，必遭日军杀害。接着，日军就载著尸体前来福建义山附近埋葬。他说：「当年亲眼目睹此景的陈姓老婆婆，就躲在凤山寺内，看著日军把尸体进行埋葬，即使尸体中仍有一些未死去的受害者，也活活被埋下。」

此外，他向记者展示遇难者的骸骨，发现骸骨上出现蔚蓝色及紫色斑迹。工委会将把这些骸骨送往新加坡进行化验，以进一步确认遇难者死因。

有兴趣出席「和平赞歌」晚宴者，可联络工委会秘书处张依玲：03-22746645，票价分为30令吉、50令吉和100令吉。



又在“情报战”中败北！

8月1日（星期一） 晴

一眨眼就迎来火伞高张、暑气逼人的8月了！离8月15日的公祭日仅两个星期多一些。前次执委会议决：从8月起，每星期一召开会议（其实也只能召开3次罢了），可谓已进入密锣紧鼓的阶段了。

今晚的会议于傍晚6时开始，文书依玲小姐分发的会议资料，列出许多议题，令人看了头痛。也难怪，单只演唱会，就有两场（其中假民政大厦举行的那场可容纳听众2500人），还有我本身与燧人氏出版社的新书推介礼，亦有两场。此外，还有常年公祭、历史图片展、电影招待会、高岛教授讲座和拾金美化事宜，真的林林总总，热闹非凡，大家似乎都干得很起劲忘我。

此外，翁主席对新纪念碑的动土仪式耿耿于怀，仍想通过别的方法，使这仪式能在8月15日那一天与公祭一起举行，但主持动土礼的意中人（需捐一笔巨款者）仍未亮相，因此吴老师异乎寻常地大声说：“不要谈了，这样谈下去，10点都开不完！”主席也觉得自己有问题，赶忙向吴老师半道歉地说：“我这个学生真是该骂的！”84岁的吴老师当了几十年历史老师，现虽已退休了很久，但在众人面前，德高望重的他老人家仍然是我们的“老师”，谁做错事，讲错话被他“骂”或遭他“批评”，也难以顶嘴，只能默默接受。

在会议中，我提议要让华文媒体以外的巫英等语文报章记者来采访，于是决定由杨佐智同学负责应对英文报记者，副主席陈正锦兄则应对巫文报记者，希望这些非华文报“无冕皇帝”也能本着记者的天职，多关心一下同属同胞的华人的问题和他们的心声，以促进民族间的理解，维护正义和公道，从而救济我国的战争受害者及他们的遗属。

今天，《南洋商报》的小型报副刊“新视野”版推出一个新的系列：“重回刺刀下的岁月”。第一篇是“听，历史的声音——森州幸存者口述惨痛经历”。报道者是马新社的覃心皓记者。为了配合今年太平洋战争结束60周年，马新社制作的《ASTRO 华语新闻》摄制小组特别走访了华团人士、二战受害者以及时事评论员（注：我亦受访，定今晚播送，但却忘了收看）。从8月1日起，这一系列节目定于晚上10点30分在AEC频道一连播出8天。覃记者还将资料整理成为文章，让《南洋》连载，以飨读者。

今年，托二战结束60周年纪念，我国媒体特别关注这问题，未尝不是好事。记得进入今年以来，我们为了反对日本“入常”，既开设网站让大家点击反对和亲自到日本大使馆拉布条抗议和反对，又在雪华堂举行社团盖章反对大集会。而每次工委会召开记者会，各华文报记者也一定来采访，而且编辑老爷也很合作，每次均拨出重要版位予以报道。最令我耳目一新的是《南洋》居然拨出整整两大版，报道了上述380余个华团（注：最后增至2000个）盖章的盛况。两大版面中间的那条空白也不让它浪费，于是变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版面、大新闻，效果奇佳，冲击力够大，也应该是华文报史上的一大创举，值得后人提笔写报史时，给编辑老爷记上一个大功！

报份销量越来越差、版面越来越少的《南洋》，也许是想趁此良机争取回华社对她的信心（因马华收购《南洋》，妄图使之变成“政党喉舌”，招致华社的强烈不满和杯葛），所以特地拨出巨大篇幅。之后，《星洲》的“新策划”版也赶紧跟进，推出一个大系列：“日哀日怨”，好像有意跟《南洋》一较高低，平分秋色似的。这个系列每天用整整一大版，有系统地、图文并茂地回顾了日本侵略邻国的悲惨历史。虽属于资料性的东西，没有什么新意，但对一般读者（特别是年轻学子）来说，是非常通俗易懂，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我每天都有剪下，但由于太忙，剪了就堆在一起，没有去算它有多少篇。至于字数，相信已超过10万字，如果能把它印成小册子是很好的（事后有读者投稿大赞特赞这策划，并希望《星洲》出版集子）。假如在日本，那些报馆一定会印成漂漂亮亮的廉价小册子，又再赚读者的一笔钱。我们的媒体，真的没有生意脑筋和眼光，只雇佣了大批摇笔杆的文人，却忘了聘请许多生意脑筋转得快速的企划出版专才，以致糟蹋了许多有用的材料，更错过了刺激经济发展的良机，希望我们那些办报的文人应反省一下，不要只满足于穷兮兮的平面媒体世界的营运，毕竟现在是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啊！

在我的书架上，有一本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战争——日本



人记忆中的二战》，全书厚达 380 页，是我半年前从上海书局购得的。其实这本书的作者是《朝日新闻》（日本最具权威的全国性日报）的读者们。他们针对“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题目给该报的“特刊”版面上写了短文投稿，反响不俗，更酿成了一个令人关怀的相互交流、切磋琢磨的温馨局面。原本这专栏计划从 1986 年 7 月 10 日起刊出 3 个月，岂料反应异乎寻常的好，老编一延再延，竟超过了一年！来稿共 4000 篇，其中 1100 篇见报。于是，该报便把它们编印成《战争——血泪交织的证词》上下两卷。更出乎老编预料，此书一上市，竟挤入了日本的畅销排行榜。

但，“奇迹”并未就此结束。1995 年，此书又获美国《纽约时报》前资深编辑、大不列颠副主席法兰克吉伯尼（Frank Gibney）的青睐，得到了出版英文版的机会。8 年后，上述中国出版社认为意义重大，又有利可图，于是从英文版翻译成中文版出版，投稿的人更没想到，他们的短文会绕了地球一圈，跟数以亿计的外国读者见面。

这一本书的日英中三语文版奇迹性的诞生，说明了日本出版社精通“英雄造时势”的道理，而我们的媒体则缺乏这种眼光和胆识，无法把我们的史料好好地整理一下，以书籍的形式，把惨痛而宝贵的历史加以记载和保存下来。当然我们的出版社对这类书籍也缺乏胆量出版，因为出这种书，注定一定“输”，血本无归（明年等工委会闲下来时，我打算建议每年向华社筹一笔出版费，让我把那些散见各报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编印成书。一年出它两三种，假以时日，即一个十年过后，我们便有二三十种面世，既可保留这方面虽然零零星星，但历史价值却很高的资料，从而为我华社文化献出一份绵力）。

我也时常到 KLCC 伊势丹的纪伊国屋书店看日本书。大部头的不用说，单在袖珍本的角落处，我就发现由光文社等右倾出版社出版的战争书籍超过 300 种！著者不仅对日本帝国发动的残忍至极的侵略战争和“大东亚共荣圈”有所缅怀，而且对战争贩子极尽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能事。人家加害者杀我们打我们尚且那么热心地去大肆“回味”，而被杀挨打的我们（受害者）却保持沉默，忍辱负重，并极力想忘个清光，两相比较，显然我们报界和出版界的努力太差劲了，太不争气了。

今年是日本投降 60 周年，日本人也一如以往，非常重视。离 8 月 15 日大约半年前，NHK（在大马，我们只能看到半官方的 NHK 的节目，其他许多私人电视台的报道情况不详）就长期推出一个有关战争的回忆性节目，每星期日上午由日本知名的作家、画家和影星等人，一边读当时报纸上那“报喜不报忧”的大本营报道，一边回忆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争

经验。往年这个时候也有很多节目纷纷登场，预告日本“终战”周年将至。当然，各地方电视台也会争先恐后地策划各种有关战争的特别节目。有一年，我在日本担任“亚洲映像奖”评审员，有三分之一的作品均与二战有关，幸好大部分是站在反战和反法西斯的立场上拍摄，否则我一定会很恶心，无法胜任，不会接受那份吃力不讨好的评审工作的。

最令我反感的是，日本政府千方百计把自己装扮为“受害者”，什么东京大空袭啦、什么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惨祸啦、什么冲绳决战，造成14万县民牺牲等等，不一而足，就是没见小泉首相提过南京大屠杀（牺牲者约30万）、菲律宾的死亡大行进（牺牲者约100万）、新加坡的华侨大检证（牺牲者约5万）和槟城钟灵中学46师生惨死案等等战祸，并通过这些惨绝人寰的战祸来诅咒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和侵略恶行，以及如何防止重蹈覆辙。任何人长住日本，如不动脑筋想想，只顾囫圇吞枣，那么他一定会以为日本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受害者”。当然，日本老百姓长期在保守政权推行的愚民政策之下，早已被洗脑了。

我更担忧的是，日本这项政策（不！应该称为“阴谋”才对！），一直会跟随保守政权的长寿而持续下去。这样一来，正如日本人自己说：“假话说百遍，会变成真话”那样，久而久之，日本便摇身变成100%的受害者，无知的世人更会慷慨地寄予100%的同情！

可没想到，战后60年，我们的媒体开始“向日本学习”了，虽然这次轰轰烈烈的报道仍差强人意，质量仍有待提升和追越，但希望这是个好的开头，继而有好的坚持，然后有好的效益和结果，从而扭转这个“战争情报失衡”的局面，以还历史真面目和唤醒人们的良知。

反过来说，这一良好变化的出现，显然是二战结束60周年带来巨大冲击所造



- 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印行的《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策划：柯冰蓉、调查：孙建成、主编：张连红）。



成。另一原因是我工委的前卫精神与加倍努力的结果。在今年，我们带动华社反对和抗议日本“入常”、为了索讨“奉纳金”与日本政府对簿公堂、建设新殉难同胞纪念碑以慰九泉之下的英魂、赞助日本侵略马来亚书籍的出版，以及主办各种大大小小的活动，直接跟国人通过上述活动一起从惨痛的战争历史吸取教训。所以说，这种种颇具创意和生产性的策划、一步一脚印的努力，无疑使国人对战后60年的到来特别关注（有关我们活动的新闻报道，的确也多到使我的办公桌面乱糟糟了）。想到这点，我也告诉自己，我们向惨痛的战争历史学习的运动，绝不能虎头蛇尾，有头没尾，而应该是曲终奏雅，善始善终……。

工委各位同仁，让我们继续为死难同胞们，不畏艰苦地奋斗下去吧！

历史包袱纠葛不清

8月5日（星期五） 晴

早上打开《南洋商报》彩色副刊“新视野”版，看到“重回刺刀下的岁月”特辑的第五篇刊出了马新社记者覃新皓小姐整理出来的访谈稿——〈日本东南亚漫长艰巨的战斗：历史包袱纠葛不清〉。

我记得两三个星期前去雪华堂时，突然覃小姐说要访问我，我当然说OK。我当时没想到她是马新社的电视台AEC的记者，还以为是一位普通记者，因此打算随随便便回答一下便算。后来才知道是权威电视台的记者，必须对着其录影机讲话才行。

幸好以前在日本上电视已习以为常，心理上没什么负担。她也没事先通知我，根本不让我有所准备，故只好临时上阵，乱讲一通。

更出乎预料的是，她竟整理成一大版文稿，也事先没让我过目，要改正也为时太晚了。我简直变成了马新社的“俎上肉”！

话虽如此，同是摇笔杆的人，我深知她的确为了这篇报道付出了不少精力，我真的很感谢她。

因为有了这一篇记录，一些没看电视的人才有机会知道我们批评过日本什么，我们为何要日本把巨额“奉纳金”如数归还给我们华社，为何要每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拜祭我们的殉难同胞……，故把全文制版印于左。



报道／摄影／马新社 覃心皓

重回刺刀下的岁月

● 第五篇

只要一说起日本这个国家，东南亚地区内无数的人民，包括我国华人就会泛起种种错综复杂的仇恨，其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日本政府依然以暧昧的态度对待赔偿的问题；其二，就是日本政府尤其在最近 10 年来不顾亚洲人民强烈的抗议，参拜供奉着太平洋战争中战犯亡魂的靖国神社，并且从 1984 年开始便默许国内出版社篡改历史课本，将日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暴行淡化和美化。这两大历史包袱，至今依然是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中，面对民间反弹力量的最大因素。

转瞬间，这段历史过去已经 60 年，如今年轻的新生代虽然常常在媒体上听闻有关二次大战的问题，往往也是一知半解。随着近来我国华团积极协调二战受害人提控日本政府，索取赔偿，风云即将再起之际，我们实在有必要重新温习有关历史，了解日本对东亚、东南亚民间这许多纠葛不清的历史包袱，是如何形成的。以下是马新社记者覃心皓特别整理了访问时事评论员兼雪华堂执行长陈亚才，以及日本关系专家日本青森中央学院大学客卿教授陆培春教授的访谈内容。

日本东南亚漫长艰巨的战斗

历史包袱纠葛不清



有完全不一样的下场。战争结束之后，面对的是不一样的国际政治处境。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和德国在二次

■ 陈亚才：日本和德国在二次



■陆培春教授：
这些年来日本一直企图要为他们过去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翻案，因此不断在运用他们的政治力量，在国内外要把过去战争犯下的错误正当化、合理化。

历史资料显示，从二次大战结束之后，马新地区的受害人民就不断积极地争取赔偿。但是经过50年代《旧金山条约》和60年代的《亲善付款条款》之后，为何赔偿问题纠缠了60年还是无法解决？

陈：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国人民和政府两者长久以来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赔偿的问题，看法和声音都有差距。多年来，我国要求赔偿的声音主要来自民间，主要是因为直接在战争中受害的人民对于赔偿诉求的感受和看法更为强烈；而近几十年来包括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公务人员参拜靖国神社、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更加激化了我国尤其是华裔人民对于日本这个国家的看法，因此民间的声音也变得更加强烈。

从80年代以后，我国就推行向东学习计划。一方面我国当然是想要学习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人民勤奋、上进的精神，但是另一方面更实际的则是要学习和寻求日本在科技和制造业上的技术转移，因此在我国和日本两国双边关系当中，依存的色彩相当强烈，我国在竞技上需要日本的配合，因此对于民间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的诉求，我国官方向来只能淡化和低调处理。

另外，我国政府从官方角度来看，认为继1967年《亲善付款条款》中日本赔偿了2艘船之后，在政府层面上而言已经是基本解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赔偿问题。无论如何，民间团体，尤其是曾经在战争中最直接受到伤害的人民对这样的看法却无法认同，他们甚至认为有关赔偿不足以弥补当年的受害情况，而在认知上觉得问题其实从来没有解决过；再加上近几十年来纠缠着许多例如道歉、篡改教科书的新课题，更加让人们无法相信日本是愿意诚恳认真地就当年的侵略行为、屠杀残害人民道歉和忏悔。

要求日本负起战争责任

陆：过去马新地区人民曾经尝试向日本政府索偿而无法成功，基本上不完全是日本方面的问题；当年国际政治局势复杂，国际间东西两大阵营对峙，导致当年的英国殖民政府在统治我国时作出的许多决定都以他们本国在国际策略上的利益为考量的依归。地方上人民的呼声和诉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忽略了，而人民许多话也不能说出来。最近雪华堂积极协调我国人民索偿，正是因为国内政治环境和机会成熟了，因此才会在最近正式向日本要求正当赔偿的机会。

这些年来日本一直企图要为他们过去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翻案，因此不断在运用他们的政治力量，在国内外要把过去战争犯下的错误正当化、合理化。我国和新加坡，甚至中国在面对这个问题上基本有一样的处境，就是我们都需要日本在经济上的帮助，所以很多时候就不能把话全部都说出来，因为我们害怕这样会影响我们的政策。但是现在气候已经不一样了，我国首相阿都拉也鼓励人民要说真话，鼓励我们正确地面对历史，因此我们这么多年来

诉求是要求日本承认当年战争犯下的责任。

说起了道歉认错的问题，比较日本和德国两个在二次大战中东西方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看见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德国政府不但对当年的侵略行为认错道歉，甚至到纪念受屠杀犹太人的纪念碑前献花忏悔；但是日本到今天还是不断使用各种手段掩饰当年的历史事实，引来亚洲人民的愤慨，为什么日本政府就是无法坦诚道歉？

日本与德国二战后命运

陈：日本和德国在二次战争结束之后，面对的是不一样的国际政治处境，也因此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下场。长久以来，德国都被欧洲大陆上的英、法等多国家视为坏孩子，也因此倍受这些盟军成员的戒备。战争一结束，德国马上被欧洲国家瓜分了许多财产，同时也承担了惨重的战败赔偿。当年德国付出的高昂战争赔偿，甚至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那是战胜国家对战败国的一场最大型的搜刮和掠夺。反之，日本由于受到美国 and 英国为首的盟军拉拢成为了他们的盟友而受到保护，因此也得以逃过要负担起沉重的战争责任。当年，美国和其他盟国急于大力拉拢日本来牵制以中国和苏联为主的共产阵营，所以日本和德国两个国家基本在战争结束之后，就面对不同的命运。但是这也形成了德国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在整个欧洲地区获得尊重；因为他们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时，都能够诚恳地忏悔他们在这场人类史上其中一场最惨痛的浩劫中犯下的错误，也深切反思了当年日尔曼民族对于犹太人的屠杀。甚至现在德国每次有新的领袖上台，都要重新对当年祖辈的行为，包括对前人残害犹太人的行为道歉忏悔，以及到屠杀案的纪念碑前去献花，这样的行为和日本政府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另外，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日本在战后获得美国扶持，重建非常地迅速，成为整个亚洲地区最进步、最繁荣，也是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日本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全球其中一个最进步的国家之一。在这样多重的优先条件之下，日本自信心和优越感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一个首相，这些政治人物的最大考量就是如何良好地经营他们的政治生涯和政治赌注。我们参看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就会发现日本战后国内至少有6到7个首相都在任内，代表国内的右翼分子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是因为在日本国内右翼主义坐大的环境中，参拜靖国神社，是可以让这些首相们在政治生涯中加分的行为，这对于他们累积政治资本、获取支持是非常有利的。相反的，如果我们要他们对战争受害国家诚恳、全面而具体地道歉，反而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政治前途。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便面对中国、韩国、朝鲜和其他东南亚战争受害国人民的强烈反弹呼声，日本过去的多任首相依然采取强硬而冷漠的态度。



日本人如何看待历史？

为何日本的右翼分子在战争结束之后，依然坐大于日本的政坛？而冷战的结束，是否将给日本国内的政局带来转变？

陆：说到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浓厚的右翼分子在战争结束后不断膨胀，就不能谈到冷战。在当年那个意识形态对抗局面中，皆因美国对这些日本右派分子的大力扶持。美国在 50 年代朝鲜战争的同时，就极力扶持日本右派势力，让曾经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甲级战犯担任首相和外交部长，当时美国人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包围以中国、苏联为首，在 50 年代刚刚崛起的共产思想势力。一直到苏联分崩离析，冷战结束，美国依然还是在扶持日本，以保持她在亚太区域内扮演的平衡者角色，其中就包括牵制正在迅速强大起来的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长远性的政策，也是美国要打压世界其他强国的一个世界战略。

在冷战结束之前，由于共产主义在国际上是相当有市场，日本国内还有相当庞大的左派势力，它们过去扮演了牵制和阻止日本右派思想膨胀的角色。只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已经对共产主义失去了信心，而在日本国内也没有什么取代左派思想的力量，这使得日本右派分子能够更巧妙地运用机制来深化它们的愚民政策。

日本将二战事迹英雄化

日本政府无法显示出认错的态度，但是日本国内的民众，在过去 60 年来又是如何看待有关的历史？对于东亚及东南亚人民强烈的抗议呼声，他们如何看待？

陆：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这段历史毕竟距离现在已经 60 年了，日本国内不同年龄层的人民，经历不同阶段的教育政策和人生历练后，对于这段历史也有不同的诠释。比如年老一辈对于所谓的战争，还有一股情意结存在。当我们再说起二次大战时，到底这些日本老人是会把当年的皇军兵士当作是英雄还是战犯呢？我相信大部分年老一辈的都会选择前者，因为这当中有许多的士兵都是他们的父辈，因此他们在情感上会比较强烈，也会向他们的父辈靠拢。至于年轻一辈的，经过日本政府这么多年遮遮掩掩的文过饰非之后，导致他们对于历史知识的了解相当有局限，到今天他们对于历史也已经无法完整而清晰的掌握了。面对周边国家人民的反应，他们反而会搞不清楚状况，不明白为何周边国家的人民一说起这场战争还是会有那么强烈的感受，这就是有差距的地方。加上在社会上，日本的政治人物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向来倾向把当年二次大战的事迹英雄化，因此也从来不愿反省或以自责的态度去回顾那段历史。

陆：日本和美国英国一样，目前思想已经趋向越来越保守。在日本政府多年来的政策之下，目前右派分子已经占据了各大政府部门，国内也一直把肯定日本侵略战争的思想灌输给下一代。所以在战后，虽然美国有通过政策，修正日本政府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行为，包括把他们教科书中一些（文过饰非的）字眼用黑墨水涂掉，但是聪明的日本人总是有办法把这种思想扳回来。目前，日本国内的教科书，都在为日本右派分子的思想推广和背书。在现在这个年代，包括日本国内的教师和父母，虽然都已经三十多四十岁的成年人，但是他们对于战争都没有多大的认识，年轻人要从上一辈口中去了解历史已经不行了，这是日本人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失效。至于在社会上，整个社会风气目前也是往右

倾斜，所以社会教育也不行了。因此我认为，我们这些作为日本周边国家人民的，其实是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去发出呼声，提醒日本人重新认识有关的历史。

日本国内过去的民调就显示，大概有一半的受访人民反对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去参拜靖国神社、和修改宪法增加日本军力。但是我感到非常担心，因为拥有这样正义感的人士的百分比正在不断下降，日本政府多年来有计划有系统的愚民教育政策，使得国内人民对于过去这段历史变得无知和漠然。

索偿是为了祈求公道

这次雪华堂正式寻求法律途径，协调我国二战时期受害人相隔 60 年后向日本政府追讨赔偿，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雪华堂为何还有做这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陈：我们必须承认现在要向日本政府追讨赔偿会是一件相当有难度的事情，加上两国之间的法律制度也有差距；但是我们的重点不是在于要向政府讨钱，更为重大的意义是要日本政府对过去的所作所为作出一个让人民能够接受的方案。我们这不是向日本政府的一项勒索，这甚至可以是一个有弹性处理方案，总之华团要向日本传达民间的一个声音，也就是：

- 一、要求日本政府停止篡改历史教科书；
- 二、要求日本政府马上禁止他们的公务人员参拜供奉着二次世界大战战犯的靖国神社；
- 三、要求日本政府就当年勒索受害国家人民钱财、以及迫害人命的行为作出赔偿。

陆：我们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我们只是根据事实，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一个责任而已。打个比方说，即便是你发生了交通事故，你撞了人家的车，也要帮人家修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样的道理放在日本政府当年的战争责任之上也是一样的，尤其是日本军国政府当年强制性勒索马新地区华人的奉纳金。虽然奉纳金的英文是叫做 Donation，但是这在当年其实是一项强制性的捐款。我们所追求的，就是希望把当时被敲诈的钱，根据当时的利息偿还，我们强调这不是一种援助，只是要求日本政府用等同于当年价值的财产偿还回来，这是一件非常公道的事情。

■陆培春教授接受访问时摄。



后记

陈亚才在访谈中说的一句话：历史是过去和未来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我们要处理历史包袱，并不一定是我们要继续向前的一个障碍。的确，没有坦然地面对过去，就更无法建构更美好的未来。我国华团今天协调受害去向日本政府索偿的诉讼案，虽然还没有开庭，但是胜败已经可以预见，那将是一场漫长而艰巨的战斗。我们衷心希望，司法的力量最终能还给人民一个正义，也给历史一个公平的论断。

又一“抗日战争”胜利了！

8月6日（星期六） 阴

印尼烧芭，浑浊灰白的浓烟仍然像前几天一样，笼罩着整个吉隆坡，班上的同学，身体稍差的都感到不适，昨天麻坡的N的处境最惨。她下午一直晕头转向，默不作声地倒卧沙发里休息，不能上课了。

《赤旗》报记者S昨晚已抵槟城。今早他会访问钟灵独中前校长范高贵及校友会会长拿督蓝武昌，针对战时46名（也有人说不止此数）师生惨死蝗军尖刀下的“血债”问题，想从两位了解一下真实情况及他们的感想。

由于浓烟有毒，有损健康，我也尽量避免出外，加以还有一些受害人士如登嘉楼的“死亡铁路”诉讼案主席旺马唛，以及住在森州申那旺的“死亡铁路”华籍受害者廖昌华，都需打电话联络，只好乖乖躲在办公室了。

电话打完后，动手写专栏“日本物语”的文章，内容是有关日本外长町村宣布放弃“入常”的问题。在手提电脑上敲敲打打了一阵子，突然想到了一个题目：“又一‘抗日战争’胜利了！”事到如今，我想我必须向日本大男人或小泉首相看齐了。以前在家里小客厅吃着饭的日本的大男人，一有不如意事，便粗暴地用两手把矮脚饭桌打翻，弄到饭菜满地，杯盘狼籍。而那位被森喜朗前首相指责为“超怪人”的小泉首相也一样，他曾暗示，若邮政私营化法案一旦在参议院被否决，便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宣布解散国会，进行大选，不管日本政治出现真空状态，也不理议员们必须又得劳民伤财，东奔西跑以准备那毫无意义的竞选运动。我说我要像这些日本男人看齐的意思是，今后我不管会受到什么“款待”，我会尽可能替我们华社说些应该说的话，万一对方欺人太甚，便跟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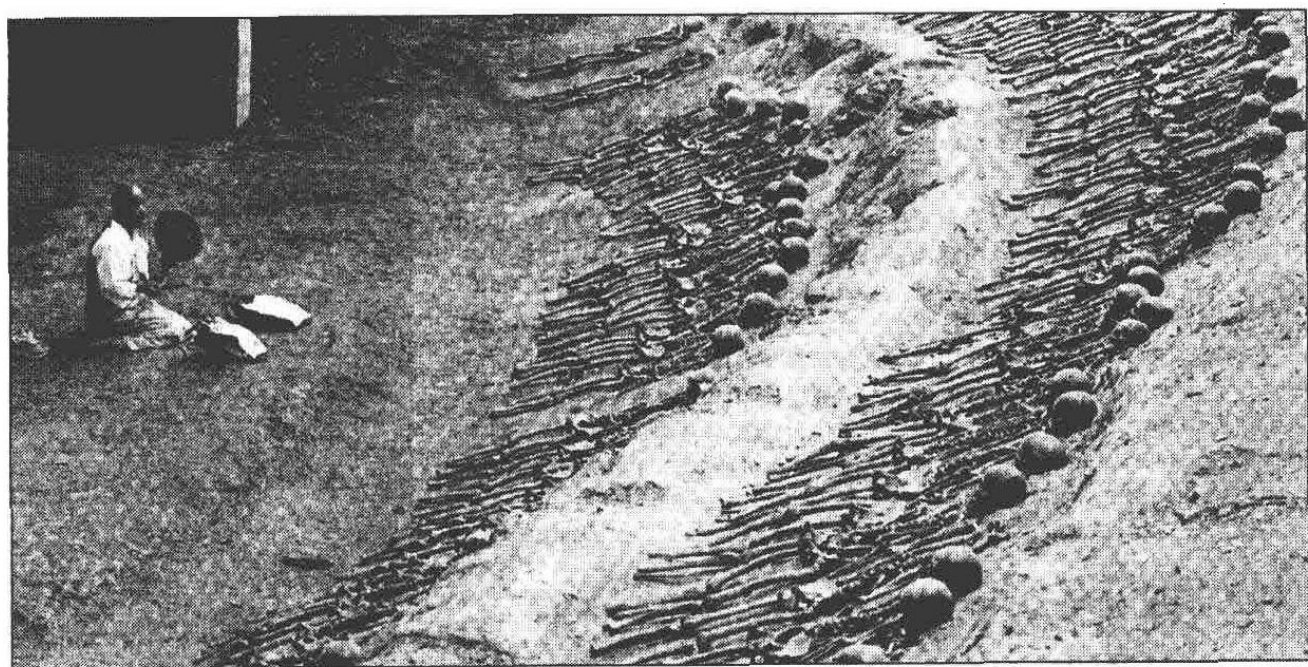
闹翻就算了。

【附录】

我们在新的一场“抗日战争”胜利了！

8月5日，日本迎来投降60周年的10天前，町村外长满脸沮丧地在记者会上宣布：“我们并非坚持要联合国就四国（日德印与巴西）集团的议案作出表决。四国将同非洲国家分析情况后，才决定继续表决与否。”一言以蔽之：“日本战败了！”从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亚洲国家来说，则变成：“我们胜利了！”其实，“入常”失败，是日本表态前结论就已分明。第一，美国这位老大一心想独霸和垄断联合国，怎会把甜羹分一口给马仔？町村就曾埋怨美的“入常”支持是“口惠”而已。其次，即使日议案被采纳，中国也会投否决票，美梦便化为泡影，徒劳无功。第三，日本虽展开银弹攻势，非盟却未全部卖帐，即部分国家反对。意见一分裂，总票数便达不到三分之二的128票，使议案通过。

我国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早在去年10月就反对日本“入常”，理由很简单。一个对侵略战争非但不认罪，反而伺机复辟，又给战争贩子涂脂抹粉的国家，有何资格“入常”，作出所谓“国际贡献”呢？工委会曾到日本大使馆拉布条抗议，又与雪华堂协调展开轰轰烈烈的华团盖章反对“入常”运动，结果获2000余个社团盖章，并呈交我国外交



到中国为日本的二战罪行谢罪的69岁日本僧人岩田隆造，日前跪拜在记录著日本侵华罪恶史的吉林省丰满市劳工纪念馆「万人坑」遗址面前，向死去的中国劳工尸骨谢罪，并进行祭拜。——美联社

●原载《东方日报》11-5-2006。

部、联合国和日使馆三处。町村低头认输，除了证明公道在人心外，也告诉国人，工委会与雪华堂这大半年来的努力是对的。他举白旗投降后，一位关心日本时事的朋友向我开玩笑地说：“老陆，你们的‘抗日战争’胜利了！”

说也很巧，町村外长宣布不战而败之前，即8月3日，前首相马哈迪医生在大阪市演讲时，就日本“入常”表示忧虑。他说：“不知道日本要成为亚洲代表，还是美国代言人？”语多讽刺的他补充说，作为安理会的亚洲代表，就必须得到亚洲各国支持。马哈迪是日人最崇拜的政治家（难道是町村听了他的反对之声而作罢？），曾吁请日本勿老是本道歉，应以行动（指通过经贸活动帮助我们）来证明，后来竟被日右派歪曲为“马哈迪首相促日本无需道歉”。而以石原慎太郎为首的鹰派政客和右派出版社也竞相拉拢他，把我们的首相人物当作“挡箭牌”，极力正当化和合理化他们那杀人如麻、惨无人道的战争罪行。

前首相说得好！其见识与智慧也可说数倍于只会作政治秀的“怪人首相（森前首相语）”小泉纯一郎。一个在亚洲没有啦啦队的国家（8月4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和《时代》周刊的联合调查显示，多数亚洲人反对日本入常，日本越发自信的外交政策令三分之一的亚洲人焦虑，其中在韩国和香港担忧的人分别占69%和51%），竟不知羞耻地说要代表亚洲，作出“国际（实为对美）贡献”，岂非天下一大笑话！如此“孤掌”，当然“难鸣”啦！日本的思维方式以及政客所走的政治路线，若仍想绕回战前军国主义横行霸道的老路去，只顾翻案复辟，永不悔过自新，那么，要“入常”，恐怕再等100年，也是成功无望，只有死路一条吧！？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17-8-2005。题为〈又一“抗日战争”胜利了！〉）



影响华社筹款的另一因

8月10日（星期三） 阴

上午10点多，永联印务公司来电话通知一位马来青年会送《日本军政下的马来亚》的样书来，如没问题，今天开始装订，明天便可交货。

书本大致上印制得很好，只是封面设计因赶时间而无法作最后确认，结果书脊宽度不够，封面和封底的相片等都侵犯过来，此外，工委会赞助那行字也靠左，未排正中，显得不好看，可见全部靠人是不行的，自己必须作最后确认，才能十全十美。

此书定价RM30、S\$18、US\$10。今后会在8月15日晚上的乐龄抗战歌曲演唱会和黄河大合唱等3场演唱会举行时出售，售得利益的一部分会捐作控告日本，要它归还“奉纳金”的法律基金，即每本捐出10令吉。此书印了1000本，如全卖光，当然可捐出1万令吉，刚好是目前所需的律师费的金额。不过，我必须送书给友人，相信卖完也只不过900本，实际上能捐出的，不会突破1万令吉大关。

我希望在三个演唱会能各销50本，总共150本。同时，希望工委会的成员，即各乡团能各认购10本，24个团体即可吞掉240本。这两个“大胃口”消化了大约书籍的一半，我便不会赔本了。

其实，我们的主席翁兄，他是可以把我所剩的500本全买下来的。若然，我只收回本钱（留作下次印另一本书用），即每本卖20令吉，自己收10令吉，其余10令吉都捐给工委会。我们的主席的确很热心社会公益，他曾捐了3万令吉给我们母校循人中学充作贫穷子弟贷学金，这次工委会筹款，他也捐了1万令吉。他捐了这些巨款，都属“单边路”，若买下我那几百本书，既等于捐一笔巨款给工委会，自己也换得500本书送给其公司的供应商或亲友，让人知道他在华社何等活跃，何乐而不为？

只是我是一个寒酸潦倒的文人，脸皮又极薄，更不精通“厚黑学”，生平最怕开口闭口讲钱，所以还是算了吧。能卖就卖，不要勉强，不能卖就堆在办公室里，横竖书本也不会臭不会坏，放了几年，便会很舍得送给图书馆，免得阻碍地方。

上星期遇到永联印务公司老板沈先生时，谈起书籍代理问题时，他答应介绍某发行公司给我，并说此公司可靠，有强大发行网，甚至可以把书拿到英文书店寄卖。

在日本，东贩和日贩是两大书籍发行公司，出版社只要是加盟会员，通过它们，书籍可分发到列岛各地大小书店。我不明白为何我国无法建立这种发行网。没有这种发行网，书籍便推不出去。书推不出去，便没有人印书。没有人印书，发行公司便不会诞生，发行网于是也无法形成。真是个“母鸡与鸡蛋”的恼人难题，一个好像永远无法解决的大问题。

写到这里，我仿佛得到一个结论：“书籍发行网不健全，也是一个影响华社筹款的原因”。不知会不会有人反对我的这个论断？

【附记】

拙作在8月15日傍晚在雪华堂举行新书推介礼后，海鸥集团总裁陈凯希先生对我说：“陆先生，麻烦您把60本大作送到董教总，以便让它把大作转送给全马60家独中，每校一本，这样便可让我们的学生知道您写的3年8个月的悲惨故事了。”

后来，我知道陈先生是自掏腰包买下，而非开公账。谨在此再次谢谢他的热心支持，也希望我们华社领袖积极向陈先生的“买书送独中”的伟大精神学习。



轮到中国支持华人“抗日”！

8 月 13 日（星期六） 阴

印尼烧芭，浓烟笼罩下的首都一带，一片白蒙蒙，天昏地暗，又可闻到些令人不快的焦味，真想把指向日相小泉“蠢”一郎的矛头掉转过来，指向印尼当局和其总统苏西洛去。好笑的是，日本朋友 T 去打高尔夫球，球场的女服务员都戴口罩防中毒，唯有这位在日本一伤风就戴口罩的日本人却变成敢死的“神风特攻队”，对“烟害”无动于衷。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当白球被他用力一击飞天后，由于它的白色已与浓烟的白色混为一体而告“失踪”，因此他打了一整天，也不知自己打了的球飞向何处。

下午 4 点多赶到雪华堂。中国大使王春贵于 6 点过后，才到大礼堂为我们工委会主办的“华侨与抗日战争图片展”主持剪彩开幕仪式，并上台致词。我是第一次听王大使讲话，老实说，以我过去在日本聆听驻日大使等中国官方代表的发言的经验来说，王大使的讲话的确发聋振聩，令人受益匪浅。换言之，他似乎在响应阿都拉首相的“讲真话”运动，有话直讲，毫不暧昧，假如中国政府采取同样的立场，小泉才不会像吃了豹子胆，欺人太甚。

王大使首先强调：“中国及亚洲人民不可忘记日本的滔天大罪，因为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因此，世界人民应该坚持秉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立场，认真看待日本过去所作所为。中国及亚洲人民均不该忘记过去日本惨无人道的蹂躏悲剧，而必须从中反省。”

您看，多么直接了当，坦率真诚。倘若在日本，同样是中国大使，也许就不会那么样讲了。

他还说：“中国在日本军政下比马来亚经历更长的时间，日本统治马来亚 3 年 8 个月期间，杀害 30 万马来亚人民，而在中国，日本展开无数

大屠杀，造成 3000 万中国人民无辜牺牲。”

王大使也老实不客气地谴责那位我本身最讨厌的鹰派首相小泉“蠢”一郎。他毫不留情地说：“小泉首相不顾及中国与亚洲人的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和篡改历史教科书。日本在历史教科书中，把‘侵略’的行为改为‘拯救’的行为，是胡说八道，歪曲历史，日本应该为犯下的罪行谢罪道歉。”

他更没忘记提醒我们：“我们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如果人们忘记历史，军国主义在未来就可能复活，中国和亚洲人民就会遭第二次的苦难。”

我在《南洋商报》言论版先后为我开辟的专栏“致日本人书”、“富士山下”和“日本物语”之中，经常批评小泉首相，但我却认为我的批评还欠火候，无法与王大使的“日本评论”相较量。我该低头认输了吧？

今年是反法西斯胜利 60 周年，回忆我们华侨在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也曾献出一份力量。在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的领导下，到了 1940 年，基层救国组织达到 702 个。在长达 8 年的抗战期间，我们华侨捐献了 13 亿 2259 万国元，其中我们马来亚和新加坡两地捐献了 3200 万国元，同时还把成群心爱的子弟以“机工”身分送回国抗战。我参观所展出的战争历史图片时，恕我见闻寡陋，竟第一次看到毛泽东的两幅题词，大力赞扬华侨的爱国精神。一是 1938 年 3 月 18 日赠《南国日报》：“马来亚的侨胞用一切力量援助祖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另一是毛泽东在延安会见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时所题：“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由此可见，我们当时的华侨是爱国有功的。于是我又联想到，王大使一定是在马来西亚看到我们不断地辛辛苦苦地反对日本“入常”（去年 10 月初，我们去日本大使馆前拉布条抗议时，也曾到中国大使馆呈备忘录，刚好在使馆门口遇着王大使，并交谈了一阵）；反对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重整军备；反对日本修改和平宪法……，从中发觉我们独木难支，势单力薄，于是慷慨地送了上述三套历史图片让我们展出，以便从侧面支援我们的活动。也就是说，这回轮到中国来支持我们华人“抗日”了！

当王大使致词完毕，工委会主席请玉兄把我的新书《日本军政下的马来亚——3 年 8 个月的悲惨故事》、我另一本旧书《“和平大国”日本论》与燧人氏刚出版的《悲悯阙如》（Sybil Kathigasu 著，陈文煌译）当作礼物赠送大使。我祈祷着大使能抽出一些时间来阅读我那本草草写来的



悲惨“故事”书，以进一步了解侵略我国的蝗军如何残忍成性，杀人如麻的真实情况。

图片展剪彩礼结束后，工委会为我的新书举行推介礼，主讲人吴老师演讲半小时，大力推介了这本新书。我也赠送各大报记者每人一本。只是他们会否予以介绍，则不敢期待太高。自 1998 年回国后，自费出了多种书。每次出版，自己也写了出版新闻与书本一起送给报社，希望能刊出以推广销路。但全都如石沉大海，无法见报。送了书，满以为会登个书影以美化版面，结果好梦泡汤，连书也白送了。反而是那些描述恐怖怪异的杀人事件的新闻，报社会拨出巨大篇幅和刊载彩色的解说图，绘声绘影，有的还有血淋淋的场面，令人看了恶心异常。作为文化旗手的大报，为何对我国为数不多的书籍的出版那么吝于报道呢？

在有“出版大国”之称的日本，各大报每星期会拨出两大版报道出版消息和邀请各界名人撰写书评，而且还拨出颇大的版面介绍著者和刊出其玉照；最近，NHK 电视台每逢周日上午，亦有一个长达 1 小时的节目专门介绍畅销书，邀请名士谈论读后感，间接协助推动平面媒体和出版文化的发展，功劳不小，值得我们看齐。我国自 80 年代初期一直高喊“向日本学习”，我们的报社为何不在这方面也向日本借鉴一下呢？

【附记】

事后发现有关拙作的出版消息真的很少，正如我所担忧那样，这本《日本军政下的马来亚——3 年 8 个月的悲惨故事》好像是一本与我国无关的著作，完全引不起我国媒体的兴趣，送书给记者等于白送，哀哉！

小泉“蠢”一郎，阿利葛多！

8月17日（星期三） 雨

由于为工委筹募建纪念碑和索讨“奉纳金”法律基金，订于8月21日（星期日）举行的“和平赞歌”的卖票成绩欠佳，担心会出现冷场，对不起热心的演唱者和合唱团，翁主席认为有必要抓紧时间去拜访各大报的老总等，好让各报为我们作宣传，以争取到更多听众来前来欣赏。

今早10点，大家集合于雪华堂，主席和副主席等共7人，分乘两架车，先浩浩荡荡地驶向双威附近的《东方日报》编采部。老总潘友来兄有事外出，由新闻总监吴彦华兄接见。我们说明原委后，他便一口答应提供合作，并说要向我们提出建议：“我们的受害同胞的遗骸，能否像当年柬埔寨波博政权残杀民众的事件一样，事后牺牲者的骨骸被收集在玻璃橱里展出让人参观，以收教育之效”。

我们表示可以考虑。因为这样的展出富于教育意义，只是有一点担忧的是，如此一来，会否对死者不敬，如何解决这问题，有待今后开会讨论。

彦华兄又建议我们应把其他民族的牺牲者的一起埋葬，通过这种多元化，使我们的纪念活动更具意义。翁主席回答说，最近，登嘉楼一批“死亡铁路”的奴役劳工的后裔已获政府同意，要求我们协助他们跟日本政府打官司，说明了我们的团体是开放性的，绝无分种族或宗教等，只要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我们都愿意跟他们组织同一战线，互相帮忙，以便把敌人击倒。

翁主席忘了提的另一件事是，我们正在首都筹建一个悼念各民族殉难同胞的新纪念碑，也是基于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国家的理念。

大约欢谈了一小时，我们马上赶去《南洋商报》见老总钟启章。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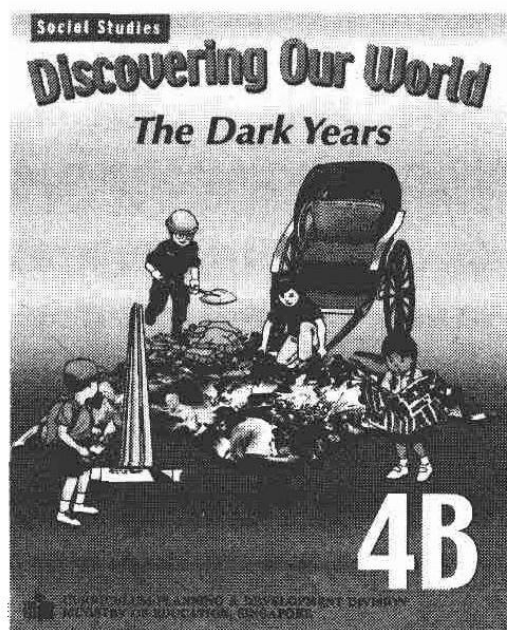


这里，我们同样遇到这位曾任马哈迪首相私人秘书的老总的质疑：“你们的运动能引起年轻人共鸣吗？”

这回，吴老师回答说：“年轻人漠不关心是教育所致。课本里有关日本侵占马来亚的历史记述很少，英巫文版本不用说，我们华校的也是不多。所以目前连 50 岁左右的人也对历史不甚了了。邻邦新加坡则不同，除了注重教育，整本小学四年级的历史课本都记述了这段侵略史。此外，在 1967 年建立了高达 68 米的纪念碑，每年都严肃而隆重地举行追悼仪式，今年受邀的新生一代的中学生多达 1600 人，在和平的日子里，新加坡政府希望通过回忆沦陷的悲惨历史来达到全民一起‘居安思危’的目的。”

大约谈了半个钟头，我们为了赶下一场约会，便告辞赶去孟沙区的中国报报社。接待我们的是两位 20 来岁的年轻记者，女的是专题组主任，男的是策划编辑。我们说明了来意后，他们表示很乐意帮助我们解决难题。不过，他们反问我们是否认识一些黄埔军校出身的老军人，以便让他们访问，因为他们的报纸正在推出一系列的特稿——“回到二战”。吴老师说这类军人在我国很少，姚拓应是其中一人。

此外，他们没问什么，他们关心的还是他们工作上的困难。幸好他们想做的，跟我们的是“英雄所



●新加坡小学 4 年级的历史书封面。

Singapore under Japanese Rule

Singapore came under Japanese rule for three and a half years from 1942 to 1945. Life in Singapore was no longer the same as under the British. The people of Singapore were no longer free to do as they wished. They lived in fe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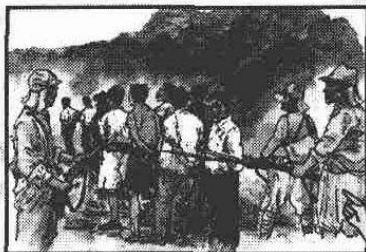
Japanese Treatment of the People

The people had to follow new rules set by the Japanese. The Japanese Military Police, known as the Kempeitai, watched the people closely. Some people became spies for the Japanese. As a result, nobody knew whom to trust. Anyone suspected of carrying out activities against the Japanese was arrested and tortured. Often, many of these people never returned home. The people lived in fear and only left their homes when necessary.

The Japanese rule was a nightmare for all. The Japanese treated the Europeans and the Eurasians badly. The British troops were taken as prisoners-of-war and the Eurasians were told not to behave like Europeans. The Malays and Indians were treated slightly better but they were also not spared. The Chinese were the main target because they had helped China in the war against Japan. The Japanese were very angry about this and wanted to punish them. Many Chinese men were called up for questioning by the Kempeitai. Let us find out what happened to them.

Case of the missing Chinese men

Jack and his classmates set out to solve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Chinese me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y found many photographs and drawings. Can you help them solve the mystery?



Chinese men were taken to the special centres. Sometimes, women, children and old men were kept there too.

The missing people were mostly Chinese men aged between 18 and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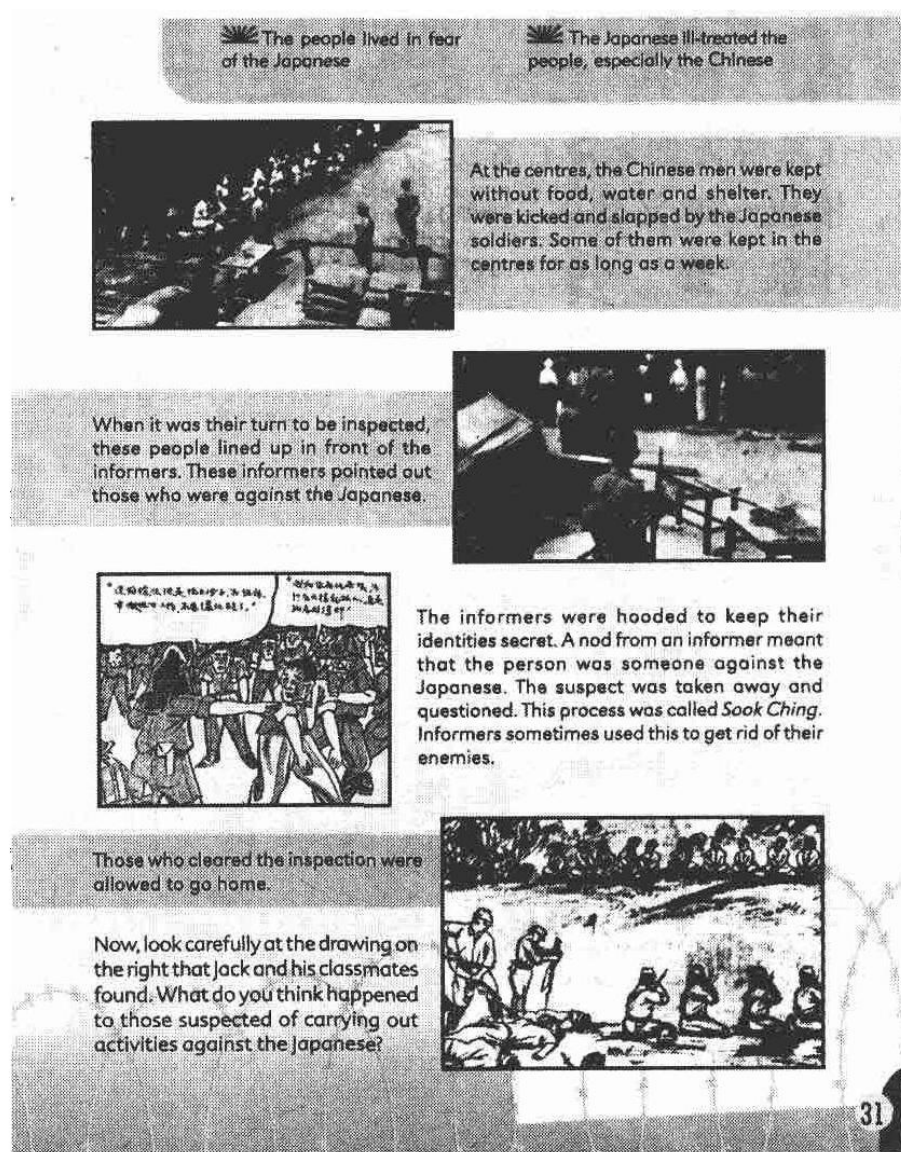
见略同”，属同一领域，我们自然很乐意提供一些意见。

我们赶来《中国报》之前，翁主席曾在车里联络到《星洲日报》的总主笔罗正文。原本是多两天才拜访这大报社，但大家认为，若让其他三家报纸先刊登消息，《星洲》后来追上，当然会变成“明日黄花”，不是味道，所以也应同时去拜访一下。

以前曾跟正文兄一起在华研当董事，我知道他是一位很有“社会性”，又好商量的报人。果然，电话一打通，他便爽然应约。当我们一抵达他们的会议室，便看到白板上已贴上欢迎我们来交流的字样。果然是挂了牌的大报社，做起事来有头有尾，干净利落，令人佩服不已。正文兄昨天刚写了一篇社论：〈除了道歉，日本还应该立法赔偿〉（据我猜想，应该是他写的）。他也对我们说：“本报也陆续发表了纪念抗战的社论，往后仍会继续配合工委会的活动，以提醒人们对此事的关注。”难怪他们那么隆重地接待我们，我更相信，立场和我们完全没有冲突的正文兄，一定会在版面上特别予以照顾，大加宣传。

这大半年来，我们工委会活动的消息的确很多，主要原因是今年较

特别，迎来了战后6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所以报界都特别重视我们的活动。但更重要的是，正好日本方面，特别是“怪人首相（森前首相语）”小泉纯一郎诸多挑衅，惹是生非，致使亚洲受害者愤怒无比到掀起反日暴动，也令我国多家华文报提高警惕，争先恐后地推出许多有关日本侵略我国的特辑。例如《星洲日报》有整大版的“日哀日怨”；《南洋商报》有“重回刺刀下的岁月”与“抗战胜利60周年



●此教科书厚达76页，其中55页记述了日本的侵略。



系列”；《中国报》有“回到二战”；《东方日报》有“靖国神社甲级战犯系列”。

正当我们迎来世界反法西斯胜利 60 周年之际，我们能读到那么多图文并茂的报道文章，以重温历史，缅怀过去，从而提高警惕，并想方设法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老实说我们得感谢小泉“蠢”一郎。因为他太反动，太钟情于军国主义，太目中无人，自高自大，所以我们才会有更多的机会读到诅咒军国主义的文章和书籍。

其实，还有一点非“谢谢”小泉不可的是，自两三个月前，工委会展开筹募建纪念碑和索讨“奉纳金”的诉讼基金以来，社会名流纷纷捐款，例如拿督张德明捐 5 万令吉，黄东山与皇室拿督古润金局绅各捐 3 万令吉……，不必两个月便筹到 22 万令吉，离我们的目标 30 万不远。义款纷至沓来，跟上次我们编印那本厚达 320 页的《精魂忠骨，永昭日月》的纪念特刊的情况一样，起初以为负担不起昂贵的印刷费（约 2 万令吉），到了最后，义款纷至沓来，竟还有盈余。这说明了我们的活动是受到社会人士的认同的。反过来说，人间还充满温情和正义，并非一片广袤无垠的大沙漠或冰天雪地。不过，我个人认为，小泉如此可恶，又横行霸道，可说是刺激了我们社会的仁人善士的爱国心和民族主义的激动情绪，使他们无法坐视不理，必须在某种方面采取行动“抗日”，而最直接的表态方法，当然是慷慨解囊，捐出一笔义款以支持我们的“抗日”运动。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小泉“蠢”一郎，阿利葛多！

第四辑

齐

抗

日

华亚联手向日讨公道！



华巫同胞同心合力“抗日”

8月27日（星期六） 晴

近来老天常下倾盆大雨，加上从印尼吹来的烟雾已消失，吉隆坡的景观突然亮丽清晰，一目千里，使我联想起从前在东京电车上，由车窗上望到离东京约 100 公里的富士山的往事来。

不久前，我们工委会委员受总部设在登嘉楼州的“死亡铁路原强制劳工及遗属协会”（Persatuan Bekas Dan Warisan Buruh Paksa Ke Burma 1942~1946）主席旺玛唛（Wan Mamat Bin Ngah）之邀，早上 8 点要赶到芙蓉出席其分会的成立仪式，可惜我拜六最忙，无法一起去赴约。

大约 1996 年，我撰写日文版的《日本军政下的马来亚——3 年 8 个月的悲惨故事》一书时，曾阅读许多资料，发现日本政府玩弄花样，拨出一笔可观的财政预算，以成立了一个“亚洲妇女基金”，妄图通过这拥有一个美名的基金会援助原慰安妇每人 200 万圆（约 6 万令吉），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她们索偿的问题（日本政府很狡猾又无情，始终不肯认罪和负起责任，甚至还把赔款当作“援助”，要占那些军妓的便宜）。那时，吉兰丹州的同协会主席阿都拉沙烈（Abdullah Salleh）曾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每人赔偿 15 万令吉（现折合约 400 万圆，等于当时日方答应的款额的两倍），对强制劳工每人赔偿 3 万令吉（约 85 万圆）。结果如何？我再也没看到有关消息的登载，看样子是凶多吉少，又遭日本政府赖帐了！

8 月 15 日公祭那天，穿了一件浅绿色巴迪装的旺玛唛，率领了 4 名中年会员从老远的登州漏夜赶来。在这前几天，我曾介绍了一位日本记者访问他，态度随和而又健谈的他，竟与那记者两人从傍晚一直聊到深

夜 10 点多，日本记者很高兴，回到吉隆坡后再三感谢我的安排，使他轻而易举地见到登州“死亡铁路”受害者及其遗属。我也替旺玛唛高兴，通过这位日本记者的报道，他的运动的斗争目标等一定会成为这份日销 300 万份的日报在日本列岛流传开来，让更多日本老百姓知道这宗丑事，更会让口口声声说要对战争进行反省，又要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的小泉“蠢”一郎无地自容，处境难堪，因为这个只会喊口号的首相只会讲，不会做，连人家应得的工钱还想赖掉呢！

当然，在公祭那天，旺玛唛一行人和日本一等秘书西村洋一郎一样，同属 VIP（贵宾），必须好好招待，不可怠慢，我也不时跟巫族同胞搭讪和说明公祭仪式的情况，让他们在华人义山里有“宾至如归”之感，不会感到尴尬万分（相信这也是第一次有巫族同胞参与其盛）。每年的公祭，我也负责招待日本大使馆的代表，今年他们却迟到，我还以为他俩因中韩与大马等亚洲国家的反日运动加剧而主动缺席，所以只顾照顾那班马来同胞，把日本宾客忽略了。

公祭完毕，我们 30 余人驾车到半山巴邵氏购物中心的六福酒家吃午餐，我们也邀请这几位马来同胞一起赴宴。到了餐厅，我们才想起他们是回教徒，不能吃猪肉，餐厅的服务员忙说他们可以做不用猪肉的菜肴。我们还是不放心。跟旺玛唛商量后，决定买几大包肯德鸡的炸鸡肉回来。虽然他们与我们三桌人在同一小房内用餐，但大家都吃得很愉快，谈笑风生，度过了一个不寻常而又欢乐无比的下午。

旺玛唛好像是阅读了我们决定控诉日本政府，以索讨回“奉纳金”的新闻后，于今年 4、5 月间联络我们，要求我们协助他们与日本政府对簿公堂，讨回强制劳工本身或他们父亲的工资来。他也告诉我们我国政府已亮开了绿灯，同意他们去搞这项运动，即赞成他们控告日本政府。他还透露，政府已发出公函，正式同意他们去做了。其实，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当年苏联把众多战败蝗军俘虏抓去冰天雪地，白雪茫茫的西伯利亚当强制劳工，冻死者亦不少。大约 10 年前，许多死里逃生的旧俘虏们也在日本控告俄罗斯政府，要求赔偿，而日本政府的立场则明确地表示支持他们以私人立场向俄政府索偿。

那么的话，同理可证，“死亡铁路”的受害者或其遗属也应像那批蝗军一样，亦有索偿之权，何况那是日方应付的“工资”！世上哪有叫人干了活不付工资，一味赖帐不付的事，除非雇主是不讲道理的匪盗贼寇、横行霸道的私会党头目。也就是说，日本政府也跟俄国政府一样，有责任付出人家应得的工资。否则，日本人再富有，再威风也无用，人家会讥笑他是一名大骗子、汪洋大盗！谁也不会尊敬他，信服他。日本也不



能自我辩护：“只有日本人可向俄国索偿，马来西亚人却没有资格向我日本政府追债！”

我工委会原是一个为全民服务的团体（名称定为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并无分种族啊！），丝毫不带种族色彩，不分宗教，只要是马来西亚同胞，又是当年在蝗军尖刀下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而我们若能力所及，一定赴汤蹈火，尽力而为。我们也不忍自己的马来同胞任日本政府欺侮和玩弄。当然，我们是据理力争，不能乱喊口号，漫天开价，就好像这回索讨“奉纳金”，6名原告都是有证有据（缴纳“奉纳金”的收条），那些找不到证据的，只好割爱，下回再谈。同样的，我们也希望马来同胞慎重行事，步步为营，免得被狡猾无比的日本政府抓到痛脚和把柄，最后招致“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乃至兵败如山倒的悲惨局面，再次成为野蛮透顶的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分子的受害者。

老实说，我们从来不敢奢望我国政府会在背后大力支撑我们，也根本没想过会跟马来同胞站在同一阵线“抗日”，我们原是一个弱小的民间义务团体，既没经济力量，也实力欠足，我们自觉到应先搞好自己的事，做多少就多少，然后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才兼顾他族的问题。却没想到事态发展太突然，人家已找上门，对我们有所期待了，我们也只好认命，欣然接受其“错爱”，跟他们组织站在同一阵线。只是这一来，我们今后若不自觉地加倍努力，则必须把有限的力量分出一半给他们。换言之，我们的任务更加艰苦了，时间上的分配也必须重新加以调整。当然，我们也只好咬紧牙根地奋斗不懈无他！

据了解，旺玛唛的组织成立于1957年，即战后12年便展开了活动，会员一度多至4000人，目前只剩下600人。其会员又分为两类，一是侥幸活着回来的劳工，另一是他们的遗属。当然，它也是不分种族的，华裔受害者或其遗族均有资格参加。

又据 HelifirePass 官方纪念网站指出，除了英、美、荷、澳四国的6万1700余名战俘被抓到泰缅两国外，包括我国老百姓在内的亚洲劳工亦有20万之众。日本侵略者当时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对华人挥舞屠刀，大杀特杀；对印度人则欺骗说帮他们“解放”祖国；对马来同胞则采取怀柔政策，虽不至于马上被处死，但仍被抓去“死亡铁路”充当苦工。

从1942年9月起，蝗军由泰国佛统（NakhonPhathom）施工，翌年在桂河上架起木桥（死亡铁路这段“桂河桥”，坐落在泰国风光迤迤的北碧府，是外国游客必到的景点之一），继而在陆地建造铁路，1943年12月才全线开通，全长415公里。然而，在蝗军拳打脚踢的残酷虐待下，

他们从大清早6点做到半夜12点，加上传染病蔓延、营养不足、医疗欠佳，造成欧美籍劳工死亡超过12万，亚洲牺牲者亦多达8万左右，他们轻易地付出了自己的青春与生命，真可谓“一根轨枕一条命”！而其总牺牲人数，与遭遇原爆祸害的广岛的26万名牺牲者相比，亦不遑多让也！

问题是幸存者大都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家，若再被日本政府拖十年八年，这些“死亡铁路”血染记忆的高龄直接受害者可谓荡然无存了，那时，他们的遗属要向日本追讨日方应付的工资（据说每日是1元左右），毫无罪恶感和责任感的日本政府便会振振有辞地狡辩说：“你们又不是受害者，怎能有权索讨！”这个拖赖战债大半世纪的“先进大国”日本还是会一直厚颜无耻地拖赖的，甚至会拖赖100年、200年、300年……！

假如日本政府领导人聪明、有远见，他们应该会改变方针，打开僵局，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刚诞生不久的“华巫联合抗日阵线”之下，日本的处境将会更形坎坷，在国际上更孤立无援。

【附录】

您可否知道？日本针对我国民族所采取的政策，似乎仍然还停留在战前的阶段。这从其对待战争受害者索偿问题的立场，便可看得一清二楚。战前，日本占领马来亚后，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对华人挥大棒，对土著等施与萝卜。蝗军利用马来同胞带路寻找抗日分子藏身之处，造成众多爱国华族惨死蝗军屠刀下（战后华人揪出马来同胞作为报复对象，以致莫须有的种族事件频仍，日本也应负一部分责任）。战后以来，日本政府自以为只要能跟主导政权的马来政治家搞好关系，即使华人发出多么强烈的索偿之声，大可置之不理，佯装不知。华人孤掌难鸣，又势单力薄，加上时间无情的冲淡，于是乎问题不了了之，不必付应付的赔款，好“袋袋平安”！

然而，时代潮流滚滚向前冲，历史巨轮更不会停顿下来。随着我国日益自由和民主化，华巫同胞达致谅解，互相协调，彼此对日本侵略的惨痛历史也产生了共鸣。前不久，国会有3位巫籍议员勇敢站出来批日，强调“不应为了马日友谊而低头”“应要求道歉，因为我们祖先遭残杀和不人道对待，被强奸和灌肥皂水！”……，证明了华巫口径一致，矛头已对准军国主义残余分子（敬请注意，我们并非针对其善良老百姓，而是那些对侵略战争死不悔改，妄图让战犯们来个咸鱼翻生，让日本再以武力奠定霸权地位的日本败类）。



横浜

旧日本軍「泰緬鉄道」の敷設工事

「犠牲者の真実知って」

徴用のマレーシア人男性証言



第二次世界大戦中に旧日本軍がタイ・ミャンマー間に敷設した泰緬鉄道建設工事に徴用されるなどしたマレーシア人男性一人を招いた集会在横浜市中神奈川区の民活動サポーターセンターで開かれた。二人は軍政下で過酷な労働を強いられ、多数の死者が出たことを明かしながら、「このような犠牲を将来に繰り返すことのないよう事実を知ってほしい」と訴えた。

二人はアフマド・ビン・ハムザさんとワン・ママト・ビン・ガールさん。太平洋戦争の事実を明らかにし、戦争責任を考えよう」と、市民団体のアジアフォーラム横浜が招き、集会を主催した。

泰緬鉄道は一九四二年からわずか一年半で建設された四百十五キロの鉄道の敷設現場に於ける。急峻な山岳地帯や密林を短期間で切り開くため、連合軍の捕虜や現地を徴用されたアジア人が動員されたが、疫病の多い土地柄と軍による虐待で何万人もの死者が出たとされている。

集会に招かれたアフマドさんは「父とともに朝八時から夜十時まで働かされた。食べ物はずっとスープ。給料もほとんど払われなかった。厳しい環境を振り返りながら、父は病気になるまでも治療してもらえなかった。一週間で死に、死体は現場の穴に埋められた。墓石もなく、墓参りをしていくことも父がいたのか分からない」と目に涙を浮かべた。

父が徴用労働者だったというワンさんは泰緬鉄道を「死の鉄道」と表現しながら「日本政府のリーダーに質問したい。もし立場が変わり、死の鉄

道の建設現場で働くとしたらどう感じるか」と指摘。「日本軍はいい給料と条件の甘い言葉で住民を工事に徴用し、いまだに給料を支払っていない。日本政府はその責任を認め、未払い分を払ってほしい」と主張した。

アフマドさんは「この出来事を許すことは可能だが、忘れ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たくさんの命が犠牲になったのだから」と訴えた。

●旺瑪唛与“死亡铁路”受害者阿唛受邀到日本供证的报道。

在新一年来临前回顾往事，我们发现另一股可喜的新趋势已告出现。去年，当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打算控告日政府，以追讨被勒索的“奉纳金”3000余万叻币时，登嘉楼死亡铁路强制劳工索偿协会要求我们伸出援手，通过法律手段讨回日本欠下的工资。我们殉难同胞工委会，不分种族，不问性别，以殉难同胞遗属为服务对象，故决定与该会主要成员的巫籍同胞同心协力索偿。8月15日，我们在福建义山公祭，其

会长旺玛唛率领了5名会员从老远的登州赶来参加，毫无避讳地跟我们一起悼念殉难华族，事后又聚餐商讨对策，给我索偿运动灌输了新风气。

上月10日，亚洲论坛横滨分会主办一年一度的听证会，旺玛唛陪同一名年已73岁的强制劳工阿唛赴日供证。阿唛那时才10来岁，和父亲在那里从早上8点做到深夜10点，吃的只是一些汤水而已，至于工资，几乎没发过。不久，父亲患重病，又得不到治疗，一星期后便病死，只好挖一个洞埋了便算，没竖墓碑，后来要拜祭也找不到地点。阿唛讲到此，眼角饱含泪水，但他仍高声责问：“我要问日本领袖一下，倘若立场相反，被抓去干这种苦工，你们心情又如何？日本兵甜言蜜语，骗说工资高，条件好，征用后至今还不发薪。其政府应负责任，还我们工钱来！我们可以原谅你们，但不能忘记。因为太多人悲惨牺牲了！”

日本政客眼中，马来人“亲日”又听话，且误解他们会对蝗军侵略歌功颂德，感恩图报，右派媒体甚至断章取义地利用他们的言论，来美化蝗军罪行和日帝野心。这回马来同胞赴日供证，可谓打破了“土著支持日军进出”论的这一神话，也是一项具划时代意义的创举，我们得给予高度评价和广泛宣传。更重要的一点是，华巫二大民族团结一致索偿，力量倍增，同时是一大突破、一股新潮流，这一来，我国政府也应更积极地予以声援，使问题尽早获得解决，以免继续影响到马日两国的友好关系。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题为〈华巫受害者联手索偿〉）



以私济公，做主席难！

9月5日（星期一） 晴

今晚举行了庆功会。由于今年的公祭活动已告结束，因此大家作出了检讨，并讨论了明年的活动内容。

翁主席报告了筹款的成绩。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终于为建立新的纪念碑和“奉纳金”法律基金筹到大约 28 万令吉，还差一点就达到预期的目标（30 万）。

翁主席是我 70 年代就认识的老朋友，我不想因为这种个人关系而对他歌功颂德，不过，这回我们肩负两个重大责任，一要建碑，二要与“强敌”日本政府打官司，都需要一笔款额巨大的经费，一笔多达 30 万令吉的巨款！但，他竟下足工夫，几乎把任务完成，向我们各位委员作出了美满的交代，难道我们不应该称赞他、奖励他一下吗？倘若叫我这个文弱书生当主席，老实说，给我 10 年的时间，我也难以不负众望，在公祭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就可以向大家报告好消息。我这个人生平最怕向人开口要钱，别说 30 万，就是它的百分之一的 3000 令吉，恐怕也难以实现，最终会被千夫指，变成一个“负心人”。

我留学日本前，翁主席在士拉央开洋货店，我们一班朋友也曾走访，还送过一幅由我题了老毛的“江山如此多娇！”的诗句的匾额给他（其实，题字人的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反而是获赠者的他给我来个旧事重提，让我捡回了这个像蜂蜜一样甜美的往事来）。我去日本求学后，彼此就失去联络，30 年后在故乡吉隆坡重逢，我依然是两袖清风的穷书生，但他却摇身变成一个出入大型“奔驰”的百万富翁，所经营的明星超级市场遍布首都圈和马六甲等地，不再是一个店面只有三五十平方尺的小老板了。我的留学成功与否，会否胜过他的生意，不说也明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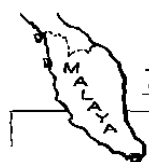
●翁清玉主席在日本大使前说明抗议日本“入常”的理由。在他身边的是秘书陈松青。



●前任主席拿督黄汉良。

原是雪华堂副秘书的翁主席，于去年接了黄汉良兄（汉良兄也当过工委会数届的主席）交下的棒。我们发现，我这位老友记虽然是大老板，但却没有暴发户那种令人恶心的骄气和丑恶行径，以我个人观察，他仍是30年前的老翁，没有什么改变，因此我们大家都很服膺他，非常乐意接受他的领导和配合他的主张。而他本人的确也很谦虚，我们委员提出什么建议，他都铿锵有力地回答：“做！”一个字，从来不说“NO！”。毫无迟疑，永远向前冲锋的性格和作风是令人欣赏的，也是一个作为领导人的基本条件，是激发我们一群委员发誓要好好为殉难同胞做些实际的工作，以及勇敢地向死不悔改的日本右派宣战顽抗的一大动力。

今年是战后60周年，也是日本投降6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所以我们打算建新纪念碑，又准备替同胞向日本政府讨回“奉纳金”。老实说，我个人没有什么金钱观念，又离马25年，对本地工程的建设费用等行情一无所知，当我知道单是拾金与建地基工程就需二三万令吉时，真的心脏差点就从胸膛跳了出来（下标时，竟还有人张大狮子口漫天开价，索求8万！）。举行“黄河大合唱”时，我又以为像往年许



博义兄搞的歌唱晚会一样，花一万八千令吉便绰绰有余，但一看预算案，单是场地租金就 7 千余，还有灯光照明亦近 1 万！总之，什么都是钱！钱！钱！结果，算来算去，总额达 3 万之巨（后来增至 6 万余）！听到这数字，我心都冷了半截，害怕像穷苦的独中向社会人士筹款时，每个学生必须分担一定款额，并得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找钱给母校那样痛苦，因为如上所说，我一生人贫困潦倒，最怕讲“钱”这个字，假如要我向人讨钱，简直是命令我去当一名乞丐，或是当一个责任重大、视死如归的“刺客”！

然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委员谁也没接到那样的“命令”，翁主席也没向我们开口，反而他一个人好像很有信心地说：“A 最近在中国赚了很多钱，让我叫他出 5 万吧！”，或说：“B 曾捐给某处 5 万，我也要他出 3 万！”……。我在旁听着，他好像叫人捐三块五块似的那么轻松写意，丝毫没有压力。不过，事后证明他所说非谎言大话，今天成绩报告书摆在我们委员面前，真的有一人出 5 万，两人各出 3 万，单是这 3 名慈善大家所捐就超过 10 万！（注：出 5 万的大慈善家原本是为了庆祝慈母诞辰而决定由其公司捐出，但遭乃弟以建墓碑是“大吉利是”之事为理由而大加反对，他只好从个人腰包掏出 1 万，无形中我们一下子就不见了 4 万！）。

有一晚大家开完会闲聊时，老翁突然气馁起来，他对我说：“老陆，别以为我很风光，这里讨到 5 万，那里有人答应捐 3 万。你可知道？有一天，当那位捐了 3 万或 5 万的朋友来找我捐款，难道我可以一口断然拒绝，说‘对不起！我没钱！下回再谈吧！’总之，遇到这些善男信女，你也得硬着头皮应酬一番，以共襄善举，慷慨解囊捐出一万八千吧？我为阿公做事，却要挖自己钱包替阿公做善事，如此以私济公，真是有苦难言啊！所以我得拼命去做大生意赚钱，否则会周转不过来……。”

其实，不必翁主席诉苦示弱，我这个穷鬼是最明白找钱的困难的。我 100% 同情他的处境，正因为如此，我们平时都大力支持他，至低限度让他知道我们无法在金钱上有所作为，替他分忧，但在精神上，在道义上，我们可以全面拥护他，无条件支持他。

翁主席，别气馁，加油吧！

吴老师是一面“镜子”

9月9日（星期五） 晴

下午，吴志超老师来中心，我以为有什么要事，但他却对我说：“培春，我刚从北京回来，带了一个新鲜的水蜜桃和一些生红枣给你尝尝。这桃很特别，不是圆的，而是扁的，相信你这日本通也没吃过吧？”

吴老师在9月5日受中国政府之邀，在秘书松青兄的陪同下，作为马来西亚代表参加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庆典，同时也见到了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等中国领导人。吴老师今年85岁，对老人家来说，这次的旅行可说是一趟“大旅行”了！



吴老师用塑胶盒把整十粒从中国买回来的红枣装好带来给我，盒子还冰冷，好像是刚从家里的冰橱拿出来的。我看了很惊喜，第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寸多长的新鲜大红枣，猪肝色的果皮晶莹发亮，而且亮得很可爱，好像是不能吃的模型一样。第二，它钩起了我10多年前，老人在籍的日本千叶县高洲小学校举行运动会时，我在运动场内的一棵枣树上，随手摘了几粒果子品尝的甜蜜回忆。那些小枣子表皮虽然还青绿色，但吃起来还满甜的，那些日本枣子不大，体积等于中国红枣的一半，小指中的一小节般大罢了。

吴老师的生桃还未熟，但又和红枣一样，又钩起我甜蜜的日本回忆。水分很多、香味四溢的水蜜桃是我旅日期间最爱吃的水果。回来大马，吃罐头水蜜桃不难，要品尝新鲜美味的却不容易。吴老师真知我心，这两种水果令我大大地惊喜一场。真可谓“千里送鹅毛，物轻情意重”啊！



谢谢您，吴老师！

在工委会上，大家都称年近 90 的他为“吴老师”，不管有无受教于他。其实，我与他是有真正的师生关系。60 年代初期就读于吉隆坡循人中学初中时，吴老师当时也在该校执教鞭（历史课）。我读 A 班，级任是陈木梅老师，吴老师好像是 C 班的级任。我虽然没上过他的课，但也常看到他在学校捧着教科书进进出出。当然，那时吴老师才 40 出头，比现在的我年轻了大约 20 岁，仍是一个精神焕发，身体健壮的壮年时代。

我与吴老师的重逢，应是战后 50 年的 1995 年 8 月 15 日工委会举行公祭那天。我带了一个日本和平访问团参加了这个活动，并访问了这位与我分离了 30 年以上的老师。

1998 年底，我回国定居后，不知打从那一年开始，我正式投入了他们的行列去帮头帮尾，充当助手，因为我“先知先觉（？）”，告诉自己必须在这方面对我华社有所回馈或贡献。不然，我去日本留学是毫无意义的，人家也会讥嘲我变成了一个忘本或数典忘祖的“伪日本人”或“假洋鬼子”。

这些年来，我经常在报上拜读老师的大作。我也是记者出身，但一直埋怨自己进错行，因为我文学根底不好，写东西又慢，更不是当记者的好料子。吴老师文章流利，又富文采，对于细节描写得很细腻和通俗，证明他观察力强，嗅觉灵敏，而且记忆力特好，都具备了“无冕皇帝”——记者应有的三大基本条件：千里眼、顺风耳和神仙肚。尤其是他娓娓而谈的陈年往事，犹如昨天发生的事，历历在目，令人读后深为感动，获益匪浅，更惊叹和佩服他的报道才华。

还有一点年轻记者（包括我在内？）会低头认输的是，吴老师非常好动，魄力充沛，不管什么地方，早或晚，只要有新闻可写，他都会冲锋陷阵，亲临其境地到现场看个究竟。他可说是一位用“脚”来写新闻的人。我也看过他的文章手稿，可以看出他写作的速度很快，一挥而就，一泻千里，字体更是龙飞凤舞，铁笔银钩，简直是“宝刀未老”，老当益壮，令我羡慕不已。

年已 85 高龄，理应在家多休息，或坐在电视机前欣赏《李敖有话说》或《锵锵三人行》等文娱节目，但，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有时篮球总会举行国际球赛，他竟也天天来帮忙，有时还从早上忙到深夜 10 时许球赛结束为止。那时见到他，他总会不断摇头地说：“我很忙啊！”可却从来没听过他哀声叹气道：“我累极了！”试想象一下，如此年迈体弱的老人家，非但没有躲在家里悠哉游哉地享清福，叹世界，反而出来“跑新闻”（前几年为止，他才辞掉某电台的球赛评论工作），而且工作量等于年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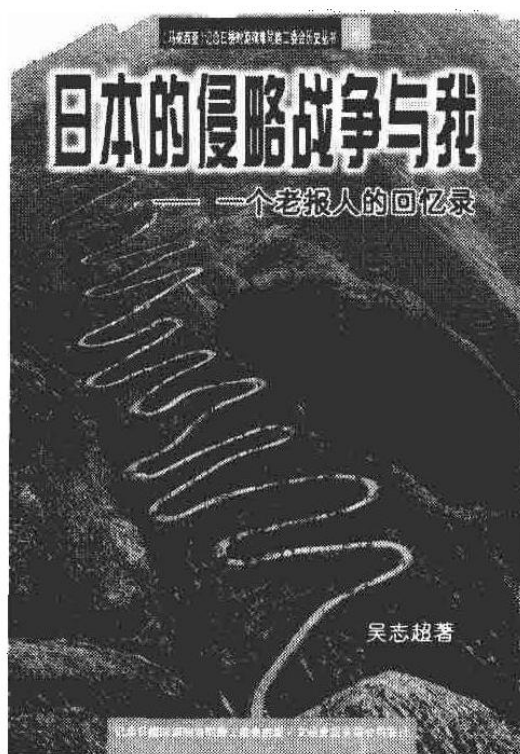
的双倍，真叫我这个学生羞愧到要找一个地洞钻进去。总之，“人如其名”，他可谓是一位“超”级报人，值得我们看齐的报界老前辈！

最近，工委会为了筹款建碑和与日本政府打官司，必须到柔佛州和关丹等外州去拜访当地社会贤达，希望通过这类交流活动获得一些义款，吴老师也不管长途跋涉，从早摸到黑，他也跟一批比他年轻三四十岁的年轻委员东奔西跑，南征北伐，反而我这个年轻人（？）常常因要教书而无法奉陪。吴老师并非是一位文雅安静、坐而论道的书生，他的毅力和行动力，都是我们望尘莫及的。

吴老师眼力仍良好，平时不必戴眼镜，每天驾一辆陪伴他渡过无数岁月的老爷车东奔西跑，上上下下。我也坐过他的车，驾驶技术与他的写作能力一样高超，令人放心，坐在他的旁边，身体都不会像坐直升机般，害怕得僵硬难堪。有一晚，停放在家门前的老爷车被一个马来贼偷走去作案，这小偷不久便在老远的怡保落网，但车子已被撞坏，警察找到车主，惟车已非车，只能当烂铁卖几百块钱，吴老师也只能以步代车，背着塞满文稿和资料的书包到处乱走。几个月前，一位校友介绍了老师买了一辆70年代的“达善”，总算可以结束那几个月无车可驾，步步艰辛的痛苦日子。

有道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吴老师参加工委会，时常出新点子，例如他想收集几千首抗日歌曲的歌谱；打算主办一个以独中学生为对象，专门讨论日本侵略我国历史的生活营；建立一个日本侵马历史文物馆……。有时，我们遇着无法解决的问题，一请教他，他默默地思考一阵子后，便告诉我们解决方案。老实说，我这个人既怕事又被动，信奉“做少错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主义，假如没有他老人家带着我们冲锋陷阵，我们一定会溃不成军，一无所成。

吴老师从来没有拿工委会的一分钱，反而是人家花钱，他都看得很紧，若有浪费，他也会老实不客气问个所以然。遇着工委会有十千八千存款时，他便大声主张说：“既然有存款够开支，我们今年就不要向人（指赞助团体，初时仅5个，后来增至20余个，现又猛增至30个）讨钱。简单去做，不必铺张，量入为出就好了。”我们听后都不敢做声，好像在课



● 吴志超著《日本的侵略与我》的书影。



室听到老师交代家庭作业一般，只能点头，不能说“不”。遇着不合情理之事，吴老师也会态度严厉地高声反对，你会想象不到那是一位快要做“米寿（即八十八寿辰）”、鬓发苍白的老人家的宏亮声音。这时，翁主席会开玩笑说：“吴老师又要骂学生了！”语音落地，哄堂大笑。不错，在吴老师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又该被他骂的学生哥。

吴老师写文章，至少也写了半世纪以上吧？学生时代，就常读到他以“士心”的笔名发表的文章。这笔名是把其名字中的一字“志”拆成二字，直到今天还经常见报。他老人家最擅长于写日本评论和日本占领时期的回忆录。我曾问过他写了多少百万字，他说不清楚。好多年前，我也曾建议设法替他出本集子，希望他把有关文稿给我一份，但他却若无其事地答道：“哎呀！我的书房乱糟糟，自己文稿的剪报也不懂放到那里了。”目前，吴老师每月有 5、6 篇文章见报，非常勤于笔耕，虽字字皆辛苦，但收获也很大。特别是有关日本侵略的评论与回忆录，不胜枚举，洋洋大观，只要编排一下，一定能编出一本好书，一本可读性很高的历史故事书。

战后一个甲子年已过，面对将来，我们除了年年举行公祭以慰英灵外，也必须有所创新和做些可以留给将来和下一代的公益事业。因此我想向工委会建议为吴老师出版一本集子，收录其日本评论，让日本右派读了这本书，都会感到羞耻、无脸见人。当然这也是作为一份奖励品，奖励这位长者多年来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维护我们的利益和正义，为我国作出很大的贡献（假如我是什么大人物，可要封他一个拿督或丹斯里）！大家都说：“报纸是历史的制造者”，吴老师这几十年来发表无数日本评论，指责日方的不是，等于是为我们下一代留下一页页珍贵的历史，他如此辛勤耕耘，勇于发言，可说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为他出版一本小书也算浪费吗？如果另外还有像吴老师那样，为了我们的民族利益而奋斗的作者，我们同样也应考虑给他们出集子，一边加以奖励，一边丰富我们的文化遗产，让我们战争受害者反对惨无人道的日本军国主义罪犯及其残余分子的叫喊，更大声、更宏亮！

写完这篇日记，我谨在此由衷地祝福吴老师与师母长命百岁，生活愉快！并希望他的大作早日面世。

殉难同胞工委会出版计划

9月12日（星期一）小雨

傍晚，跟日语老师吃过晚饭后，才赶去雪华堂出席会议。

吃饭前，曾整理了有关殉难同胞工委会史料丛书出版计划书，准备开会时让大家过目和讨论一下。

首先我提到其宗旨如下：“有鉴于日本对侵略历史多次否定，并批准出版对侵略歌功颂德的教科书，因此我工委会应在记载历史和历史教育方面做些工作，以作为抵抗。‘不怕慢，只怕站’，我们打算每年出版2~3种，10年后，集腋成裘，便可看到成绩，并让日本侵略我国的惨痛历史完好地保存下来，向华社和下一代作出交代”。

至于印数，我建议每种印1000本，定价20令吉左右，出版费大约1万令吉。开本则不想用大开本的A4，大约14.5CMX21.5CM，即普通书籍开本，方便书店摆卖。杂志开本若大，书店往往不愿意摆卖这种占空间的书籍。

谁当主编？原本不是大问题，我是来做事，并非为名而来，所以建议由主席翁清玉坐正。副主编则由吴志超老师、陈松青和一些胜任的执委担当，我当然也愿意献出绵力，负责编辑和校对的工作。

我在计划书中建议首次出版3本，以壮声势和纪念这项出版活动。第一本是《历史回顾——马新日治史料汇编》（各报社论与评论汇编）；第二本是《马来亚抗日人物传》（材料也取自各报剪报）；第三本是《日本侵略马来亚评论集》，是吴志超老师过去几十年撰写的评论与回忆录，以鼓励和奖励他老人家多年来的奋斗及贡献，不！应该说是“抗日精神”吧！

接下来，我们也可考虑出版有关各州受害的实际情况，即并非以什么“奉纳金”或“死亡铁路”等主题出版，而是把凡是关于某个州内的



受害状况，不管殉难同胞的遇害经历，还是该州日治时期有关衣食住行的一般生活状况等，都收集一起，以便全面地了解该州的真正受害程度。书名可定为：《日本军政下的雪兰莪》、《日本军政下的霹雳》、《日本军政下的森美兰》、《日本军政下的马六甲》、《日本军政下的柔佛》……。当然，蝗军铁蹄痕迹较少的州如玻璃市州或登嘉楼州方面，若资料太少，亦可合并为一集。书名则定为《日本军政下的玻璃市与登嘉楼》。

我也发现不少中国有关战争或华侨问题的书籍中，有不少文章提到马来西亚华人英勇的抗日战争历史，这类可读性很高的概论或专题研究，当然亦可收录，增加我们刊物的份量，也可协助读者了解中国方面怎样看待和评价我们华人的抗日斗争。

至于一些久已失传，坊间看不到的名著，例如日本投降后，在印尼苏门答腊岛惨遭蝗军杀人灭口的中国名小说家郁达夫流亡新加坡，在《星洲日报》主编文艺版“晨星”时期所撰写的抗战论文集《郁达夫抗战论文集》（林徐典编，1977年2月由新加坡世界书局〔私人〕有限公司印行，286页），如有经济能力，我们也不妨予以重印，广为流传，让年轻一代了解当年我们的媒体怎样在抗日战争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这种好书，也可作为对目前热衷于拜祭战犯的小泉首相的“当头一棒”。当然，如无经济能力，只好作罢，留待日后翻印。

以我自己所印之书的成本计算，每本成本为大约1万令吉，3种总额为3万令吉左右。我看了这次捐款纷至沓来，又联想起3年前编印《精魂忠骨永昭日月》特刊时，虽然成本高达3万令吉，但义款却筹到有些少盈余，可充作下一年公祭的活动经费。所以我建议第一次先印3种，以壮大声势，以后才每年出1、2种，一个十年过去，我们便有二三十种书的面世，如此一来，我们的活动便更具创意和“生产性”，又具前瞻性，面向未来，让年轻一代了解历史真相，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并非只顾缅怀过去，年年拜祭殉难同胞，不知不觉中成为历史的“木乃伊”而已。那些无所事事，生来喜欢专给人泼冷水、唱反调的“评论家”，便找不到讥嘲我们的把柄了，何乐而不为？

当这些历史书出版后，我们可以分赠60独中、韩江、新纪元、南方三大学院，以及海内外重要图书馆（特别是日本图书馆），让我国和日本的下一代对日本野蛮侵略我国的历史，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和有效地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这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今晚，我也带了老同学谭荣楷兄送给我的剪报让大家过目，由于资料齐全，又有分类和剪贴得整齐漂亮，大家都连声不绝地赞好。除了他个人收集的资料外，不久前，新加坡女作家柯冰蓉小姐送给华研的16箱

战争资料，以及华研本身拥有的资料也可加以利用。

今晚大家反应奇佳，也一帆风顺地达到共识，真是太好了。我们万众一心，思想积极，说明了这计划已成功了一半。只要明年好好实干一番，年底便能开花结果，轰动华社，也可作为对大嘴巴的鹰派首相小泉“蠢（纯）”一郎，和口不择言、为人不谨慎的右派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等日本败类的“回敬”吧！

谨在此预祝我们的出版计划马到成功，前途无量！

【附录】

上篇短文提到一名日本记者央求我介绍一位柔佛州战争受害者，以便了解其战时悲惨的经历，我于是想起曾赴日提供证言的C。他父亲在日据时代惨遭杀害，可惜一直无法联络上，后来从友人处知道 he 已去世。也难怪，他10多岁受侵略战争的无情洗礼，战后已过60年，亦迎来古稀之年，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随时向人间挥手告别也不出奇啊！

旅日期间，我常带领日本人回马走访被蝗军残酷屠杀了675名男女老少的森州港尾村，遗属之一的孙建成先生（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族协会筹委会主席）最近却对我说：“我老了！我不想再领导索偿运动了！”我们不能怪他，他也是70多岁的老人，邀他参加我殉难同胞工委会会议，他也以眼力差，无法从瓜拉庇劳驾车来为理由，拒绝了我们的好意。当然，多位比孙先生大好几岁的高龄受害阿叔阿婶不是脚痛腰酸，便是身体欠佳，无法到义山纪念碑前向日人提供证言。我心里一直担忧，再多几年，这些又老又病的高龄受害者岂非全部都会不在人间！我们年轻一代又非生于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没尝过蝗军虐待的苦头，甚至只顾与日本政府高谈友好亲善，不愿追究其战争责任，那时日相小泉“蠢”一郎也会更勇敢去靖国神社参拜甲级战犯！

经济大国日本有一股势力强大的右派媒体，随时随刻翻案跳梁，更胡说八道侵略是“进出”、“帮助亚洲国家解放”、“日本侵略有功”、“大东亚共荣”……，反过来说，我国媒体等的努力却难以与它们相提并论，政府更不像对右派有所袒护和偏爱的日本政府那样，会站在我国受害者的立场上伸出援手。假如我们的报社能有系统地把平日记者所报道的受害者悲惨经历的文章编印成书，让我国的受害情况如实地反映出来，相信小泉等右派的狼子野心绝不会得逞，不敢一而再，再而三地侵略者和战争贩子涂脂抹粉、歌功颂德。

我工委会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和日本投降一个甲子年后，除



准备建设一个具代表性的全国殉难人民纪念碑之外，也打算开始在记录历史方面作出一点贡献。我们准备有系统地将发表于各报的战争受害特稿编印成书，同时也计划把各州受害者受害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由我工委会集中保管和整理，作为证据公诸于世和留给下一代。这样，下一代或下下一代仍可以充分利用这些铁一般的证据和史料，向日本索讨应获赔偿或归还的钱财，以讨回一个公道，让历史还原。

日本某些右派出版社每月出版两本对侵略战争极尽歌功颂德的战争书，不出十年，它那套丛书已超过两三百本（有空不妨到 KLCC 的日本书店参观一下）！我们势单力薄，能力有限，但愿一年能出两三本，十年后便有二三十本的收成，我个人坚信，我们的少数一定能战胜日本右派出版社的多数，因为我方是惨无人道而又血淋淋的历史事实，日方的却胡说八道，是一大箩完全没有真实性和说服力的谎言。

我期待着那“丰收年”早日到来！

（原载《南洋商报》——2005“言论版”。题为〈收集证言，时间不多！〉）

战争受害者的大团结

9月23日（星期五） 晴

高岛教授昨晚从登嘉楼回来。今天下午又要赶去森州探望因糖尿病恶化而被锯掉一只脚，现仍住院的孙建成先生（马来西亚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家属协会主席）。我因有课，不能陪同，只好托他带了一个庆祝他手术成功的小红包。

记得不久前，孙先生曾在电话中悲观地对我说：“我老了！我不能继续搞那个替战争受害者索取赔偿的运动了。”当时，我很明白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家的心境，何况他已奋斗了整整20年，从50岁左右奋斗到69岁，却一事无成，虚度岁月。日本政府很不负责任，百般抵赖，甚至不把这群在蝗军尖利军刀下死里逃生的老人家看在眼里，恬不知耻地搬出“日马两国政府已解决”的鬼理论来免罪赖帐，他们的计谋简直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但，我却没想到这位年轻时是一个“大只佬”——健美先生，又曾代表我国参加亚运的举重比赛（荣获季军）的他，早已患上糖尿病，而且那么严重！如今，孙先生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了很大的打击，难怪那天他在电话对我讲的那番泄气话，跟以前那充满信心，立场坚定的谈吐，有很大的区别，仿佛是另外一个孙建成。

1942年3月16日（日本“解放”我国才不过1个月），武力攻占了星洲的蝗军，突然转军北上抗日据点之一的瓜拉庇劳港尾村，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牺牲村民达675名之众（此蝗军部队为第5师团第11联队，来自广岛，故受害者认为“恶有恶报”，在原子弹的威力下广岛变成一片废墟，死者达29万人之众是一种“因果报应”）。那时，孙先生一家11口，跟村人一起被召集到街场不久，便碰上充满血腥味的大屠杀厄运，二三十人一批批地被拉去荒野或丛林刺杀。却万没料到，他一家9人



●一家九口成为蝗军刀下鬼的孙建成（右一）赴日供证。中间高个子的人是一家 33 口遭蝗军惨杀的梁亚六（新加坡）人。地点为东京皇宫外面。

也遇害，仅他与 65 岁的祖母得以生存。打 80 年代中期开始，他以拥有会员 600 余人的“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家属协会”主席的身分，勇敢地向曾经是杀人魔的日本政府索偿，奋斗了 20 年，却一事无成，徒劳无功，别说那些年纪比他大的受害者相继辞世，连他自己也衰老了，现在少了一条腿，行动更不方便，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一个人东奔西跑，南征北伐（他曾多次远赴美日两国控诉日本的战罪），努力不懈地号召蒙难者家属集体索偿。那段旅日时期，他除了亲自到日本首相官邸提呈备忘录外，还在许多集会上对着许许多多日本老百姓投诉，呼吁他们支援受害者的索偿运动。

我认识孙先生是在日当《联合早报》驻东京记者的时候，我在集会上义务替他做翻译，有时也带领一批批爱好和平的日本教师到他家乡瓜拉庇劳拜访他，前往义山的殉难纪念碑烧香拜祭受害者亡魂。我跟他可说是老朋友（其实，我外祖父和二舅亦丧命蝗军手里，我也可说是遗属之一），正因如此，他有话就说，直肠直肚，丝毫不遮掩。那天，当他气馁起来说了上面那句“我老了！”的话后，还含冤负屈地说：“华人社团都不愿意替我们讲话，也不帮助我们向日本政府索偿！”他的不满和哀声叹气，的的确确是可以理解的。我也不明白为何我们的华社一直没跟

他协调和代他们讲话。是华社不理孙先生？还是孙先生没积极地去求助于华社？双方之间的沟通，显然有问题。我久住日本，没有参与两者的活动，对其背景知其一不知其二，实在也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

我只知道，华总曾于战后 50 周年的 1995 年 8 月 15 日通过日本大使馆，正式向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呈上一份备忘录（Memorandum），要求日本正式道歉、赔偿和致力于和平，结果如何？那是可以预料到的事。日方依然装聋扮哑，一切不理。

1996 年，华社八团体向时任日相桥本龙太郎呈交一份“向日索赔备忘录”（Memorandum of Compensation Demand t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并具体地提到“奉纳金”问题，表示日方应赔偿的金额为 5 亿令吉，而这笔巨款将用于华社的文化、教育及福利事业（其实，若日本赔款，我们也无需一一加以说明其用途。我们怎用，跟日方无关，那是我们的自由啊！）。当然，桥本首相也扮作哑巴和聋人，假装不知道，又不给予答复，只顾搞其“金钱政治”和“派系斗争”。

接着 1997 年和 1998 年两年，华总仍提呈内容相同的备忘录，继续跟进，打算日本还钱方才罢休。当然，它的努力也成为泡影，日方依然顾左右而言他，毫不负责任。

2000 年 2 月 3 日，华总代表拜会了日本驻马大使原岛秀毅，结果也止于“今天天气很好，哈哈……”的地步，问题完全无法彻底获得解决。换言之，大使只不过向我们作“外交秀”，利用见面和让本地记者们拍照，然后公诸报端以缓和我们不满情绪罢了。其实，日本的大使原是一个权力和影响力如芝麻般弱小的外交官，假如我们对有什么期待，想有效地利用他的“影响力”，则未免太天真了，等于跟自己开玩笑。

“是可忍，孰不可忍”。2000 年 12 月 12 日，华总义务秘书黄锡昌对报界说，华总在联合国亚太区政治事务局主任法朗西温德鲁的指示下，直接向联合国人权最高专员署投诉。在这方面，对方虽然是国际大机构，威力十足，但我们也不可梦想事情会成功，因为日本并不尊重联合国，它会加以忽视的。1933 年 3 月 28 日，日本反对国际联盟采纳了立顿报告书，确认中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主权和劝告日本撤兵后，日本即刻老羞成怒，退出该联盟，可见当时日本是如何轻视它，也根本不理睬国际大家庭友好相处，有事慢慢谈的崇高理想。

我个人相信，当时的华总，即华社的领导人并非要跟孙先生唱对台戏，闹双胞胎，倘若他们真的索得赔款，能忽视真正的受害者吗？只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何没跟孙先生他们好好沟通一下，只顾大谈“赔偿”金额。而他们又怎会算出 5 亿，会否太少而便宜了日本侵略者那批不会反省



的后代。事后有人算出是 10 多亿，而且 2000 年 1 月 6 日，《南洋商报》报道还说，华研研究中心董事程道中表示，单是“奉纳金”，若以每年 6 % 年利计算，所缴纳的 5000 万叻币的目前总额高达 90 亿令吉。真正的答案，有待专家（包括日方的）告诉我们。

不过，很清楚的是，倘若要向日本索偿，受害方面的我们，必须先认真地做很多准备工作，例如收集证言和证据等，且需要有富有正义感，肯献身，又精通这方面问题的热血律师从旁协助，当然万一需雇佣日方律师，受害者还必须到东京一行，或邀请日方律师需来我国了解情况，自然这一来一去也得花费一笔巨款，总之，这种事动辄花费甚钜，且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事情往往比我们想象还困难好多倍，有时简直是“徒劳无功”或“吃力不讨好”。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奋斗是否取得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华社和受害者给予的支持。当然，像过去那样，单只华总独自去搞，而没获得所有华社的认同和众多受害者的大力支持，日本人也会小看我们。所以，当最近我们接过华总留下来的这个包袱，我们也进行了反省，准备尽量争取全华社组织的支持，和通过法律程序来达到目的。同时，我们也会告诫自己，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战争受害者，为他们讲话和做事。此时此刻，相信日方也应该会发觉，这回我们是“玩真”的了，他们再也不能虚与委蛇，能拖就拖，必须拿出诚意来谈判和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

话说回头，只是孙先生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家一人奔波忙碌是一定不行的，即使他是一个能飞檐走壁的“超人”或“忍者（日本使隐身法的武士）”，什么都可以“一脚踢”，但到最后仍需要一大笔费用，经济条件欠佳的他一个人又怎能承担起来呢？所以，我们必须先有一个热心而又具代表性的社团，挺身出来领导和进行协调，研究对策，同时也得给他们筹一大笔活动基金。否则会变成“说易行难”、纸上谈兵。我个人也觉得，过去我们的华社对孙先生那一批受害者未免有点冷淡，爱心不足。我们的政府没有兴趣，爱理不理，甚至为了某种原因而替日本解围挡灾，说尽好听的话语，那也是预料中事。在这种不利情况下，我们民间就得挺身出来为他们争口气，给日本政府一个严厉的脸色才对，这样日方才会认真起来，不然这个没良心的王八蛋日本政府只顾拖和赖下去，永远想逃避责任。

华总和孙先生他们一班受害者之间的“纠葛”，到底是问题出在哪一方呢？看样子，显然是两者之间的对话机会皆无的缘故。假如能好好联络一下，大家碰碰头，见见面，并坦诚布公地讨论一下，相信情况就不至于如此糟糕，也不会让加害方面日本的缺德政客和黑心官僚小看笑话、

幸灾乐祸。

侥幸的是，我们的工委会一班人最近已达到了一个共识，认为在索讨“奉纳金”问题上，不能老是呈交一纸“备忘录”，让日本人用来练习“投篮”，丢进垃圾桶去，而必须与不讲理的日本政府在法庭上来个“真剑胜负”（日语，以白刃相交决胜负，一决雌雄之意），何况这回我们有行动派的翁主席，带头四处找钱充作法律基金和“热血律师”谢春荣献身服务。

我们这方面收集到的证据虽然不很充分，但已足以构成证据（从律师立场看来），所以较容易处理，说做就做，马上可采取行动，在这一两个月入禀法庭。我们接过这个包袱，自然也不是为了自己利益，我们只不过向前迈开一两步，义务替受害者做些事，希望会成为解决战争赔偿问题的一个良好开端。因此，我个人相信，孙先生也不会责怪我们，对我们的苦衷应有所谅解和给予支持。

当然，孙先生那方面是人证（证据）多得是，他自己也进行过登记，而且还由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替他们编印成《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书（策划：柯冰蓉，调查：孙建成，主编：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只是他一直找不到，或说服不到众多华社社团出来替他们献身服务，结果变成还未注册的该协会孤身作战，有心无力，或后劲不足。当然，我们身处首都，既交通方便，人才济济，做起事来效果倍增，进展快速，而他们又地处乡下，来去不方便，加以会员皆七八十岁、身体衰弱的老人家，没有一批热心而又充满冲劲的年轻人来协助他们和继承那番事业。

当“奉纳金”官司告一段落后，我也想与翁主席一伙儿研究一下，下一步该如何脚踏实地地去为孙先生等高龄受害者争取合理的赔偿，因为他们的问题是不能让它再拖下去了。

其实，我们工委会附属于雪华堂，是一个经验缺乏，力量单薄的小组织，何况我们的主要工作原本只是每年举行公祭以悼念蒙难同胞罢了，追讨“奉纳金”的巨款，也是最近才打算去做的事。由于华总以前的负责人丢下问题不理，变成虎头蛇尾，所以我们才接过来做。

其他索偿的事如军票兑现问题和人身赔偿问题等，老早已有孙先生在做，我们就没必要喧宾夺主，节外生枝，使孙先生他们感到矛盾和不解。现在，我们刚累积了一些经验，当然会严谨地从法律角度来研究有关其他索偿的可行性。希望孙先生他们愿意与我们这班义务人员合作，我们也是乐意奉献自己的一点点力量。届时，我们若能互相配合，相得益彰，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何乐而不为？但，这次他的病情突然恶化，必须以轮椅代步，甚至还面对后继无人的危机。这一突如其来的意外，却



警告了我们：“要做，快点做，否则来不及了！”

明年开筹委会时，这个问题应该列在议事日程上了吧？我由衷地希望华社能加强对这些战争受害者的索偿问题的关心，并在行动上给予大力的支持，以了却孙先生那批高龄战争受害者的心事，并向我们的历史和民族作出一个交代。

■隆雪华堂会员大会

隆雪华堂支持惠州会馆

南洋商报 26/6/2006

起诉日本追讨奉纳金

（吉隆坡 25 日讯）隆雪华堂会员大会今天一致通过，由大会堂带领雪隆惠州会馆起诉日本政府，以追讨日据时期被迫缴纳的“奉纳金”。

大马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律师团将在近期入禀国内法庭，正式采取法律行动起诉日本政府。

隆雪华堂副义务总秘书兼该工委会主席翁清玉在会上说，由于惠州会馆拥有足够的证据，一旦大会通过，律师团将于本周起诉日本政府，若胜诉，可追讨到数千万令吉。

他说，工委会考虑到若到日本本土起诉日本政府，该国政府可能会偏袒一方，胜面不大，因此，在大马展开起诉行动的胜算较高。

他也说，隆雪华堂本身并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因此，支持惠州会馆追讨奉纳金是可行的方法，而华团对此有共识和共鸣，成为惠州会馆的坚强后盾，如此才有把握。

福建会馆将加入起诉

翁清玉较后向报界说，在日据时期，日军强迫马星华团缴交 5 千万叻币奉纳金，其中，雪隆惠州会馆及雪兰莪福建会馆至今天仍保存被迫缴交奉纳金的证据，



投下一票。
■隆雪华堂会长拿督黄汉良在选举中率先

惠州会馆当时缴纳 16 万叻币，以及福建会馆当时缴交 7 万 2 千叻币，若以 64 年来的通胀率计算，惠州会馆可追讨回超逾 8 千万令吉；若两所会馆合起来，可追讨逾亿令吉。

他说，惠州会馆已决定展开起诉，现在只等福建会馆找到奉纳金收据的正本之后，也将会参与追讨行动。

黄汉良希望会员支持

隆雪华堂会长拿督黄汉良在会员大会上致词时说，今天大会的有关议程，便是讨论及通过由该堂带领雪隆惠州会馆起诉日本政府以追讨“奉纳金”事宜，希望全体会员都能全力支持这项议

案。

他说，去年 4 月间鉴于日本歪曲二战历史，推卸二战罪行及不表忏悔与诚意道歉，所以，该堂联合其他团体，发动签名盖章运动，反对日本政府出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这项行动获全国社团的热烈响应，总共有超过 2 千个团体参与。隆雪华堂将备忘录和签名盖章的名录提呈给日本驻我国大使馆、联合国驻我国办事处、首相署以及外交部，结果得到相当大的关注。

另一方面，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主席兼律师团成员之一的谢春荣说，该工委会将会在最近入禀本地法庭，正式起诉日本政府。

●在华团大团结之下，“奉纳金”有望归还了！

谢春荣律师的一席话

10月5日（星期三） 晴

正午，出席假紫原餐厅举行的午餐会，由工委会主办，受邀参加的团体是福建会馆和惠州会馆的几位高层人士，总共12人，坐满一大桌。

工委会的谢春荣律师是主角，由他向各位报告准备控告日本政府的案件的进展状况。他首先说，这场官司的原告，除了吴老师等私人外（他们被勒索的款额不多），主角还是福建和惠州两大会馆，因前者保留着“奉纳金”收条总额达7万元叻币，后者亦有6万6000元叻币，若日本败诉，我方又参考通膨率的影响加以计算的话，则可讨回3000余万令吉（注：2005年12月中旬开会时，据报告，两大会馆的收条总额增至23万元，若胜利，可获赔偿9000余万令吉）。虽然我国法庭不承认利上加利的算法，但这笔巨款也够我们替华社和受害者做很多事。

谢律师也说，我们应确认受害者的法定地位，幸好两大会馆都没改名，较容易做事。席上两大会馆的高层人物都认为，扮演受害者的角色是没问题的，而且与我们已达成共识，他们一定要艰苦奋斗下去。

至于负责律师，我方有3人，而证人则有5、6人。不过，当时发出收条的团体除了华侨协会外，还有“雪州华侨筹募‘奉纳金’委员会”，他们都算“代理（Agent）”。万一，法庭说“雪州”的与此案无关，但也不会成为让被告日本政府要求撤消案件的理由。

谈到我们工委会所担心的时限问题，谢律师则持乐观态度地解析：“一般民事诉讼案的时限为6年，何况我们这个问题已超过60年！不过，这种诉讼也有例外，如果‘案由（控诉理由）’充分，即可入禀法



●谢春荣律师



庭。我们的捐款属‘团体财产’，日方把这笔捐款用于其他用途，牵涉失信的问题，而失信案乃至刑事案是没有时限的，所以希望此起诉日本政府的案件也属例外，可以让我们跟日本政府对簿公堂，争取回一个公道。至于登嘉楼的马来人战争受害者和遗属们提出的死亡铁路索偿案，也许有时限，不过，该会仍有大约 1 千人活着，入禀法庭的可能性亦很大。”

有关诉讼费用，若我们赢了，当然有钱拿，两个大原告同意把归还得来的巨款用于公益，造福社会。不过，吴老师很悲观地说：“据我看，我们会输。”万一如果真如他老人家所说，不幸输了，两大会馆就必须负担堂费等，估计需 10 万令吉。这笔费用当然由我工委会设法先筹备，并开一银行户口加以储存，用途只限这场官司，不可周转到别处，以免化整为零，白费心机，最后没有钱付堂费。不过，席上所有的人也达到另一共识，即打输也不要紧，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日本人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这段残酷的历史，通过这诉讼可以收推行历史教育的效果，使双方年轻一代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知道我们的历史上，有过这么一段可悲可泣的历史，其意义是极其重大的。

我个人也认为，各国战争受害者跟日本打官司是很平常的事，而且已有十多二十宗。我们既然是受害者，有权利为历史翻案，为受害者伸冤，也必须采取行动控告日本政府，何况这右派政府越来越嚣张，目中无人，我们的控告，更可以让日本政府知道做人需诚恳老实、虚怀若谷地面对历史，不能欺人太甚。

谢律师还表示，如果我国法官不站在我们这一边，判我们输了，视情况而定，我们起诉者仍有权前往日英两国高庭上诉，讨回一个公道。

当大家为官司胜败和堂费问题议论纷纷时，翁主席笑着说：“谢律师是我工委会的人，他是不收费，属义务性质的。”不知谢律师有否听清楚，我好像看到这位一脸严肃的律师对这点完全没有异议似的。我从律师的报告，也了解到这位兼任雪华堂民权委员主席的他，的确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年轻律师，而且他的行动很积极，默默地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例如向首相署和外交部索取当年马日两国有关战争赔偿的协议书（可惜不得要领），查过当年英方的文件，发现该文件只是针对国与国之间的纷争而已，并没规定平民不可向日本政府索偿……。

我则告诉大家：“日本政府本身也赞成那些当年被前苏联俘虏到天寒地冷的西伯利亚的大地上当苦役的旧蝗军，以个人身分控告俄国政府，并索取赔偿。也就是说，‘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外，还有‘国与个人’之间的问题存在。日本人可以，难道我们不可以吗？”

谢律师也向大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万一日本政府要求庭

外和解，又怎么办呢？”有人认为，假如日本这样做，证明它理亏，在某种程度上认错了，所以值得考虑。但谢律师则表示，假如我们随便接受对方的要求，让对方占到一点便宜，后人也许会追究我们的责任，指责我们为何对日本那么仁慈，那么随便。说来也是，在这方面，我们也许得态度强硬一点，让日本坏蛋们都 100% 认错，而且赔足斤两，不可“缩水”，偷工减料。

律师最后提醒我们应在收集证据方面再努力一点，并当作一种“备忘录”提呈日本政府，以表示对其政府的战争观和历史观的不满，同时这些资料也可呈交联合国一份，让全球知道军国日本当年的罪行和现在所谓自由民主国家的日本仍然不承认战罪的另一项罪行。

他的建议与我们不久前打算出版有关战争历史的丛书和记录受害者悲惨的战争经验（即口述历史）的想法，是不谋而合、殊途同归的。我们的秘书松青兄也曾某个场合上表明：“工委会今后将进行更高层次的研究工作，探讨可否把抗日胜利史全面记录下来，或展开文史研究工作，以有利于资源的整合。”

谢律师的一席话，宣告了我们控告日本政府的工作已进入密锣紧鼓阶段的同时，也提醒我们这班工委会工作人员，必须快马加鞭地去处理口述历史等资料性的工作。

看来明年会比今年更忙了！



建设全国殉难同胞纪念碑

10月7日（星期五） 晴

真不巧，今天要一早就要赶去柔佛州居銮中华独中参加一年一次的教育展，无法陪工委会主席等人与广东义山理事们交流，和实地考察一个准备让我们建设全国殉难同胞纪念碑，面积阔大而地点又好的地皮。

说来很奇怪，我们全国数以万计的男女华族同胞在日据时期虽然在蝗军铁蹄蹂躏下悲惨牺牲，然而在首都吉隆坡，我们竟没有一柱可以悼念这些可怜同胞的总纪念碑。而且由于牺牲者除了华族占多数之外，还有不少巫、印和欧亚混血族等，我国虽强调是一个多元文化，多元种族国家，但却没见到一柱纪念各族殉难同胞的总纪念碑。

我们老是非议日本人忘记历史，但自己也同样忘掉历史，忘记去建设一柱纪念碑以慰同胞们九泉之下的英灵。可见，国人自战后以来，一直都奔波忙碌地为稻粱谋和发展经济，有关文化建设乃至这些追悼殉难同胞的事，都被抛在后头，成绩差强人意，更无法向后人交代。何况我们的政府在这方面的意识特弱，好像无关痛痒。当然，这些都是逾半世纪前的事，在他们看来，更是“可有可无”之小事，因为这种事既不会给唯利是图的政客带来丝毫实际利益，也无法让他们在脸上贴金，闪闪发亮。换言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文化建设方面，有待加油，而且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也必须先知先觉，在这些历史工作上有一种敏感过人的天资，否则就不必要扮演政治“领导”人的重大角色，免得耽误许多事情，遗留下一连串的怨恨和不满。

在日本，纪念碑随处可见，我手头上有一本从日本带回来的《走遍东京的战争与和平的景点》（东京都历史教育者协议会编，平和文化出版），从这本图文并茂的小册子就可知道，单单东京里头，就有 30 余个



●徐有利绘。原载《星洲日报》15-12-2005。

纪念碑，它的多也可说是显示了日本这个国家的文化程度的“气压表”吧！有一年，我曾到座落于市谷站附近的靖国神社采访，顺便到设在神社旁的战争纪念馆“游就馆”参观。我的天啊！零式战斗机和火炮都展示在入口处，都是些对日本军国主义歌功颂德，为大小战犯涂脂抹粉的图照和遗物，弥漫了侵略主义那种肉麻到令人呕吐的气氛。人家这种秽物秽行尚且可以登大雅之堂，风风光光一番，而悼念我们全国殉难同胞的纪念碑却不见亮相，作为后人，我实在感到羞耻和不安，面对“纪念碑大国”日本那越来越嚣张、目中无人的翻案逆流，我心里更是痛苦万分，同时对我们的同胞的无能为力和后知后觉也感到无可奈何。

不过，乌云密布，天昏地暗的日子似乎终于要结束了。我们工委会自战后50年（1995年）那一年展开追悼殉难同胞的活动以来，年年提升了这活动的意义，除了举行常年公祭外，我们还资助新纪元学院师生摄制日本侵略马来亚的记录片（片长一个半小时），遇着日本政府做出了对不起我们的事，我们亦会马上发文告抗议，甚至到日本大使馆拉布条，展开和平请愿，递交抗议书等。进入21世纪，我们还打算脚踏实地地去做些记述历史 and 把日本的侵略战争留下痕迹以教育下一代的工作，例如明年出版殉难同胞工委会丛书两种（每年出一两种）、展开口述历史工作和建设全国性的纪念碑等。我们希望自己永远走在前头，带着创意和机智，去把历史好好保存下来，让它成为一面镜子，既照出我们曾经亡国



为奴，牺牲惨重的一段惨痛历史，也照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惨无人道，害人不浅的残酷一面，让双方子子孙孙都能引以为戒，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绝不重犯，走向历史的老路。

自从在一年前打算建设一个全国性的纪念碑时，我们一直为地点伤透脑筋。经过种种困难，终于获得福建会馆英明领导人的同意和支持，得到一块大约 1 万平方尺的地皮，即目前竖立着“纪念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殉难墓”的那块地皮与其周围的一些旷地。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只打算把那块地段美化后，便把“纪念墓”再移后一些，以便每年 8 月 15 日举行公祭时，有足够的空间让拜祭人士站立，不必时时刻刻担心在墓旁的车路奔驰的大小车辆会撞到人。这个扩建计划中的挖土工程不久将完成，接下来做好地基便可移动墓碑，明年便有一个舒舒适适的环境让大家安心拜祭和瞻仰，相信九泉之下的殉难同胞也死得瞑目吧！

如今广东义山有意献地让我们建设全国性的纪念碑，更令我们喜出望外，因为我们的最终目的将会达到，可以了却一宗心事，向我国人及全国蒙难各族同胞作出交代。记得 1994 年夏天，我从大马返回日本不久，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要见我，于是便驱车去东京见她。原来她不久要启程到马新两国访问，想抽空到当地的殉难同胞纪念碑拜祭一下，聊表对日本侵略战争受害者的哀悼之意。我考虑了种种因素，建议她到新加坡的人民蒙难纪念碑去拜祭，结果引起巨大反响，星洲媒体都大赞她勇敢，又肯于认错，逼得迟些访问星洲的村山首相有样学样，也去献花拜祭了。

我想，假如我国也有一柱具代表性，又合乎这些日本大人物拜祭的纪念碑该何等美好。当然，我们的碑不是为日本人而建，但如果具备这样的条件让日本这些有头有脸的政客来低头认错，献花赎罪，这样经过马日两国媒体一番大事宣传，相信军国主义的残余分子或小泉首相这类死不悔改的军国主义同情分子的处境更加难堪，会处于挨打的地位，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老实说，广东义山的地点是相当理想的，但若建成后跟建在美芝路的新加坡蒙难人民纪念碑相比，当然无从比起，因为后者地处交通方便的繁华闹区，我们的则离市中心稍微偏远了些。人家坐地铁可到，我们则必须以车代步，地点又难找。不过，我们在本国并非主流派，属少数民族，在没有得到政府大力支援之下，只好退而求其次，不敢作太多的梦想。正因如此，我们实在感谢福建会馆和广东义山诸位仁人君子的宽宏大量和高瞻远瞩，使我们的计划得以顺利展开。

由于这次地皮更大，周遭环境更好，因此我们的纪念碑的高度可以

建得更高更雄伟，虽然无法跟新加坡的 68 米比美，但我们相信一旦这个巍峨壮观的纪念碑矗立于广东义山的林荫绿野里，它一定会成为吉隆坡一个新景点，一个能够吸引更多日本年轻人前来拜祭和瞻仰的战争历史旅游区，不仅能改造他们的历史观，而且对我国的旅游发展业也会有一定的贡献。

我衷心地盼望着纪念碑诞生的日子早日到来。



小泉五拜靖国神社！

10月17日（星期一） 雨

早上看8点正的NHK（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新闻报告时，突然传来了小泉又去参拜靖国神社的紧急新闻。我看了之后，决定必须争取时间发一个文告以表示强烈抗议，因此马上联络吴老师和陈松青秘书，大家都同意，于是一到办公室，便整理出以下的文告，然后送依玲，嘱她尽快传给各报，希望明天见报。

1、马来西亚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今日发表文告强烈抗议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五度参拜靖国神社，认为他的行动已严重伤害了亚洲受害者的心。小泉贵为一国之首，不但不严肃对待历史，对日本军国主义过往的侵略罪行忏悔和赔罪，反而到那个把14名制造侵略战争的甲级战犯奉为神明的神社参拜，既违反日本宪法的“政教分离”大原则，也替战争罪人涂脂抹粉，其罪比战犯有过之而无不及，委实令人深感遗憾。

2、亚洲受害者多次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表示极其强烈的不满和抗议，但小泉却屡次加以忽视，不理睬邻国的感受，不听取她们的劝告，依然我行我素，目中无人，反映了他只顾美日友好，对日本与亚洲的友好关系却不加重视，如此“脱亚入美”思想，愚弄亚洲人民的作为，显然违反日本国民的利益。

3、小泉每次均强调他是以个人名义参拜，这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做法。这种欺骗亚洲受害者的作为有损日本人的国际形象，也不利于日本在亚洲展开日本的传统的所谓“心连心”的外交政策。

4、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曾于2001年就“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及采用歪曲历史事实的右派教科书”发动签名运动，在极短的时间收集到3300人的签名，随同备忘录提呈驻马日本大使馆，然后转交小

泉首相，是我国人民强烈反对日本不尊重历史和允许军国主义思想复活的具体表现。

5、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重申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造成亚洲邻国痛苦是不争的事实，更不容遗忘。日本政府应面对现实，吸取历史教训，以教育下一代珍惜和平，不要重蹈覆辙，再为世人带来祸害。

整理好文告后，我也即刻写一篇千来字的专栏文章，希望言论版主编会在明天刊出，这样读者看了新闻报道后，也能读一下我的分析文章。由于利用了工委会文告的一些内容，所以大约一个钟头便写好，下午1时电传给报馆。

【附录】

这的确是一宗令人难以相信的事！这并非载了两位航天员的“神舟”六号顺利回返地球的大新闻，而是他们返乡大约4小时后，小泉首相竟大摇大摆，威风凛凛地五拜曾经书面表明“甲级战犯无罪”的靖国神社。此“神”跟彼“神”不同，是日本侵略战争中的亚洲受害者诸多非议的神社，难道小泉有意向中国人泼冷水？

我国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即刻发表文告，强烈抗议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五度参拜靖国神社，认为他的行动已严重伤害了亚洲受害者的心。小泉贵为一国之首，不但不严肃对待历史，不对日本军国主义过往的侵略罪行忏悔和赔罪，反而到那个把14名制造了侵略战争的甲级战犯奉为神明的神社参拜，既违反日本宪法的“政教分离”大原则，也替战争罪人涂脂抹粉，文过饰非，其罪责比战犯有过之而无不及，委实令人深感遗憾。

记得工委会老早于2001年就“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及采用歪曲历史事实的右派教科书”发动签名运动，在极短的时间收集到3300人的签名，随同备忘录提呈驻马日本大使馆，然后转交小泉首相，是我国人民强烈反对日本不尊重历史和允许军国主义思想复活的具体表现，难道小泉没收到？或收到读后无动于衷，丢进垃圾桶？

我也想起已故福田赳夫首相于1977年南行时，曾第一次发表了一项很明确的东南亚外交政策，强调日本不扮演军事大国角色，在经援方面积极向东盟伸出援手，同时还大力主张日本要和亚洲展开“心连心(HeartToHeart)”外交，以加强睦邻精神。没想到，福田派出身的小泉竟背叛了其主子的思想和主义。倘若是江户时代，背叛是很严重的行为，会被命令割腹自尽。不管怎么说，小泉五次参拜，受害者亦五次抗议，可



见小泉是一个如何目中无人，我行我素的政客。他每次均强调他是以个人名义参拜，这次模仿一般人参拜方式，穿着普通，只在拜殿（神社门口）一鞠躬，掏出一个镍币当作香油钱丢进“赛钱箱”，前后不到三分钟。

虽然不入正殿参拜，草草了事，来去匆匆，但也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做法。这种欺骗亚洲受害者的作为有损日本人彬彬有礼的国际形象，更令人笑话。而他只顾美日友好，向美国一边倒，与布什总统称兄道弟，对日本与亚洲的友好关系却不加重视，并对她们百般侮辱，如此“脱亚入美”思想，愚弄亚洲人民的作为，到头来亦会违反日本国民的利益。



东方时报 16/8/2004

不久前，他还表示其继承人必须遵守其政治路线，若然，第二个无信无省，只会伤害亚洲人之心的小泉的出现，肯定是日本和亚洲国家之间的另一不幸。今年底，亚洲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国际论坛，一是亚洲太平洋经济部长会议，另一是东亚峰会，在面对中韩等战争受害国家首脑的严厉质问，擅长在日本“人气”旺盛的“小泉剧场”变把戏欺骗老百姓的小泉，能否厚着脸皮地自圆其说：“我的参拜是‘不战的发誓’啊！”，而他们又是否接受这种千奇百怪的日本逻辑呢？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18—10—2005。题为〈小泉五拜靖国神社〉）



—邓德兴—

致祭烈士

日据时期英雄壮烈牺牲至今已踏入59周年，然而人们并没有随著历史巨轮的转动，而将这些烈士给遗忘。

昨日（15日），大家齐聚位于吉隆坡福建义山的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殉难墓前，由主祭生宣读祭文后，深深鞠躬向他们致敬。

前排华总会长拿督斯里林玉唐，与后排右起日本大使馆一等秘书西村洋一朗、专门调查员杉田光彦、吉隆坡广东义山副主席李振光、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主席翁清玉、雪华堂会长黄汉良等人出席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公祭礼。

太平洋战争结束59年，人们在日军统治的3年零8个月受尽苦难，致使一些人奋而起义，保家卫国而与日军抗战，终在炮火刀枪下壮烈牺牲，为后人换取和平安祥的生活。

今天生活在安逸生活下的我们，应以历史作为借镜，珍惜和平的可贵。



大使馆示威第二回合

10月20日（星期四） 大雨

大清早，乌云密布，昏天暗地，我真担心今天在日本大使馆前的示威活动会被大雨冲掉，化为泡影。

10时15分，赶到雪华堂集合，吴老师与叶逢德兄已到。这时，刚好印籍送货员把前天定做的布条等送来。这次布条较短，等于前次示威的三分之一，大约3米。而且这次分成3条，加上英语，做得很好，又有水准，如果只在大使馆前拉短短三几分钟，未免太浪费了，大家认为不妨示威结束后，把布条高挂在大会堂门口再示威一阵子，也可以让更多经过此地的有车阶级看到，成为一名“抗日分子”，效果倍增，何乐而不为？

10时半，我们从大会堂出发，抵达大使馆前，幸好天气开始放晴（八打灵市那一带好像正下着雨）。我们发现翁主席已先到，且看到一些年轻人穿了橙色或蓝色的制服（T恤）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纷纷，原来是马来西亚宗乡青联合总会和青运总会属下的会员，加上福联青的人，这次参加示威的青年团体增多了，而且有这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助阵，使这示威更加显得强有力。

我们也看到几位交通警察和政治部人员来维持秩序和驻守大使馆外，并没有什么镇暴队来“镇压”示威队伍。警察也站在颇远的地方静静地观看，没有前来阻扰或干预我们的活动，他们采取非常合作和开明的态度，令我们“受宠若惊”，我由衷谢谢同样是大马同胞的他们的支持和谅解。有关方面采取那么开明和民主的态度，证明我国越来越进步和民主化，社会越来越成熟，我们没有必要自己吓自己，以为政府那么不近人情，动辄把示威人士抓去吃免费的咖哩饭。当然，我们的是和平请愿，也是一种爱国（维护我国的尊严和民族利益）行为，并非什么一片旗海，政

治气氛强烈，甚至有人乱丢石头，乱喊口号，故意向警方人员挑衅，以致破坏了我国的安宁和秩序的暴力行动或反政府示威。

回想过去在东京进行采访活动时，时常在霞关的外交部和通产省（工商部）一带看到日本人的左派或右派示威。当然，从六、七十年代的旧电影或记录片，我也看过在这政治风浪汹涌澎湃的年代中，思想极端的日本左翼分子如何展开一场场惊天动地、激烈无比的示威活动。那时，东京市中心满街都是标语传单，旗海人潮和震耳欲聋的吵杂声，使人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最令我大开眼界的是，他们用毛巾包住脸孔以防止被警方拍下其“庐山真面目”。通常是5、6人手扣手地组成一个横列，或组成一纵列，后面的人抱住前面一个的腰，像一个个环扣，然后一边喊口号，一边作小跑步，有时会跟警察冲突，纠缠一块，甚至发生不愉快或不幸的事件。曾有过东京大学的某优秀女生惨遭警察杀害，轰动了全日本。

到了70年代我到日本求学后，这种冲突场面逐渐变成陈年往事，目前倘若您在东京看到日本人示威，在众多警察维持秩序之下，一股股的人流（有时还可以看到家长带儿女来参加）都会规规矩矩地展开他们的活动，跟我们在日本大使馆前面的和平请愿一样温和、守规矩。所以，有的日本人讥笑这种斯斯文文的示威为可以让人高高兴兴地度过一个欢乐假期的“节日庆典”。

只是，日本也经常有各派右翼分子不甘寂寞出来示威，那载着刺耳的扩声器，挂满反苏、反华和反共标语的特殊车辆成群结队地穿梭于市内的大街小巷，他们一边用最大的音量播放鼓励人家去侵略他国的军歌，一边高声“演讲”，呱里呱叫，犹如天翻地覆的世界末日来临，患心脏病的人可要提防刺激过甚而发生意外，叫人怀疑日本的所谓“民主”，怎会民主到让人们的安宁生活随时受到这种不良右翼分子的破坏，而且更令人费解的是，维持“秩序”的警方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任这群社会残渣胡闹到够、精疲力竭为止！

话说回头，大约11点，我们见人已来齐，便快手快脚拉开布条。红色的布条写着：“小泉假反省，真无耻！（SHAMEON KOIZUMI'S FALSIFIED REFLECTION!）”、蓝色的写着：“拜战犯，小泉是历史罪人！（KOIZUMI'S TRIBUTE TO WAR CRIMINAL = HISTORY CRIMINAL）”，还有一条白色的写着：“停止向亚洲人民挑衅！（STOP PROVOKING ASIAN PEOPLE!）”。一些人则高举印刷了小泉流泪或默不作声的样子（嘴巴被打叉）的彩色照片的板牌，上面则有“正视历史”、“停止参拜！”、“停止破坏马日关系！”和“居心叵测”等标语，轰轰烈烈



《星洲日报》5-10-2004

—吴招乐—

大马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在日本驻马大使馆外，拉起布条强烈抗议推卸战争罪责的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烈，热闹非凡。这时大家也自然而然地高喊口号：“打倒军国主义！”、“反对小泉拜战犯！”、“小泉无耻，抗议再抗议！”……，相信大使馆内的日本人会听到或加以录音留待研究。

我们让各报记者们拍照，也有电视台记者来采访。事后了解到报界记者计有来自日本的《日本经济新闻》。本地报社有《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中国报》和《东方日报》。通讯社有日本的《时事通讯社》和中国的《新华社》。电视台则有日本的NHK（日本广播协会）和本地的TV3、八度空间。奇是奇在本地马来报好像没有兴趣采访（我们也许没通知？），就好比它们对中国的“神舟”六号的航天大新闻不感兴趣一样，也把我们的活动加以无视。它们的新闻触角比蜗牛的还差呢！

拍照完毕后，新闻记者都向翁主席进行疲劳轰炸式的发问。我在旁听到他回答说：“小泉首相再一次伤害了亚洲人民的感情，日本政府必须正视 60 年前的残暴事实，不能因小泉阵线在大选胜利，和得到右派的支持而迷失了方向。小泉也必须正视历史，他的参拜令我很担忧日本这样发展下去，军国主义将会复辟，让悲惨的历史重演！”

他又说：“我们呼吁亚洲人民密切关注日本政府的动态，并联合起来监视日本的这个不良趋势。我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国家，我们对小泉一再参拜靖国神社和篡改历史教科书感到非常遗憾。参拜战犯等于认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小泉应停止参拜，努力修复与亚洲人民的

关系”。

一个记者这样问他：“你们反对参拜，但我国的政府并没表态，您又如何看待你们民间跟政府之间的立场的差别呢？”

打着领带、满头大汗的翁主席耐性地回答道：“尽管我国政府并没表态，但两者立场不一致并非错位，马日双边关系在政治上是良好的，但人民也应有独立的思考与感受。我们可以原谅日本，但却不能忘记历史……”。

老实说，翁主席答得很妙，可说对答如流，合情合理，简直是一个“日本通”。假如他是日本人，大选时一定会被在野民主党挖掘去参加竞选国会议员，而且我深信，凭其口才和敏捷的行动力，他想不当选都几难！

接着，NHK记者藤吉智纪要用日语访问我，我便告诉他：“小泉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参拜靖国神社，简直是漠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罪行，易言之，他的战争观、历史观乃至世界观，都有问题，我希望他不要再去了！不可以再出现第六次了！”

也有记者问吴老师，吴老师发表感想如下：“日本人民也不同意小泉到靖国神社参拜和扰乱世界。”另外还有记者请这位满头白发，曾经在日治时期渡过艰难日子的老人家站在日本大使馆的招牌前，举起那个小泉流泪，并写着“居心叵测”四个字的板牌，让记者们拍照。吴老师原是记者出身，他了解记者的心理和工作上的需要，所以他一一照办，唯命是从。

我也看到八大华青总协调拿督洪来喜对记者说：“举行和平请愿以表达华团的心声是必要的，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同时，也须防止军国主义复辟。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已伤害了遭侵略的国家人民的感受。日本应尊重和正视历史，不应篡改侵略历史，拒绝对过去所犯的罪行负责。”没想到他们这批第一次参与我们的活动的年轻人那么理智又具说服力，而且战争观和历史观那么正确，日本首相小泉“蠢（纯）”一郎倒应该向他们拜师呢！

去年10月2日，我们曾到大使馆抗议日本“入常”，那时也向一等秘书西村洋一郎提呈抗议书。今次我们认为抗议书作用不大，呈上去等于白呈，所以也就没跟这位中文很流利的西村（他曾叫我们不必用英语，可直接用中文交谈）见面，记者们更无法访问他，让做错事的人进行一番完全不会令人苟同的自我辩护。不过，大使馆新闻官玉井谕却一个人走出馆外，一直站在远处观察我们的和平请愿活动。记者问他什么，他也不欲置评，守口如瓶，而且对我们那些标语好像有意见，表示“难以理解”。这当然，立场不同，感受也就不同，正如小泉的靖国行，他说是去



悼念为国牺牲的先辈，去发誓不再发动战争，我们却不相信他的“鬼话”，认为他是去拜战犯一样。我们倒希望玉井正确无误地把讯息传到首相官邸，让小泉知道他的愚蠢作为是与亚洲人作对，一点好处都没有。当然，他还得劝告小泉勿六拜靖国，否则，他的形象将越来越坏，会跟战犯一样，成为历史罪人，又会使日本外交误入歧途，引来莫须有、越来越激烈的“和平请愿”。

我们的和平请愿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大约 12 点，便搬师回朝，在大会堂的紫原餐厅吃午餐。我们故意安排 11 点请愿，是想让记者们有更充分的时间赶稿，这样明天的报纸便会加以报道。如果下午两三点举行，记者们赶稿就很辛苦，而且未必会在明天见报，以致拖延到后天，甚至可能被塞到报屁股去。

【附记】

果然不出所料，当晚的国内电视台和翌日的各大报都大加报道，特别是《星洲日报》的头版彩照，竟然用了我们和平请愿的那一张，红蓝色的两张布条的颜色很鲜艳夺目，标语也很吸引人，可说是我国爱国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历史上的宝贵一页。该报读者相信超过 100 万人，我们的请愿，可以让 100 万名马来西亚人知道，无形中一定会形成一股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巨大力量，可以把小泉让军国主义复辟的美梦砸个粉碎！

又，本地日文周刊《南国新闻》(Nangoku Shimbun) 也于 11 月 3 日号有加以报道，由于很难得，且译出以留下当历史材料。这个标题为“对于小泉首相参拜靖国，KL 有 20 人展开抗议行动”的报道刊于第三版，共 4 栏。全文如下：以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为首的数个爱好和

**小泉首相の靖国参拝に
KL で 20 人が抗議行動**

マレーシア日本軍
占領期受難者同胞工
作委員会をはじめと
するいくつかの華人
平和愛好団体のメン
バー約二〇名が、二
〇日午前一一時に
クアラルンプールの

日本大使館外に集ま
り、小泉首相の靖国
参拝に抗議した。
「小泉は偽りの反
省をしている、まこ
とに恥づべき事だ、
(「祭られてゐる」戦
犯(の慰霊)を拝む

とは、小泉は歴史の
罪人だ」「小泉は有
罪、すぐに退陣を」
「マレーシアと日本
の關係破壊をする
行為をやめろ」、「ア
ジア人民を挑発する
な」などと書かれた
横断幕を掲げ、「靖国
参拝をやめろ」の抗
議のシュプレヒコー
ルをおこなった。
交通一警官が出動

して規制にあたった
が、混乱も逮捕者も
なく、二分間でデモ
隊は平和的に解散し
た。

平的华人团体的20名左右的成员于10月20日上午11时集合于吉隆坡的日本大使馆门口，抗议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他们拉开写着“小泉假反省，真无耻！”、“拜战犯，小泉是历史罪人！”“小泉有罪，马上下台！”（译注：我们布条没有这句话，可能记者搞错，应是口号而已）、“停止破坏马日友好关系”（译注：布条亦无此话，应是口号）和“停止向亚洲人民挑衅！”等抗议言词的布条，而且高喊“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的口号。政府派出了交通警察并限制车辆进入该处，但局面没有出现混乱，也没有人被逮捕，两分钟示威队便和平解散。



令人难堪的风凉话

10月31日（星期一） 晴

今天《东方日报》用了一大版报道了由该报与马来西亚留日同学会（中部）联办的研讨会“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主要内容，由于标题（“日本右派坐大，军国主义蠢蠢欲动”）和相片都很大，因此研讨会内容相对的并不够详细。其中该报专栏作者唐南发先生有这样一段的发言，令我读后觉得不是味道，心情也很复杂。

他说：“如今到日本为自己索赔的慰安妇，靠的是日本的义务律师、日本人民出的钱来进行，而华社呢？许多华社工作者只会拉布条寻曝光率，但实际的援助和支助工作却鲜少见到。”

说实在，不管是“慰安妇”问题，对身上刀痕斑斑的受害者个人的赔偿，还是目前我们处理的“奉纳金”问题，由于牵涉到金钱的问题，一切必须有证有据才行，不能感情用事，或空口说白话，而且在控诉日本政府之前，必须进行一番很认真的调查和准备工作。我们寻找“奉纳金”的收据，因时过境迁，旷日持久，大部分收条早已不知去向，往往向受害者索取而不得要领，而且有时得东奔西跑，南征北伐，到半岛各地去问人有否保存收条。这种努力也往往是白费心机，即使有，金额太少（亦有些人对我们的宗旨有所误会或不了解，即使有收条也不交出，不肯提供合作），可见工作如何困难，如何花费时日，我们工委会的人吃苦没人知。

至于找日本律师，我本身不知花了多少国际电话费，而且多方通过日本有头有脸的日本人代为寻找好心律师和负责人权问题的律师，也以失败告终，弄到焦头烂额（这也是我们决定先在大马法庭入禀的原因）。老实说，比较热心和有正义感的日本律师都已参与了30个以上的国际官

司，再也没有多余能力帮助我们（谁叫我们迟至现在才发动运动）。总之，种种困难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至于“慰安妇”问题，照目前有限的人手来看，必须等“奉纳金”官司告一段落后才能着手。除非我们大家都请克隆专家替我们复制“克隆翁清玉”、“克隆吴老师”、“克隆陈松青”……，不然就得像孙悟空一样，猛拔自己头发制造许多小孙悟空那样，才能得心应手，万事如意。而我们先处理“奉纳金”问题，也并非见钱眼开，而是我们跟律师研究后，由于手头上证据较多较有说服力，因此想以这课题为“突破口”。一旦“成功”，接下来便处理其他更难的问题。

至于拉布条示威，心里连“曝光率”中的“曝”字也根本没想过，评者太看小我们了（也许是误会或不了解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把我们蔑视为“社棍捞男”，是想靠这种活动占便宜的小人。其实，我们是针对小泉的逆历史潮流的行径愤怒异常，才决定到大使馆前和平请愿（老实说，我们原想说“示威”，不过考虑到许多因素，我们在用词方面尽量温和一点，不要让某些人难堪或成为人家的把柄）。我想评者应了解一下我们纯洁的动机，我们是为了民族利益和国益，不是为了“曝光率”这种分文不值、毫无意义的劳什子，何况我们得承担某些风险去拉的，并非如他所说那样的轻松写意，风风光光。假如他愿意挺身出来取



●挂在雪华堂门前的抗议布条。



代我，我会马上高高兴兴地欢迎和让贤，“热”眼旁观他的奋斗和表现。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在场外讲风凉话或泼冷水的人总是不少的。记得 4 年前，在《南洋商报》写专栏文章的陈金祥先生曾在其大作〈南方潇洒走一回？〉，针对我们的公祭活动大加非议，大泼冷水。他认为：“每年举行公祭仪式，如今已是第 7 届，意义深长，作用却不大，只是尽其本分，对日本那种罔顾公愤，不认错的态度，发挥不了影响。”

后来吴老师在 2001 年 9 月 1 日的“商余”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祭殉难同胞，绝非尽其本分——纠正陈金祥的〈南方潇洒走一回〉论调〉的文章加以反驳。

吴老师写道：“日本军国主义与其走狗们可以向我们抗议，泼冷水或讥笑我们，认为我们的公祭是例行公事，不能动摇军国鬼魂的毫毛，那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们在前 6 年的公祭殉难同胞，由 4 个团体发展到今天以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率领，已有超过 20 个的团体出席，另有多多个团体赞助支持的今天，从未被任何人，包括日本军国主义者提出抗议蔑视，想不到这项‘意义深长’的正义行动，竟然被视为‘作用却不大’。……我们不是不敢或做不到持标语和拉拢多数人员到日使馆去进行抗议，我们不是冷血动物，我们有良知，更了解环境与法律，我们的抗议，早在 6 年前已经在日本的大小报章上出现，日本政府早已关注，日本大使馆也派代表前来参加公祭仪式。这全是例行公事，作用却不大吗？”

对于种种风凉话，我们大可不加理会，只顾按照我们的宗旨蛮干下去就好了，我们相信自己是做公益，为我华社和自己受害同胞献一份力量，从来没为了名，也没拿过工委会一分钱（我本身还把《日本军政下的马来亚》一书所得的部分书钱，捐出充作“奉纳金”官司的法律基金）。我们也深信，工委会的默默耕耘，不求回报的表现和努力，是值得赞扬和有目共睹的，那些讲风凉话的人，是太不了解我们，才会讲得那么轻松写意，潇洒利落。

接下来，我们的确得坦白承认自己的能力非常有限，在没有国家和我们的政界“领袖”的撑腰下，我们“奋斗”得也很可怜。为战争受害者出点力，是我们最近好不容易才达到的一项共识，换言之，我们走出“公祭”的圈子，针对日本的胡作非为发表文告等，也只不过三五年间的事。之前由不同领导人主持的华总在办理，以孙建成先生为首的蒙难者协会也在奋斗，此外还有一些不大活动的受害组织默默努力。我们的工委会原来的宗旨只限于“纪念（公祭）”活动而已，岂敢先声夺人，无视既存众多团体的奋斗成果，喧宾夺主，飞象过河呢？更何况如众所知，华社存在着山头主义，我们这个每年仅在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日那一天活动

半天，即公祭仪式于上午11点多一完毕就休业的弱小组织，那里有资格变成一座“大汉山”与它们争一日的长短呢？评者未免太抬高我们了。

再说我们的平均年龄，大概超过了60岁大关。这把年纪理应息影家园，含饴弄孙，不能去挑大梁，打前锋，甚至学人跑上街头拉布条喊口号，如果经济上还有余裕，大可到中国或日本等景色怡人，且又好玩的国家去逍遥自在地游乐一番。我今年58岁，1998年底归国定居迄今7年，总觉得精力大不如前，身体日益衰弱，从前熬夜很平常，过一天精力便告恢复如前，龙马精神。然而，现在可要两三天才能逐步“恢复正常”。1973年赴日留学前，由于自己经营广告业，时常工作至深夜，翌日便睡个午觉以补回精力。自去了日本深造以后，由于日本生活太忙碌，杂务缠身，以致把睡午觉的习惯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回国后，不知不觉中，这个坏（？）习惯又找回我做朋友，于是，每天正午吃饱饭，眼皮突然很沉重，犹如泰山压顶，昏昏欲睡，非躺下睡它十几二十分钟不可，否则周身不舒服，就有一种好像一整夜没睡过，以致精疲力竭、懒懒散散的感觉。我发现，自己的确老了！事到如今，我真的不得不认老了。难怪“人生50年”这句话会变成日本人的口头禅，我现在也真的很明白上了年纪的日本人嘴里爱说这句话的苦衷了。

坦白说，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自己毅然决然地拒绝了留日同学会、循人校友会、华社研究中心和陆氏宗亲会这些社团的工作，想快快“毕业”的原因。我很明白自己的能力是一家“私人有限公司”，假如像早几年那样“有求必应”、“来者不拒”，结果会庸碌一生，一事无成。我本身得每天亲自看顾自己的生意，教日语和给学生回答有关留日的问题，往往是分身乏术。何况那本编务繁重的《中日词典》编了一半也停了大半年，毫无进展。假如再不集中精力把它编好，到头来便会功亏一篑，徒劳无功了，甚至血本无归！

行文至此，假如被84岁高龄还驾车，天天出门义务为社团工作奔波忙碌的吴老师看到我写下如此消极而自卑的话，他一定会把我这个学生大骂一顿。我也记得沈慕羽先生好像说过“五十六十小弟弟，七十八十不希奇”，倘若被他老人家知道，也会被他笑话了。不过，我很明白自己的杂务太多，早上9点多一出门，回到家里便是晚上8、9点，洗完澡做点私事，一眨眼便是半夜1、2点。我生来很笨，工作效率又不高，所以老是觉得时间不够，工作永远做不完，连礼拜天也得作“笨鸟先飞”，扮演“工作狂”角色，否则工作永远无法告一段落。对我来说，仿佛一星期七天不够，365天天天应该是工作日；一天24小时太短促，最好是一天48小时，那我就很满足了！



可见人家批评我们做得不够是对的，因为我们自己的确时间和精力都不够，深刻知道自己的“极限”，早已碰到天花板，所以唯有认输好了。不过，有些事说易行难，旁观者“轻（松）”。毕竟耍嘴皮也不难，翻几翻便可收档，而笔杆子重量亦有限，摇来摇去也不需费什么气力，但，当一个人要坐言起行的时候，便会面对几座大山挡住去路，举步维艰。

我们认输的同时，更希望评者停止耍嘴皮，或放下笔杆子，然后投入我们的行列，成为我们的一分子以分担我们的工作最好。这样，一个人的工作，可以由两个人去担当，完成的速度一定会加快，难度也会减半。最好是他们马上能取代我们，让我们很快就变成顾而不问的“顾问”，轻轻松松、逍遥自在一番。

我也相信会讲的人也会做，因为我们没做好办妥，他已讲出来，头头是道，有条有理，是属于先知先觉的那一类聪明人，他们做起来，一定会比我们这种后知后觉的“笨鸟”做得更好。让我们拭目以待。

抗议小泉首相访马

12月12日（星期一） 大雨

今天收到Y从日本寄来的贺年片，虽然是由日本邮政省发售，有抽奖机会的，但远在南国的我们，即使抽中头奖的大型彩电（朋友曾中过一次），又怎样把那笨重的家伙抬回来呢？

早上，松青兄和吴老师先后来电，询问要否再来一次抗议小泉的行动，如何进行才好。我表示今次由于我国是主办第11届东协峰会与东亚峰会（东协与中日韩印澳纽10+6首脑会议）的东道主，加上国情跟欧美或日本等先进国家不同，应有所保留和顾虑，不可能蜂拥而至小泉下榻的日航酒店拉布条示威，高喊“打倒日本军国主义”等激烈口号，所以不如在自己的地方，即雪华堂门口进行，只要能见报，有了吸引读者的大照片和新闻来灭灭小泉的“威风”就够了。两位听了都认为有道理。不久，雪华堂的小姐便来电通知下午三点集合，而且已联络了各报记者云。

说来好笑，昨晚小泉坐了他的珍宝大头专机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时，一出机舱，还未在旋梯拾级而下时，他那白发苍苍的“狮子头”左右环视了一遍，原是其同胞，即日本国民的E在身边笑道：“小泉好像在确认机场里有没有人来拉布条示威抗议！”我听了哈哈大笑，合不起嘴来。心里想：“小泉，你虽然是亚洲大国领袖，来一个比日本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怎会那么畏首畏尾，胆小如鼠？谁叫你老是去靖国神社参拜战犯，做了太多亏心事，到头来自讨苦吃！甚至连你自己的同胞也在嘲笑你！”

下午3点，大家都集中于雪华堂办公室。松青兄突然说：“上次抗议的布条都不见了！”我的天啊！要抗议，没有布条怎办？难道只举手或握着拳头高喊口号就万万岁？若然，登出了的照片仅有我们工委会成员



的尊脸，没有显眼的抗议语句让读者一读，然后回味无穷，岂非变成一张普普通通的团体纪念照？于是，我毛遂自荐地对大家说：“算了，别找了，时间也不多，叫人拿些白纸来让我写吧！”

对曾经是广告公司老板，可以用大毛笔写 3、4 尺大字的我来说，写那几个小字是小儿科之类的工作。很快的，不需一枝烟的工夫，便大功告成了，而且是中、日、英三种语文版。语句如下：“傲慢的小泉，必须承担战争责任！”、“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日文为“靖国神社参拜をやめろ”）、“日本不配当亚洲领袖！”、“Japan is not qualified to be Asian leader!”。

接着，记者招待会开始，翁主席、吴老师和松青兄先后发言。

为生意日夜忙碌不堪的翁主席脸色比往日严肃，声调也特别强烈，他说道：“我们对小泉首相及其政府从未就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行径问题，真诚地向亚洲受害人民道歉，反而五拜供奉着战犯神位的靖国神社感到非常不满。他是日本的当权者，无论以任何身分参拜，都表明日本政府没有为二战伤害真诚道歉，也意味着小泉首相不理睬他们的感受，包括中国、韩国和马来西亚的人民等，简直是讲一套，做一套，口是心非，所以日本根本没有资格当亚洲领袖，我们大马人也不欢迎他的到访。德国人则不同，他们是认真道歉的，所以得到欧洲受害者的原谅。我们并非不愿与日本人和平共处，只要日本政府真心诚意地悔改，我们便相信他们。至于日本拉拢美国、澳洲和纽西兰参加东亚组织，作为其领导亚洲的后盾，并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使日本企图当亚洲领袖的野心暴露无遗了。我要重复一次，小泉这次来我国出席上述两个重要会议，工委会特此提出严正抗议及表达强烈的不满。”

我们也听闻小泉答应捐助 1 亿美元，以协助有关国家解决禽流感问题，虽然是一件好事，但，日本更应该做的事，是对二战的侵略行径，真诚地向受害国人民道歉，并作出合理的赔偿。日本的捐款，意味着鸡子比人类受战争伤害更重要吗？我们更担心日本跑回军国主义的老路，并准备发动战争，这都是有迹可循，不是毫无根据的，你们看，日本已酝酿修改和平宪法，把自卫队升格为正规军队了！”

我听着主席发言，发现经过这一两年来的努力，原本对日本不太了解的他，可说已变成一个“日本通”了，他对小泉的批评也是针针见血，诡计多端的小泉是招架不住的。

主席发言之后，吴老师也做了简短的补充。他老人家指出：“大马半岛至少有 120 个纪念碑，成为日本军刀下悲惨牺牲的同胞的标志。当时，日本以大东亚共荣圈之名来‘解放’我国，但日本兵攻下新加坡不久，就

展开大屠杀，而且北上巴株巴辖、麻坡、马六甲、森州、吉隆坡和檳城等地，到处进行大屠杀，给我国同胞只带来杀伤，并以此来报复我们资助中国抗日。试问，如果是为了来‘解放’我们，何以要杀我们呢？他们的教科书把‘侵略’篡改为‘拯救’，简直是胡说八道，歪曲历史。我要问小泉一句，何谓‘解放’？而那时，我们同胞很穷，不少人也被日本人骗去当兵补，大家都过了3年8个月既贫困又心惊胆跳的日子。由于当年日本也勒索了我们5000万元叻币，所以我们也正在要求日本还钱。另一方面，最近日本还要求中国军事透明化，可日本本身却没有透明化，这是非常可笑的。1945年9月2日，日本与英美等国签署投降协议书，立下往后不再发动战争和重组军队等条例，但日本最终却没办到，世界各国政府及各种组织应关注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并促请日本作出真诚的道歉与赔偿。”

吴老师最后还说，经过60年，日本仍不愿向亚洲受害国家的人民真诚道歉，现在又想当亚洲领袖，目的无非是要恢复二战时日本提倡的“大东亚共荣圈”。

吴老师的观点很有趣，他旧事重提，告诉我们讴歌“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的“盟主”或“救世主”的意识仍未消失。日本应知道，现在的



●挂在雪华堂门前的抗议布条，有人还在上面用日文写着：“只是口头上的道歉不够！”……。



国际社会是一个多元化和相互主义的大家庭，人人平等，国与国亦无分大小强弱，都应互相尊重，互惠互利。而日本一来就大搞“金钱外交”，企图以闪闪发亮的 1 亿美元巨款来收买人心，要收款人听从日本的话，也是行不通的（话虽如此，越柬寮三国总理与小泉会面后，都异口同声地表明支持日本“入常”，所以我们也不能看小其“金钱外交”的巨大威力）。

吴老师说完后，主席问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我认为主席与吴老师都说清楚了，而且内容特好，无需我来个“狗尾续貂”，让大家扫兴不已。

我们的松青秘书在招待会结束前，还是强调了一点：“只要日本不愿承担战争罪责，它就不配当亚洲领袖！”

不错，这句话是必须强调的，因为五拜靖国神社的战犯的小泉首相的到访，当然不会来我们华人的天后宫，或马来同胞的国家回教堂或敦李孝式路的印度庙参拜，我们必须针对其不良企图给他一个“当头一棒”，好让他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会孤岛。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我们便下楼站在哼哈二将（即那一个张口，一个闭口的石狮子）守住的门口前让各报记者拍照，也为我们工委会这次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而勇敢抗议小泉访马的言行留下一项证据。

日本时事通讯社驻马社长 M 有给我电话，问我们抗议的地点，可惜他有上述两个重要国际会议要采访，不能抽身前来采访。这两个会议将于后天结束，我们希望今天的抗议能明天见报，而且希望编辑老爷高抬贵手，特别开恩，把照片和文字都登得大大的，让那位崇美鄙亚的小泉首相也能读到，并带回日本作为档案或历史素材，好让众多的日本历史家认真研究一番。

【附记】

12 月 13 日的各大报真的都很赏脸，拨出了巨大篇幅予以介绍。《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和《中国报》均在“国内版”予以介绍。《东方日报》则插入“东盟、东亚峰会”特别版面，且付上“温：小泉参拜神社阻碍合作”和“日官：小泉参拜纯表歉意”两则短讯，在各报中显得特别精彩。无论如何，作为当事人，我都愿给各报打 100 分，并向那些支持我们“民族事业”的编辑先生和小姐致以敬礼，和万二分的谢意。

【附录】

日本报界朋友本泽二郎，年轻时曾以随团记者跟随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东南亚。那是1973年12月的事。日本和东南亚关系原非亲密，惨无人道的蝗军南侵，使各国人民蒙受空前灾难，死伤惨重。积极抗日的我国，包括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在内，牺牲者逾20万人，让遗属心里那根深蒂固的怨日仇日之情绪不断发酵。战后不久的50年代，日本自身难保，根本无暇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展开外交活动，跟东南亚的交流皆无，乏善可陈。1958年，吉田茂首相访新，但1963年血债问题却闹得满城风雨。1967年，日赔偿马新两国后，佐藤首相访新。1972年田中夺得首相宝座，其时日本经济高度成长，他更推出“日本列岛改造论”，图使日本急速从废墟变成一个先进国家，于是经济力量猛烈伸向海外，尤以东南亚最显著，但在反帝反侵略的当地人看来，这回并非武力侵犯，而是新一轮的经济侵略，使他们的不满和愤怒达到顶点。1974年初，田中的南访带来引爆机会，印泰等国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日运动。

据朋友回忆，印尼军方虽进行镇压，但效果有限。田中被困于马拉坎南宫，无法办正事，随行记者也遭软禁于酒店，动弹不得。他说：“军队保护酒店，我们才安然无恙。”但，出乎朋友预料的恶劣局面出现了。示威者放火烧路上的日本车，日本企业也难以幸免，被人火攻，整个椰城为火焰和黑烟所笼罩，吓得日本客人丧魂落魄，黑夜里获军方装甲车载到机场才逃出重围，而田中毕竟是大人物，由直升机护送。

日本政府得此教训，从新思考与东南亚的关系。3年多后的1997年夏天，福田首相南访，在马尼拉郑重其事地发表了“福田主义”，一项战后日本首项较明确的东南亚政策，其重点有三：一，不当军事大国。二，与东南亚建立“心连心（Heart to heart）”的密切关系。三，在经济合作方面大力援助东协。老实说，这政策值得打100分，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与期待。正因如此，此后多任日相南行，例必鹦鹉学舌，表明会继承“福田主义”。

可是，明眼人看得出，日本多年来扩军，一年军费达400余亿美元，早已成为世界有数、亚洲第一军事大国（曾为侵略国，何以疯狂整军备武，还批评中国扩军），甚至图改宪和创设自卫军呢！简直要抹黑福田的理想！其次，东亚政局已出现一个令人担忧的局面。这边厢，胡锦涛主席四出访问欧美和南美等地，忙得不亦乐乎，反映了中国和平崛起得人心，外交一帆风顺，国威猛升。但自2001年小泉参拜靖国以来的4年多，两国首脑从未互访，互不信任，让中日交流史上留下一页空白。另一边厢，小泉虽自由进出欧美，但在中韩两国，却不得其门而入，处境堪



怜，与有国去不得、只会在岛内兴风作浪的陈水扁大同小异，成了难兄难弟，“心连心”又何之有？

换言之，到了“怪人首相”小泉这一代，“福田主义”已成为历史名词，不到 30 年就化为乌有了！难怪他在峰会上，连“福”字也不提（他五拜靖国，却不愿到吉隆坡福建义山拜祭蝗军尖刀下惨死的我国蒙难人民，“心连心”安在？）。1969 年，27 岁的小泉首次参选失败后，曾躲入福田家里当学仆（工读学生），后来当议员也属福田派。可怜福田生前没想过这个寄宿其家，又成为马仔的小泉竟悄悄背叛他，大事践踏其理想。倘若在江户时代，这种背叛主子的家臣，下场是割腹无他。不管怎样说，黠武主义、“脱亚入美”的“小泉主义”已哗啦一声地取代了主张军事小国和重视友好和平的“福田主义”，福田在九泉之下要痛哭一番吧？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3 — 12 — 2005。题为〈“福田主义”安在？〉）

马日青年共同拾金运动

12月17日（星期一） 晴

今年日本气候反常，大有天地变异之慨，除了东京一带外，差不多整个日本列岛都覆盖在寒流大雪中，名古屋的雪下得尤惊人，高7、80公分，据说是58年来第一次，即我诞生那一年的1947年，这个日本第三大城市曾有过一场那么惊人的豪雪。我看着NHK荧光屏上那一片白茫茫的雪景，竟好像看到58年前那个凄迷景象，叫人无限感慨，而又不可思议（注：截至2006年1月15日为止，因大雪而意外丧生的日本人已超过80人，特别是儿女住在东京等大城市，七八十高龄的老人家被逼爬到屋顶去铲除那高达一两米的积雪，不慎从屋顶摔下死亡者特多）。

就在这个冰天雪地、北风刺骨的时候，高岛教授又飞来火伞高张、暑气逼人的大马了（本年度应是第四次来马吧？），我不知道他怎样处理他那一套累赘麻烦的冬装，当他一离开成田机场，或一抵达温度超过摄氏30度的KLIA机场之后，他的冬装便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反之，他在我国的一身轻装打扮，一返抵温度在零度上下的日本，是无法御寒保暖的。

他于上周末抵马后，即刻驱车（教授自己租车开）北上霹雳州作田野调查，然后赶回吉隆坡来跟我们工委会讨论一个很有意义的和平运动展开的可能性。我们在雪华堂会议室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对话。教授先向我们报告了他在高庭败诉的情况，虽然丝毫没有感到悲伤，但我们礼貌上仍安慰他，并强调其官司意义重大，胜败其次，甚至是虽败犹荣。

接着，言归正题，我们开始讨论上次教授提议马日青年共同拾金的事。教授说，他知道我们还有一些乱葬岗，地下埋着无数惨遭蝗军杀害的抗日志士和无辜平民的尸骨，既然我们已开始挖了福建义山“纪念中



华民国男女侨胞殉难墓”旁的旷地里的尸骨，何不让两国青年一起参与这项运动，一方面可让惨死蝗军尖刀下的无辜人士死有所葬，不必曝尸荒野，雨淋日晒。另一方面也可让加害国家日本的下一代认识历史，通过这项实践运动来促进马日真正的友好关系。

他还补充说，据他了解，一些日本年轻人对这项学习历史的运动很感兴趣，要召集这些人并非难事。

对于教授的建议，我们找不到反对或借口推搪的理由，何况这种运动富饶积极意义。于是我们便开始讨论细节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从何挖起？挖了会否找到尸骨，若空挖一场，就会浪费精力与钱财。

教授说日方学生的旅费由他们自己准备，不必花我们一分钱，而且他也打算筹 30 万日圆（大约 1 万令吉）充作这运动的基金。

我们的工委会是一个很有志气的团体。不是人家要给钱，我们就照收不误，多多益善。特别是曾经侵略我国的日本的国民捐助的钱，我们都必须经过某种过滤，慎重行事，否则会违反了我们每年公祭殉难同胞的宗旨，因为公祭不是做生意，凡事从钱孔来看，我们也非走江湖的献艺者，老想赚钱，出风头，这一切是与我们的初衷有所抵触的。当然，我们并非对教授的一番好意有所质疑，不领人情，假如他真的找来一笔义款，我们也会把这笔钱用于公益，决不糊涂，一盘烂帐。我个人也认为，假如别有用心，为了发这种财而参与这公益活动，那注定会化为泡影，一无所得，倒不如马上辞掉工委会职务，专心去做买卖，赚它一两百万，然后搬去风凉水冷的金马仑高原的食风楼大叹世界更妙。

其实，在这次的拾金运动中，钱是其次，怎样把工作做好才是大问题。首先得确定乱葬岗的地点，否则空挖一场是没有意义的，泉下的英魂也会责怪我们无能无心，拿他们来开玩笑。于是，工委会中有人提议：“不如就在男女侨胞纪念馆旁挖，找到的机会较大。”

教授听后表示：“假如在那地方挖，意义就减半了。因为我们的学生是想来帮忙寻找牺牲者的尸骨，让那些无法安葬者得以获得安葬。我曾听过住坟山的刘金先生说，还有多处乱葬岗未挖出来加以安葬，可否先以此为目标？”

的确，我也想起今年 7 月我们在纪念馆旁拾金时，60 来岁、长满白胡须的刘先生郑重其事地用广府话对我说：“好心你们也设法替附近几处的乱葬岗拾金啦！那些死者都是很可怜的。”当时，我只淡然答道：“一定！一定！”其实我心里是这么想，这种事我们迟早得做，否则大家平日空口说大话，说什么要尊重历史、维护和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现在连这点芝麻小事也做不到，岂非让人家笑掉大牙！只是这

是一项大工程，不是一两个人耍耍嘴皮，说“nopproblem！”，就可了事的。总之，非经过有整30个华团参与的工委会开会慎重讨论一轮是不行的。

这回高岛教授的提议可谓正中我们下怀，我们告诉自己必须好好珍惜机会。

一起来拾金，我们毫无异议，所以一下子就与教授达成共识。至于地点，假如是去挖已知道埋有尸骨之处，何需劳驾日本青年呢？其中，寻找尸骨的过程也很重要，单是把已寻获的尸骨挖起，让尸骨与他们一起拍照，然后在报上登得大大的，未免有做戏之嫌，不如找个可能会挖到同胞尸骨的地方，让两国青年在大毒日里汗流浹背地挖呀挖地，挖到最好，挖不到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他们经过一番“努力”，来让英魂安息，让马日两国青年了解这段历史恩怨和真相，日方青年也才不枉此行，浪费旅费。就好像教授虽在官司中打败，但留下的意义是深远无比的。

更深一层的意义是，我们希望这项马日青年共同拾金的运动，能把日本右派和军国主义的残余分子的漂亮谎言和无耻行径加以揭穿，让世人知道他们是在玩弄把戏和侮辱受害者，是一群丝毫不可原谅的日本败类、“人渣”，必须把他们从舞台揪下来，不让他们继续恬不知耻地拉高嗓子替战犯们歌功颂德，涂脂抹粉。

也许有人会质疑我们为何跟日本人一起来挖，因为他们的上一辈是杀人凶手。其实，我们虽然是受害者，但也无需做一个眼光短浅、心胸狭窄，只拘泥于过去，而不愿展望未来的人。即使加害者，只要他们肯认真承认过错，发誓不再重犯，我们理应宽宏大量地原谅人家（当然如不认错，什么也不必谈），何况大部分的日本老百姓也是军国主义的牺牲品，而他们的下一代，在高岛教授的带领下前来参与这种饶富历史教育意义的义工活动，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拒人于千里之外呢？我们实在无需做那种小心眼儿的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若然，岂非跟小泉“蠢”一郎和石原慎太郎等日本败类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吗？

韶光如驶，一眨眼间，已是岁暮云晚、腊鼓频催的时刻，共同拾金运动可说是今年留下给我们的一份“家庭作业”，也是我们一项明年必须要拿出漂亮成绩来示众的考验。因此明年8月15日举行公祭前，我们一方面要把福建义山的纪念墓移动和美化该地以方便我们每年拜祭，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在这之前，对这项马日两地的新一轮和平运动有所交代，让那些还未安葬的殉难同胞有个死也瞑目之处。我也相信，通过这项不同凡响的国际交流活动，我们可以为大马的历史添写一页具非凡意义的篇章。



【附录】

果然不出所料，12月初，日最高法院在一场教科书官司中，裁定政府审查教科书的做法符合宪法，这意味着原告——冲绳岛国立琉球大学的高岛伸欣教授争取言论自由的官司以失败告终了。

高岛教授是驰名我国的日本正派人物、反战分子。他原是东京某政府中学的地理教师，为了收集资料，打从70年代开始到我国作田野调查，了解了蝗军南侵时在马来半岛展开大屠杀等残酷事实。他对自己同胞惨无人道，杀人如麻的劣行，感到很惊奇而又悲痛，便把调查目标转移到蝗军罪行方面去，且放弃独自调查，邀了大批教员和从事社会活动的青年一起南来，迄今未息（他来马已上百次）。最近，他获悉福建义山多处是日据时代的乱葬岗，埋着许多抗日分子和无辜平民的尸骨，刚好殉难同胞工委会正在挖掘这些骨骸，因此他也想呼吁日本年轻人来马一起拾金，通过这项马日青年齐心协力挖掘受害者尸骨的和平运动，让日人深刻了解到自己父祖辈在军国主义思想的毒害下，都一一变成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从而吸取惨痛的教训，不再以武力侵犯他国和把人家宝贵的性命视如草芥。

高岛教授除了授课外，也曾替历史教科书出版社执笔。1992年，他在两篇课文中指出：1、被誉为思想启蒙家的福泽谕吉提倡的“脱亚入欧”思想有藐视亚洲的缺点。2、1991年日本派扫雷艇到波斯湾前，没跟亚洲国家协商，在国内外引起议论，并加插了我国《新明日报》标题中有“蝗军”两字的剪报。没想到教育部硬要删除其反战文章，否则禁印。为了避免给其他执笔者添麻烦，他于是退出执笔小组，愤而入稟法院，以下犯上，控告那采取高压威迫态度的老板——教育部滥用职权，侵犯言论自由和索偿8千余美元。在125名律师的支援下，一审输了。他即刻上诉并在二审打赢和获得赔偿。可惜最后一次高庭判他败诉！

其实，作为执笔者，他只不过把历史真相告诉学生罢了，既没加油加酱，大事渲染，也没感情用事，对政府吹毛求疵。若由我们受害者来写，必定更加老实不客气地把亚洲受害国猛烈抨击派兵海外的危险性写出来。由此可见，日人口口声声说日本乃一自由民主国家，但在思想或历史教育方面，仍借各种名目来压制自由与民主，自我毁灭。最令人惋惜的是，日本是三权分立，理想至极，可是得势的执政自民党右派政客为了替大小战犯涂脂抹粉，洗脱罪名，竟私底下利用政治威力以左右法官的判决（在日已属常识），使司法难以独立，把“三权分立”的美好理想葬送掉了。至于教育部教科书审查官的观点，亦欠缺中立，只顾为主子卖命，与亲政府的法官属难兄难弟。高岛教授听判后表示说：“我希望

由‘独立的第三者’来审查教科书，政府不应担当审查工作”。“反战教授”的败诉，是日本自由民主的一大悲哀，足以让那些高喊“向日本学习”的发展中国家警惕，当作教训。

在乌云密布、暴风骤雨即将来临的恶劣气候之下，日本最高法院作出上述判决不足为奇。只是，像高岛教授这样正派的人物，讲了真话竟打输了官司，在某种程度上，却折射出公道不在日本，法官大人“帮亲不帮理”的一面，教授也拿他们没办法，不过，他在亚洲受害者的心目中，“反战教授”仍然是一名勇敢而又具有良心的日人。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9—12—2005。题为〈“反战教授”的败诉〉）



悼“战友”许博义先生

2006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三） 晴

“许博义先生今早 6 点多走了！”

早上，正在驾着车的时候，雪华堂女书记美莲小姐来电话告知了这个噩耗！

昨天傍晚，吴老师和我坐了副主席陈正锦兄的车，到旧巴生路的 TAMAN DESA 的医院去看望住院的许先生，因为前天我们在雪华堂开会时，平日沉默寡言的美莲突然走过来细声地对吴老师说：“许博义先生病势很危急，不能进食，肚子又涨得大大，人也消瘦很多了……”。我们听后，便决定在晚上去看他，詎料我们探望他不到半天，他竟突然跟我们永别了！呜呼哀哉！

老实说，虽然睡了一晚，但探望许先生的印象仍很强烈、难以忘怀。犹记得我们一摸到 217 号房，便见头顶光秃秃，鬓发苍白的许先生背着我们坐在轮椅上，轮椅对着床沿，那里放着一个长枕，许先生自己又抱着一两个小枕头。身边的许太太对我们说：“他已住院 8 天了，完全不能进食，只喝些少饮品，所以消瘦了很多。到了晚上，他更不能入睡，无法躺在床上好好睡一觉，只能坐在轮椅，想睡的时候才在床沿抱着枕头睡，当然是睡不好的，加上不能讲话，又因是肝病，肝火很盛，人一直很烦躁，表情很无奈，两手动来动去……”

那天，当我们一进入病房跟他打招呼，他太太即刻给他戴起了老花眼镜，让他可以清楚地认出我们。他的确消瘦得不像以前那神采奕奕、行动敏捷的许先生了。71 岁不算很老，但他却显得很衰老，不过奇怪的是，他虽然不能言语，但神智很清醒，听觉也毫无问题，一认出我们，便马上举起两手合十向我们表示道谢。接着他还用手指来示意，说自己也要

像吴老师那样，活到86岁！我们看他比手（没有划脚），猜到其意思时，大家便哈哈大笑。果然是生性幽默、态度乐观的许先生，到了如此危急关头，还跟我们开玩笑呢！

更好笑的是，我们抵达医院后，告诉他翁主席刚摆脱缠身的杂务，正从老远的蒲种开车赶来，许先生听后，默默地提起右手，用其食指不断地轻轻敲打着左手带手表的部位，起初我们不懂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猜到原来他想说的话是：“翁主席又迟到了！”我们又哈哈大笑一场。

等到翁主席本人亮相后，他重复了这小动作，翁主席一头雾水，我们也暂不揭底，害得看了他病重样子而担忧无比的翁主席很不好意思，而且急得差点流泪，当我们告诉他许先生的意思后，他才化悲为喜，还惊奇于许先生还是那么乐观而幽默。

不过，每当许先生开完玩笑后，他会突然觉得很疲乏不堪，不得不抛开我们，只管倒头伏在枕头上休息一阵，然后才又与我们交谈。我们看了心里感到很悲痛，于是当主席跟许先生聊了一下子后，大家陆续退出病房，让他好好休息。许太对我们说：“他今天见到各位，格外兴奋，

马来西亚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
本工委文艺组主任
许博义先生千古



永远怀念您

马来西亚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雪兰莪福建会馆
雪隆中华工商总会
雪隆江夏堂
隆雪中华百货商会
雪隆客家总会
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
马来西亚福州社团联合总会

雪隆海南会馆
雪隆广东会馆
雪隆潮州会馆
雪隆嘉应会馆
吉隆坡河婆同乡会
雪隆广西会馆
吉隆坡广东义山
马来西亚留日同学会中马区分会
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

大马福联会
华社研究中心
雪隆福州会馆
雪隆精武体育会
雪隆惠州会馆
雪隆陈氏书院宗亲会

同敬挽



●许先生负责的海报设计。

因为你们是他的战友啊！”
(注：许先生逝世后，松青兄回忆此事，认为许先生那么乐观和风趣，可能是一种回光返照的现象)

我们也看到这位很喜欢高声歌唱的许先生一人坐在轮椅感到很烦闷和无聊，正如许太所说，他真的烦得想大发牢骚，但又有口难言，只好用双拳轻轻捶着软绵绵的枕头来发泄一番。假如我们也身历其境，处境如此坎坷，想必也会这样吧？这时的我们，的确无能为力，一事难成，唯有心里虔诚地祈祷他渡过这个难关，今年8月再跟我们一起合作，继续向日本军国主义战斗，把那有害的火焰扑灭。

不幸的，事与愿违，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第二天天刚亮，他就与我们永生永世告别了。我只能心里自语：“许先生，安息吧！”

我是早在 70 年代初在增江新村为独大筹款时，便听闻许先生的大名。我的一位姓许的好友是许氏公会的会员，他也时常提起他的名字——许博义这三个字，可说是耳熟得很了。我也知道他是“牛头党（人民党）”的议员，是一位左派的积极分子（从其千金那儿获悉，他从政时，曾被扣留过。今晚尊孔独中的吴建成校长来坐夜时，也透露许先生曾开玩笑地对他说：“当年我在尊孔求学时，可是一个地下组织的头头啊！”），对在左派地盘的增江新村长大的我来说，人家一提起他的名字，我就有一种亲切感。换言之，我跟他神交是很久了。

至于他与友人创办现代化的购物中心——友谊商店的事，更令年轻的我佩服不已。第一，他独具慧眼，在当时超市犹如凤毛麟角的时代（当时我们这些穷小子路过市中心的 COSTORAGE 超市的门口也不敢进去，一是对这种高人一等，洋人光顾的店铺总是有点害怕，何况钱包不争气，没钱进去干什么？），居然创办这购物中心，为我国商业形态带来新风气。

第二，他积极出售中国商品，深获华人的欢迎。我有时还到他那里的书籍部门买中国书呢！第三，招牌使用“友谊”二字，发挥了当时中国提倡“友谊第一，比赛其次”的崇高精神。

1998年底，我回国定居，并积极参与工委会的活动，在会上第一次与许先生来往，成为“同志（许太却说我们是‘战友’）”。他神采飞扬，行动敏捷，而且思路清晰，不愧是我国知名、见过世面的政治家和社会运动分子。

许先生每年必定亲自策划抗日战争演唱会，从设计海报与印刷入场券，到舞台装置与灯光设计、物色演员、安排夜宵等等大小事务，全部由他“一脚踢”，我们工委会成员只是坐在会议室听他报告，当晚则坐在台前观赏而已，毫不费心用神和花半点气力。可以想象，他在烦琐杂多的事务上的负担是非常重的，此外精神上的压力亦不可小视，我真佩服一位年已古稀的老人家，为了我们的光荣历史和前辈们的英勇牺牲，竟不顾辛劳地拼命去做，比他年轻10多岁的我，能不汗颜吗？

他不像一些人，做事虎头蛇尾，不与敌人交锋便自败，不开枪便先举白旗投降，他好像只知前进不懂后退，对我们的民族事业来说，这样的人是很重要，而且很需要的。“能者多劳”和“勇者无惧”这两句话，该是许先生的写照吧？而在我们的心目中，多年来，他一直为工委会的演唱会竭尽全力，使我们不忘抗日历史，永远记得先辈们的爱国精神，可谓劳苦功高也！他不仅是我们的“战友”，而且也应该是一位“抗日英雄”，尽管他没有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跟日本鬼子认真地拼过命！

听吴老师说，去年8月15日的演唱会结束后，他还有一场独唱会，可是后来却没实现独唱的愿望，必须由一名女歌手陪他唱。吴老师说：“博义告诉我，他对自己的健康没有信心，担心一个人唱了一半就发生问题，所以拜托那位女歌手分担责任……。”

工委会秘书松青兄听了吴老师的说明，忙补充说：“我看他是操劳过度。看样子，他也知道自己在世时日不长，所以急于把事情做好，以作出一个交代。”

今早，吴老师在电话中跟我说：“许先生对我工委会作出很大贡献，我们必须在报上登一个挽词以纪念和表扬他，可惜我想不起一句能够恰如其分地表达我们心声的语句，用‘痛失斯人’或‘哲人其萎’什么的，未免有点俗气，你可以提供意见吗？”。我们被吴老师一问，一时也答不上来，不过我心里想，既然要不落俗套，不如就用更浅白而又有意思的话。于是我回答：“用‘永远怀念您！’，如何？”吴老师答道：“很好！就这样。”



对于许先生的非凡贡献，作为晚辈，我们看在眼里，内心钦佩万分，也把他老人家当作一面镜子。所以，假如要我个人奉赠给这位可敬的先辈一句话，我还是想用回上面提过的那一句话：

“永远怀念您！”

【附录】

（以下是 1 月 27 日上午 10 时，吴老师在假吉隆坡富贵纪念馆举行的葬礼上宣读的祭文，我们有关团体的男女代表听了，莫不热泪盈眶，对这位战友遽然不辞而别，内心感到痛苦万分……）

2006 年 1 月 25 日清晨 6 时 45 分，我们敬爱的许博义先生，您静悄悄地离开您的亲友，永息主怀，经过数十年的长期工作与奋斗，您也太疲劳了！是应该无憾地休息。我们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雪华堂合唱团和 2005 年歌乐节筹委三个单位在此向您致敬！

许博义先生，在您的一生中，从小就立志要为大家服务。中学时代，您就指导附近的小朋友读书。毕业后，您执教鞭，参与政治活动，甚至被拘捕。获得自由后，您投入商场，在社会上奋战到退休，您的兴趣突然转向歌唱去，拜师学艺，有志者事竟成，您专心向推动合唱团这方面发展。

日本入侵马来亚时您还小，但在 10 年前，一个纪念马来西亚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成立了，每年的 8 月 15 日举办多项纪念仪式与讲座等，目的在唤醒国人要记取日本蝗军曾在 1941 年占领马来亚后犯下屠杀 30 万同胞的罪行，要大家能居安思危，其中文艺晚会唱的是当年的抗日歌曲。

这项文艺晚会的工作由许博义先生一手承担，从策划到筹募经费到物色演唱员工作，都由您一人处理，虽然是非常繁重，但是您仍乐此不疲，每年都定期开唱。

去年，许先生您自己已知健康出现问题，但是您仍然接下这份繁重又劳累的工作，因为 2005 年是日本军国主义投降 60 周年纪念日。您要发动 60 岁以上的乐龄人士来唱抗战歌曲，让年轻人了解 60 年前爱好和平人士全力对付蝗军的历史。

2005 年 8 月 15 日晚上，在中华大会堂举行的“铭记苦难，珍惜和平”文艺晚会，在许先生您的全力策动下成功举行，心血没有白花。

接着，另一个名为“和平抗战”的《黄河大合唱》也由工委会主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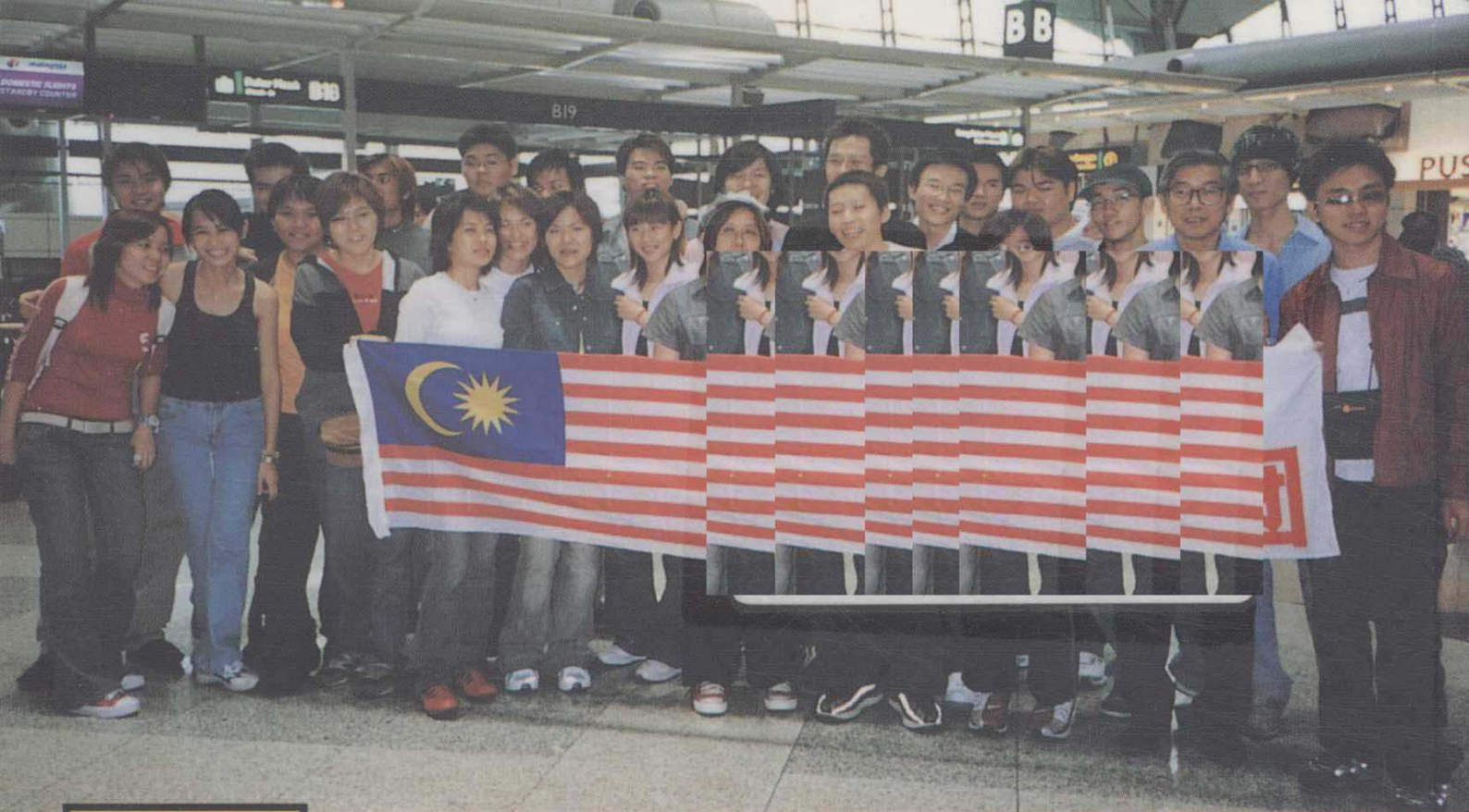
许先生您不顾身心的过度疲劳，毅然担任报幕的介绍工作。您的宏亮的声音和稳健的步伐，为大会生色不少。演唱的成功，您也应记大功。

在多项活动之后，您的体力透支过度，对健康大有影响，我们都知道，您是一个典型的奋战之士，您也必然会决心与病魔对抗，决不认输的。只是，斗志加药物，还是无法让您脱离险境，最后，您还是投入主的怀抱，永远安息。

许博义先生，您在工委会作出的反日本法西斯暴行的唤醒年轻人的文艺晚会，今后每年一定会继续推动，我们会学习您的负责任与做到最好的榜样去努力，敬请放心！

敬爱的许博义先生，愿您走好！

（注：拙作原本是纪念 2005 年，即战后 60 周年也是抗日胜利 60 周年这一年间的事件，没想到刚把书处理告一段落，便不幸地接到许先生的噩耗，为了纪念和颂扬这位英勇“战友”的功绩，故把这篇写于 2006 年年头的日记也收录在一起。）



陆培春留日中心

■ 陆培春留日中心服务内容 ■

本中心推荐的日语学校及日本大学

- 日语学校（大学预备班，1年~1年半课程，F5生可报名）
 - 1 新宿日语学校（东京市中心）
 - 2 亚细亚学生文化协会（ABK）日语学校（东京市中心）
 - 3 IAY国际语言学校（北海道札幌市）
 - 4 九州英数学馆日语学校（福岡市中心）
- 日本大学（4年制，日语能力初级以上，本中心保送进入大一）
 - 1 青森中央学院大学（经营及法学系，有奖学金）
 - 2 铃鹿国际大学（国际观光系）

每年5月中旬及11月下旬开学的密集日语课程

- 目标：
 - 1 建立见到日本人敢讲敢交朋友的信心
 - 2 毕业前用日语写2篇作文
 - 3 站在来宾及老师、同学面前用日语演讲
- 学期：为期4个月，约360小时。
- 课程：每周30堂课（星期一至五，上午9时半至下午3时半）
- 名额：25人，额满截止。
- 教师：来自日本的日本人专业老师及本地老师。
- 教材：共8种，包括有声课本及电子扫读器。
- 学费：RM 3450（包括以上教材费），外地同学可住本校宿舍（详情请电 03-2026 2319 / 012-317 5038 陆培春）



ISBN 983-37



9 789833 72